名著名译

LA COUSINE BETTE

贝姨

〔法〕巴尔扎克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贝 姨

〔法〕巴尔扎克 著
王文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onoré de Balzac

La Cousine Bett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姨/(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王文融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565-0

Ⅰ.贝… Ⅱ.①巴…②王… Ⅲ.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998 号

责任编辑:夏 玟 仝保民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贝 姨
Bei Yi
〔法〕巴尔扎克 著
王文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565-0
定价 20.00 元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译本序

一

“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 /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两腿跷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冒着热腾腾的毒气，/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太阳照射着这具腐败的尸身，/好像要把它烧得熟烂，/要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养分 /百倍归还伟大的自然。/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你在草地之上 /好像被熏得快要晕倒。/苍蝇嗡嗡地聚在腐败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 /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黏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些像潮水般汹涌起伏的蛆虫 /哗啦哗啦地乱撞乱爬，/好像这个被微风吹得膨胀的身体 /还在度着繁殖的生涯。……”

诗句摘自波德莱尔的《腐尸》。读及《贝姨》中有关瓦莱丽之死的章节，每每使我想起这首稀世之作。我总觉得，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两位大师笔底的神韵是相通的。

诗，是象征的，也是朦胧、多义的。一具被描绘得淋漓尽致的腐败女尸，曾引起人们多少关于美与丑、真与伪的联想。巴尔扎克擅长写实，但也从不作茧自缚。象征、浪漫、神秘、怪诞熔于一炉，使其作品更呈多姿多彩的风格。

总体而言，《贝姨》自然属写实之作。但瓦莱丽的不治之症，无名溃烂，恶臭盈室，——她“变得其丑无比，没了人样！……头发牙齿都掉光了，样子像麻风病人，连自己看了都害怕；手肿了，长满暗绿色的脓疱，简直不堪入目；她搔来搔去，脱落的指甲落在创口上；总之，手

脚全烂了，流着脓血。”——一位绝色佳人，旦夕之间竟变成了一堆烂肉，一堆垃圾，其中是否也包含着某种象征意味呢?！作家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惊心动魄的巴黎风化史”，而瓦莱丽与克勒韦尔的双双烂死，可谓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巴黎风化”之败坏、之丑恶、之糜烂、之不可救药，均凝聚于此，同样可以诱发人们丰富的联想。

巴尔扎克素以对败德恶习的无情揭露和鞭笞著称。法国社会这位铁面无私的书记官，忠实而艺术地记录了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间的沧桑变化。一幕幕伤天害理的惨剧，一个个欲壑难填的人物，令人不寒而栗，过目难忘。作家为此而蒙受过“不道德”的诘难。然而，巴尔扎克在晚期创作中掷出的这部《贝姨》，更把这种“不道德”推到了极致。这是一幅淫荡与铜臭、堕落与腐败的图画；一组畸形、病态的形象，其污秽丑陋的程度，在《人间喜剧》中亦属罕见。

二

淫棍与荡妇组成的情欲横流的王国，在作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小说以克勒韦尔向于洛的妻子阿黛莉娜卑鄙求欢开篇，以于洛与女仆阿伽特闹剧般的偷情和完婚结束。其中有于洛男爵为不断追求外遇而卖官鬻爵、而营私舞弊，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仍不移本性；有克勒韦尔凭藉腰缠万贯，厚颜无耻，荒淫无度，直至糜烂而亡；有斯坦卜克为美色所迷而抛弃家庭、抛弃艺术，终于一事无成；有瓦莱丽惟钱是视，出卖色相，同时与四五个男人狡黠周旋，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淫欲的肆虐泛滥，达到了变态、疯狂的地步。

像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第一版《人间喜剧》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背景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所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或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

这段时间，属七月王朝的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

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样的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美,经不住丑的强力压榨;善,在恶的逼攻下土崩瓦解。一切纯洁的都被玷污了,一切正直的都被扭曲了,一切美好的都被毁灭了。美丽贞洁的阿黛莉娜,长期忍辱负重,精神备受折磨。她曾断然拒绝过克勒韦尔的勾引,但为了使家庭免受丈夫"风流债"带来的灭顶之灾,竟不得不反过来搔首弄姿地去主动勾引克勒韦尔,读来令人百感交集。拿破仑麾下硕果仅存的宿将,德高望重、清廉正直的老于洛元帅,竟为亲兄弟的腐化堕落、胡作非为而无地自容、一命归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遭到一次又一次悲剧式的打击。

三

于洛男爵和暴发户克勒韦尔,从社会的两个层面走向同一个渊薮,所包容的社会内涵却不尽相同。

于洛"纯粹是国会派,拿破仑派,帝政时代的旧人",既有光荣的过去,又有显赫的地位,但他却耽于女色,一味沉沦,成了"为女人不惜出卖国家"的男人。歌女约瑟法对他甩出的一句讽语,看似无心,实则颇有深意:"你哭啦,帝国完蛋啦!我来向帝国致敬。"可以引为旁证的是,书中作为糜烂生活代表的瓦莱丽,竟与拿破仑时代亦有所瓜葛。她是拿破仑手下名将、法兰西元帅蒙柯奈伯爵的私生女。如果人们透过这对男女的丑剧,联想到帝国精神的灭亡,英雄时代的结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束，恐怕不能算是穿凿附会吧。阿黛莉娜的坚贞不渝，大度宽容，老于洛元帅的严词呵斥、忧愤身亡，都只能使于洛忏悔于一时，而无法剪除其劣根。这组形象的对照，更突出了腐化力量的势不可挡，英雄主义的彻底泯灭。“一八三〇年完成了一七九三年的大业。从此法国只有显赫的姓氏，没有显赫的世家了，……一切都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最聪明的人把财产存了终身年金。家族观念被摧毁了。”

于洛在风月场里鬼混，是以经济的破产、官职的丢失和家庭的毁灭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是他缺乏足够的财产。而退休的花粉商克勒韦尔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是一位暴发户的典型，他从一个伙计成为花粉店的老板，此后，便仗恃财力出任副区长、区长，还大腹便便地着上军装，成为国民自卫队上尉，并获荣誉勋位四级勋章，而且，他还并非痴人说梦地幻想着当议员和部长。克勒韦尔之所以能成为角逐场上的胜利者，是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掌握时代的脉搏，深知金钱的重要：“没有钱，在眼前这个社会组织里是最要不得的苦难。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崇拜金钱。”他的放荡与发迹、腐化与升迁并行不悖，盖源于这一铁的法则，体现了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不爱你？瓦莱丽，我爱你像爱一百万法郎！”“不够！……我要你爱我像爱一千万！”克勒韦尔与瓦莱丽的精彩对白，为淫欲与金钱这对怪胎的孪生关系作了绝妙的注脚。

巴尔扎克总是忘不了“金钱”这个“心爱的”题目：“从前，钱并不是一切；大家承认有高于它的东西，例如高尚、才干、为国效力；但如今，法律把金钱定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当作政治才能的基础！……在发家致富的需要和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之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作家所要揭示的，正是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的卑污与丑恶。

四

李斯贝特·斐歇（人称“贝姨”），不论是否可以算作全书最主要的主人公，至少是个关系全局的人物，巴尔扎克落墨的重心之一。与另一位主角于洛男爵相比，虽同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贝姨的色调构成却要复杂得多，因而也带来了理解的困难。

集“丑”与“恶”于一身，是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瘦削的身材，褐色皮肤，油亮的黑发，虬结成簇的浓眉，又长又粗的胳膊，肥厚的脚，猴子般的长脸上长着几颗疣；这便是粗粗勾勒的这位老处女的肖像。”又是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速写。而统驭人物行为的“情欲”，则是“出奇的嫉妒”——“嫉妒便是这个怪人的基本性格”。她那从少年时代就燃起的妒忌之火，“像瘟疫的菌”，侵扰着自己的灵魂，也破坏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单纯的“恶人”。巴尔扎克把《贝姨》与《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作家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 由遭受“不公正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贝姨的贯串线索。人们难以用行动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人们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复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狭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感，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在乡下时，“丑姑娘做了漂亮姑娘的牺牲品，……李斯贝特在田里做活，堂姐却在家娇生惯养。”在巴黎，阿黛莉娜“嫁了个男爵，在皇宫里出风头”，而自己却二十年来都在“吃他们的残羹剩饭”，贝姨体验到的是“大贵族”与“穷女子”、“穷亲戚”与“整整一家有钱人”之间的悬殊地位。矛盾的性质深化了，贝姨的愤慨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

①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1846 年 6 月 16 日。

的因素，致使于洛元帅视她为“人民的女儿”、“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她一改在农村时要“揪掉堂姐鼻子”、撕破其衣衫的粗暴斗争方式，而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除了同谋者玛奈弗夫人外，至死也不向任何人透露她的复仇心愿和复仇计划。表面上对于洛一家亲亲热热，关心备至，暗地里却搅得阿黛莉娜一家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淖，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她也以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

作家曾透露，这部作品是由“许多家庭的故事”组成的“可怕的小说”，而贝姨的形象是由“我母亲、瓦勒莫尔夫人和罗莎丽婶母构成的”①。巴尔扎克依然遵循着他的典型化原则，把创作的根须深深地插入现实生活，以汲取丰盛的营养。同时，他也以他充满丰富想象的直觉的“一瞥”，洞悉人物的灵魂，开发出极富戏剧性的因素，达到了一种既真切厚实、又神奇诡怪的境界。作家在本书中曾感慨，要给人物“一个灵魂，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塑造成典型，那无异于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而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把巴尔扎克称做是“普罗米修斯”，是否正是因为他以“盗取天火”般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灵魂独特的典型呢?!

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人们看到的仍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她那嫉妒心贯串始终，成为形象的突出标志；但她又是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

---

①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1846年6月28日。

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社会意识。“一切都具有两重性，甚至德行。”巴尔扎克在《〈穷亲戚〉题辞》里如是说，“人类大部分争执的起因，是既有智者又有愚人；由于他们从来只看到事情或思想的一个侧面，每个人又都认为惟有他们看到的那一面是真实完美的。”这种力求深入事物复杂性的自觉，为巴尔扎克的晚期创作、特别是人物塑造，带来了新的特色。

五

“……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体格精壮结实的人对它既喜又怕，往往为之心力交瘁。当代一位大诗人提到这种可怕的劳作时，说：‘我一工作就绝望，丢下工作又难受。’世俗的人听着吧！倘若艺术家不是一头扎进创作，像库尔提乌斯毫不犹豫地跳进深沟，像兵士不假思索地冲入棱堡；倘若艺术家在火山口不像因塌方而被埋的矿工那样工作；倘若他望着困难出神，而不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像那些童话中的情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公主，把层出不穷的魔法一个个破除；那么，作品就一直完不成，只能在工作室里夭折……”作品中这番议论，包含着作家多少深切的体验，体现了作家多么执着的创作精神。个中三昧，岂是局外人所能尽知？

巴尔扎克无疑是一位充满灵感的天才作家，但他在文坛上的跋涉却决不是轻松的。到四十年代中期，作家的显赫地位已不可动摇，然而其心境却未见松弛。仿佛在艺术的殿堂里待得越久，他就越意识到艺术创造之艰辛；越是接近光辉的顶点，他就越感到背负十字架的沉重。在一八四五年底，巴尔扎克竟发出了“对《人间喜剧》我已不再感兴趣”① 的慨叹。也许是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他的创作也曾一度出现疲软。

可庆幸的是，仅隔半年，以一八四六年中《贝姨》的写作为标志，毅力顽强的巴尔扎克似乎又进入了一次新的亢奋状态。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并深为自己取得的成功而激动。

---

①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1845 年 12 月 17 日。

当小说开始在报上连载十天之后，巴尔扎克就得意洋洋地通报韩斯卡夫人："《贝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①。半个月后，他又信心十足地声称："《贝姨》将进入我的伟大作品的行列"②。此时的巴尔扎克，甚至感到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光彩、更年轻、更多产"③。

正因为作家在艺术实践中付出了"矿工般"的艰苦劳动，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仍不断向深处开掘、向高处攀登，才使他晚期的作品显得格外的深沉厚重；也正因为作家一次一次心甘情愿地投入这"累人的战斗"，一个一个地克服了艺术创作中的难题，才使他为每次的成功感到振奋、狂喜，——这正是一位不断求索、童心未泯的天才艺术家的可贵气质。

黄 晋 凯

一九八八年十月

---

①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1846 年 10 月 18 日。

② 同上，1846 年 11 月 3 日。

③ 同上，1846 年 11 月 11 日。

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天，一辆四轮双座轻便马车在大学街上行驶。这种车名唤爵爷，是新近才往来于巴黎街头的。车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身着国民自卫队上尉的制服。

在众多因风雅而为人诟病的巴黎人当中，有些人竟以为穿军装比穿便服不知要神气多少倍。他们猜想女人们趣味低俗，一见到毛皮高帽和一身戎装，便会顿生好感。

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脸上一派志得意满的神气，使红扑扑的面色和颇为丰满的面颊显得更有光彩。凭着做生意发的财罩在退休店主额头上的光环，就能猜出他是巴黎的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至少也当过本区的副区长。所以，像普鲁士人那样高高挺起的胸膛上，荣誉勋位的绶带一定是少不了的。这位佩戴勋表的男人，神气活现地端坐在车厢的一角，目光在行人身上扫来扫去。巴黎的行人往往就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讨人喜欢的微笑，那是冲着不在身边的美人而发的。

爵爷驶到狩猎街和勃艮第街之间的路段上，在一幢大房子门前停下。房子是新建的，坐落在一所带花园的老宅的院子里。旧宅原封未动，留在小了一半的庭院深处。

只要看上尉如何在车夫的帮助下走下马车，便可知道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有些动作实在笨重，像出生证一样泄露天机。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在右手上，也不向门房问一声，便径直朝宅子底层的台阶走去，那神情仿佛在说："她是我的！"巴黎的看门人很有眼力，凡佩戴勋表、身着蓝衣①、步履沉重的人，他们决不阻拦；总之，他们认

---

① 蓝色是国民自卫队制服的颜色。

得出有钱的人。

整个底层住着于洛·德·埃尔维男爵先生一家。他在共和时代曾任军费审核委员,还当过军需总监,现在是陆军部最重要的一个局的局长,行政法院推事,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还有其他种种头衔。

这位于洛男爵,为了同哥哥区别开来,改用出生地埃尔维做姓氏。他的哥哥是著名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榴弹步兵团上校,一八〇九年战役后,由皇上册封为福兹海姆① 伯爵。伯爵这位兄长为照顾弟弟起见,出于父亲般的周到考虑,把他安插到了军事机关。由于弟兄俩双双效力,于洛男爵得到并且没有辜负拿破仑的恩宠。早在一八〇七年,他已是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民团② 上尉按过门铃,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被梨形肚子拱得前卷后翘的衣服抚弄平整。一名穿号衣的仆人一见是他,马上请他进去。这位身躯庞大、威风凛凛的人跟在仆人后面。仆人打开客厅门通报:"克勒韦尔先生到!"

听到这个与冠名者的模样极为相称的名字③,一位身材修长、头发金黄、保养得不错的女子,仿佛遭了电击似的站了起来。

"奥棠丝,宝贝儿,同你贝姨到花园去吧,"她急急忙忙对在旁边绣花的女儿说。

奥棠丝小姐优雅地向上尉行过礼,从一扇落地窗走了出去。同她一道出去的是一位干瘦的老姑娘,她比男爵夫人小五岁,看上去年纪倒要大一些。

"要谈你的亲事哩,"贝姨附在外甥女奥棠丝的耳边说。男爵夫人几乎不把她放在眼里,就这样把她俩打发走了,她似乎并不介意。

这种不拘礼节的态度,似乎可从贝姨的衣着上得到解释。

老姑娘穿一件科林斯④ 葡萄干色的细毛料连衣裙,剪裁和滚边

---

① 福兹海姆位于今德国巴登州和符腾堡州交界处,一八〇九年,拿破仑的军队在此打了一场胜仗。

② 指国民自卫军。

③ "克勒韦尔"与动词"克勒韦"(crever)读音相近,后者有爆裂、裂开之意。此处指克勒韦尔上尉是个大胖子。

④ 科林斯是希腊的港口城市,以盛产葡萄干著称。

还是王政复辟时代[1] 的式样。一条细布绣花绉领大概值三法郎，一顶缀着镶草边蓝缎蝴蝶结的草帽，是中央菜市场女菜贩们戴的。瞧着那双一眼便知是三流鞋匠做的羊皮鞋，外人恐怕不敢把贝姨当作这家的亲戚招呼她，因为她完全像个打零工的女裁缝。不过，老姑娘出去时仍亲热地同克勒韦尔先生打了个招呼，克勒韦尔先生也会心地点了点头，说：

“您明天来，是吧，斐歇小姐？”

“您没有客人吗？”贝姨问道。

“就您和我的孩子。”来访者回答。

“好，”她说，“那我一定去。”

“夫人，我来听您的吩咐，”民团上尉再次向于洛男爵夫人行礼致意。

然后他向于洛夫人瞟了一眼，就像在普瓦蒂埃或库唐斯[2]，扮演答尔丢夫的外省演员，总以为非向艾尔密耳这样望一眼，才能表明这个角色的意图。[3]

“先生，请随我来，那儿比在客厅里谈事情方便得多。”于洛夫人指着隔壁的一个房间说。从整套房子的布局来看，那应是一间牌室。

它和窗户临着花园的小客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于洛夫人让克勒韦尔先生单独待了一会儿，因为她觉得有必要关上小客厅的门窗，免得有人来偷听。她甚至谨慎地关上了大客厅的落地窗。见女儿和贝姨坐在花园深处的一个旧亭子里，她冲她们笑了笑，然后走回来，让打牌室的门敞着，好听见有人进大客厅时开门的声音。男爵夫人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盯着她看，所以她的全部心事都摆在了脸上；谁要是在这时候见到她，几乎会被她的慌乱不安吓一跳。可是，从大客厅门口返回打牌室时，她的脸罩上了一层难以穿透

---

① 指一八一四年法王路易十八恢复波旁王朝统治至一八三〇年革命这段历史时期。

② 均为法国外省城市。

③ 答尔丢夫是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伪君子的典型，他花言巧语，骗得富商奥尔恭的信任。奥尔恭要把女儿嫁给他，这个伪君子却觊觎富商的妻子艾尔密耳。

的矜持的面纱。所有的女子，哪怕再爽快不过的，这份矜持似乎都能召之即来。

她做这些至少很古怪的准备工作的当儿，国民自卫队上尉打量着牌室的陈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被太阳晒成了紫色，因用得太久绉褶已经磨破；地毯颜色褪尽；家具金漆剥落，绸面子上污渍斑斑，露出条条磨痕。见到这些，暴富商人平板的脸上天真地先后流露出鄙夷、自得和希冀的表情。他对着帝国式老座钟上方的镜子照了照，把自己端详了一番。忽然一阵绸衣裳窸窸窣窣的声音告诉他男爵夫人来了，于是他立即又摆好了姿势。

男爵夫人在一张一八〇九年前后一定十分漂亮的小长沙发上坐下，向克勒韦尔指了指一把扶手椅，示意他坐下。椅子扶手的末端雕着青铜色的斯芬克司头像，油彩成片剥落，多处露出了木头。

"夫人，您这样严加防范，倒是个好兆头，像是接待……"

"一个情人是不是。"她打断上尉的话，接口道。

"这样说还不够劲儿，"他右手放在心口，眼睛骨碌碌地转。冷静的女子见到这种眼神，几乎总会发笑；"情人！情人！该说中了魔的情人吧？"

"听着，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说，她严肃得笑不起来。"您五十岁了，比于洛先生小十岁，这我知道；但是，在我这个年纪，一个女人要干荒唐事总得有些理由，因为人家英俊，年轻，有名望，功劳大，因为一些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荣耀，我们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如果您有五万法郎的年金，您的年纪也把您的财富抵消了；所以，一个女人要求的一切，您一样也没有……"

"有爱还不成吗？"上尉边说边起身走过来，"爱情……"

"不，先生，那是死心眼儿！"男爵夫人打断了他，不让他继续讲可笑的话。

"对，死心眼儿加上爱情，"他又说，"但不止这些，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夫人嚷了起来，一脸的鄙夷、藐视和愤慨。"可是，"她接着说，"用这种口气，我们永远谈不完，我请您来，不是为了谈那件导致您这位亲家不能登门的事……"

"我原以为……"

“又来了！”她说。“先生，我能这样放肆和满不在乎地提到情人，爱情，那些让女人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您难道看不出是因为我完全有把握守得住妇德吗？我什么也不怕，甚至不怕关起门来同您谈话会受到猜疑。一个弱女子会这样做吗？您十分清楚我为什么请您来！……”

“不清楚，夫人。”克勒韦尔做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说。

他抿紧嘴唇，重新摆好姿势。

“那好！我的话不长，省得双方多受罪。”于洛男爵夫人望着克勒韦尔说。

克勒韦尔带着嘲讽意味行了个礼，在行的人从中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前旅行推销员的派头。

“我们的儿子娶了您的女儿……”

“要重新来过就好啦！……”克勒韦尔说。

“那这桩婚事就成不了，”男爵夫人急忙说，“这我料得到。不过，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的儿子不仅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一年前还当上了议员，初进议会就表现不俗。可以预料，无需多久，他就会当上大臣。维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人，要是他愿意，可能已经成为最高法院的代理检察长了。如果您的意思是有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一个我不得不接济的女婿，”克勒维尔说，“我觉得这比没财产更糟糕，夫人。我给了女儿五十万法郎陪嫁，其中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债，为房子置备古里古怪的家具。一所五十万法郎的房子，收益还不到一万五，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部分。他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房款……收的房租勉强够付欠债的利息。今年，我给了女儿大约两万法郎，使她能收支相抵。可我的女婿呢，听说他原先在法院挣三万法郎，现在却为了议会荒废法院的业务……”

“克勒韦尔先生，这个扯远了，离开了正题。但咱们把这个话题说完吧。要是我儿子当上大臣，要是他帮您获得荣誉勋位四级勋章，又给您弄个巴黎市参议员当当，您这个从前卖花粉的，就不会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吧？……”

"啊,夫人,咱们就说说这事。我是杂货商,开铺子的,零售过杏仁蜜、葡萄牙香水、治头痛的油。我应该觉得十分荣幸,把独生女嫁给了于洛·德·埃尔维男爵的儿子,她将成为男爵夫人嘛。这是摄政时期的风尚,路易十五朝的风尚,牛眼厅的风尚![1] 好极了……我像人家爱独生女那样爱塞莱斯蒂娜。我太爱她了,为了不给她添弟弟妹妹,我忍受了在巴黎鳏居的种种不便(而且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夫人!)。可是您要知道,尽管我爱女儿爱得发疯;我也不会为您儿子动用我的财产,在我这个做过大买卖的人看来,他的开销有些不清不楚……"

"先生,眼下商务部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从前在伦巴第街开药品杂货铺的。"

"他是我的朋友,夫人!……"退休的花粉商说,"因为我,塞莱斯坦·克勒韦尔,原是包比诺的岳丈赛查·皮罗托老头的大伙计,后来盘下了他的铺子,包比诺当年不过是店里的小伙计。这些还是他向我提起的,因为(说句公道话)对那些举止稳重、有六万法郎年金的人,他并不傲慢。"

"那么先生,您那些所谓摄政时代风尚的观念不再时兴了吧?如今是以个人价值取人的时代,您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您不知道这门亲事是怎样定下来的!……"克勒韦尔大声说,"啊,该死的单身汉生活!要不是我行为越轨,我的塞莱斯蒂娜如今就是包比诺子爵夫人了!"

"我再说一遍,对既成事实就别说三道四了,"男爵夫人断然说道。"我要谈的是,我气不过您那种古怪的行为。我女儿奥棠丝本来可以出嫁,婚事完全取决于您。我以为您很大度,会公正对待一个心里从来只有丈夫的女人,承认她不应当接待一个有可能败坏她名声的男人;我想,为了与您有姻亲关系的家庭的体面,您会热心成全奥

---

[1] 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的候见厅靠一个牛眼窗采光,因而被称作牛眼厅。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三年出版的八卷集畅销书《牛眼厅纪事》,使"牛眼厅"一词几乎与"摄政时期"、"路易十五"、"十八世纪"同义,但它还包含着"风流韵事"之意。



于洛太太

棠丝和参议员勒巴先生的亲事……可您呢，先生，却把亲事搅黄了……”

“夫人，”前花粉商答道，“我不过讲了老实话。人家来问我奥棠丝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能不能兑现。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敢担保。于洛家曾许诺新婚时送给我女婿这笔钱，可他却背了债。我相信如果于洛·德·埃尔维明天去世，他的寡妇就没有面包吃了。’就这些，漂亮的太太。”

“先生，假若我为您失了妇道，”于洛夫人凝视着克勒韦尔问道，“您还会讲这番话吗？……”

“那我就没有权利讲了，亲爱的阿黛莉娜，”这位古怪的情人打断男爵夫人的话，大声说道，“因为您将在我的钱包里找到那份陪嫁……”

为表示说到做到，胖克勒韦尔单腿下跪，吻了于洛夫人的手。她听了这番话厌恶得哑然无语，他却当她迟疑不决。

“换取我女儿的幸福，代价是……噢！起来，先生，不然我拉铃了。”

前花粉商十分费劲地站了起来。这个局面令他大为气恼，立即又摆好了姿势。大凡男人几乎都喜欢摆出某种功架，以为靠了它可以显出天生的全部优点。克勒韦尔的功架，就是像拿破仑似的双臂交叉，侧着大半个脑袋，如肖像画中的拿破仑那样放眼天际。

“死心塌地地信任，”他假装忿忿不平地说，“信任一个好色……”

“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先生。”于洛夫人截住克勒韦尔的话，不让他讲出她不愿意听见的那个字眼。

“呃，夫人，您写信叫我来，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您那女王般的神气，您的鄙夷，您的……藐视，使我忍无可忍！这不是把我当成黑奴了吗？我再向您说一遍，请相信我！我有权追……追求您，因为……不，我爱您，还是不说吧……”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不是那种假正经的蠢女人，我什么话都能听……”

“那您能不能以正派女人的名誉向我担保——可惜您对我是个正派女人——不说出是我向您透露了这个秘密？……”

“如果这是透露秘密的条件，我发誓不向任何人，甚至不向我丈夫讲，您即将告诉我的荒唐事是谁告诉我的。”

“这我相信，因为这件事只与你们夫妇有关……”

于洛夫人脸色发了白。

“啊！要是您还爱于洛，您会难过的！我还是不讲了吧？……”

“讲吧，先生，因为照您的说法，这件事可以向我说明为什么您对我做那番奇怪的表白，为什么您总折磨一个我这等年纪的女子；我只想嫁出女儿，然后……安心地去死！”

“您瞧，您是不幸的……”

“我，先生？”

“是啊，美丽高贵的人哪！”克勒韦尔叫道，“你太苦了……”

“住嘴，出去，先生！要不就放尊重些。”

“夫人，您知道我和于洛先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是在我们的情妇家里，夫人。”

“噢，先生……”

“在我们的情妇家里，夫人。”克勒韦尔用夸张的口吻重复了一遍，同时变换姿势，举起右手比划了一下。

“那么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说，语气之平静倒使克勒韦尔大为诧异。

动机卑下的勾引者是永远读不懂高尚心灵的。

“那时我鳏居已有五年，”克勒韦尔像要讲故事似的说，“我不想再婚，为了我宠爱的女儿。我也不想在家里做苟且之事，尽管当时我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售货员。于是我就像俗话说的，包养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工，一个天仙般的美人儿。我承认，我爱上了她，爱得昏天黑地。因此，夫人，我把我的亲姨妈(我母亲的妹妹！)从家乡接来，求她同这个可爱的尤物住在一起，监视她，让她在这种，怎么说呢？……不三不四……不，这种不正当的处境中尽量安分守己！……那小乖乖对音乐有明显的天赋，我替她请了几位教师，让她受教育(总得让她有点事干呀！)。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恩人和……干脆说吧，情人；这叫一箭双雕，既做了好事，又得了个情妇。我过了五年快活日子。小乖乖有副能叫戏院发财的嗓子，除了说她是穿裙子的

杜泼雷[①] 外，我无法用别的字眼形容她。单为培养她当歌唱家，我每年就花掉二千法郎。她使我迷上了音乐，为了她和我女儿，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订了一个包厢。我轮流同两人去剧院，一天同塞莱斯蒂娜，一天同约瑟法……"

"怎么，那位有名的女歌唱家？……"

"正是，夫人，"克勒韦尔得意地说，"这位大名鼎鼎的约瑟法哪一样不是我给她的！一八三四年，小乖乖二十岁，我以为把她永远同我拴在了一起。我宠她宠得厉害，想给她找点消遣，就让她去见一名命运与她有点相仿的俊俏的小女演员，珍妮·卡迪讷。这位女演员也全靠一个后台支持，受到他精心的栽培。这个后台便是于洛男爵……"

"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说，声音平静，一点没有变调。

"啊！唔！"克勒韦尔叫道，他越来越诧异了。"好！那您知不知道，您那个鬼男人做珍妮·卡迪讷靠山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那么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说。

"珍妮·卡迪讷和约瑟法认识的时候，"前批发商接着说，"两人都年方二十。男爵从一八二六年起就扮演了路易十五在德·罗曼小姐面前的角色[②]，当年您比现在小十二岁……"

"先生，我有理由给于洛先生自由。"

"夫人，您这句谎话恐怕足以勾销您犯下的全部罪孽，为您打开天堂之门。"克勒韦尔接口道，狡黠的神情令男爵夫人红了脸。"高尚而被人爱慕的女人，把这话讲给别人听吧，但别对克勒韦尔老头讲。要知道，我同您那个无赖丈夫花天酒地，四个人常在一起鬼混，不会不知道您的全部价值！略带醉意的时候，他有时把自己痛骂一顿，向我细说您的种种优点。噢！我很了解您：您是一位天使。在您和一位二十岁的少女之间，一个好色之徒或许会委决不下，我呢，我可决不迟疑。"

"先生！……"

---

① 吉尔贝尔－路易·杜泼雷(1806—1896)，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男高音之一。

② 法王路易十五(1710—1774)生活糜烂，情妇众多。他命人在著名的鹿苑里抚养一些来历不明的少女，甚至八到十岁的小女孩。罗曼小姐便是其中的一个。

"好,我不说了……可您要知道,圣洁可敬的女人,做丈夫的一旦喝醉,在情妇家里会讲妻子的好多事儿,让情妇们听了笑破肚皮。"

于洛夫人美丽的睫毛中间亮起羞耻的泪珠,上尉顿时住了口,连姿势也忘记摆了。

"我接着说,"他道,"由于两个荡妇的关系,我和男爵交了朋友。同所有色鬼一样,男爵十分可亲,人的确很随和。噢!我喜欢上他了,这家伙!他鬼点子挺多……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们两个像兄弟一样,那无赖,一派摄政时期作风[1],想着法子带坏我,向我宣扬在男女关系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论调,灌输大贵人的观念,穿齐膝紧身蓝外衣的人的观念[2];可是,要知道,我爱我的小乖乖,要不是怕生孩子,真想娶她做妻子。我们这两个老爸,以我们那时的交情,怎么会不想成为儿女亲家呢?他儿子与我的塞莱斯蒂娜结婚三个月后,于洛(我真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这无耻之徒!因为他把我们俩全骗了,夫人!……)咳!这无耻之徒偷了我的小约瑟法。那时珍妮·卡迪讷越来越大红大紫,这混蛋知道,她的心被一名行政法院的年轻推事和一个搞艺术的(真是饥不择食!)占去了。于是他就夺走了我那可怜的小情人儿,一个小娇娃;您一定在意大利剧院见过她,她是靠他的面子进的这家剧院。您男人不如我明智,我像一页五线谱那样井井有条(他的财产已被珍妮·卡迪讷吃掉不少,他每年为她花费近三万法郎)。唉!您得知道,他就要为约瑟法倾家荡产了。夫人,约瑟法是犹太女子,姓弥拉(Mirah),这个姓从希兰(Hiram)一词颠倒字母位置得来,是一个用以辨识她的犹太字母组合,因为她是被人丢在德国的一个弃儿(据我调查,她是一名有钱的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在我的管教下,她一向很规矩,不大花钱。可是进了剧院,特别是珍妮·卡迪讷、匈兹太太、玛拉迦、卡拉比讷一伙教会了她如何对付老头儿,在她身上点醒了早期希伯来人喜爱黄金珠宝,崇拜金犊偶像的本能!著名女歌唱家变得贪得无厌,只想有钱,有很多的钱。

---

① 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三年法国菲力浦·德·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人心不古,奢靡腐化成风。

② 齐膝紧身外衣是十七世纪贵族的服装。

因此，别人为她挥霍的钱财，她决不挥霍。她拿于洛先生当试验品，把他的毛拔个精光。噢！被拔了毛，就是被刮得一个子儿也不剩！这可怜虫跟凯勒家的一位公子和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斗过法，两个人全迷上了约瑟法，还不算那些不知名姓的崇拜者。现在他眼睁睁看着那位富得流油，赞助艺术的公爵就要把她夺走了。你们怎么叫他来着？……一个矮倭瓜？……啊！埃鲁维尔公爵。这位大爵爷企图独占约瑟法，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男爵却蒙在鼓里。在十三区也好①，在其他区也好，情人和丈夫都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现在，您明白我的权利了吧？您的丈夫，漂亮太太，把我的幸福，我鳏居以来仅有的快乐夺走了。是的，要不是我倒了霉，遇到这个老风流，到现在约瑟法还是我的。因为我呀，我绝不会送她进戏院，她还会一直默默无闻，规规矩矩，始终是我的。噢！要是您八年前见到她就好了：既苗条，又矫健，金黄的面色真像安达卢西亚女子②，头发像缎子般乌黑油亮，一双眼睛在褐色长睫毛下闪闪发光，像公爵夫人一样举止高雅，像穷人一样谦虚、落落大方，可爱得像只野母鹿。由于于洛先生的过错，这种风韵，这份纯洁，全成了捕狼坑，销金窟。如俗话所说，小乖乖变成顶尖的荡妇。总之，如今她鬼话连篇，过去她什么也不懂，连这个词儿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前花粉商拭去眼里淌下的几滴泪水。于洛夫人被这种真实的痛苦所打动，把恍恍惚惚的心收了回来。

“唉！夫人，一个五十二岁的人还能再找到这样的宝贝吗？在这个年纪，爱情的代价是每年三万法郎，我是从您丈夫那儿知道这个数目的。可我太爱塞莱斯蒂娜，不愿耗尽她的财产。当我见到您，在您第一次为我们举行的晚会上，我真不明白于洛这混蛋为什么要养一个珍妮·卡迪讷……您那时的气派像位女王。夫人，您不像过了三十岁，在我看来很年轻，您很漂亮。老实说，那天我深受触动，私下盘算着：‘如果我没有约瑟法，既然于洛老头把妻子丢在一边，她对我倒像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这是过去我做买卖时的口头禅。花粉

---

① 当时巴黎只有十二个区，第十三区的夫妇指姘居的男女。

②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地名。

商的马脚时不时就露出来，害得我断了当议员的念头。对我们这样的老家伙来说，朋友的情妇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男爵那样卑鄙地骗了我，我就发誓要把他的妻子弄到手。这样才公平。男爵是无话可说的，我们俩也就扯平了。可我刚开口提到我的感情，您就像轰癞皮狗一样把我轰出了门；这样反倒使我加倍爱您，加倍死心眼儿，随您怎样说都行；反正您将是我的。”

“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但一定会。要知道，夫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的蠢花粉商(已经告老的!)，比有千百个念头的聪明人更强。我对您一片痴情，我要利用您复仇！这就仿佛我爱了两次。我决心已定，推心置腹地同您谈。即便您对我说‘我一定不是您的’，我也冷静地同您谈。总之，如谚语所说，我明人不做暗事。是的，到了某个时候，您将属于我……噢！哪怕您五十岁，您还要做我的情妇。一定如此，因为我料想您丈夫什么都做得出来……”

于洛夫人朝这位工于心计的市侩看了一眼，目光由恐惧变得直勾勾的。他以为她疯了，于是住了嘴。

“您是自找的，您瞧不起我，用话激我，我就说了!”他感到需要为刚才那几句狠毒的话表白一下，说道。

“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男爵夫人嚷着，声音像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啊！我什么都看到了!”克勒韦尔接着说，“约瑟法被夺走的那一天，我像一头被人劫走虎崽的母老虎……对啦，就跟您现在一样。您的女儿！她是我得到您的手段。是的，我搅黄了您女儿的婚事！……没有我帮忙，您休想把她嫁出去！不管奥棠丝小姐长得多美，总得有一份陪嫁……”

“唉，是啊!”男爵夫人抹着眼泪说。

“那您向男爵要一万法郎试试看。”克勒韦尔说着又摆好了姿势。

他等了片刻，仿佛戏子在道白中间刻意停顿一下。然后他尖着喉咙说：“如果他有这笔钱，也会给那个顶替约瑟法的女人！走上了那条道，还停得下来吗？首先他太爱女人了！(咱们的王上说得好，

凡事都要讲中庸之道。①)其次是虚荣心作怪，他是个美男子嘛！为了自己快活，他会叫你们全睡草垫。何况你们已经走上济贫所的路了。瞧，自从我不再登您家的门，客厅的家具没有换过，家具套的月牙形镶边上无不写着拮据二字。体面人家的贫困最可怕，这掩饰不住的穷相，哪个女婿见了不会吓跑？我开过铺子，对这个很在行。要说能看出真有钱还是假有钱，谁也比不上巴黎商人的眼光……您没有钱了，"他低声说。"这处处看得出来，从你们仆人的号衣上也看得出。有一些瞒着您的可怕的秘密，要不要我透露给您？……"

"先生，够了！够了！"于洛夫人说，她哭得手绢都湿透了。

"嗳！我女婿给他父亲钱花，开头谈到您儿子的用度，我想说的正是这个。但是我照看着女儿的利益哩……您放心吧。"

"噢！嫁了女儿就去死！……"不幸的女人失去了理智，说道。

"嫁女儿不是有办法吗？"克勒韦尔说。

于洛夫人抱着满腔希望看着克勒韦尔，脸色忽然之间由阴转晴，按说单单这一变化就该打动克勒韦尔，使他放弃他那可笑的计划。

"您在十年之内还是个美人，"克勒韦尔摆好了姿势，说道，"您要对我好，奥棠丝小姐就能出嫁。刚才我说过，于洛给了我权利，可以直截了当地做交易，他是不会生气的。三年来，我利用我的资本赚了钱，因为我干荒唐事是有节制的。除家产外，我有三十万法郎的赢利，这笔钱是您的……"

"出去，先生，"于洛夫人说，"出去，永远别在我面前出现。要不是您逼得我非要弄明白您干吗在奥棠丝的亲事上行为卑鄙……是的，卑鄙……"见克勒韦尔做了一个手势，她又说了一遍。"对一个可怜的姑娘，一个美丽无辜的女孩子，怎能下这样的毒手呢？……要不是非要弄明白伤透我为母之心的理由，您今天绝不可能再同我讲话，再登我家的门。一个女人三十二年的名誉，三十二年的清白，不会毁在克勒韦尔先生的手里……"

"克勒韦尔，圣奥诺雷街玫瑰王后店的前花粉商，赛查·皮罗托的

---

① 法国七月王朝(1830—1848)时的国王路易－菲力浦(1773—1850)，在内政上奉行中庸之道，力图实行不左不右的政策。

继任，”克勒韦尔嘻嘻哈哈地说，“前副区长，现任国民自卫队上尉，荣誉勋位骑士勋章获得者，同我的老东家一模一样……”

“先生，”男爵夫人说，“于洛先生二十年没有变心，之后可能对他的妻子厌倦了，这只关我的事；可是您瞧，先生，他把自己的不忠行为瞒得紧紧的，因为我原先并不知道他在约瑟法小姐的心中取代了您的位置……”

“噢！”克勒韦尔叫道，“那是用金子买的，夫人……两年来，这只莺花了他不止十万法郎。哈！哈！哈！您的苦还没有到头……”

“这种话就别说了，克勒韦尔先生。一个母亲能心中无愧地拥抱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家人的敬重和爱戴，她为此感到的幸福，我是不会为了您而放弃的。我将把毫无污点的灵魂奉还给上帝。”

“阿门！”克勒韦尔说，表情极为苦涩；那班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又碰了一回钉子时，脸上就浮现出这种表情。“您不知道穷到了头是什么滋味，耻辱……名誉扫地……我努力开导您，本想救你们，您和您女儿！……好吧！将来您会从头至尾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念浪父回头这个现代寓言的。您的眼泪和傲气令我感动，因为看见一个心爱的女人淌眼泪，心里真受不了！……”克勒韦尔说到这里，坐了下来。“我能答应您的，亲爱的阿黛莉娜，就是不做任何难为您，难为您丈夫的事；可是您千万别派人到我家来探听消息。就这些！”

“那可怎么办呢？”于洛夫人嚷道。

到此为止，男爵夫人勇敢地承受着这次解释对她心灵所施的三重刑罚，忍受了作为女人、母亲和妻子的痛苦。儿子的岳丈傲慢无礼，咄咄逼人的时候，她倒能对抗这店主的蛮横，从中获得力量；可是，当遭到严词拒绝的情人，受到凌辱的体面上尉，在忿忿不平之中突然露出善心时，她那绷得快断了的神经便松弛了下来；她拧着自己的手，泪如泉涌，颓丧得发呆，连克勒韦尔跪着吻她的手也没有拒绝。

“天哪！怎么办呢？”她抹了抹眼泪，又说，“做母亲的能硬着心肠眼看女儿憔悴吗？她将来怎么办呢？这样好的人品，在母亲身边过着贞洁的生活，天赋又那样厚！有些日子，她在花园里散步，无缘无故地伤心；我发现她两眼泪汪汪的……”

“她二十二岁啦。”克勒韦尔说。

“要不要送她进修道院呢?”男爵夫人问道,“处在这样的危机中,宗教常常压制不了天性,受过最虔诚的教育的姑娘也会失去理智!……嗳,先生,您起来呀!难道您不明白,现在,咱们之间一切都完结了。您令我厌恶,您使一个母亲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如果我使它再生呢?……”他说。

于洛夫人望着克勒韦尔,那副狂乱的表情使他心软了。但因为*您令我厌恶*这句话,他把怜悯压在了心底。正派人总有点一根筋,说话不注意分寸,不懂得折衷之道,在不利的处境中不会利用这些迂回地达到目的。

“现如今,像奥棠丝小姐那样漂亮的姑娘,没有陪嫁也是嫁不出去的,”克勒韦尔又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气接着说,“您的女儿是那种叫丈夫害怕的美人;就像一匹名贵的马,需要太多的钱照料,买主是不会多的。谁能挽着这样一位女子在街上走呢?人人都会瞅着你,跟着你,想把你妻子弄到手。这种成功令许多人担心,他们可不想被迫去跟几个情敌决斗;因为说到底,情敌绝不止一个。按您的处境,您嫁女儿只有三种办法:靠我帮忙,您又不愿意!此其一;找个六十岁的老头,非常有钱,没有孩子,却想要孩子,这种人很难找,但还是能碰上。养着约瑟法、珍妮·卡迪讷的老头有的是,怎么就遇不到一个合法地做同样蠢事的老头呢?……如果我没有塞莱斯蒂娜和两个外孙,我就会娶奥棠丝。此其二!最后一个办法最容易……”

于洛夫人抬起头来,焦虑地望着前花粉商。

“有毅力的人像野生的树苗一样在法国国土上遍地生长,他们全相约于巴黎,在这座城里麇集着好多漂泊不定、无立锥之地的人才,无所不为,甚至能发财的勇敢者……嘿!这些小伙子……(在下当年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二十年前,杜·蒂耶有什么?包比诺有什么?……两人都在皮罗托老头的铺子里苦挣苦熬,除了发家的欲望没有别的资本。可依我看,这是最好的资本!……资本可以吃掉,志气吃得掉吗!……我呢,当年我有什么?只不过有发家的欲望,有勇气!如今杜·蒂耶与地位最高的要人平起平坐。小包比诺,伦巴第街最有钱的药品杂货商,成了议员,如今又当上大臣……)嗳!在巴黎,惟有那些所谓冒险家,股份公司的股东,耍笔杆的

和画画儿的，才会娶一文不名的漂亮姑娘，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勇气。包比诺先生娶皮罗托小姐的时候，根本没想得到一个子儿的陪嫁。这些人是疯子！他们相信爱情，正如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运和才干！……您去找一个爱上您女儿的有毅力的人吧，他会不顾眼前娶她为妻的。您得承认，作为敌人，我够慷慨的了，因为这个主意对我不利。"

"啊！克勒韦尔先生，要是您想做我的朋友，就抛开那些可笑的念头吧！……"

"可笑？夫人，别自贬身价，瞧瞧您自己吧……我爱您，您会依我的。我希望有一天能对于洛说：'你夺走了我的约瑟法，我得到了你妻子！……'这是同等报复的老法则！我将继续实现我的计划，除非您变成丑八怪。我一定会成功，下面是我的理由。"他边摆姿势，边望着于洛夫人说。

克勒韦尔停顿片刻，接着说：

"您找不到一个老头，也找不到一个痴情的年轻人，因为您太爱女儿，不会把他送给一个老色鬼摆布。而您，于洛男爵夫人，曾指挥帝国禁卫军榴弹步兵团的老将军的弟媳，随便找个有毅力的人您又不甘心；因为他可能是名普通工人——就像今天的某位百万富翁十年前是名普通的技工——，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监工，一家工场的普通工头。于是，看到您那位春心荡漾、有可能做出辱没门楣之事的女儿，您心里就想：'还不如让我失节；如果克勒韦尔先生肯为我保密，我就去挣女儿的陪嫁，二十万法郎，代价是同那个原先卖手套的……克勒韦尔老头……维持十年的关系！……'我惹您腻烦了，我讲的这些话极不道德，是吧？可如果有种不可抗拒的爱揪着您的心，您就会像那班恋爱女子一样找出理由来顺从我……啊，奥棠丝的利益会逼您在良心上做出让步的……"

"奥棠丝还有个叔公。"

"谁，斐歇老头？……他正麻烦缠身呢，又是因为男爵的过错，凡能搜刮得到的地方，他都为男爵搜刮到了。"

"还有于洛伯爵……"

"噢！您的丈夫，夫人，已经把老将军的积蓄花光，给他的女歌唱

家装修了房子。嗳，您不会不给我一点希望就让我走吧？”

“再见了，先生。对我这把年纪的女人的单相思是容易治愈的，您会产生基督徒的思想。上帝保佑不幸的人……”

男爵夫人站起身，迫使上尉告辞。她把他推到大客厅里。

“美丽的于洛夫人难道应该在这样的破烂当中生活吗？”他边说边指着一盏旧灯，一架金漆剥落的分枝吊灯，经纬毕露的地毯，总之富足的种种残迹，它们把这间红、白、金三色相间的大客厅变成帝政时代盛大场面的一具尸骸。

“先生，这一切之上闪着贞洁的光辉。我不想得到华美的家具，把蒙您夸奖的我的美貌变成捕狼坑，销金窟！”

上尉咬咬嘴唇，他听出这两个词儿是他刚刚用来痛骂约瑟法贪得无厌的。

“这样的忠贞不贰是为了谁呀？”他问道。

这时，男爵夫人已把前花粉商送到了客厅门口。

“为了一个好色鬼！……”他补了一句。她像德行高尚的百万富翁似的撇了撇嘴。

“如果您说的不错，先生，那么我从一而终还是可取的，如此而已。”

她像打发一个讨厌鬼似的向克勒韦尔行了礼，然后急忙转身走开了，没有看见他最后一次摆的姿势，也没有注意到他向她道别时做的那个威胁的手势。她走去打开刚才关上的门窗，神气高傲而庄严，仿佛罗马竞技场的殉难者。不过她耗尽了力气，跌坐在蓝色小客厅的沙发上，好像快要晕过去了。她两眼一直盯着破败的亭子，女儿还在那儿嘁嘁喳喳地同贝姨讲话。

自结婚之初直到此刻，男爵夫人始终爱着丈夫，就像约瑟芬最终爱上了拿破仑一样，是那种钦佩的、母性的、一味护短的爱。虽说她不了解克勒韦尔刚刚告诉她的细节，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二十年来，于洛男爵对她有不忠的行为；但她用一条黑纱蒙住双眼，默默地流泪，嘴里从未漏出过一句责备的话。作为对这种天使般柔情的回报，她博得了丈夫的敬重，仿佛神明一般受到崇拜。妻子对丈夫的温情，对丈夫的尊敬，是会传染家人的。奥棠丝认为父亲是个模范丈

夫。至于小于洛，他在对男爵的钦佩中长大，人人都把男爵视为辅佐过拿破仑的一位元勋。他知道靠了父亲的姓氏、地位和受到的敬重，他才有今日；而且，孩提时的印象影响久远，到现在他还怕父亲哩；所以，即便猜出父亲有克勒韦尔透露的那些不轨行为，他不但出于恭敬不敢抱怨，还会从一般对男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中找出理由，原谅这些行为。

现在，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位美丽高贵的女子为什么对丈夫特别忠诚。下面是她一生的简要经历。

在洛林省边境最远地区的孚日山脚下有个村庄，村里住着斐歇家的三兄弟。他们是普通的农夫，共和政府征兵时，离家参加了所谓的莱茵军。

一七九九年，三兄弟中的老二安德烈，于洛夫人的父亲，在妻子死后把女儿交给长兄皮埃尔·斐歇照看。皮埃尔在一七九七年受了伤，只得退伍。靠军费审核官于洛·德·埃尔维帮忙，安德烈在军队运输部门谋了一份差使。也是机缘凑巧，有事来斯特拉斯堡的于洛见到了斐歇一家。阿黛莉娜的父亲和叔叔当时在阿尔萨斯投标做草料生意。

芳龄十六的阿黛莉娜，可与同样在洛林出生的赫赫有名的杜巴里夫人[①] 媲美。她是那种十全十美，叫人一见倾心的美人，那种被造物主特别精心地制造出来，类似于塔利安夫人的女子。她们有最宝贵的天赋：雍容，高尚，妩媚，细腻，优雅，与众不同的肌肤，不知如何偶然调出来的面色。这些美女彼此十分相像：比昂卡·卡佩洛（她的肖像是布隆齐诺的一幅杰作），让·古荣画维纳斯的原型、鼎鼎大名的狄安娜·德·普瓦蒂埃，肖像陈列在多里亚美术馆的奥林匹亚夫人，还有尼侬，杜巴里夫人，塔利安夫人，乔治小姐，雷卡米埃夫人。这些女子尽管上了年纪，多次遭遇过激情，一生淫乐无度，但她们全都美丽如初，在身段、体态、美丽的品性上惊人的相似，让人不得不相信，在一代代人海中确有一股爱和美的潮流，从中涌出所有这些维纳斯，

---

①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情妇。

同一阵浪花生出的女儿!①

阿黛莉娜·斐歇,这群天仙中最美的一个,宛若天生的王后,拥有高尚的品格,优美的线条,透出脉管的肌肤。上帝传给夏娃的金黄头发,王后的身段,雍容的气派,轮廓威严的侧影,村姑的朴素,她所经之处,所有男人都挪不动步,像收藏家面对拉斐尔的一幅画那样心醉神迷。军费审核官见了阿黛莉娜·斐歇小姐,等法定期限一过便娶她为妻,② 令一向钦佩上司的斐歇兄弟喜出望外。

老大是一七九二年当的兵,在攻打维桑布尔防线时受了重伤,他崇拜拿破仑皇帝和与大军有关的一切。安德烈和若安提起受皇上庇护的军费审核官于洛时总满怀敬意,他们境遇的改变的确也全靠了他;于洛·德·埃尔维觉得这两个人聪明诚实,就把他们调离军队运输队去主管一个紧急供应处。斐歇两兄弟在一八〇四年战役中效了力。战后,于洛让他们在阿尔萨斯负责粮草供应。当时他没有想到后来会派他去斯特拉斯堡准备一八〇六年的战役。

这桩婚姻对农家女简直是一步登天。美丽的阿黛莉娜从村庄的泥泞中径直踏进了帝国宫廷的天堂。因为在后勤部队中最廉洁奉公、工作最卖力的军费审核官,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封为男爵,并被召到皇帝身边,在帝国禁卫军任职。这位美丽的乡下姑娘,爱丈夫爱得发狂,为了他竟鼓起勇气完成了对自己的教育。军费审核官是阿黛莉娜的男性翻版。他属于美男子中的佼佼者。高大,健美,身材挺秀,头发金黄,蓝眼睛里的那种神采,那种表情,那种微妙的变化,自有一股不可抵御的魅力。在德·奥赛、福尔班、乌夫拉尔们中间,③ 在帝国美男子的队伍中,他引人瞩目。于洛征服女人颇有一手,满脑子都是督政府时期④ 对妇女的那些观念,但由于夫妻恩爱,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再拈花惹草。

对阿黛莉娜而言,男爵一开始就好像是永不犯错的神明;他给了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维纳斯是从大海泛起的浪花中诞生的。

② 法国民法规定,结婚须先由区政府发布公告,满十日后方可举行婚礼。

③ 帝政时代著名的三个美男子。

④ 指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法国由督政府执政的时期。

她一切：先是财富，她有了车子、公馆和当时的一切奢华；接着是幸福，丈夫对她的爱尽人皆知；然后是头衔，她是男爵夫人；再然后是声名，在巴黎，大家称她美丽的于洛夫人；最后，她荣幸地谢绝了皇上的青睐，他赐给她一条钻石项链，对她另眼相看，不时还问："那位美丽的于洛夫人，她还那么规矩吗？"言下大有谁要在他失败的事情上成功他就会报复的意思。

于洛夫人的爱情中搀杂着狂热崇拜的成分，不必多么聪明就能从一颗纯朴、天真和美好的心灵中找到个中原因。她暗想丈夫绝不会伤害她，在内心深处给自己的创造者当了一名卑微、忠诚和盲目的奴仆。还要说明的是，她天生极明事理，像平民百姓那样明白事理，因此她受的教育很扎实。在交际场合她寡言少语，不讲任何人的坏话，不想出风头；事事都思索一番，注意听别人讲话，以最正派、出身最好的女子为楷模。

一八一五年，于洛追随他的挚友维桑布尔亲王，同一些人临时组建了一支军队，它在滑铁卢的溃败结束了拿破仑时代。一八一六年，男爵成为费尔特[①] 内阁的眼中钉，到一八二三年才由于西班牙战争的需要重返后勤部队。一八三〇年，路易－菲力浦起用拿破仑的旧部时，他作为大臣的四员干将之一又在行政部门露面。他为波旁王室幼支[②] 登上王位出过大力，自一八三〇年以来，一直是陆军部不可或缺的一位局长。他还荣获了元帅衔。除了任命他为大臣或贵族院议员外，国王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赐给他了。

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三年赋闲期间，于洛男爵转到脂粉队里显身手。于洛夫人知道，她的埃克托最早的不忠行为可以上溯到帝国演奏终曲之时。所以，男爵夫人在家中扮演了十二年无人分享的、绝对女一号的角色。之后，她仍享有往日的温情，那是丈夫们对甘当温柔贤惠的妻子怀有的年深日久的感情。她知道，只要一句责备的话，任何情敌都打发得掉。但是她闭目塞听，不想知道丈夫在外面的行为。

---

① 费尔特公爵(1765—1818)，即克拉克元帅，一八〇七年任陆军部大臣，王政复辟时期归附波旁王室。

② 即路易－菲力浦所属的奥尔良一支。

总之，她对待埃克托，就像母亲对待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在刚刚进行的那次谈话之前三年，在综艺剧院舞台侧面的一个包厢里，奥棠丝瞥见父亲陪着珍妮·卡迪讷，不由叫道："瞧，爸爸！"——"你认错人了，宝贝，他在元帅家呢。"男爵夫人回答。她明明看见了珍妮·卡迪讷；见她那样漂亮，心里并不怎么难受，反倒暗自思忖："埃克托这坏家伙一定非常快活哩。"不过她仍然很痛苦，暗地里气愤得要死；可是一见埃克托的面，她总想起十二年间纯粹的幸福，于是连抱怨一声的气力也没有了。她真希望男爵对她推心置腹；但由于尊敬他，她从不敢暗示她知道他的放荡行为。只有平民出身的漂亮女子才如此过分地体贴，她们能承受打击而不还击；她们的脉管里残留着最早一批殉难者的血液。出身高贵的女子与丈夫是平等的，她们感到需要折磨他们，需要怀着睚眦必报的心，用尖刻的话记下她们的宽容，正如打台球记分一样，以便确保一种优势，或复仇的权利。

有个人对男爵夫人钦佩之至，这就是她的大伯于洛将军，德高望重的禁卫军榴弹步兵团指挥官，他晚年被授予元帅权杖。一七九九年和一八〇〇年，他在布列塔尼各省建立了功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四年，他担任这些省所属的军区司令。之后，这位老人来到巴黎弟弟身边定居，他对这个弟弟始终像父亲一样关爱。老军人对弟媳极有好感；他钦佩她，视她为最高尚、最圣洁的女性。他没有结婚，因为他想遇到另一个阿黛莉娜。他南征北战，跑过许多地方，这样的女子却没有找到。他是一位无可指摘、没有污点的老共和党人，拿破仑提到他时说："于洛这条好汉是最固执的共和党人，但他绝不会背叛我。"为了保持在他心中的地位，阿黛莉娜即便遇到比刚才更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肯忍受。但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打过三十场仗，在滑铁卢第二十七次受伤，他已经心力交瘁，对阿黛莉娜只有崇拜，不能保护了。可怜的伯爵一身残疾，靠助听器才听得见别人讲话。

只要于洛·德·埃尔维还是个美男子，他的财产就不受风流韵事的任何影响；但一到五十岁，就得注意扮靓了。在这个年纪，老年人的爱情成了恶癖，其中还掺杂着荒谬的虚荣心。因此，在这段时期，阿黛莉娜发现丈夫对服饰打扮苛求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染头发，染鬓角，束腰带，穿紧身褡。他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持俊美。对外表的这种

推崇，过去是他当作缺点来取笑的，如今他连细枝末节都讲究。最后阿黛莉娜发现，男爵的情妇们流水般地花钱，掏的原来是她的腰包。八年来，巨额家产被挥霍得一干二净，以致两年前小于洛成家时，男爵不得不向妻子坦白，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他的官俸了。"这样下去我们可怎么好?"阿黛莉娜说。——"放心吧，"行政法院推事回答，"我把薪水留给你们，我要做生意，为奥棠丝成家和我们今后的日子筹一笔钱。"这位女子对丈夫的权势、才华、能力和毅力深信不疑，一时的忧虑也就过去了。

男爵夫人在克勒韦尔走后的感想和眼泪，现在想必不难理解了。两年来，可怜的女人知道自己跌入了深渊，但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受罪。她不清楚儿子的婚事是如何办成的，也不知道埃克托与贪婪的约瑟法有染。最后，她希望世上无人知道她的痛楚。可是，既然克勒韦尔如此放肆地谈论男爵的放荡行为，埃克托眼见就没人尊重了。在恼羞成怒的前花粉商粗鄙的言辞里，她隐约听出年轻律师的婚事是在怎样下流的勾搭中撮合成的。在某次狂欢的酒席上，两个醉醺醺的老人亲热狎昵之余，提出了这桩婚事，为它祈神降福的竟是两名风尘女子！"他把奥棠丝忘了!"她心里想，"可他天天看见她呀，难道他会在这些娼妇家里替她找个丈夫?"此刻，她丢开妻子的身分，只从母亲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她看见同贝姨在一起的奥棠丝正在笑，那种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的疯笑。她知道这种神经质的笑，同独自在花园里散步，眼泪汪汪地出神一样，都是可怕的兆头。

奥棠丝长得像母亲，但头发是金黄的，天生拳曲，浓密得惊人。她的皮肤有螺钿的光泽。显而易见，她是清白婚姻的果实，高尚纯洁、极其炽烈的爱情的结晶。她的表情生动热烈，满脸喜气。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朝气，健康的娇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像电光一样光芒四射。奥棠丝是引人注目的。那双无邪的、水汪汪的蓝眼睛停在某个路人身上时，他会不由自主地一颤。头发金黄的女子，乳白色的皮肤上常有一些煞风景的雀斑，但她一颗也没有，白白净净。高挑个儿，丰满但不肥胖，身材苗条，像母亲一样仪态万方。从前的作家滥用女神二字，她却当之无愧。在街上，无论谁见到奥棠丝，都禁不住叫道："天哪！多美的姑娘!"她天真烂漫，回家时说："妈妈，你和我在

一起的时候，他们于吗都大叫：多美的姑娘！你不是比我更美吗？……"的确，喜爱夕阳晚照的人可能更喜欢过了四十七岁的男爵夫人，因为正像女人们说的，她还丝毫没有失去她的风韵。这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尤其在巴黎。十七世纪的尼依曾引起公愤，因为丑女人们该得的一份，似乎全被她偷去了。①

想到女儿，男爵夫人的思绪又回到父亲身上。她眼见他一天天地堕落，说不定有一天会被部里辞退。想到心中的偶像要倒，又影影绰绰看到克勒韦尔预言的苦难，可怜的女人承受不住，竟灵魂出窍般失去了知觉。

贝姨同奥棠丝聊着天，不时朝这边张望，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客厅；但她被年轻的外甥女东问西问地缠着，没有发觉男爵夫人打开了落地窗。

李斯贝特·斐歇比于洛夫人小五岁，是斐歇家老大的女儿。她远不如堂姐漂亮，因此对阿黛莉娜嫉妒得要命。嫉妒是这个怪僻人的基本性格，怪僻这个词儿是英国人用来形容大户人家，而不是精神病院的疯狂的。十足的孚日山区的乡下姑娘，瘦削的身材，褐色皮肤，油亮的黑发，虬结成簇的浓眉，又长又粗的胳膊，肥厚的脚，猴子般的长脸上长着几颗疣，这便是粗粗勾勒的这位老处女的肖像。

几个兄弟在一起过，这家人为漂亮姑娘牺牲了丑姑娘，为艳丽的花朵牺牲了青涩的果子。李斯贝特下地种田，堂姐却在家娇生惯养。因此，有一天她乘没有旁人在场，要揪掉阿黛莉娜的鼻子，一只受到上年纪的女人赞美的真正希腊式的鼻子。为了这件事她挨了打，但她继续撕破得宠姐姐的衣裙，弄坏她的细布绉领。

堂姐难以置信地喜结良缘时，李斯贝特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正如拿破仑的兄弟姐妹在王座的光辉和统帅的权威面前低下头一样。阿黛莉娜心地极好，性情极温和，在巴黎想起了李斯贝特，一八〇九年前后把她接到巴黎，想为她成个家，免得受穷受苦。阿黛莉娜想把这个长着一双黑眼睛，炭一样黑的眉毛，大字不识一个的姑娘立即嫁

---

① 尼依·德·朗克洛(1616—1705)，法国名媛，以才貌双全著称，自由思想家们是她沙龙中的常客。



李斯贝特·斐歇，比于洛夫人小五岁

出去，可惜办不到。于是男爵先让她学门手艺，送她到供奉内廷的刺绣工场，大名鼎鼎的邦斯兄弟那里当学徒。

简称贝特的这位小姨子，成了做金银绦带的女工，她拿出山里人的毅力，学会了识字，也能写会算了；因为她的堂姐夫，就是男爵，告诉她非得掌握这三样本领才能开绣作铺。她想发财：两年之内，她换了一个人。到一八一一年，乡下姑娘成了一名相当懂事，相当灵巧和聪明的头号绣工。

所谓金银绦带，包括肩章、饰带和剑柄穗子，还有法国军队华丽的军服和文官礼服上那些五光十色的大量配件。皇上以其喜爱穿着的意大利人脾气①，要手下官员的服装全都刺金绣银，——而他的帝国有一百三十三个省之多。这些绣活通常供应殷实可靠的裁缝，或直接供应达官贵人，成了一桩稳赚钱的买卖。

贝姨成为邦斯工场最灵巧的女工，当了制造部门的主管。就在她可以成家的时候，帝国崩溃了。波旁王室摇晃和平的橄榄枝，令李斯贝特大为恐慌。她怕生意会清淡下来，因为市场的范围从一百三十三个省缩减到八十六个，军队也大量裁减。经营制造业的风险让她害怕，于是拒绝了男爵的建议，他以为她疯了。男爵原想让她同盘下邦斯工场的里维先生合伙做生意，她却和里维闹翻了。于是，她又回头去当普通工人，大家以为她确实疯了。

那时，斐歇一家又陷入了当初于洛男爵帮他们摆脱了的朝不保夕的艰难处境。

枫丹白露的灾难② 毁了斐歇三兄弟的前程，他们别无出路，加入了一八一五年的义勇军。老大，李斯贝特的父亲，送了命。阿黛莉

---

① 意大利的热那亚人曾长期统治科西嘉岛，一七六八年因财政困难被迫把该岛卖给法国。一七八九年，法国制宪议会宣布科西嘉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拿破仑出生在科西嘉岛，故云他有“意大利人脾气”。

② 枫丹白露的灾难指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拿破仑在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宣布逊位。根据四月十一日的枫丹白露条约，拿破仑仍保留皇帝称号，但统治权仅限于厄尔巴岛。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拿破仑带领七百名士兵离开该岛，不出一个月便进入巴黎。由于全欧君主结盟反对，拿破仑又在滑铁卢遭到惨败，六月二十二日再次逊位，被英国人送到圣赫勒拿岛。

娜的父亲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他逃到德国，一八二〇年死在特里尔。最小的一个，若安，跑到巴黎来求家中的女王，据说她用的刀叉都是金银打造的，在社交场合露面时，头上和颈上戴着皇上赐的榛子大小的钻石。若安·斐歇那年四十三岁。男爵给了他一万法郎，靠前军需总监在陆军部的老朋友暗中帮忙，他开始在凡尔赛镇做小笔的草料生意。

家庭屡遭不幸，于洛男爵失了宠，在把巴黎变成既是地狱又是天堂的这场人事、利益和生意的大变动中，贝特深感自己的渺小。于是她服了。这个姑娘感觉到堂姐在许多方面比她优越，打消了与之争斗和媲美的念头；但嫉妒仍埋藏在心底，就像鼠疫病菌，一旦打开紧裹住它的呢绒小包，它就会跑出来为害一座城市。她时不时心想："我和阿黛莉娜，我们是同一血脉，我们的父亲是兄弟，她住公馆，我却住顶楼。"但是，每年逢到她的生日和元旦，李斯贝特总收到男爵夫妇的礼物；男爵待她极好，替她买过冬的木柴；老于洛将军每周请她吃一顿饭，堂姐家里总有她的一副刀叉。大家虽然拿她寻开心，但从不以她为耻，还帮她在巴黎谋得了自立，她生活得很自在。

这个姑娘的确害怕一切束缚。堂姐不是请她住到她家里去吗？……可贝特觉得会套上侍候人的笼头；男爵好几次解决了把她嫁出去的难题；她先是动了心，随即又拒绝了，怕人家嫌她缺乏教养，无知，没有财产；最后，男爵夫人提议她同叔叔一起生活，替他操持家务，省得花大价钱雇一名女管家，她回答说更不会以这种方式嫁人。

贝姨在思想上表现出的那种古怪，是发育很晚的人和多思寡语的野蛮人才有的。在工场跟人聊天，与男女工人交往，使她在乡下人的聪明之外又添了几分巴黎人的刻薄。这姑娘在性格上与科西嘉人惊人地相似，强悍的本能无处发泄，照理该喜欢保护软弱的男人；但她长期在京城生活，京城在表面上改变了她。巴黎的文雅把她刚强的个性磨钝了些。像所有命里注定真正要过独身生活的人一样，她天性狡猾，变得城府很深，加上思想又尖刻，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准是个可怕的人。她要使起坏来，最和睦的家庭也会闹得鸡犬不宁。

起初，她心存几分秘而不宣的希冀，打定主意要穿紧身褡，追随时尚，一度打扮得十分光鲜，叫男爵觉得她可以嫁人了。那时的李斯

贝特颇似法国旧小说中那类带刺的棕发女人。犀利的目光，橄榄似的面色，芦苇般的身段，足可使一名领半饷的少校动心；[1] 但是她笑着对人说，她能自我欣赏就知足了。当她不必再为物质生活操心时，她最终倒也觉得自己很快活。从日出到日落做完一天的工，她每顿晚饭都在别人家吃，只有午饭和房租需要自己开支。衣服有人给买，许多可以接受的食品，诸如糖、咖啡、葡萄酒等等，也有人送。

到了一八三七年，贝姨半靠于洛夫妇和斐歇叔叔养活了二十七年后，她认了命，不再想有什么名分，听凭人家不客气地对待她；她甚至主动放弃参加宴会，宁可跟亲近的人相聚，这样既可显出自己的价值，又免得自尊心受伤害。于洛将军家，克勒韦尔家，小于洛家，邦斯兄弟的继任、与她言归于好并热情欢迎她的里维家，男爵夫人家，无论她到哪儿，都好像自家人一样。最后，她把各家的仆人都哄得好好的，不时赏给他们一点酒钱，进客厅前总同他们聊一会儿天。这种亲热，明明白白把自己摆到下人的地位，自然博得他们的好感，这对吃白食的人可是至关重要的。大家在背后这样说她："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主动地大献殷勤，装做一团和气，实为所处地位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见自己处处受人摆布，她终于理解了人生；为了讨好所有的人，她同年轻人一起说说笑笑，使出总能迷惑青年的曲意奉承那一套，赢得他们的好感。她揣摩并迎合他们的心思，做他们的代言人。年轻人觉得可以跟她讲知心话，因为她无权责备他们。她绝对守口如瓶，取得了成年人的信任，因为她同尼侬一样，具备男人的优点。悄悄话一般是对下而非对上讲的，秘密的事利用下属去干比利用上司的情况要多得多；下属因而成为我们秘密计划的同谋，列席我们的讨论；当年黎塞留[2] 有权列席枢密院会议时，还以为自己爬上高位了呢。大家以为这可怜的姑娘处处依附于人，似乎不得不绝对三缄其口。贝姨也戏称自己是全家的忏悔座。惟独男爵夫人存了几分戒心，因为小时候吃过力气比她大的堂妹的亏。再说，为了顾全颜面，她宁愿把家里的伤心事向上帝倾诉。

---

① 此处指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被政府解了职的第一帝国军官。

② 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

在此或许有必要说明，男爵夫人的房子在贝姨眼中依旧富丽堂皇。她和发迹的花粉商不同，虫蛀的安乐椅，发黑的帷幔和刮痕累累的绸面上显出的穷相，她见了并不吃惊。家居的陈设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天天打量自己，结果就和男爵似的，以为自己变化不大，人还年轻；别人可是看见我们的头发渐渐变得好似毛丝鼠的毛，额头上起了人字纹，腹部长出了肚腩。对贝姨而言，这套房子始终被欢庆帝国胜利的烟火照亮，始终金碧辉煌。

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姨养成了老小姐的一些怪癖。比方说，她不顺应时尚，反要时尚迁就她的习惯，迎合她那些始终滞后的怪念头。要是男爵夫人给她一顶漂亮的新式帽子，一条裁剪入时的连衫裙，贝姨回到家立即按自己的意思把每件东西改个样；好东西糟踏了，改出的衣服既像帝政时代的时装，又像她那些洛林的旧衣裳。三十法郎的帽子变成破布片，连衫裙变成一堆破烂。在这一点上，贝特倔得像头骡子；她只想自己称心，以为这样装束很可爱；这种同化的功夫，跟她从头到脚的老姑娘气质虽很协调，却使她显得滑稽之至，即便有十二分的心意，也没人在大摆宴席的日子容她进门。

男爵为她提过四次亲（一次是他局里的职员，一次是名少校，一次是个粮食供应商，一次是名退休上尉），都被她拒绝了，她还拒绝了一名后来发了财的饰带商。这姑娘倔强，任性，不受拘束，有股莫名其妙的野性。男爵开玩笑，给她起了个母山羊的外号，对她倒很合适。可是这个外号只说明表面上的古怪，只说明我们个个在人前表现出的变化无常。仔细观察之下，这姑娘就会露出农民阶级残忍的一面，她始终是那个要揪掉堂姐鼻子的女孩，要不是懂了事，说不定会在妒性大发时把堂姐杀死。她懂法律，了解人情世故，所以才压制住乡下人和野蛮人的本性，没有把感情迅速转化为行动。恐怕这正是自然人和文明人的区别所在。野蛮人只有感情，文明人除感情外还有思想。因此，野蛮人的大脑可以说接受的印记很少，它完全受一时感情的支配，而文明人的思想下降到心田，改变自己的情感；他关心无数的事，有多种情感，而野蛮人一次只接受一种思想。这正是孩子一时能占父母上风的原因，欲望一满足，原因就不存在了。可是在与大自然为邻的人身上，这个原因

继续存在。贝姨这个野性未消、有几分阴险的洛林女子就属于这种性格。在民众中这种性格的人比想象的要普遍，民众在历次革命中的表现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在本书开场的时候，如果贝姨肯穿着入时，如果她像巴黎女子一样习惯于时兴什么就穿什么，她本来可以很中看并被人接受。但是她僵直得像根棍子。在巴黎，没有风韵的女人算不上女人。黑头发，冷冰冰的美目，线条生硬的脸庞，干枯的面色，使贝姨颇似乔托[1] 画中的一个人物。这些特点，真正的巴黎女子就会大加利用，可是在她身上，尤其那套奇异的装束，把她弄得怪模怪样，有时竟像萨伏瓦小孩牵着在街上走的穿女人衣服的猴子。于洛家的亲戚都熟悉她，她的社交活动只限于这个圈子，而且她喜欢自己的小家，所以她的古怪不再令任何人吃惊，到了外面就更无人理会：在熙熙攘攘的巴黎街头，只有漂亮女人才受人注目。

奥棠丝此刻正笑得开心，因为她战胜了贝姨的顽固，刚刚从她嘴里套出追问了三年的一件事。老小姐无论城府多么深，有种感情总会迫使她打破沉默，这就是虚荣心！三年来，奥棠丝对某些事情变得极为好奇，她向姨妈提出一连串十分天真的问题，想知道姨妈为什么没有嫁人。奥棠丝听说过五次提亲遭拒的事，便编了一部小小的浪漫史，认定贝姨有了心上人，由此爆发了一场逗乐打趣的口水战。

奥棠丝讲到自己和姨妈时总说："我们这些年轻姑娘！"贝姨多次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谁告诉你们我没有恋人？"贝姨的恋人，不管是真是假，变成了一个打哈哈的话题。嘴仗已经打了两年，贝姨上次来的时候，奥棠丝的头一句话便是："你的恋人好吗？"

"好啊，"她答道，"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这可怜的年轻人。"

"啊！他很娇弱？"男爵夫人笑着问道。

"我想是的，他是黄头发……我这种黑炭似的姑娘只能爱头发淡黄的男人，月亮的那种颜色。"

---

[1] 乔托(1266—1337)，意大利画家，镶嵌艺术家和建筑师，六百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

“他是谁？干什么的？是不是王子？”奥棠丝问。

“他是工具王子，我是线轴王后。爱上我这种可怜姑娘的人，能是有幢临街房子和公债的有产者，或是公爵和贵族院议员，或是你那些童话里的白马王子吗？”

“噢！我真想见见他……”奥棠丝微笑着嚷道。

“想知道能爱上一头老母山羊的人长的模样吗？”贝姨说。

“他一定是个老职员，蓄着山羊胡的怪物吧？”奥棠丝望着母亲说。

“嗳，这你就错了，小姐。”

“这么说你真有恋人？”奥棠丝得意洋洋地问。

“真有，就像你没有恋人那样真！”贝姨面有愠色地回答。

“嗳！如果你有恋人，贝特，为什么不嫁给他？……”男爵夫人边说边向女儿使了个眼色。“谈他都谈了三年了。你有充分的时间琢磨他，如果他没有变心，你就不该这样拖下去，要他活受罪。这也是个良心问题；再说，即便他年轻，现在你也该找个老来的依靠了。”

贝姨定睛望着男爵夫人，见她在笑，便回答说：“那岂不是饥与渴结婚！他是工人，我也是工人，如果我们有孩子，他们也会当工人……不，不，我们是精神恋爱……这样代价小一些！”

“你为什么把他藏起来？”奥棠丝问道。

“他一身短打呢！”老姑娘笑着回了一句。

“你爱他吗？”男爵夫人问。

“啊！我想是的！我爱他这个人，这小天使。我心里有他已经四年了。”

“嗳！如果你爱他这个人，”男爵夫人郑重其事地说，“如果确有这么个人，那么你就太对不起他了。你不懂什么叫爱。”

“我们女人生来就懂这个！……”贝姨说。

“不，有些女人爱上一个人，却依然自私得很，你就是如此！……”

贝姨垂下了头，她的目光谁接触到都会发抖，但她望着自己的线轴。

“把你那个所谓的恋人介绍给我们吧，埃克托会给他谋个职位，找个发财的机会。”

“这不行，”贝姨说。

“为什么？”

“他算是波兰人，一个难民……”

“一个谋反者……”奥棠丝叫道，“你多福气啊！……他有什么冒险经历吗？”

“他为波兰打过仗。他原来在一所中学教书，这个学校的学生们挑头造反。[1] 由于他的职位是康斯坦丁大公[2] 安排的，所以没有希望获得大赦……”

“他教什么？……”

“美术！……”

“他在起义失败以后来的巴黎？”

“那是一八三三年，他徒步穿过了德国……”

“可怜的年轻人！他多大了？”

“起义那年他二十四岁，如今二十九了……”

“比你小十五岁，”男爵夫人说。

“他靠什么生活？”奥棠丝问道。

“靠他的本事……”

“啊！他还教课吗？”

“不，”贝姨说，“他本人还上课呢，很难的课！……”

“他叫什么名字？好听吗？”

“文赛斯拉！”

“老姑娘们真有想象力！”男爵夫人嚷着说，“听你这样讲，人家真会相信你呢，李斯贝特。”

“你没看出来吗，妈妈，这位波兰人受够了俄国人的鞭刑，所以贝

①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华沙爆发了支持法国一八三〇年革命的起义，遭到俄国的残酷镇压。

② 康斯坦丁大公(1799—1831)，俄皇保罗一世的次子，一八二五年弟弟尼古拉登基，他被任命为波兰总督。华沙起义时他被驱逐，在返回圣彼得堡途中死于霍乱。

特让他回味一下家乡的甜蜜。”

三个人都笑起来，奥棠丝唱道：“文赛斯拉！我心中的偶像！”她把玛蒂尔德[1]改成了文赛斯拉……于是休战片刻。

“这些小姑娘，”贝姨望着走回她身边的奥棠丝说道，“以为人家只能爱她们。”

“喂，”奥棠丝等到同姨妈单独在一起时说，“你向我证明文赛斯拉不是编造的，我就把我的黄开司米披肩送给你。”

“他可是伯爵呢！”

“波兰人全是伯爵！”

“但他不是波兰人，他是利—瓦—利特——”

“立陶宛人？”

“不对……”

“利沃尼亚人？[2]”

“对啦！”

“他怎么称呼？”

“哦，我得知道你能不能保守秘密……”

“噢！姨妈，我一定装哑巴……”

“像一条鱼？”

“像一条鱼！……”

“以你的来生担保？”

“以我的来生担保！”

“不，以你现世的幸福担保？”

“行。”

“嗳！他的称呼是文赛斯拉·斯坦卜克伯爵！”

“查理十二[3] 的一位将军姓斯坦卜克。”

“那是他的叔祖！他父亲在瑞典国王去世后到利沃尼亚安了家；

---

① 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中有一首歌，歌中唱道：“玛蒂尔德啊，我心中的偶像……”

② 利沃尼亚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一六六〇年，波兰把该地让给瑞典，一七二一年，瑞典又把它让给俄国。

③ 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攻打挪威时战死沙场。

但他在一八一二年战役中失去了家业，后来死了，留下一个可怜的孩子，只有八岁，生活无着。康斯坦丁大公看在斯坦卜克这个姓氏的分上，做了他的保护人，送他进学校……”

“我说话算话，”奥棠丝说，“给我一个确有其人的证据，我的黄披肩就是你的啦！啊！这种颜色配上棕色头发再合适不过。”

“你替我保守秘密吗？”

“我也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嗳！下次我来的时候，会把证据带来的。”

“可证据是那位恋人呀！”奥棠丝说。

贝姨来到巴黎后，对开司米制品十分眼红。一八〇八年男爵送给妻子一条黄开司米披肩，依照某些家庭的习惯，一八三〇年这条披肩由母亲传给了女儿。拥有这条披肩的念头把贝姨迷住了。十年来，披肩已经戴得很旧；但这条总收在一只檀香木匣里的珍贵披肩，同男爵夫人的家具一样，在老姑娘看来总是新的。所以，她在手提包里带了一件礼物来，是准备男爵夫人过生日那天送给她的。贝姨觉得这件礼物足可以证明那个恋人并非虚构。

这是一枚银质印章，印钮是三个背靠背的小雕像，雕像裹在草叶里，顶着一个球。这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信（信仰）、望（希望）、爱（博爱）。脚下踩着几个互相厮杀的怪物，其间盘绕着一条带有象征意味的蛇。若是在一八四六年，当班韦努托·切利尼① 的艺术被德·福沃小姐、瓦格纳、冉奈斯特、弗罗芒－莫里斯等人以及利埃纳② 等木雕家们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之后，这件杰作将不足为奇。但在此刻，当贝姨拿出这枚印章给奥棠丝看，一边问她“瞧，你觉得怎样？”的时候，这位对珠宝首饰挺在行的姑娘把玩着图章，竟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就线条、衣褶和动作而论，雕像属拉斐尔派；从手工来看，又令人想到佛罗伦萨青铜雕刻派，这一派是多那泰罗、布鲁内莱斯基、吉贝

---

① 班韦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雕刻家，金银匠，一五四〇年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请到法国，并批准他加入了法国国籍。

② 利埃纳是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著名雕刻家。

尔蒂、班韦努托·切利尼、冉·德·博洛尼亚等人创建的。[1]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妖魔鬼怪的雕刻作品，没有一件比得上这些象征邪恶激情的怪物。包裹着美德的棕榈叶、蕨草、灯心草、芦苇，其效果、格调和布局令行家叫绝。一条丝带把三个头系在一起，头与头之间的空隙中刻着字母 W、一头岩羚羊和一个拉丁文的制字。

“究竟是谁雕的?”奥棠丝问。

“我的恋人呀!”贝姨回答，“花了十个月的工夫呢；所以我做剑柄穗子比这挣得多……他告诉我，斯坦卜克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岩石间的动物*或*岩羚羊*。他打算就这样为他的作品署名……啊！你的披肩是我的了……”

“为什么?”

“这样精巧的东西，我买得起，定做得起吗？不可能；所以这是送的。谁能送这样的礼？恋人呗!”

奥棠丝故意不动声色，她的心事要是被李斯贝特察觉，一定会吓一跳。她同那些对美心向往之的人一样，看到一件没有瑕疵、完整和意想不到的杰作，心头不免一震。但她忍着不露出十分赞赏的意思，只说了一句：

“的确不错。”

“是不错，”老姑娘说，“但我更喜欢橙色的开司米。嗳，小姑娘，我的恋人把时间都花在做这类东西上。他到巴黎后，已经做了三四件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这就是四年学习和工作的成果。他到铸工、模塑工、首饰匠那儿当学徒……花的钱可多了！他对我说，现在，不出几个月，他就会成名，挣大钱了……”

“你跟他见面呀?”

“哟！你当我是编的？我虽然说说笑笑，告诉你的却是实情。”

“那他爱你吗?”奥棠丝急忙问。

---

① 多那泰罗(1386—1466)，意大利雕刻家；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吉贝尔蒂(1378—1455)，意大利佛罗伦萨青铜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金银匠；冉·德·博洛尼亚(1529—1608)，意大利雕刻家，一五五七年起定居佛罗伦萨，直至去世。

"爱极了!"姨妈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你知道,小姑娘,他只见过苍白、没味道的女人,北方女人都如此;我这样棕色头发、苗条、年轻的姑娘,温暖了他的心。可是别多嘴,你答应过我的。"

"这人临了还不是和另外那五个一样。"少女瞧着印章,含讥带讽地说。

"是六个,小姐,我在洛林还甩了一个,今天他还会为我摘月亮哩。"

"这一个更棒了,"奥棠丝回答,"他给你带来了太阳。"

"可上哪儿能换成钱呢?"贝姨问,"得有许多土地才能沾太阳的光。"

这一句接一句的玩笑,和随之而来不难猜到的疯疯癫癫的举动,引出了一片笑声。男爵夫人禁不住拿女儿的未来和年轻人纵情欢笑的现在作比照,心里格外忧虑。

这件宝物引起奥棠丝深思,她问道:"他送给你花了六个月工夫制作的宝物,一定受过你的大恩大德吧?"

"啊! 你一次想知道得太多了!"贝姨回答,"不过,你听我说,我要让你参加一个秘密计划。"

"你的恋人也参加吗?"

"啊! 你真的想见他! 可是,你明白,像你贝姨这样的老姑娘,能把一个恋人留了五年,一定是把他藏得紧紧的……所以,还是别打扰我们吧。我啊,你看,我没有猫和金丝雀,也没有狗和鹦鹉;我这样的老太婆总得有个什么小东西可以爱,可以逗弄吧;嗳……我就给自己找了个波兰人。"

"他有胡子吗?"

"有这么长。"贝特指着一只绕满金线的梭子说。

她到外边吃饭总带着活计,在开饭前做一会儿。

"如果你总向我提问题,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你才二十二岁,可比我还唠叨,我四十二岁,应该说四十三了。"

"我听着就是,做个木头人。"奥棠丝说。

“我的恋人做了一座青铜组雕，高十寸，表现参孙斗狮[1]。他把雕像埋在土里，让它生锈，看上去和参孙一样古老。这件杰作摆在我家附近卡鲁塞尔广场的一个旧货铺里。你父亲认识商务和农业大臣包比诺先生和拉斯蒂涅伯爵。要是他能向他们提起这座组雕，说他路过时偶然见到了这件精美的古董，——据说这些大人物不理会我们的剑柄穗子，却迷恋这类货色——要是他们买下来，或者光去看看这个破铜块，我的恋人就发财了。这可怜的孩子硬说人家会把这件不值钱的玩意儿当古董，会出大价钱买。如果买主是一位大臣，他就跑去证明自己是作者，这样他就有人捧了。噢！他以为人家多抬举他呢！这年轻人挺傲气，两位新封伯爵的傲气加起来也不过如此。”

“这是学的米开朗琪罗[2]；不过，他倒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奥棠丝说。“他要价多少？”

“一千五百法郎……旧货商不肯以更低的价出手，因为他要拿回扣。”

“爸爸现在是王上的特派员，”奥棠丝说，“在议会天天见到那两位大臣，他会把你的事办妥的，就交给我吧。您要成阔人了，斯坦卜克伯爵夫人！”

“不会，我这个男人太懒，他整整几个星期地把红蜡揉来揉去，一点不出活儿。呃！他整天待在卢浮宫和图书馆里看版画，照着画下来。他是个爱闲逛的人。”

姨甥俩继续开着玩笑。奥棠丝的笑是强颜欢笑，因为她心中涌起了一股所有少女都感受过的爱，不知对象的爱，朦朦胧胧的爱。直到跟一个人萍水相逢，爱的思绪才在这人的周围凝固，犹如严寒在被

① 据《旧约·士师记》记述：参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希伯来族的勇士，力大无穷，曾赤手空拳杀死一头狮子。参孙爱上一个叫大利拉的女子，在她哄骗下泄露了他力大的秘密，原来他的长发是力量之源。一日大利拉乘他熟睡时叫人剪去他的长发，出卖了他。非利士人捉住他，剜了他的眼睛，拿他当奴隶。后来，他恢复了力气，倾覆了非利士人礼拜大衮神的大殿，与敌人同归于尽。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一四九五年，他创作了一座名为《睡着的丘比特》的雕像，交给一名商人去卖。商人为了赚钱，把雕像埋在花园里，后来当作古董高价卖给红衣主教圣乔治。

风刮到窗棂的麦草枝上结出霜花。十个月来，她把姨妈那个虚幻的恋人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因为她和母亲都相信姨妈会独身一辈子；而一周来，这个幽灵变成了文赛斯拉·斯坦卜克伯爵，梦有了一张出生证，缥缈的雾气固化为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她手里拿的印章，就像是闪着天才光辉的天神报喜像，有了护符的威力。奥棠丝感到那样幸福，以致开始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她的血在沸腾，她发疯似的笑着，为的是转移姨妈的注意力。

"客厅的门好像开了，"贝姨说，"咱们去看看克勒韦尔走没走……"

"这两天妈妈愁眉不展的，那门亲事大概是吹了……"

"唔！能挽回的，我可以告诉你，对方是王家法院的一名推事。你喜欢做院长夫人吗？好吧，如果这取决于克勒韦尔先生，他一定会向我透点风，明天我就会知道有没有希望！……"

"姨妈，把印章留给我吧，"奥棠丝说，"我不会拿给别人看……过一个月才是妈妈的生日，那天早上我还给你……"

"不，现在就还给我……还需要配一个盒子呢。"

"可是我要给爸爸看，他心中有数才好同大臣谈。当官的不可以做有损名誉的事。"她说。

"好吧，别拿给你妈妈看，我只要你做到这一点；要是她知道我有个恋人，她会笑话我的……"

"我答应你。"

姨甥俩来到小客厅门口，正赶上男爵夫人晕过去，奥棠丝一声大叫，又使她苏醒过来。贝特去拿嗅盐，回来时见母女俩抱在一起，母亲正安慰女儿，叫她别担心，对她说："没关系，是精神太紧张了。"男爵夫人听出是丈夫在按门铃，又补了一句："你父亲回来了，这事千万别告诉他……"

阿黛莉娜起身迎接丈夫，想把他带到花园，在晚餐前同他谈谈那桩告吹的婚事，听他讲今后如何打算，并试着给他出点主意。

埃克托·于洛男爵一身拿破仑时代议员的打扮；帝政时代的旧人是一望而知的：军人的架势，金钮扣一直扣到颈项的蓝上装，黑塔夫绸领带，威严的步态，——那是危急情势下必须发号施令时养成的习

惯。应当承认，男爵一点不显老：视力依然很好，看东西不用戴眼镜；英俊的狭长脸上蓄着可惜太黑的颊髯，气色不错，显露出大理石似的斑纹，表明他是多血质的人；腹部用一条腰带勒住，就像布里雅－萨瓦兰[①]说的，依然威风凛凛。贵族的威仪和十分和气的外表之下，是个多少次同克勒韦尔一起寻欢作乐的好色之徒。他是那班见到漂亮女子便两眼放光的男人，对所有的美人儿，哪怕过路的、再也见不着的美人儿，他们也笑脸相迎。

"你发言了吗，朋友？"阿黛莉娜见他眉头紧蹙，便问。

"没有，"埃克托回答，"可是听他们讲了两个钟头也没能表决，我都烦死了……他们打嘴仗，演说就像骑兵冲锋，但冲不散敌人！他们用说话代替了行动，习惯于行军的人可不高兴，我离开元帅时对他正是这样说的。待在大臣席上已经够烦的了，咱们在这儿找点乐子吧……你好，母山羊，你好，小山羊！"

他搂住女儿的脖子亲吻她，戏弄她，抱她坐在膝上，把她的头靠在他肩上，嗅着拂在他脸上的美丽的金发。

"他心里烦，人又累，"于洛夫人思忖道，"我还要给他添烦，等一等吧。"她提高嗓门问道："今晚你在家吗？"

"不，孩子们，吃过饭我就走。今天要不是母山羊、孩子们和哥哥在一起吃饭的日子，我本来是不会回来的……"

男爵夫人拿起报纸，看了看戏剧栏目又放下了。她在歌剧一栏中看到了《魔鬼罗伯特》[②]。六个月前被意大利歌剧院让给法兰西歌剧院的约瑟法，在剧中扮演爱丽思。这些动作没有逃过男爵的眼睛，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妻子。阿黛莉娜垂下眼帘，去到花园里，男爵也跟了出去。

"怎么了，阿黛莉娜？"他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抱着，"你不知道我爱你胜过……"

"胜过珍妮·卡迪讷和约瑟法？"她大着胆子打断他的话。

---

①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法国美食家。

② 《魔鬼罗伯特》，德国作曲家迈耶贝尔(1791—1864)在一八三一年与人合写的法语歌剧。

“这是谁告诉你的?”男爵松开妻子,退后两步,问道。

“有人写给我一封匿名信,我把它烧了。信里说,奥棠丝的亲事是因为我们手头拮据告吹的。亲爱的埃克托,你妻子本来决不会说一句话,她早就知道你与珍妮·卡迪讷的关系,她抱怨过吗?可是奥棠丝的母亲必须把真相告诉你……”

于洛一声不吭,男爵夫人觉得这短暂的沉默非常可怕,她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然后,男爵放下交叉的双臂,抓住她,把她紧搂在怀里,亲吻她的额角,满怀激情地对她说:“阿黛莉娜,你是位天使,我是个混蛋……”

“不,不。”男爵夫人猛地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许他讲自己的坏话。

“是的,现在我拿不出一个子儿给奥棠丝,我苦恼极了;但既然你对我讲心里话,我也可以向你倾吐一肚子的苦水了……你斐歇叔叔遇到了麻烦,这是我拖累的,他代我签了二万五千法郎的借据!而这都是为了一个欺骗我的女人,她背后嘲笑我,叫我染色老猫!噢!……真可怕,满足一种恶习比养活一家老小还要花钱!……而且还抵御不了……即便此刻我答应你再也不去找那个可恶的犹太女人,可是,只要她给我写个字条,我就会去,好像奉皇上的圣旨上火线一样。”

“别苦恼了,埃克托,”陷入绝望的可怜女人见丈夫眼里含着泪水,便把女儿忘了。“噢!我还有钻石,先救我叔叔吧!”

“你的钻石如今值不到两万法郎,不够抵斐歇老头的债;你还是留着给奥棠丝吧,明天我去见元帅。”

“可怜的朋友!”男爵夫人叫道,抓起她的埃克托的手吻着。

这就算是申斥了。阿黛莉娜献出自己的钻石,父亲拿来给女儿,她认为这个举动很高尚,于是心软了。

“他是主人,这儿的一切他都可以拿走,可是他竟不要我的钻石,真是一尊天神啊!”

这就是她的想法。当然,她的柔情比别的女人的妒火收获更大。

道学家无法否认,既有良好教养又有很多恶习的人,一般比正人君子可爱得多;因为他们有罪要赎,便预先恳求宽容,不指摘审判官的缺点,让人以为他们是大好人。尽管正人君子中间也有和蔼可亲

的人，但他们以为德行本身就很美了，不必费心讨好别人；再说真有德行的人——因为必须把伪君子排除在外——几乎都有点怀疑自己是否才尽其用；他们以为在人生的大市场上受了骗，像自命怀才不遇的人一样讲话有点尖刻。男爵为家道中落而自责，因此向妻子、儿女和贝姨施展出全部才智和诱人的魅力。见儿子和正在喂一个小于洛的塞莱斯蒂娜·克勒韦尔来了，他竭力讨好儿媳，对她百般恭维。好虚荣的塞莱斯蒂娜对这一套还不习惯，因为在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当中，再也没有比她更俗气，更平庸的了。祖父把小娃娃抱过来亲了亲，觉得他妙极了，可爱极了；他学乳母的口气同他讲话。预言这个胖娃娃将来长得比他还高，顺便又奉承儿子几句，然后把孩子还给诺曼底胖奶妈。塞莱斯蒂娜同男爵夫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多可爱的男人啊！"面对父亲的攻击，她自然要护着公公。

男爵把讨人喜欢的公公和宠爱孙子的祖父的角色扮演了一番，然后把儿子带到花园里，就如何应对当天上午议会出现的微妙局面的问题，发表了极有见地的看法。他的深刻见解令年轻律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友善的语气，尤其那种好像从此要与儿子平等相待的尊重态度，令他大为感动。

小于洛的确是一八三〇年革命造就出来的青年：迷恋政治，野心很大，表面上却稳重严肃；对功成名就者艳羡不已，讲话圆滑，绝不用尖锐的字眼，而言辞犀利恰是法国人谈吐的精华；但他派头十足，把高傲当作尊严。这种人简直是装着一个昔日法国人的活动灵柩，那法国人有时也动一动，反抗一下英国式的包装；但野心拴住了他，使他甘心情愿地憋在这总是一身黑的棺材里。

"啊！哥哥来了！"于洛男爵说着奔到客厅门口去迎接伯爵。

他拥抱了这位有可能给已故蒙柯奈元帅补缺的人，又亲热又尊敬地搀扶着他进来。

这位因失聪而不必去开会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英俊面孔，灰白的头发仍相当浓密，被帽子压得平平的。他五短身材，形容干瘪，但老当益壮，神清气爽，过分充沛的精力无处发泄，便以看书和散步来打发光阴。他面孔白净，举止大方，讲话诚恳且人情入理，处处显出生活的恬淡。他从不谈战争和战役；他知道自己很

伟大,没有必要再炫耀。在社交场所,他只是不停地留意观察女士们的愿望。

“你们都很快活啊,”他看到男爵把这个小小的家庭聚会搞得气氛很活跃,同时又发觉弟媳的脸上有些忧郁的影子,又补了一句:“不过奥棠丝还没有出嫁。”

“这事迟不了的。”贝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叫道。

“您倒不错,不肯开花的坏种子。”他笑着回答。

这位福兹海姆的英雄挺喜欢贝姨,因为他俩有相似的地方。他出身平民,没有受过教育,全凭勇敢立下军功。他的见识就等于人家的才智。他诚实正派,一生清白,正在这一家人中间快乐地安度余年。这个家庭集中了他的全部亲情,弟弟那些尚未公开的荒唐事儿,他丝毫没有察觉。这家人从未发生过争执,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塞莱斯蒂娜一进门就被当作自家人看待;对这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谁也不如他更感到欣慰。因此,这位矮小的好于洛伯爵不时问起克勒韦尔老头为什么没来,塞莱斯蒂娜便大声对他说:“我父亲去乡下了!”这一次,人家告诉他前花粉商去旅行了。

家庭这种真正的和睦使于洛夫人想道:“这是最可靠的幸福,这幸福,谁能把它从我们手中夺走呢?”

将军最疼爱阿黛莉娜,见男爵对她呵护备至,便大开玩笑。男爵怕成为笑柄,转而去奉承儿媳。在全家共进晚餐的时候,他总讨好和照顾儿媳,希望她去劝克勒韦尔老头回心转意,不计前嫌。谁见到这一家欢聚的场面,都不会相信父亲走投无路,母亲陷于绝望,儿子对父亲的前途极为担忧,女儿盘算着如何抢走姨妈的恋人。

到了七点钟,男爵见哥哥、儿子、妻子和女儿都在玩惠斯特牌,就动身去歌剧院为他的情妇捧场,顺便把住在长老街的贝姨送回家。贝姨借口这个街区僻静荒凉,总是吃过饭就走。巴黎人都会承认,老姑娘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

沿着老卢浮宫有一片房屋,这些房屋的存在说明法国人做事喜欢违背常情,好叫欧洲人对他们的智力水平感到放心,不再惧怕他们。说不定此中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伟大的政治意图呢。把当今巴黎的这一角落描写一番绝非闲扯,因为那景象日后就很难想象了;我

们的侄儿辈准能看到卢浮宫全部竣工，[1] 他们一定不会相信，在巴黎市中心，面对着王宫，三个朝代在最近的三十六年里接待过法国和欧洲精英的王宫，如此蛮荒的景象竟然延续了三十六年。[2]

从通往卡鲁塞尔桥的拱顶狭廊直至博物馆街，凡来过巴黎的人，哪怕只停留几天，都会注意到十来座门面破旧的房屋。自拿破仑决定完成卢浮宫之日起，整整一个老街区被拆掉，只剩下这些房子；房东心灰意懒，不做任何修缮。在这片阴暗冷清的房屋之间，只有一条长老街和一条死胡同。住户很像是些幽灵，因为这儿从来见不到一个人影。路面比博物馆的车行道要低得多，与寒衣街处于同一水平。广场[3] 位置高，这些房子好像被埋在地下，笼罩在北侧被风吹得黑黢黢的卢浮宫高大回廊投下的永恒阴影中。黑暗，寂静，刺骨的寒风，洞穴似的低凹地面，使这些房屋好似教堂埋死尸的地下室，活人的坟墓。乘马车经过这个半死不活的街区，朝那条狭窄的长老街望上一眼，你的心就会发冷，琢磨着谁会住在这种地方，晚上，当这条小街变成杀人越货的场所，巴黎的歹徒乘着夜色大展身手之时，这儿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本身就十分可怕的问题，等你看到这些徒有虚名的房屋四周的景象时，就变得更吓人了：黎塞留街那边是些菜地，杜依勒里宫那边是一片汪洋似的乱石堆，回廊那边是小园子、阴森的棚屋，旧卢浮宫那边是一大片方石和碎砖烂瓦。亨利三世和他那些丢了官职的嬖幸，[4] 玛格丽特王后那些掉了脑袋的情人，[5] 想必会借着月光在这片荒地里狂舞吧。俯瞰荒地的，是依然屹立的一座小教堂的穹顶，好像要证明在法国生命力极强的天主教傲然独存。近四

---

① 卢浮宫始建于菲力浦·奥古斯特(1165—1223)时代，以后几乎历代都进行过扩充或改建。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决定修建北翼厢房，把卢浮宫与杜依勒里宫连接起来。但卢浮宫到一八六八年才全部竣工。

② 《贝姨》创作于一八四六年，故此处的三十六年应从一八一〇年算起。

③ 指卡鲁塞尔广场。

④ 亨利三世(1551—1589)，法国国王，政治上优柔寡断，生活上穷奢极欲，宠信一帮奸佞小人，一五八九年被一名修道士暗杀。

⑤ 玛格丽特·德·瓦卢瓦(1553—1615)，俗称玛尔戈王后。她是亨利三世的妹妹，一五七二年嫁给后来的亨利四世。她与丈夫长期分居，情人众多，一五九九年与亨利四世解除婚约。

十年来，卢浮宫借着这些破墙烂窗大喊大叫："把我脸上的这些疣挖掉呀！"可是有人一定认为这个杀人越货的场所自有用途，巴黎市中心也需要有一个象征，说明这座首屈一指的京城的特点，就是贫困与豪华的水乳交融。因此，目睹正统派报纸[①]得了不治之症的这些冰冷的废墟，博物馆街污秽不堪的棚屋，用木板围起供小贩摆摊的场地，或许将比三个朝代寿命更长，更繁荣兴旺！

这些早晚要拆的房子租金低廉，所以从一八二三年起贝姨就住在这儿，虽然街区的状况迫使她在天完全黑下来以前赶回家。这倒也合乎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习惯，这种习惯给乡下人省下不少照明取暖的费用。康巴塞雷斯[②]的那座著名宅邸拆掉后，有些房子可以看到广场，贝姨便住在其中一所房子里。

男爵把小姨子送到房门口，对她说："再见，小姨！"正在此时，一位矮小、苗条、漂亮、穿着讲究、散发着优质香水气味的少妇，从马车和墙壁之间穿过，也准备进去。这位太太无心地与男爵打了一个照面，只是想瞧瞧这位女房客的堂姐夫；可是那个风流鬼精神为之一振。巴黎男人遇上心驰神往的漂亮女人，正像昆虫学家遇到想要的标本，都会有这种短暂的感受。男爵上马车之前，故意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以便从容地盯着少妇看。她的连衫裙优雅地摆动着，靠的不是那种难看的、走私进来的带撑架衬裙，而是别的什么。

"这可爱的小女人，"他想，"我倒挺乐意使她快活，因为她会让我快活。"

陌生女子走上连接临街正房的楼梯口时，没有完全转过身来，只用眼梢向通车辆的大门瞟了一眼，见男爵不胜仰慕地呆在原地，一副馋痨和好奇的神气。这就好比巴黎女子在路上看到一朵鲜花都会欣喜地闻一闻。某些安分守己，注重操守的漂亮女人，若散步时没有摘到一小束鲜花，回到家里就会闷闷不乐。

---

① 指拥护波旁王朝长系的报纸《法兰西新闻》。它发行的份数逐年下降，从一八三一年的一万一千二百份降到一八四五年的三千三百三十份。

②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国政治家兼法学家，执政府时期（1799—1804）曾任第二执政，后成为帝国大法官，地位仅次于拿破仑。

少妇匆匆登上楼梯。不一会儿，三楼公寓的一扇窗户打开了，少妇和一位先生同时出现在窗口。光秃的额头和不含怒气的眼神，表明这男人是她丈夫。

“这些尤物多么精细，多么聪明啊！……”男爵思忖道，“这是告诉我她的住处。不过这有点太露骨了，特别在这个街区。还得留点神。”局长登上爵爷后抬起头来，夫妇俩急忙缩进身子，仿佛男爵的脸是神话中蛇发女怪的头，被她目光触及就会化为石头似的。男爵想：“他们好像认识我，这样一切就好解释了。”果然，当马车驶上博物馆街，他探出头来想再看一眼那个陌生女子时，发现她又回到了窗口。少妇正在打量马车，不料被车里仰慕她的人看见，羞得急忙往后退。“从母山羊那儿我会知道她是谁。”男爵心想。

大家即将看到，行政法院推事的出现，对这对夫妇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这是于洛男爵呀！我的科就归他领导。”丈夫离开窗子的阳台，大声说。

“那么，玛奈弗，院子尽头四层楼上跟一个年轻人同居的那个老姑娘，是他的小姨子啰？真有意思，这事我们今天才知道，还是碰巧！”

“斐歇小姐跟一个年轻人同居！……”职员重复了一遍，“这是看门女人乱嚼舌头，别这么随便议论一名行政法院推事的小姨子，他在部里可是称王称霸的。喂，来吃饭吧，我等了你四个钟头了！”

花容月貌的玛奈弗夫人，是拿破仑手下名将蒙柯奈伯爵的私生女，她带着两万法郎的陪嫁嫁给了陆军部的一名小职员。那位鼎鼎大名的将军在故世前半年晋升为法兰西元帅，靠了他的面子，这个在办公室抄抄写写的人意想不到地升为一级办事员。但是，他正要被任命为副科长的时候，元帅死了，把玛奈弗夫妇的希望连根斩断。玛奈弗先生家产微薄，瓦莱丽·福尔坦小姐的陪嫁也已花光，一部分替职员还了债，一部分用来购置单身汉成家的必要物品。除以上原因外，特别由于漂亮女人不愿放弃在娘家习惯了的享受，所以夫妇俩不得不在房租上节省。长老街离陆军部和市中心不远，所以被玛奈弗夫妇相中了，他们与斐歇小姐同住一楼已有四年光景。

冉－保尔－斯塔尼斯拉斯·玛奈弗先生，属于那类靠放浪形骸得到的某种力量来抵御头脑迟钝的职员。这个瘦小的男人头发和胡子都是细长的，憔悴苍白的脸上皱纹不算多，更多的是倦容，眼皮微微发红，架着一副眼镜，走路样子委琐，举止姿态更加委琐。总之，他的模样，只要想象一个因风化案上重罪法庭的人就行了。

这对夫妇住的公寓是巴黎许多人家的典型住房，室内一派假充奢华的骗人表象。客厅里，家具包上褪了色的棉制天鹅绒，石膏小塑像冒充佛罗伦萨的青铜雕，粗制滥造的枝形吊灯只不过上了色，烛台托盘是人造水晶；地毯里夹了大量棉纱，肉眼都能看出来，说明是廉价品；呢绒织花窗帘保持不了三年的鲜艳；样样东西都显出穷相，如同站在教堂门口的衣衫褴褛的穷人。

仅有的一名女仆没有把餐厅收拾整洁，令人作呕的外观好似外省旅馆的餐厅：乱七八糟，到处是油腻。

先生的卧房颇似大学生的房间，每周只打扫一次，摆着他的单人床，跟他本人一样晦暗破旧的单身汉时用的家具。东西乱扔乱放，旧袜子搭在马尾坐垫的椅背上，灰尘把椅子的花纹又描了一遍。这间脏乱不堪的卧房说明，主人对家庭漠不关心，他是在外面，在赌场、咖啡馆或别的地方过日子的。

这套公寓疏于整理，脏乱得丢人，窗帘因烟熏和沾满灰尘而处处发黄，显然无人照管的孩子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但夫人的卧房是个例外。楼房的侧翼，仅有一边与临街房子及背靠邻家庭院尽头的正房相连。瓦莱丽的卧房和盥洗室就位于这一翼。这两间屋子的墙壁贴着漂亮的擦光印花布，摆着红木家具，铺着机织割绒地毯，那气派表明住的人是个漂亮女子，甚至可说是被人包养的二奶。铺着丝绒的壁炉台上有一架当时流行的座钟。一个小博古架上摆了不少珍玩，几只中国瓷花盆里养着一些名贵花草。床，梳妆台，嵌有镜子的衣柜，双人沙发，必不可少的小饰物，样样做工考究，款式新潮。

虽然就富有和风雅论，这只能算三流的排场，屋内的东西全有了三年的历史，但即便一名花花公子也挑剔不出什么来，除非说这种奢华沾上了市侩气。这里完全没有艺术，没有雅士身边之物所具有的高雅韵致。一名社会科学博士从几件毫无价值的华丽首饰上能看出

情夫的品位，这些首饰只能是情夫送的，在一名已婚女子的闺房中，这位半神半人永不露面，却又无时不在。

丈夫、妻子和孩子用的晚餐，这顿迟开了四个小时的晚餐，可以说明这家人正在经受的财政危机，因为饭食是衡量巴黎人家财产状况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一盆豆汁绿叶菜汤，一盘土豆烧小牛肉，半红不红的汤水权充肉汁，一盘四季豆和一些次品樱桃，盘碟都缺了角，白铜制的刀叉声音不响也不光亮。这样的饭菜配得上这位漂亮女子吗？男爵要是看见准会掉泪。从街角酒铺零沽来的葡萄酒颜色浑浊，连灰暗不明的长颈大肚瓶也遮掩不住。餐巾已用了一个星期。总之，一切都显露出失去尊严的贫困和夫妻俩对家庭的漫不经心。见到他们，哪怕最普通的旁观者也会说，这两人已落到悲惨的境地，为生活所迫，非搞一场诈骗不可了。

瓦莱丽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就解释了晚餐迟开的原因，若不是厨娘为了私利卖力操持，这顿饭恐怕是开不出来的。

"萨马农只肯以五分利收你的借据，并且要求用你的薪水做抵押。"

陆军部局长家里穷，别人尚不知道，而且除奖金外还有两万四千法郎的薪俸做挡箭牌；小职员家里穷，可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你把我们局长勾上了。"丈夫望着妻子说。

"我想是吧。"她回答，并不觉得这个戏院后台的俚语难听。

"咱们怎么办？"玛奈弗又说，"明天房东就来封门。你父亲，居然不立遗嘱就死了！真是！这些帝政时代的人个个自以为长生不老，同他们的皇上一样。"

"可怜的父亲，"她说，"他只有我这一个孩子，他多喜欢我！一定是伯爵夫人把遗嘱烧了。他时不时地一次给我们三四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他怎么会把我忘了呢？"

"咱们欠四期房租，一千五百法郎！咱们的家具值这笔钱吗？莎士比亚说过，*这就是问题！*"

"欧，再见，亲爱的。"瓦莱丽说。她只吃了几口小牛肉，肉汁已经被女仆拿给一名从阿尔及尔归来的大兵享用了。"重病得用烈药治！"

“瓦莱丽，你去哪儿?”玛奈弗嚷道，拦着门口的去路。

“我去见房东，”她一边回答，一边理了理漂亮帽子底下的头发卷。“你呢，你该想法子同那个老姑娘联络一下感情，假如她真是局长的小姨子的话。”

同一幢房子的房客不知道彼此的身分，这是常有的事，也最能说明巴黎生活的紧张忙碌。一名职员每天清早就去上班，回家吃过晚饭又出门，妻子沉迷于巴黎的各种玩乐，这对夫妇自然不会知道同楼靠院子尽头四层上住着一位老姑娘，尤其因这姑娘有斐歇小姐的习惯。

在这幢房子里，李斯贝特每天第一个去买牛奶、面包、木炭，她同谁也不讲话，太阳下山就上床睡觉；她从来没有信件，没有客人，也不到邻居家串门。她过的是昆虫般的，默默无闻的生活，正如在有些楼房里，大家过了四年才知道，五楼上的一位老先生竟然认识伏尔泰、皮拉斯特·杜罗齐埃、博戎、马塞尔、莫勒、索菲·阿尔努、富兰克林和罗伯斯庇尔。[①] 玛奈弗夫妇之所以知道刚才讲的关于李斯贝特·斐歇小姐的那点事，是因为所在街区偏僻，再加上他们由于穷跟看门人有来往，看门人的好感对他们是不可少的，不能不小心维持。而老姑娘高傲，缄默，矜持，所以看门人对她敬而远之，冷淡得很，表现出下人没有明说的反感。看门人还认为，在争讼——法院用语——中，房租只有二百五十法郎的房客并不比他们的地位高。贝姨向小外甥女奥棠丝吐露的隐情实有其事，无怪乎看门女人同玛奈弗夫妇私下交谈时对斐歇小姐恶语中伤，以为不过是讲她几句坏话而已。

老姑娘从看门女人，可敬的奥利维埃太太手中接过烛台，往前走

---

① 均为十八世纪的名人。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皮拉斯特·杜罗齐埃(1754—1785)，法国化学家，人类第一个热气球驾驶者；博戎(1718—1786)，法国金融家；马塞尔(？—1759)，路易十五的舞蹈教师；莫勒，指弗朗索瓦－勒内·莫勒(1734—1802)，法国演员，以扮演博马舍喜剧中的阿勒玛维华伯爵著名；索菲·阿尔努(1744—1802)，法国女歌唱家；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和政论作家，他曾作为高级代表赴法国谈判，争取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雅各宾派的领袖。

了几步，看看她住房上面的顶楼窗户有没有灯光。在七月份的这个时辰，院子尽头十分昏暗，老姑娘没有灯无法去睡觉。

“噢！放心吧，斯坦卜克先生在家，他连门都没出。”奥利维埃太太话里有话地对斐歇小姐说。

老姑娘没有答理。她在这一点上还是乡下人的脾气，才不管地位比她低的人说什么闲话呢；正如农民眼里只有自己的村庄，她只关心她生活的那个小圈子的看法。因此她果断地上了楼，没有回自己房间，却去了顶楼。原来上餐后点心时，她为恋人藏了几只水果和一些糖食在手提袋里，此刻她拿去送给他，这跟老姑娘给她的狗带回好吃的东西没有两样。

她发现奥棠丝的梦中情人，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金黄的年轻人，正借着一盏小灯的灯光在工作，光线透过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球增加了亮度。他坐在一个类似工作台的东西前，台子上摆满了雕刻工具、红蜡、凿子、经过粗加工的底座、照模特儿铸造的铜像。年轻人身穿工作服，拿着一件准备捏成形的蜡制小组雕细细端详，像正在创作的诗人一般专注。

“喂，文赛斯拉，这是我带给您的，”说着她把自己的手绢摊在工作台的一角。

然后，她小心地从草提包里拿出甜食和水果。

“小姐，您真好。”可怜的流亡者声音凄凉地说。

“吃了能败火，可怜的孩子。您这样工作会上火的，您生来哪是干这种苦营生的……”

文赛斯拉一脸惊讶地望着老姑娘。

“吃吧，”她硬邦邦地说，“别看着我出神，像看您喜欢的雕像似的。”

听见这句埋怨，年轻人不再吃惊，因为这时他认出了他的良师益友，他挨骂挨惯了，这个女人偶尔温柔一下总令他大吃一惊。斯坦卜克已二十九岁，但他像某些金黄头发的人一样，看上去要小五六岁。虽然鲜艳的气色被流亡的困顿打了折扣，但青春的容颜与那张干枯严厉的面孔放在一起，谁见了都会觉得造化一定把两人的性别搞错

了。他站起来，去坐在一张路易十五式乌德勒支[1]黄丝绒面软座圈椅里，好像要休息一会儿。老姑娘于是拿起一只意大利李子，温柔地递给她的朋友。

"谢谢！"他接过水果，说道。

"您累了吗？"说着她又给了他一个水果。

"不是工作累，是活得累。"他回答。

"别胡思乱想了！"她有些气恼地说。"您不是有个守护神吗？"她说着把甜食递给他，高兴地看着他一样样吃光。"瞧，在堂姐家吃晚饭时，我想到了您……"

"我知道，"他用既温柔又哀怨的目光看着李斯贝特，"没有您，我早就活不成了；可是，亲爱的小姐，艺术家需要消遣……"

"啊！果然不出所料！……"她打断他的话嚷起来，把拳头往腰间一插，用冒火的眼睛盯着他，"您想去巴黎的下流场所糟蹋身体，就像那么多工人一样最后死在济贫院里！不行，不行，您得挣一份家业，等您有了存款再去作乐吧，孩子，您那时就有钱请医生，有钱玩乐了，真是个浪荡公子！"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训斥和电火一般刺人的目光使文赛斯拉·斯坦卜克垂下了头。哪怕最刻毒的毁谤者，若能看到这一幕的开场，也会承认奥利维埃夫妇对斐歇小姐的中伤是无中生有。这两个人讲话的语气、手势和目光，一切都证明他们秘密生活的纯洁。老姑娘表现出的是粗暴的，但真正母性的柔情。年轻人像个恭顺的儿子接受母亲的专制。这种古怪的结合看来是坚强的意志不断向软弱的性格，向斯拉夫人特有的不坚定施加影响的结果。斯拉夫人的这个特点，使他们在战场上英武骁勇，又使他们的行为难以置信地前后不一致，而且优柔寡断，个中原因应该由生理学家去研究，因为生理学家之于政治，如同昆虫学家之于农业。

"如果我没有挣到钱就死了呢？"文赛斯拉忧郁地问道。

"死？……"老姑娘叫起来，"噢！我绝不让您死。我有两个人的生命，必要的话我会把自己的血给您。"

---

[1] 荷兰中部城市。



“谢谢！”他接过水果，说道。

听到这句激烈而坦诚的话，斯坦卜克的眼皮有点湿了。

"别伤心，我的小文赛斯拉，"李斯贝特也动了感情，接着说。"依我看，我的小外甥女奥棠丝觉得您的印章不错。得了，我一定帮您把那座青铜组雕卖出去，这样您就可以还清欠我的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您就自由了！好啦，笑一笑吧！"

"我欠您的债永远还不清，小姐。"可怜的流亡者说。

"那为什么？……"孚日山区的乡下姑娘问道，她站在利沃尼亚人一边反对自己了。

"因为您不仅在我受穷时供我吃，供我住，照顾我，您还给了我力量！今天的我是您一手造就的，您常常很严厉，使我痛苦……"

"我？"老姑娘说。"您又要胡扯什么诗歌，什么艺术，把手指关节拉得格格作响，挥舞胳臂大谈理想美，大谈你们北方人的疯狂念头。美比不上实实在在，我才实实在在！您脑子里有想法是不是？好呀！我也有想法……如果不能从中受益，想什么也没用。有想法的人并不比没有的强，如果没有想法的人知道努力的话……与其胡思乱想，您倒应该工作。我走后您做什么了？……"

"您的漂亮外甥女说什么啦？"

"谁告诉您她漂亮？"李斯贝特气冲冲地问，把老虎一般的妒意吼了出来。

"您自己呀。"

"那是为了瞧瞧您会有什么嘴脸！您想追女人？您喜欢女人，那就铸几个吧，把您的欲望化到青铜里；亲爱的朋友，您要谈情说爱还得等段时间，尤其同我的外甥女，这不是您能得到的猎物；这姑娘得配一个有六万法郎年金的男人……这个人找到了。哟！床还没铺呢！"她望着另一个房间说，"噢！小可怜！我把您忘了……"

身强力壮的姑娘立即脱下短斗篷、帽子和手套，像老妈子一样麻利地整理好艺术家睡的小单人床。生硬、粗暴和善良的这种混合，正可说明为什么李斯贝特牢牢控制了这个人，把他当成属于自己的一样东西。生活不正是轮流用其好的和坏的一面把我们拴住吗？如果利沃尼亚人遇到的不是李斯贝特·斐歇，而是玛奈弗太太，他的女保护人就会姑息他，引他走上一条泥泞的、败坏名誉的路，把他断送掉。

他自然不会工作，艺术家也就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虽然他抱怨老姑娘利欲熏心，理智却告诉他宁可接受这只铁腕，也不能学他的一些同胞过那种怠惰而危险的生活。

此种女性的刚毅和男性的软弱相结合——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据说在波兰相当常见——是由下面这件事促成的。

一八三三年，斐歇小姐逢到活计多的时候常常打夜班。一次凌晨一点钟左右，她闻到一股浓烈的碳酸气味，同时听到一个快死的人的呻吟。煤气味和嘶哑的喘息声是从她的两居室上面的顶楼传来的；顶楼已招租三年，新近才住进来一个年轻人，她猜准是他寻了短见。她连忙跑上楼，凭她洛林女子的力气撞开房门，发现那位房客浑身抽搐，在帆布床上打滚。她关掉煤气炉，打开房门，空气涌进来，流亡者得救了。然后，李斯贝特像对待病人般照顾他睡下，等他睡着后，才看出自杀的原因：顶楼的两个房间四壁萧条，只有一张破桌子、一张帆布床和两把椅子。

桌上有一张字条，她拿起来念道：

> 我是文赛斯拉·斯坦卜克伯爵，生于利沃尼亚的普雷利。
>
>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柯丘什科① 说过："波兰完了！"这就是我自杀的理由。
>
> 身为查理十二手下一员勇将的侄孙，我不愿乞讨。我体质虚弱，不能从军。我从德累斯顿来巴黎时带了一百塔勒②，昨天用光了。我在这张桌子的抽屉里留下二十五法郎，是付房租用的。
>
> 我在世上已无亲属，我的死不涉及任何人。我请求我的同胞不要指控法国政府。我没有暴露我的难民身分，没有提任何要求，没有遇到任何流亡者，巴黎无人知道有我这个人。
>
> 我到死都信奉基督教。愿上帝宽恕斯坦卜克家的最后一名

---

① 柯丘什科(1746—1817)，波兰爱国志士，一七七二年到法国避难，成为荣誉公民。一七九四年他领导波兰反对俄国的起义，失败后被关押两年。

② 德国旧钱币名。

成员。

文赛斯拉

临死的人还想到付清房租，这种诚信令斐歇小姐深为感动。她打开抽屉，果然看到五枚一百个苏① 的钱币。

"可怜的年轻人！"她叫道，"世上竟没有一个人关心他！"

她下楼到自己房里，拿了活计又回到顶楼，一边干活一边看护这位利沃尼亚的贵族。流亡者醒来后见一位女子坐在他的床头，其惊讶是可想而知的；他以为还在做梦呢。老姑娘做着军服上的金线饰带，欣赏这可怜孩子的睡态，决心要照顾他。等年轻伯爵完全清醒后，李斯贝特鼓励他，盘问他，想知道如何帮他谋生。文赛斯拉讲完了他的经历，说他过去的职位是靠他艺术方面公认的天赋谋得的；他一向爱好雕刻，但觉得学习需要的时间对一个无钱的人是太长了，而此刻干体力活或做大型雕刻他实在力不从心。李斯贝特·斐歇听了这些话莫名其妙。她回答这个可怜人说，巴黎有的是机会，人有志气就能活下去。有勇气的人只要有几分恒心，绝不会在巴黎饿死。

"我呢，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姑娘，一个乡下女人，可是我居然在这儿做到了自立。听我说，我有一些积蓄，如果您肯认真工作，我按月借给您生活费；但只是基本的生活费，不能寻欢作乐，过轻佻放荡的日子！在巴黎，二十五个苏可以吃一顿晚饭，早上那顿我捎带着给您做。最后，我给您的卧房置办家具，替您支付您认为必要的学习费用。我为您花的钱，您给我一张正式的借据，等您有钱了再还我。但是，如果您不工作，我就解除任何承诺，抛下您不管了。"

"啊！"可怜的人叫道，他还没有忘记第一次与死神拥抱的苦涩滋味，"怪不得各国的流亡者都向往巴黎，正如炼狱里的灵魂都向往天堂。到处都有热心人帮助你，哪怕在这样的顶楼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民族啊！亲爱的恩人，您是我的一切，我是您的奴隶！做我的朋友吧。"他说着做出亲热的表示，这种表示对波兰人来说习以为常，却颇不公正地被斥为奴颜婢膝。

---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

“噢！不行，我嫉妒心太重，会让您不舒服的；我情愿当您的伙伴。”李斯贝特说。

“噢！当我在巴黎举目无亲苦苦挣扎时，您不知道我怎样热切地呼唤一个愿意要我的人，哪怕他是暴君！”文赛斯拉说。“我恨不得去西伯利亚，如果我回去，皇上就会把我送到那儿去！……做我的保护人吧……我一定工作，变得比现在更好，尽管我不是个坏男孩。”

“我叫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吗？”她问道。

“行！”

“那么我把您当作自己的孩子了，”她快活地说，“如今我有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男孩了。好！咱们开始吧。我这就下楼去买些吃的。您穿好衣服，等我用扫帚把儿敲天花板，您就来同我一起吃早饭。”

次日，斐歇小姐去工场送活计时，向工场主了解雕刻这一行的情况。她问来问去，终于打听到佛洛朗－沙诺工场，那是一家专门铸造、镂刻贵重青铜器和上等银餐具的铺子。她带斯坦卜克去要求当雕刻学徒工。这个提议看上去有点怪，因为这家铺子只为最有名的艺术家制作模具，不教人雕刻。老姑娘不改初衷，一再坚持，人家终于把她的被保护人收下画装饰图案。斯坦卜克很快学会了做装饰模具，还创造了新的图样，他的确有天赋。学完镂刻后五个月，他认识了著名的斯蒂曼，佛洛朗店里的主要雕刻师。过了二十个月，文赛斯拉的本领超过了老师。但是，在这两年半中，老姑娘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积攒了十六年的钱全部花光了。两千五百法郎金币！这笔钱，她原打算存作终身年金的，如今成了什么？成了一个波兰人开的借据。这时李斯贝特只得像年轻时一样干活，好供利沃尼亚人花销。她见自己的金币变成手中的一张纸，急得没了主意，跑去向里维先生讨教。十五年来，这位先生同他手下头一名能干的女工交了朋友，当了她的顾问。里维夫妇听到这件离奇的事，把李斯贝特埋怨了一顿，当她是疯子，又把难民们臭骂了一通；为了复国，这些难民的行径破坏了贸易的繁荣，破坏了不惜一切代价都得维持的和平。夫妇俩怂恿老姑娘设法取得生意上所说的担保。

“这家伙可以给您的惟一担保，是他的人身自由。”里维先生说。

阿希尔·里维先生是商务法庭的法官。

“对于外国人，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又说，“一个法国人坐了五年牢，没有还债照样给放出来，因为强制他还债的，只剩下他的良心，而他总是心安理得；但是一名外国人绝出不了狱。把您的票据给我，您把它过户给我的账房先生。他将让人家拒绝承兑，把你们两人告上法庭，然后得到不偿付便拘禁的对审判决。等一切手续办妥后，他将给您签一份取消正式票据的秘密票据。这样，您的利息照样算，而且您手里好像有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始终对准那个波兰人。”

老姑娘让人办妥了手续，叫她的被保护人别担心，这个诉讼程序仅仅是为了向一个放高利贷的人提供担保，他已答应借些钱给他们。这个借口是商务法庭法官想出来的。天真的艺术家盲目信任自己的恩人，把印花公文纸拿来点了烟斗。他是抽烟的，跟所有需要消愁解闷或麻痹毅力的人一样。有一天，里维先生拿一份卷宗给斐歇小姐看，对她说：“您把文赛斯拉·斯坦卜克的手脚都捆住了，不出二十四小时，您就可以把他送进克利希监狱关到老死。”①

诚实可敬的商务法庭法官，这一天因为确信自己做了一件坏的善事而洋洋得意。在巴黎，行善的办法有的是，上面那个古怪的说法就是指其中的一个变种。利沃尼亚人一旦被商务诉讼程序捆住手脚，就只有还债的份儿了，因为那位商界要人是拿他当骗子看的。在里维眼里，好心，正直，诗意，对做生意都是祸害。用他的话说，这可怜的斐歇小姐被波兰人耍了一把。为了她的利益，他去见斯坦卜克最近才离开的工场的阔场主。绣品商去沙诺的办公室打听一个名叫斯坦卜克的波兰流亡者的底细时，斯蒂曼恰巧在场。正是这位斯蒂曼，在上面提到过的巴黎最出色的金银细工艺术家们的协助下，把法国艺术推向了完美的境界，使其堪与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一比高下。

“您把斯坦卜克叫做什么？”斯蒂曼讥诮地高声说，“他会不会碰巧是当过我学生的一个年轻的利沃尼亚人？告诉您，先生，这是位大艺术家。人家说我自以为是魔鬼，那可怜的小伙子呢，他不知道自己

---

① 克利希监狱是债务人监狱。

可以成为一尊神……”

“啊！尽管您同一个有幸当塞纳省商务法庭法官的人讲话十分放肆……”

“对不起，商务裁判官！……”斯蒂曼举手行了个礼。

“您刚才的话使我很高兴，这么说，那年轻人将来能挣到钱……”

“当然，”老沙诺说，“但是他必须工作；如果他留在我们这儿，他早就挣下不少钱了。有什么办法呢？艺术家讨厌受制于人。”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斯蒂曼说，“我不责怪文赛斯拉单干，力求成名，做个大人物，这是他的权利！可是他离开了我，我大受损失啊！”

“可不是！”里维嚷道，“年轻人一出校门，就自命不凡……应当先挣钱，再求名呀！”

“捞钱会坏了手艺！”斯蒂曼说，“荣耀应当给我们带来财富。”

“有什么办法？”沙诺对里维说，“总不能拴住他们……”

“他们会咬断笼头的！”斯蒂曼接口道。

“这些先生们啊，”沙诺望着斯蒂曼说道，“才气都很高，花样也不少。他们开销极大，同轻佻女郎鬼混，挥金如土，再也没有时间干活，对接下的订货漫不经心；我们只好去找工人，工人不如他们有本领，却一天天富起来；于是他们抱怨时世维艰，其实他们若专心工作，金子早就堆成山了……”

“吕米尼翁老爹，”斯蒂曼说，“您的话使我想起大革命前的一名书商，他说：‘啊！要是我能把穷困潦倒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①]关在我的阁楼上，把他们的裤子锁在五斗柜里，他们会给我写出多少本好书，让我大发一笔财啊！’要是优秀作品能像钉子一样制造出来，那么找个跑街的就行了……给我一千法郎，闭上你的嘴！”

里维老头在回家的路上，替可怜的斐歇小姐高兴，她每周一到他家吃饭，那天正好能见到她。

“您要是能叫他好好干活，”他说，“那么您就不但聪明，而且有福分，您支付的费用，连本带利都能收回来。这个波兰人有才气，能挣

---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和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

钱养活自己;可是您得藏起他的裤子鞋子,不许他去茅屋舞厅和洛雷特圣母院一带①,把他管得严严的。若不这样防范,您的雕刻家就会闲逛,您可不知道艺术家说的闲逛是什么意思!简直可怕!我刚刚听说,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逛一天就花掉了。”

这段插曲对文赛斯拉和李斯贝特的共同生活影响极大。当女恩人以为自己蚀了老本,而且常常以为它决计收不回来的时候,流亡者就得受一顿呵责,吃的面包好像在苦艾酒里泡过。慈祥的母亲变成了后妈,她训斥这可怜的孩子,找他的麻烦,责备他干活不够快,挑了一个难做的行当。她不信红蜡模子、小雕像、装饰图样、试制品有什么价值。过不多久,她又为自己的凶狠生气,试图用照料、温存和关心抹去其痕迹。可怜的年轻人,先是为依附于这个悍妇,受制于孚日山区一名乡下女人而长吁短叹,然后又为那些温存的表示,为仅仅在物质方面的母性关怀而心花怒放。他像做妻子的,为一时和好所给予的抚爱,便原谅一星期遭受的虐待。就这样,斐歇小姐完全左右了这个人。支配人的爱好,在老姑娘心中原本只是一颗芽,如今成长迅速。她的骄傲和行动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她不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可以责备、指导、奉承他,使他幸福,而不必担心任何竞争吗?她的性格中善的和恶的两面同时发挥了出来。虽说她有时折磨可怜的艺术家,可她也会体贴人,像野花一样讨人喜欢,见他什么都不缺就高兴,她可以为他献出生命;文赛斯拉对此深信不疑。正如一切高尚的心灵,可怜的小伙子记不起这个姑娘的坏处和缺点,何况她早已向他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为她的粗暴找理由,他记得的只是受到的恩惠。一天,文赛斯拉没有工作却去闲逛,老姑娘气极了,同他吵了一架。

“您是属于我的!”她对他说,“您要是正派人,就应该想法子尽早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这句话把斯坦卜克这位贵族激怒了,他脸色发了白。

“天哪!”她说,“不用多久,咱们过日子的钱就剩下我这个可怜姑娘挣的三十个苏了……”

两个穷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都动了肝火,激烈地吵起来;可怜的艺

① 两处均为娼妓集中之地。

术家第一次责怪他的恩人救了他的命,叫他日日做苦工,他说这比死更糟糕,死了至少可以休息,他还说要逃走。

“逃走!……”老姑娘叫道,“啊!里维先生没说错!”

她毫不含糊地解释给波兰人听,不出二十四小时她就可以送他进监狱过一辈子。这简直是当头一棒。斯坦卜克沉下了脸,一声也不吭。次日夜里,李斯贝特听到准备自杀的响动,便上楼到寄宿人的房间,把有关卷宗和一张正式收据递给他。

“拿着,我的孩子,请原谅我!”她两眼泪汪汪地说。“愿您幸福,离开我吧,我把您折磨得太苦了;可是,请对我说您有时会想念那个可怜的姑娘,她使您有了谋生的能力。有什么法子?我那样凶,根子在您身上:我可以死,可是没有我,您怎么办?……所以我才急巴巴地盼着您能做出一些可以卖钱的东西。算了,我不要您还我的钱了!……我是怕您懒惰,您却说那是沉思,我是怕您糟踏那么多时间,两眼望着天构思,我真希望您养成工作的习惯。”

她这时的声调、眼神、泪水和态度深深感动了心胸高尚的艺术家;他抓住恩人紧紧搂在怀里,吻她的前额。

“留着这些字据吧,”他快活地回答,“干吗把我关进克利希监狱呢?我不是为了感激关在这里了吗?”

他们隐秘的共同生活中的这段插曲发生在六个月以前,结果是文赛斯拉做了三件东西:一是奥棠丝留下的印章,二是放在古玩店里的组雕,三是眼下他快要完成的一架精美的座钟,他正给模子上最后几个螺丝帽。

座钟上的十二个钟点巧妙地以十二个纵情跳舞的女子代表。她们舞得那样狂,那样快,以致爬到一堆花果上的三位爱神只能捉住子夜那个钟点,她的短披风被撕破了,给那位最大胆的爱神抓在手里。这些小雕像下面是一个装饰精美的圆底座,上有几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其中一只张开血盆大口打哈欠,钟点就在这张嘴里显示。每个钟点都呈现出想象奇妙、表现日常生活特征的象征性场景。

斐歇小姐为什么对她的利沃尼亚人特别恋恋不舍,现在就不难理解了;她要他幸福,却见他在顶楼上待得面色苍白,日渐虚弱。造成这种可怕局面的原因是不难想象的。洛林女子对这个北方孩子的

管束，像母亲一般温柔，妻子一般嫉妒，恶看守一样严厉；她想出办法不让他身上有一文钱，使他绝无可能荒唐胡闹。这个不得不规规矩矩的牺牲品和伴侣，她真想一个人独占，她不明白这个疯狂的欲望有多残忍，因为她是过惯了禁欲生活的。她对斯坦卜克的爱，一方面使她不会嫁给他，另一方面又不肯把他让给另一个女人；她不会甘心只当母亲，但想到另一个角色时，她又觉得自己疯了。内心的矛盾，残忍的嫉妒心，独占一个男人的幸福，这一切搅得老姑娘方寸大乱。四年来，她真的爱上了他，痴心妄想，要把这种不合情理、没有出路的生活一直过下去。而她这样死不放手，必将毁掉那个她称作自己孩子的男人。本能与理智的斗争使她变得蛮不讲理，专横跋扈。她自己既不年轻，又不富有，也不漂亮，便拿这个年轻人出气；每次出完气，她心里承认自己错了，就变得卑躬屈膝，无比温柔。她先用斧头向心中的偶像施威，再想到为他献祭。这恰好同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剧情相反，恶神凯列班做了善神阿里埃尔和普罗斯佩罗公爵的主人。至于那位志向高远、耽于冥想、性情怠惰的不幸青年，正像关在植物园兽笼里的狮子，眼中流露出他的女保护人在他心灵中造成的一片荒凉。李斯贝特要求他做的苦工，不能满足他内心的需求。他的烦闷变成肉体的疾病，他烦得要死，却不能要钱，也弄不到钱去干一件往往必要的荒唐事。某些精力充沛的日子，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因此格外气愤。他望着李斯贝特，就像一个口渴的旅人走在寸草不生的海岸上望着一片咸水。贫穷和在巴黎隐居结出的这些苦果，李斯贝特吃得津津有味。因此，她恐怖地预料到，一丁点激情就能把她的奴隶夺走。她的专横和责骂把这位诗人逼成一个做小玩意儿的大雕刻家，她有时埋怨自己不该给了他自立的能力。

绝望的母亲、玛奈弗夫妇和可怜的流亡者的生活，这三种实在悲惨，但又悲惨得大不相同的生活，第二天由于奥棠丝一派天真的痴情，和男爵对约瑟法那段不幸恋情的奇特结局，全都发生了变化。

行政法院推事正要走进歌剧院的当儿，勒帕勒蒂耶街的殿堂有些昏暗的景象使他停住了脚步：既没有宪兵和灯光，也没有执勤人员和拦阻人群的栅栏。他看看告示牌，上面贴了一张白纸，中间赫然写

着几个大字：

因病停演

他立即奔到约瑟法家。她像歌剧院的所有演员一样住在附近的肖夏街。

“先生！您有什么事？”守门人问他，令他大为吃惊。

“您不认得我了？”男爵不安地说。

“那倒不是，先生；我奉命挡先生的驾，所以问您上哪儿！”

男爵打了个寒噤，手脚变得冰凉。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要是男爵先生走进弥拉小姐的公寓，会遇到爱洛依丝·布里斯图小姐、毕西沃先生、莱翁·德·洛拉先生、卢斯托先生、德·韦尼塞先生、斯蒂曼先生，和一些浑身散发广藿香香味的女士，正在庆贺乔迁之喜……”

“那么她在哪儿？……”

“弥拉小姐！……我不大清楚该不该告诉您。”

男爵把两枚一百苏的硬币塞到看门人手里。

“嗳，此刻她在主教城街，一座据说是埃鲁维尔公爵送给她的公馆里。”看门人放低声音回答。

男爵问了这座公馆的门牌号码，雇了一辆爵爷赶到一座漂亮的有双重大门的新式房子前。单是门前的煤气灯，已经显出了豪华的气派。①

男爵身着蓝呢上装，系白领带，内穿白背心，下着米黄色长裤，脚登漆皮靴，襟饰上了很多浆。这座新伊甸园的守门人以为他是位迟到的客人。他的仪表，走路的架势，浑身上下都证明这个看法没错。

守门人打了铃，列柱廊下出现了一名男仆。这位同公馆一样新的男仆把男爵让了进去。男爵用帝政时代人物的口吻和姿态对他说：“把这张名片交给约瑟法小姐……”

---

① 用煤气灯照明始于王政复辟时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煤气仍然很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

这位被勉强接待的情人心不在焉地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在的房间，发觉这是一间候客厅，摆满奇花异卉，家具大概值两万法郎。男仆回来请先生进客厅，等大家吃完饭喝咖啡的时候，主人就会出来。

帝政时代的奢华自然排场大得惊人，那些奢侈品虽不耐久，却也所费不赀。尽管男爵见识过这种奢华，在这间客厅里，他也不免眼花缭乱，惊得发呆。三扇窗户朝向一座琼瑶仙境似的花园，那种在一个月内赶造出来的花园：泥土是运来的，花是移植的，草皮好似靠化学方法培育出来的。他不仅欣赏那些所谓蓬巴杜[①]风格的最昂贵的考究摆设、镀金饰品和雕刻，随便哪个杂货商用重金都能订购到的精美织物；他还欣赏惟独王侯才有本事挑选、发现、购买和奉送的东西：两幅格勒兹，两幅华托，两幅梵·迪克的头像，两幅雷斯达尔的风景，两幅迦斯泼，一幅伦勃朗和一幅荷尔拜因，一幅牟利罗和一幅提香，两幅特尼埃和两幅梅兹，一幅梵·赫伊絮姆和一幅亚伯拉罕·米尼翁，[②]总共二十万法郎配上精美画框的画。画框差不多和画一样值钱。

"啊！现在你明白了吧，老家伙？"约瑟法说。

她从一个暗门踮着脚尖踩在波斯地毯上走进来，把她的仰慕者吓了一大跳。他耳朵里轰轰作响，除了灾难的丧钟外，他什么也听不见。

把这位在政府里身居要职的人叫做老家伙，足见那班连最伟大的人也敢贬损的女人多么胆大妄为。男爵惊得两脚钉在了地上。约瑟法穿着黄白两种颜色的衣裳，为这次盛会打扮得光彩照人，即便在这过分奢华的环境中，她仍像希世珍宝一样光辉不减。

---

① 蓬巴杜（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被封为蓬巴杜侯爵夫人，担任国王的私人秘书。她保护画师、雕刻家、各类工匠、百科全书派和大多数作家，是文学和艺术的著名赞助人。

② 以上所列均为欧洲的名画家。格勒兹（1725—1805）、华托（1684—1721）系法国画家；梵·迪克（1599—1641）、特尼埃父子（1582—1649 和 1610—1690）系弗朗德勒画家；雷斯达尔（1600—1670）、伦勃朗（1606—1669）、梅兹（1629—1667）和梵·赫伊絮姆（1682—1749）系荷兰画家；迦斯泼（1615—1675）、提香（约 1488—1576）系意大利画家；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画家。

"很漂亮，是不是?"她接着说，"公爵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公司的股票上涨，他把抛售股票赚来的钱全花在这儿了。我的小公爵不傻吧？只有昔日的大爵爷才知道如何点石成金。晚餐前，公证人带来了附上付款收据的房契要我签字。今天来的都是大老爷：德·埃斯格里尼翁、拉斯蒂涅、马克西姆、勒农库、韦纳依、拉舍斯基、罗什菲德、拉帕菲林，银行家有纽沁根、杜·蒂耶，还有安东尼亚、玛拉迦、卡拉比讷和匈兹太太。他们都很可怜你。对了，朋友，你也受邀请了，但有个条件：立即喝下两瓶匈牙利葡萄酒，两瓶香槟和两瓶开普敦酒，好同他们喝下的量相当。亲爱的，我们在这儿全灌得太饱了，所以歌剧院不能不停演，我的经理醉得像只走调的短号，咕啊咕啊地乱叫！"

"噢！约瑟法！"男爵叫道。

"要我讲讲清楚？这太蠢了！"她微笑着说。"瞧，这座公馆连同家具值六十万法郎，你值不值这个价？你能带给我三万法郎的公债，像公爵那样裹在一个杂货铺包糖衣杏仁的白纸卷里给我吗？……这主意多妙啊！"

"堕落到这个地步了！"行政法院推事说，这一刻他气得恨不能拿妻子的钻石作交换，当一天埃鲁维尔公爵。

"堕落是我的本行！"她接口道，"啊！这就是你的态度！为什么没想到合伙开公司呢？天哪！可怜的染色猫，你该谢我才是：我离开你正是时候，要不然你会跟我一起吃掉你妻子今后的口粮，女儿的陪嫁和……啊！你哭啦。帝国完蛋了！……我来向帝国道别吧。"

她摆出悲壮的姿态，说道：

人们叫你于洛！我不再同你来往！……①

说罢她进去了。

从半启的门里如闪电般漏出一束灯光，伴随着一阵高似一阵的狂欢的喧嚣和上等酒菜的气味。

女歌唱家从门缝里往外望了一眼，发现于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

① 这是将法国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的悲剧《贺拉斯》第二幕第三场中著名诗句改头换面。原句为："阿尔班指定了你，我不再同你来往。"

儿，仿佛一尊铜像。于是她一步又回到了客厅。

“先生，”她说，“我把肖夏街的破烂出让给毕西沃的小爱洛依丝·布里斯图了；要是您想讨回您的棉布睡帽、鞋拔子、腰带和染鬓角的蜡，我关照过，会还给您的。”

男爵受了这顿不堪入耳的奚落，立即走了，好比罗得不得不离开蛾摩拉城，但没有像他妻子那样回头看一眼。①

于洛怒不可遏，自言自语地走回家，家里人还在静静地玩筹码两个苏的惠斯特牌，同他出门时一样。见到丈夫，可怜的阿黛莉娜以为大祸降临，出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她把手里的牌交给奥棠丝，拉着埃克托走进小客厅，五个钟头前，克勒韦尔正是在那儿向她预言穷到了头如何如何难堪。

“你怎么了？”她惊恐地问道。

“噢！原谅我吧！让我把那些无耻的行为讲给你听。”

他一腔怒气，发泄了整整十分钟。

“可是，朋友，”可怜的女子无比悲壮地说，“那班女人哪儿懂得爱情！那种配得上你的纯洁忠贞的爱情！你那样一个明白人，怎么竟想同一百万斗呢？”

“亲爱的阿黛莉娜！”男爵叫道，一把抓过妻子紧紧搂在怀里。

在自尊心流血的伤口上，男爵夫人刚刚为他敷了一层香膏。

“当然，要是埃鲁维尔公爵没有家产，在我们两人之间，她是不会迟疑的！”男爵说。

“朋友，”男爵夫人拿出最后的勇气，接着说，“如果你少不了情妇，干吗不学学克勒韦尔，在那些给点东西就会快活好久的女人们中间找几个便宜的？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需要，我是能理解的，可是虚荣心，我就一点不懂了……”

“噢！你是多么善良、多么好的女人啊！”他叫道，“我是个老疯子，我不配有你这样的天使作伴侣。”

---

①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不过罗得离开的不是蛾摩拉，而是所多玛。

"我不过是我的拿破仑的约瑟芬。"她略带忧郁地回答。

"约瑟芬比不上你，"他说，"来，我要跟哥哥和孩子们玩惠斯特牌；我必须尽家长的责任，把奥棠丝嫁出去，结束浪荡的生活……"

这种和善的态度令可怜的阿黛莉娜感动万分，她说："那女人真没有品位，竟然丢下我的埃克托去喜欢别人。啊！哪怕给我全世界的金子，我也不把你让出去。有你爱是多幸福呀，怎么会抛弃你呢！……"

男爵报答妻子狂热崇拜的目光使她更加坚信，温柔和顺从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可是她错了。把高尚的情感推向极致，与作恶多端的结果是一样的。路易十六因不忍让一位名叫索斯的先生流血，结果丢掉了王国和脑袋，而正是在离他丢掉王国和脑袋两步远的地方，拿破仑开枪扫射民众，因而当上了皇帝。①

奥棠丝把文赛斯拉的印章放在枕头底下，在睡觉时也不肯离开。次日一大早，她穿戴整齐，叫人请父亲一起床便去花园。

约摸九点半钟，父亲依着女儿的请求，挽着她的胳膊一同沿着滨河路，从王家桥走到卡鲁塞尔广场。

奥棠丝从拱顶狭廊走出来，正待穿过那个大广场时说道："爸爸，咱们得装出闲逛的样子……"

"在这儿闲逛？……"父亲带着笑话她的口气问道。

"咱们说好是去博物馆的，在那边，"她指着一些棚屋说，这些棚屋背靠着与长老街成直角的房屋的墙壁，"瞧，有卖旧货的，卖画的……"

"你的姨妈就住在这儿……"

"我知道；别让她看见我们……"

"你想干什么？"男爵问，他走到离玛奈弗夫人的窗户大约三十米远的地方，忽然想起了她。

---

①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路易十六携家人逃离巴黎，在圣默纳乌尔被一个驿站长认出。在瓦雷纳镇的诉讼代理人兼居民代表索斯的协助下，路易十六被逮捕并被解回巴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在现今的协和广场被处死。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保王党人在巴黎发动叛乱，炮兵军官波拿巴在圣罗什教堂的台阶上向保王党人开炮，从而拯救了共和国，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南特公馆对面，沿旧卢浮宫的长廊有一片房屋，房屋的转角处开了些店铺。奥棠丝领着父亲来到一家店铺的橱窗前。她走进铺子，父亲却留在了外面，专心地望着漂亮小娘们儿的窗子，头天她已经在这个老来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好像要预先抚慰即将受到的创伤，他不由得把妻子的忠告付诸实施。

"不行就找个小家碧玉吧，"他暗自思忖，回想起玛奈弗夫人十全十美的可爱模样。"有了这个小女子，我会很快忘记贪心不足的约瑟法。"

以下是店铺内外同时发生的事。

男爵打量着新的意中人的窗子，瞥见那丈夫正在亲自刷他的礼服。他显然在望风，好像在等广场上的某个人。坠入情网的男爵怕被他发现并认出来，就转身背对长老街，但仍侧着大半个身子，好不时朝街上瞥一眼。不料这个动作几乎使他劈头碰见了玛奈弗夫人。她从滨河路过来，正绕过房屋拐角朝家走。瓦莱丽遇到男爵诧异的目光，好像也吃了一惊，向他送了个正经女人的媚眼。

"好一个俏女子！"男爵叫道，"为了她会干出多少傻事！"

"喂！先生，"她转过身来，仿佛突然下了决心似的，说道，"您是于洛男爵先生吧？"

男爵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越来越惊愕了。

"那好！既然我们有缘两次相遇，而且我荣幸地引起了您的好奇心或者兴趣，那么我要告诉您，与其干傻事，不如主持公道……我丈夫的命运就操在您手里。"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男爵殷勤地问道。

"他是陆军部您局里的一名职员，处长是勒布伦先生，科长是柯凯先生。"她微笑着回答。

"我很乐意，夫人……请教贵姓？"

"玛奈弗夫人。"

"我的小玛奈弗夫人，为了您的漂亮眼睛，不公道的事我也乐意做……我的小姨子同您住一栋房子，过两天我就去看她，尽早去。您有什么要求，可以去她那儿告诉我。"

"请原谅我的冒昧，男爵先生；可是您会理解我为什么敢这样讲

话的，我无依无靠。”

“啊！啊！”

“噢！先生，您误会了。”她垂下眼帘说道。

男爵简直以为太阳不见了。

“我到了绝望的地步，但我是个正派女人，”她又说，“半年前，我失去了惟一的保护人蒙柯奈元帅。”

“啊！您是他的女儿。”

“是的，先生，但他从来没有认我。”

“是为了给您留下他的一部分财产吧？”

“他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先生，因为遗嘱没有找到。”

“噢！可怜的孩子，元帅是突然中风死的……好啦，别失望，夫人，帝国一位巴雅骑士① 的女儿理应得到帮助。”

玛奈弗夫人很有风度地行礼道别，为她的成功洋洋得意，正如男爵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

“她这么早从什么鬼地方来？”他打量着摆动的裙子对自己说，她赋予这种摆动的韵致或许过分了些。“她面色疲惫，决不是从澡堂回来，何况她丈夫在等她。这事有点蹊跷，大可琢磨一番。”

玛奈弗夫人回了家，男爵才想到去看看女儿在店铺里做什么。进门时他还一直望着玛奈弗夫人的窗子，所以险些和一个年轻人撞个满怀。这年轻人额头苍白，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上着黑色美利奴羊毛夏季外套，下穿粗斜纹布长裤，脚上一双带鞋罩的黄皮鞋，正冒冒失失地往外走。男爵见他朝玛奈弗夫人的房子跑，然后进了楼。奥棠丝方才一进店铺，立即发现了那座了不起的组雕，显眼地摆在从门口看正好居中的一张桌子上。

即便没有发生使她得以一睹这件杰作的事情，伟大作品的那种应该称作 brio② 的神韵，也很有可能吸引少女的注意；若在意大利，奥棠丝本人就可以让人雕成一座 Brio 的人像。

---

① 巴雅(1476—1524)，法国贵族，在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治下屡建战功，绰号“无可指责的勇敢骑士”。此处喻指帝国名将蒙柯奈元帅。

② 意大利文：热情生动。

这种光彩，这种辉煌，是有目共睹的，连外行也看得出来，但是它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天才的作品中。拉斐尔的某些画，如著名的《基督显容图》、《福利尼奥的圣母》、梵蒂冈教皇寝宫各厅中的壁画，并不叫人一见就欣赏，不像西阿拉陈列馆的《小提琴师》、皮蒂陈列馆的两位多尼肖像画① 和《以西结的幻象》、博盖塞陈列馆的《耶稣持十字架像》，以及米兰布雷拉博物馆的《圣处女的婚礼》。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廊台的《圣施洗者约翰》和罗马画院的《圣路加为圣母画像》，其魅力也比不上德累斯顿的《利奥十世像》和《圣母像》。不过，这些画的价值是相等的。不仅如此！梵蒂冈宫内各厅的壁画、《基督显容图》、那些单色画和三张小幅画，都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艺术精品。但要领略这些杰作的全部妙处，哪怕最有修养的欣赏者也需要全神贯注，细加研究；而《小提琴师》、《圣处女的婚礼》、《以西结的幻象》，却从眼睛的双重门自动进入你的心房，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你毫不费力就欣然接受了它们；这不是艺术的巅峰，而是艺术的幸运，足见艺术作品的产生和婴儿的降生有着同样的偶然性：有些孩子禀性聪颖，生来漂亮，没有给母亲造成痛苦，处处顺利，事事成功；总之世上有爱情之花，也有天才之花。

brio 这个无法翻译，我们也开始使用的意大利字眼，描述的是早期作品的特点。它是青年天才激情澎湃、意气风发的产物，这种激情在其后某些幸福的时刻还会再现；但到那时，brio 不再从艺术家的心中涌出；他非但不像火山喷射烈焰一般把 brio 倾注于作品之中，反而被动地承受它，靠了某种时机，为了爱情和竞争，常常出于仇恨，更出于维持已有声誉的需要才拥有它。

文赛斯拉的组雕之于他未来的作品，犹如《圣处女的婚礼》之于拉斐尔的全部作品，是天才迈出的第一步。它有无法摹仿的韵致，孩童的活泼及其可爱的丰盈，雪白粉嫩的肌肤下潜藏着力量，酒窝里仿佛回响着母亲的欢笑。据说欧仁亲王② 花了四十万法郎买下这幅

① 指拉斐尔所绘《玛德莱娜和安杰洛》。

② 指弗朗索瓦·欧仁·德·萨伏瓦－卡里尼昂（1663—1736），人称欧仁亲王。他后来为奥地利效力，曾率奥地利军攻打法国。

《圣处女的婚礼》，在一个不收藏拉斐尔画的国家，它可以值到一百万。可是人家不会出这笔钱去买最美的壁画，尽管壁画的艺术价值要高得多。

奥棠丝想到她做姑娘积攒的钱不多，便抑制住赞叹之情，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商人道："这卖多少钱？"

"一千五百法郎。"商人回答，同时朝坐在屋角一张板凳上的青年递了个眼色。

一见于洛男爵的这个活杰作，年轻人顿时呆住了。这引起奥棠丝的注意，见他因痛苦变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知道这便是作者了。听到她问价钱，一双灰色的眼睛闪出了一点火花；她注视着那张如常年苦修的僧侣似的瘦削面孔，喜欢上了那粉红色的好看的嘴巴、细巧的下巴和斯拉夫人柔软如丝的栗色头发。

"要是一千二百法郎，"她说，"我就叫您送到我家去。"

"这是古董，小姐。"商人说，他和所有同行一样，以为这句话把旧货的妙处说尽了。

"对不起，先生，这是今年做的。"她语调柔和地回答，"我正是来求您把作者请到我们家去，要是同意这个价钱的话，我们可以替他揽到相当重要的定货。"

"要是作者拿一千二百法郎，那么我拿什么？我是商人呀。"店主敦厚地说。

"啊！这倒不假。"少女露出不屑的神气接口道。

"啊！小姐，您拿走吧！我来和老板商量。"那利沃尼亚人控制不住自己，嚷着说。

奥棠丝非凡的美貌和她对艺术表现出来的爱好把他迷住了，他接着说："我是这件组雕的作者，十天来，我每天来三次看看有没有人识货和还价。您是第一个赏识我的人，拿走吧！"

"先生，过一个钟头，请同老板一道来……这是我父亲的名片。"奥棠丝回答。

趁店主走进另一间屋子用布包裹组雕的时候，她低声补充了几句，艺术家听了大为惊讶，以为是在做梦："为您的前途着想，文赛斯拉先生，别把这张名片拿给斐歇小姐看，也别说出买主的名字，因为

她是我的姨妈。”

“我的姨妈”这几个字令艺术家头晕目眩，他依稀见到了天堂，看到夏娃们从天而降。他曾梦见李斯贝特同他提起的漂亮外甥女，正如奥棠丝梦见过姨妈的恋人。方才她进来的时候，他想：“啊！她要是这个模样该多好！”——对恋人交换了怎样的目光，诸位自然明白，那简直是一团火，因为纯洁的恋人是一点假也不会装的。

“嗳！你在里面搞什么鬼？”父亲问女儿。

“我把我的一千二百法郎积蓄花掉了，走吧。”

她挽起父亲的胳膊，他重复了一遍：“一千二百法郎！”

“甚至一千三……不够的钱，你可得借给我！”

“什么东西……在这个铺子里……能要你花掉这么多钱？”

“啊！是这么回事！”幸福的少女回答，“要是我找到了一个丈夫，这可不算贵。”

“一个丈夫，女儿，在这个铺子里？”

“听我说，小爸爸，你会反对我嫁给一位大艺术家吗？”

“不会的，孩子。如今，大艺术家是没有爵位的王公，又有名又有利，那是社会上最好的两样东西，除了德行之外。”他带点伪善的口气补了一句。

“当然了，”奥棠丝回答，“你觉得雕刻怎么样？”

“那是挺糟糕的一行，”于洛摇着头说，“除了才气要高，还得有大后台；因为政府是惟一的主顾。那是一门没有市场的艺术，如今不再有豪门巨富，也不再有通过替代继承得到的宫殿和长子世袭财产。我们只能接纳小画，小雕像，艺术受到小的威胁。”

“但是大艺术家会找到市场……”奥棠丝又说。

“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他还会得到支持！”

“那就更好！”

“而且是贵族！”

“唔！”

“是伯爵！”

“而他搞雕刻！”



奥棠丝小姐

"他没有财产。"

"那他是指望奥棠丝·于洛小姐的财产喽?"男爵挖苦道,他望着女儿,想从她眼睛里探出个究竟来。

"这位大艺术家,搞雕刻的伯爵,刚才生平第一遭见到您的女儿,见了五分钟,男爵先生。"奥棠丝神色镇定地回答父亲。"昨天,我亲爱的小爸爸,你正在议会的时候,妈妈晕过去了。她说晕倒是因为精神紧张,其实是因为我的婚事吹了,她很伤心。她对我说,你们为了甩掉我这个包袱……"

"她很爱你,不会用这个字眼……"

"不合议会习惯的字眼。"奥棠丝笑着把话接了过来。"是的,她没用这个字眼;但是我,我知道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嫁不出去,对体面的父母是个十分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妈妈想,要是找到一个有毅力、有才干的男人,只要三万法郎陪嫁,那咱们就都称心如意了!总而言之,她觉得应当让我准备好今后过平凡的日子,阻止我做太美妙的梦……这就是说,我那桩亲事吹了,并且没有陪嫁。"

"你母亲是个十分善良,十分高尚的好女人。"父亲回答,他听了这番知心话虽然高兴,但也深感愧疚。

"昨天,她告诉我您允许她卖掉钻石做我的陪嫁;但是我希望她留着,我也希望找到一个丈夫。符合妈妈条件的那个人,那个女婿,我想已经找到了……"

"在这儿!……在卡鲁塞尔广场!……用一个上午的时间?"

"噢!爸爸,这病说来话长呢①。"她狡黠地回答。

"好啦!小女儿,原原本本讲给你的好爸爸听吧。"他掩饰住不安,用爱抚的神色说道。

父亲答应严守秘密后,奥棠丝把她与贝姨的谈话扼要地讲了一遍。然后,回到家里,她拿出那枚了不起的印章给父亲看,以证明自己多么有眼光。父亲暗暗佩服女孩子们在本能驱动下表现出来的机智,同时看出这位纯情少女一夜之间在理想爱情启发下制定的计划其实十分简单。

---

① 典出拉辛悲剧《费德尔》第一幕第三场中费德尔的名句:"我的病说来话长呢。"

“你就会看到我刚刚买的杰作了，等会儿就送来，亲爱的文赛斯拉将陪古董商一道来……这样一座组雕的作者一定会发财；但是你得凭你的面子为他承揽一座雕像，然后在研究院搞一套住房……”

“瞧你急的！”父亲嚷道，“要是听任你们去做，你们在法定期限内，不出十一天准会结婚……”

“要等十一天？”她笑着回答，“可是短短五分钟我就爱上了他，正如当年你一见到妈妈就爱上她一样！他也爱我，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是的，”见父亲做了个手势，她又说，“我在他眼睛里读到了十卷情书。等他向你们证明他是个天才，您和母亲还不接受他做我的丈夫吗？雕刻是最高的艺术！”她嚷着说，又是拍手又是跳，“噢！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难道还有旁的事？……”父亲微笑着问道。

这样绝对且口无遮拦的天真，使男爵完全放下了心。

“还有最最要紧的坦白。”她答道，“我在认识他以前就爱上了他，见面后这一个钟头里，我简直要为他发疯了。”

“太疯了一点。”男爵说，见到这样纯真的激情他很开心。

“别因为我信任你反而责罚我。”她又说，“这多好呀，能对贴心的父亲高喊：‘我恋爱了，我因为爱而快乐！’你就要见到我的文赛斯拉啦！那样不胜忧郁的一张脸！……灰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天才的光辉！……他多么气度不凡！你认为怎么样？利沃尼亚是个美丽的地方吗？……我的贝姨嫁给这个年轻人？她可以做他的母亲啦……这不是害人吗！我多么嫉妒她为他做了事！我想她对我的婚事不会高兴的。”

“哦，宝贝，咱们什么事都别瞒你母亲。”男爵说。

“那就得拿这枚印章给她看，我答应不出卖姨妈的，她说怕妈妈笑话她。”奥棠丝回答。

“印章的事你想得挺周到，却去偷贝姨的恋人。”

“我为印章做了许诺，可没为印章的作者答应任何事。”

这段简单质朴的艳史与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境况极为相称；因此，男爵把女儿对他的信任夸奖了一番，同时告诉她，从此以后她应当把这事交给审慎的父母去办。

“你明白，小女儿，你姨妈的恋人是不是伯爵，他有没有合法的证件，他的品行是否有保证，这不该由你去查明……至于你姨妈，她在二十年前就拒绝了五门亲事，现在也不会从中作梗的，这事由我来管吧。”

“听我说，父亲，如果您希望我出嫁，就等到签署婚约的时候再对姨妈讲我们恋爱的事……这个问题我盘问了她半年！……嗳！她身上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什么？”好奇的父亲问。

“反正提到她的恋人，要是我的话讲过了头，哪怕是笑着说的，她的眼神就很凶狠。您去打听您的吧；我的船让我自己掌舵。我信任您，您该放心了吧。”

“天主说过：‘让孩子们到我身边来吧！’你就是一个回来的孩子，”男爵用略带挖苦的口吻回答。

午餐后，仆人通报古董商和艺术家送组雕来了。女儿突然面色潮红，使男爵夫人先是不安，继而留了心。奥棠丝的慌乱，目光中似火的热情，很快向她揭开了这颗年轻的心难以抑制的秘密。

斯坦卜克伯爵穿一身黑衣服，男爵觉得他是个十分高雅的青年。

“您做青铜雕像吗？”他拿着组雕问他道。

他满怀信任地把组雕欣赏了一番，然后把它递给对雕刻不大在行的妻子。

“妈妈，这是不是很美？”奥棠丝咬着母亲的耳朵说。

“一尊雕像！……男爵先生，不像制作这样一座钟那么难，就像老板好意带来的这一座。”艺术家回答男爵先生的问题道。

商人正忙着把爱神们试图抓住十二个钟点的蜡制模型安放在餐厅的碗柜上。

“把这座钟给我留下，”男爵说，这件作品的美令他惊愕不已，“我要拿给内政大臣和商务大臣瞧瞧。”

“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你对他那么感兴趣。”男爵夫人问女儿。

“一位艺术家，他要是有钱利用这个模型，就能挣十万法郎。”古董商说，他看见少女与艺术家二人眼神中的默契，便装出既内行又神秘的样子。“八千法郎一座，卖掉二十座就行了，因为每一座只需大

约一千埃居[1] 的本钱；给每件作品编上号，再毁掉模型，就能找到二十位收藏家，为拥有总数有限的作品得意洋洋。"

"十万法郎！"斯坦卜克嚷着，把商人、奥棠丝、男爵和男爵夫人一个个瞧过来。

"对，十万法郎！"商人重复道，"我要是有足够的钱，就花两万法郎向您买下它；因为，毁掉模型，它就变成个人占有的财产了……王公贵胄会花上三万四万买下这件杰作装饰自己的客厅。艺术品里还从来没有同时令普通市民和行家满意的座钟，这一座，先生，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是给您的，先生。"奥棠丝说着给了商人六枚金币[2]，他起身告辞。

艺术家送他到门口，对他说：

"别对任何人讲到这儿来过。要是有人问我们把组雕送到哪儿去了，您就说送给埃鲁维尔公爵了，就是那位住在瓦雷纳街的著名收藏家。"

商人点头表示同意。

艺术家回来后，男爵问他道：

"您怎么称呼？"

"斯坦卜克伯爵。"

"您有证件证明您的身分吗？……"

"有，男爵先生，证件是俄文和德文的，但没有经过认证……"

"您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件九尺高的雕像吗？"

"有，先生。"

"那我去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如果他们满意您的作品，我可以让您承做蒙柯奈元帅的雕像，准备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他的墓上的。陆军部和前帝国禁卫军的军官们捐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们有权挑选艺术家。"

"噢！先生，这样我就时来运转了！……"斯坦卜克说，一桩桩喜

---

① 埃居是法国古代的一种钱币，通常值三法郎。

② 一枚金币相当于二十法郎。

事接踵而至，倒使他愣住了。

“您放心，”男爵和颜悦色地说，“我将把您的组雕和这个模型拿给两位大臣看，要是他们赏识的话，您就走运了……”

奥棠丝紧紧抓着父亲的胳膊，把他弄疼了。

“把您的证件给我拿来，不要把您期望的事跟任何人讲，包括我们的贝特老姨在内。”

“李斯贝特？”于洛夫人叫起来，她终于明白了要达到的目的，但猜不出用何手段。

“我可以为夫人塑一座胸像，向您证明我的能力……”文赛斯拉补充说。

于洛夫人的美貌令艺术家震惊，他已把母女俩比较了一会儿。

“嗳，先生，您可能会有美好的前程。”男爵说，他完全被斯坦卜克伯爵清秀高雅的相貌迷住了。“不久您就会知道，在巴黎，光靠才气是不会长久的，持之以恒的工作才会得到酬报。”

奥棠丝红着脸递给年轻人一只漂亮的阿尔及利亚钱袋，里面装着六十枚金币。艺术家总带些贵族气，见奥棠丝脸红，也流露出羞怯的神色，其中的意思是不难解释的。

“这会不会碰巧是您工作的第一笔收入？”男爵夫人问。

“是的，夫人，这是我的艺术工作的第一次酬报，但不是我第一次的劳动所得，因为我当过工人……”

“那么，希望我女儿的钱给您带来好运！”于洛夫人说。

男爵见文赛斯拉始终把钱袋拿在手里不收起来，便说：“收起来吧，别有顾虑。这笔钱会由某位大爵爷，或许某位亲王偿还的，为了得到这件美丽的作品，他自然肯出高价向我们收买。”

“噢！爸爸，我太喜欢它了，绝不会出让给任何人，哪怕是王太子！”①

“我可以为小姐再做一座组雕，比这座更漂亮……”

“那就不是这一座了。”她回答。

---

① 指法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奥尔良公爵(1810—1842)，这是位喜爱艺术和艺术家的王太子。

说完她似乎觉得话讲得太多，羞得躲到花园去了。

“我回家就把模子和模型毁掉！”斯坦卜克说。

“好吧！把您的证件给我带来，先生，如果您完全符合我的料想，不久我就有回音给您。”

听到这句话，艺术家不得不走了。他向于洛夫人和奥棠丝行过礼，奥棠丝特意从花园回来受这一礼。然后他去杜依勒里花园遛了一会儿弯，不能也不敢回到他的顶楼上去，因为他的暴君马上会盘问他，逼他说出自己的秘密。

奥棠丝的恋人想象出成百座组雕和雕像；他觉得自己有力气像卡诺瓦①一样亲自斫凿大理石，而卡诺瓦同他一样身体虚弱，险些为此丧命。奥棠丝于他成了有形的灵感，把他彻底改变了。

“嗳！”男爵夫人问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呀？”

“亲爱的妈妈，你刚才见到了贝姨的恋人，希望现在他是我的恋人……可是你得闭上眼睛，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天哪！我本想什么都瞒着你，现在全对你说了吧……”

“好啦，再见，孩子们，”男爵拥抱着女儿和妻子，大声说，“我也许这就去见母山羊，从她那儿我一定能知道那个年轻人的许多事情。”

“爸爸，小心呀。”奥棠丝又嘱咐了一遍。

奥棠丝向母亲讲述了她那诗一般的故事，最后一节便是这天上午的奇遇。男爵夫人听完后叫道：

“噢！孩子！亲爱的孩子，世上最狡猾的东西还是天真！”

真正的激情自有它的本能。让一个贪吃的人在一只盘子里取水果，他不会取错的，甚至不用看也会抓起最好的那一个。同样，给有良好教养的女孩子选择丈夫的全权，如果她们能得到选定的人，一般也不会挑错。天性是万无一失的。一见钟情便是天性所致。在爱情上，第一眼确实是千里眼。

男爵夫人的快乐，虽有为母的尊严作掩饰，但也不下于女儿；因为克勒韦尔提到的奥棠丝出嫁的三种方式，她认为最好的一种看来就要成功了。她觉得这场奇遇是上帝对她热切祈祷的回应。

---

① 卡诺瓦(1757—1823)，意大利雕刻家。

斐歇小姐手下的苦工最后还是得回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用艺术家的快乐藏起恋人的快乐，表示他的得意是为了初次的成功。

“成功啦！我的组雕卖给了埃鲁维尔公爵，他还要给我找些活儿干。”说着他把一千二百法郎金币扔在老小姐的桌子上。

当然，他藏起了奥棠丝的钱袋，把它揣在怀里。

“嗳！”李斯贝特回答，“这很好啊，我干活干得累死了。瞧，孩子，您干的这一行，钱来得多慢，这是您收到的第一笔，可是您辛苦了快五年了！这笔钱勉强够还自从用我的积蓄换那张票据以来我为您花的钱。不过放心吧，”她数完钱后补充道，“这钱将全部用在您身上。我们一年的生活有了保障。要是您一直这样干下去，一年之内就可以还清债务，自己还能攒一笔钱。”

文赛斯拉见诡计成功，便又给老姑娘编了几段关于埃鲁维尔公爵的故事。

“我要给您穿一身时髦的黑衣服，添几件内衣，您去保护人那儿总该穿得像个样。另外，您现在得找一套比那可怕的顶楼更大、更合适的房子，买上家具好好布置一下。”她打量着文赛斯拉，又补了一句：“瞧您那么快活！简直换了一个人。”

“人家说我的组雕是件杰作呢。”

“那太好啦！再做几件呀。”这个干瘪的姑娘接口道。她太讲求实际，无法理解成功的喜悦或者艺术的美。“卖出去的就别想了，再做些别的去卖吧。为这个该死的参孙，您花费了二百法郎，还不算人工和时间。要制作您的座钟，您得花两千多法郎。嗳，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该把那件两个小男孩给小姑娘戴矢车菊花冠的东西做完，它一定会迷住巴黎人！我呢，我这就到葛拉夫先生的裁缝铺去，然后再去克勒韦尔先生家……您上楼回自己房里去吧，我要穿衣服了。”

次日，爱玛奈弗夫人爱得发疯的男爵去见贝姨，她打开门见他站在面前，不由吃了一惊，因为他从未上门来看过她。她心里想：“莫非奥棠丝想打我恋人的主意？……”头天，她在克勒韦尔家听说跟王家法院推事的那门亲事告吹了。

“堂姐夫，您怎么来了？这可是您生平头一遭来看我，肯定不是为了我的漂亮眼睛吧？”

“漂亮！不错，”男爵说，“我从来没见过你那样漂亮的眼睛……”

“您来干什么？嗳，在这样的陋室里接待您，我真难为情。”

贝姨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房间，第一间既是客厅和餐厅，又是厨房和作坊。家具同小康工人家里的一样：几把胡桃木草垫椅子，一张胡桃木小餐桌，一张工作台，几幅镶在发黑木框里的彩色版画，小小的平纹细布窗帘，一口胡桃木大衣橱，用力擦过、干净得发亮的地砖。整个房间纤尘不染，但全是冷色调，活像一幅泰尔布尔[1]的画。画中有的，这儿都有，包括那种灰暗的色调，也体现在先前近蓝色、如今褪成亚麻色的糊墙纸上。至于卧房，那是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

男爵眼睛一扫，就把一切都看清了，从生铁炉到家用器皿，样样东西上都留着俗气的标记。他感到一阵恶心，心里说：“德行就是这个样！”

“我来干什么？”他高声回答，“你这个姑娘这么鬼，最后总能猜出来，还不如现在就告诉你。”他一边大声说，一边坐下来，把打褶的细布窗帘撩开一点朝院子里张望。“这幢房子里有个大美人儿……”

“玛奈弗夫人！噢！我明白了！”她恍然大悟，说道，“那么约瑟法呢？”

“唉！小姨子，再没有约瑟法了……我像下人一样被撵出了门。”

“那么您想……？”小姨子望着男爵问道，神态之庄重俨然是个未闻丑事先动气的正经女人。

“玛奈弗夫人是位很有教养的女子，丈夫是职员，你跟她来往不会有失身分，”男爵说，“我希望你同她串串门。噢！你放心，她对局长先生的小姨子一定十二分的恭敬。”

这时楼梯上响起衣裙窸窸窣窣的声音，同时还有一个女人足登极细巧的高帮皮鞋的脚步声。声音到了楼梯口戛然而止。两记敲门声之后，玛奈弗夫人出现在门口。

“小姐，请原谅我闯进您家；昨天我来拜访过您，您没在家；我们是邻居，如果我知道您是行政法院推事先生的小姨子，我早就求您在他面前说句好话了。我看见局长先生进来，就冒昧地跟来了，因为我

---

[1] 泰尔布尔（1617—1681），荷兰风俗画家。

丈夫告诉我，男爵先生，一份有关人事的文件明天就要呈交大臣审批了。”

她好像很激动，心突突地跳，其实是跑着上楼的缘故。

“您不必求情，美丽的太太，”男爵答道，“倒是我该求您赏脸，让我见见您。”

“那么，要是小姐觉得合适，就请到我家坐坐。”玛奈弗夫人说。

“去吧，堂姐夫，我过一会儿去。”贝姨谨慎地说。

那位巴黎女子料定局长先生会登门拜访，并且聪明得一点就通，所以她不但自己做了一番与此类会见相称的打扮，还把住房也打扮了一下。一大早，房里就摆放了赊购来的鲜花。玛奈弗帮助妻子擦抹家具，又洗又刷又掸，连最小的物品也显出原有的光泽。瓦莱丽希望置身于一个清新的环境中，好讨局长先生喜欢，喜欢到她有权放刁耍横，像逗小孩儿一样，运用现代谋略吊他胃口的地步。她早把于洛看透了。给一个走投无路的巴黎女子一天的时间，她便能把内阁搅得天翻地覆。

这位帝政时代的人物，在帝国的风气中混惯了，对现代爱情的那些套路一无所知，不熟悉一八三〇年以来发明的那些新款装腔作势和种种谈话方式，在那儿，可怜的弱女子临了都声称当了情人欲望的牺牲品，就像给人包扎伤口的慈善会修女，或者忠心耿耿的天使。这门新的爱的艺术[①] 耗用大量福音书上的话语来修炼魔道。痴情就是殉道。恋爱双方都向往理想，向往永恒，愿意通过爱情变成更好的人。这些漂亮话全都是借口，为的是比过去干起来更卖力，堕落得更迅猛。这种虚伪是我们时代的特色，它使风流韵事发生了坏疽。两人嘴上说是天使，行事却尽量像一对恶魔。在两场战役之间，爱情是没有时间做这种分析的，在一八〇九年，它同帝国一样迅速取得战果。到了王政复辟时期，英俊的于洛又混在女人堆里，他先安慰了几位老相好，她们如熄灭的星辰，已从政治的天穹上掉了下来。后来，他老了，又做了珍妮·卡迪讷和约瑟法之流的俘虏。

---

① 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7）曾著《爱的艺术》一书，讲的是男方如何勾引女方与其私通之术。

玛奈弗夫人的丈夫在部里打探了局长大人的既往经历，向夫人做了详细汇报，既然现代的感情喜剧对男爵可能挺新鲜，瓦莱丽便据此定下了行动计划。这天上午小试牛刀，可以说与她的期望完全相符。凭着感伤的、传奇式的浪漫方式，瓦莱丽未做任何许诺，就为丈夫谋到了副科长的职位和荣誉勋位十字勋章。

打这场小小的战争，免不了要在牡蛎岩饭店吃几顿饭，看几场戏，送头纱、披肩、袍子、首饰等许多礼物。男爵不喜欢长老街那套公寓，暗地里在瓦诺街一栋漂亮的新式房子里，布置一套富丽堂皇的房间。

玛奈弗先生得到十五天假期，过一个月要回故乡处理一些私事。他还获得了一笔奖金。他打算去瑞士做一次短期旅行，对那儿的女性做一番研究。

虽说于洛男爵关心受他保护的女人，但也没有忘记受他保护的男人。商务大臣包比诺伯爵喜爱艺术，出两千法郎定做一座参孙组雕，条件是毁掉模子，只容他和于洛小姐各有一座。组雕受到一位亲王的赞赏，于是给他送去座钟的模型，他出价三万法郎定做，但只许铸此一座。受到咨询的艺术家，包括斯蒂曼在内，都表示这两件作品的作者可以雕好人像。陆军大臣兼蒙柯奈元帅纪念像募捐委员会主席，元帅维桑布尔亲王立即开会商议，把制作纪念像的工作交给了斯坦卜克。同行的捧场使这位艺术家声名鹊起，时任副国务秘书的拉斯蒂涅伯爵也想要他的一件作品，得到了那座两个小男孩为一个小女孩戴花冠的妙不可言的组雕，他答应在巨石街政府经管的大理石库内拨给斯坦卜克一间工作室。

斯坦卜克成功了，不过是在巴黎获得的成功，就是说那种巨大的，把肩膀和腰板承受不了的人压垮的成功——顺便说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报章杂志纷纷谈论文赛斯拉·斯坦卜克伯爵，但他和斐歇小姐居然毫不知情。每天，斐歇小姐一出去吃饭，文赛斯拉就去男爵夫人家待上一两个小时，贝特上堂姐家的日子除外。就这样过了几天。

男爵调查清楚了斯坦卜克伯爵的贵族血统和身分，男爵夫人喜欢他的性格和品行，奥棠丝为得到认可的爱情和未婚夫的荣耀得意

洋洋。他们不再迟疑，开始谈论这桩婚事了；总而言之，艺术家幸福到了极点，却不料玛奈弗夫人嘴巴不牢，使一切陷入险境。事情是这样的。

于洛男爵希望李斯贝特同玛奈弗夫人来往，好有只眼睛盯着这户人家，她已在瓦莱丽家吃过饭。瓦莱丽也想在于洛家有个耳目，所以对老姑娘百般奉承，甚至请斐歇小姐在她搬新房子时去喝乔迁的喜酒。老姑娘很高兴多了一个去吃饭的地方，又被玛奈弗夫人的巧言令色所吸引，居然喜欢上了她。在所有同她交往的人中，没有一个对她下过那么大的功夫。的确，玛奈弗夫人对待斐歇小姐的小心周到，可以说如同贝姨之对待男爵夫人、里维先生、克勒韦尔等所有招待她吃饭的人。玛奈弗夫妇还有意让她看到他们生活的艰辛，以激起贝姨的同情。他们照例用最美丽的色彩渲染其苦情：忘恩负义的朋友呀，疾病呀，还有瓦莱丽的母亲福尔坦夫人呀，他们如何以常人难以承受的牺牲，把窘迫的家境瞒着她，使她到死都活得舒适、富足呀，等等，等等。

"多可怜的人呀！"她对堂姐夫于洛说，"您关心他们是对的，他们值得您关心，因为他们那么有勇气，那么善良！靠副科长一千埃居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因为蒙柯奈元帅去世后，他们还借了债！政府真不像话，竟要一名有妻儿的职员靠二千四百法郎的薪水在巴黎过活！"

一位年轻女子似乎把她当作知己，样样事情都告诉她，请教她，恭维她，好像愿意得到她的指引，这女子不久便成为怪僻的贝姨最亲近的人，比她所有的亲戚还亲。

至于男爵，他欣赏玛奈弗夫人的端庄、教养和风度，那是珍妮·卡迪讷和约瑟法以及她们的女友所没有的。不出一个月他就爱上了她，这是老年人的痴情，表面理智、实则荒谬的痴情。的确，在她那儿，他看不到嘲讽，花天酒地，挥霍无度，道德败坏，对社会成规的蔑视，绝对的独立不羁；而在女戏子和女歌唱家那儿，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他的全部不幸。同时他也逃脱了交际花沙子吸水般的难填欲壑。

玛奈弗夫人成为他的红粉知己后，对他送的一点点东西也要推三阻四，不肯接受。"职位呀，奖金呀，凡是您能从政府那儿为我们谋

得的，都行。可是别败坏您说您爱的女人的声誉，”瓦莱丽说，“否则我就不相信您了……”她像斜眼望天的圣女泰蕾丝一样瞟了他一眼，然后补上一句：“而我愿意相信您。”

每送一件礼物，都像攻下一座堡垒或泯灭一个人的良知那样难。可怜的男爵用尽计谋，才能送一件十分昂贵的小玩意。他庆幸终于遇到一位贤德女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在这个原始的——他用的形容词——人家，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尊神。玛奈弗先生好像万万没有想到陆军部的朱庇特会有意化作一阵金雨落在他妻子家，[1] 所以甘心为威严的长官当奴才。

年方二十三岁的玛奈弗夫人，纯洁和胆小怕事的市民女子，藏在长老街的一朵花，总不该有交际花们伤风败俗的堕落行为，那是男爵现在讨厌透了的。另外，他尚未见识过守身如玉的魅力，而胆怯的瓦莱丽使他品尝到了个中滋味，如歌中所唱“沿着河流”云云。[2]

埃克托和瓦莱丽既然有了这层关系，无怪乎瓦莱丽从他嘴里得知大艺术家斯坦卜克和奥棠丝近期结婚的秘密。在一个没有权利的情人和一个难下决心当情妇的女人之间，免不了要打打嘴仗，斗斗心眼儿，正如花式剑在进攻时同决斗的剑一样虎虎生风，而说话间往往就透露出真实的想法。最谨慎的男子这时就会效法德·丢兰纳先生[3]。多情的瓦莱丽不止一次地大叫：“为一个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男人失身，我想不通！”男爵在回答她时暗示，女儿出嫁后，他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他多次赌咒发誓，二十五年来，他和于洛夫人之间一切早已结束。

“人家说她美得很呢！”玛奈弗夫人回了一句，“我要证据。”

“您会有的。”男爵说，很高兴瓦莱丽的这个愿望使她露了馅儿。

“什么证据？得永远不离开我才行。”瓦莱丽说。埃克托于是不得不披露了他正在瓦诺街执行的计划，以便向瓦莱丽证明，他想把属

---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爱上了阿尔戈斯王之女达那厄。她被父亲关在一座铜塔内，朱庇特化为金雨到塔内与她幽会。

② 指一首轮舞曲，名为《沿河漫步》，歌唱了拒绝诱惑、保全名节的女子。

③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他善于避实就虚，寻找战机，在强敌受挫后积极进攻，夺取胜利。

于合法妻子的生命拿出一半给她，因为他猜测文明人的生活也是白昼和黑夜对半平分的。他打算等女儿一出嫁就不露痕迹地与妻子分居，留下她孤身一人。男爵夫人将在奥棠丝家和小于洛夫妇家度过全部时光，他肯定妻子会听从他的。“从此，我的小宝贝，我真正的生活，我真正的家将在瓦诺街。”

“天哪，您这样随心所欲地支配我！……”玛奈弗夫人说。“那么我丈夫呢？……”

“那个老废物？”

“同您比他当然是啰……”她笑着回答。

玛奈弗夫人得知年轻的斯坦卜克伯爵的身世后，极想见见他，或许她想趁与他同住一栋房子的时候，向他讨件小玩意儿。这种好奇心令男爵大为不快，瓦莱丽于是发誓永远不看文赛斯拉一眼。由于丢掉了这个念头，作为报偿，她得到一套质地细密的塞夫勒古窑茶具，可是这个欲望仍保留在内心深处，好似已写在记事本上一样。一天，她请她的贝姨到房里一起喝咖啡，把话题扯到贝姨的恋人身上，想探探能否不惹是非地见他一面。

“我的乖乖，”她说，她俩互称我的乖乖，“您干吗还不把您的恋人介绍给我？……您不知道他转眼工夫就出了名？”

“他！出名？”

“人人都在谈论他呀！……”

“啊！唔！”李斯贝特叫道。

“他即将雕我父亲的像，我倒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使他的作品成功。一八〇九年，瓦格纳战役之前，画家圣① 为年轻英俊的蒙柯奈画了一幅微型画。这件杰作送给了我可怜的母亲，我可以借给您的恋人，这可是蒙柯奈夫人拿不出来的……”

圣和奥古斯丁② 是帝政时期微型画的两位大师。

“您说，我的乖乖，他即将雕一座人像？……”李斯贝特问道。

---

① 达尼埃尔·圣（1778—1847），法国肖像画家和微型画画家。

② 奥古斯丁（1759—1832），法国微型画画家和珐琅装饰画家，当过达尼埃尔·圣的老师。

“九尺高的人像，陆军部定做的。啊！您怎么回事？这些消息倒要我告诉您。政府还要在巨石街的大理石仓库内拨给斯坦卜克伯爵一间工作室和一套住房。您那位波兰人说不定会当仓库主任，两千法郎的薪水，还是个闲职……”

“这些我全不知道，您怎么知道的？”李斯贝特终于从惊愕中缓过神来，问道。

“嗳，亲爱的小贝姨，”玛奈弗夫人亲切地说，“您能做个忠实的、经得住一切考验的朋友吗？您愿不愿意我们做姐妹？愿不愿意发誓，咱们有事谁也不瞒谁，您替我做密探，我也替您做密探？……尤其您愿不愿意发誓，在我丈夫面前，在于洛先生面前，绝不出卖我，永远不承认是我告诉了您……”

玛奈弗夫人突然停止了惹公牛发怒的勾当，她被贝姨吓住了。洛林女子的表情变得狰狞可怖。一双锐利的黑眼睛虎视眈眈地瞪着，面孔好像我们想象中的女巫。她咬住牙齿不让它们打战，可怕的抽搐使她四肢哆嗦。她把钩子状的手插到帽子下抓着头发，托住变得过于沉重的脑袋；她在燃烧！心中的烈火顺着皱纹冒出青烟，条条皱纹好似火山爆发划出的道道裂缝。那场面简直惊心动魄。

“嗳！你干吗停下不讲了？”她用粗沉的嗓音说，“我原先怎么对他，今后就怎么对您。噢！我连全身的血都肯给他……”

“那么您爱他喽？……”

“当我的孩子一样爱！……”

“哦！”玛奈弗夫人松了口气，说道，“既然是这种爱，那么您要有大喜事了；您不是希望他幸福吗？”

李斯贝特像疯了一样很快地点了点头。

“过一个月他要娶您的小外甥女了。”

“奥棠丝？”老姑娘拍着脑门站起来，叫道。

“啊！您难道爱那个年轻人？”玛奈弗夫人问道。

“我的乖乖，咱们是生死之交，”斐歇小姐说，“是的，您要是爱慕什么人，我就认为这个人神圣不可侵犯。反正您的坏毛病对我将变成美德，因为我，我需要您的坏毛病。”

“这么说您是和他同居的了？”瓦莱丽嚷道。

“不，我只想当他的母亲……”

“那我就不懂了，”瓦莱丽又说，“因为，要是这样，人家并没有要您，骗您，他结一门好亲，成了名，您应当高兴才是。何况一切都不可挽回，您就算了吧。每天，您一出去吃饭，咱们的艺术家就上于洛夫人家……”

“阿黛莉娜！”李斯贝特心里想，“噢！阿黛莉娜，我会跟你算这笔账！我要叫你变得比我还丑……”

“瞧，您脸白得像死人一样！”瓦莱丽说。“难道真有什么事？……噢！我真蠢！母女俩一定料到您会阻挠这门亲事，所以才瞒着您。”玛奈弗夫人嚷起来；“可是，既然您没有跟那个年轻人同居，您这些表现，我的乖乖，我觉得比我丈夫的心还难以捉摸……”

“噢！您呀，您不知道，”李斯贝特说，“您不知道这套鬼把戏是怎么回事！这是致人死命的最后一击！我的心受了多少伤害！您不知道，自打懂事的年龄起，我就做了阿黛莉娜的牺牲品！我挨打，她受宠！我穿得像个干粗活的使唤丫头，她穿得像位贵妇人。我给园子刨土，摘菜叶子，她为整理服饰才动十个手指头！……她嫁给了男爵，到皇宫里去出风头，我直到一八〇九年还待在村子里，等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等了四年；他们把我接出来，可是叫我去当工人，提的亲都是些职员，上尉，跟门房差不多的男人！……二十六年当中，我尽吃他们的残羹剩饭……现在呢，就像《旧约》里说的，穷人只有一只给他带来幸福的羊羔，富人有一群羊，却见了穷人的羊眼热，把它偷走！……事先不打声招呼，也不向他讨。阿黛莉娜窃走了我的幸福！阿黛莉娜！……阿黛莉娜，你总有一天会陷进泥坑，比我陷得还深！我喜欢的奥棠丝骗了我……男爵……不，这不可能。嗳！您再跟我讲一遍，这其中哪些事是真的？”

“冷静点，我的乖乖……”

“瓦莱丽，亲爱的天使，我马上就冷静下来，”这个古怪的姑娘说着坐了下来。“只有一件事可以使我恢复理智：给我一个证据！……”

“那座参孙组雕在您外甥女奥棠丝手上。瞧，这是一本杂志上登的组雕的石版画；她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男爵为未来的女婿着想，

捧他出名，并把一切弄到手。”

李斯贝特瞧了瞧石版画，画的下方有一行字：组雕，于洛·德·埃尔维小姐藏。

“水！……水！……”她嚷道，“给我水！我的头像火烧一样，我要疯了！……”

玛奈弗夫人端来了水，老姑娘脱下便帽，散开黑头发，把头埋进她的新朋友替她端着的脸盆里。她把额头在水里浸了好几次，才压下刚冒的火气。然后，她完全恢复了自控力。

“别说出去，”她边擦脸边对玛奈弗夫人说，“这些事，一句也别提……瞧！……我平静了，什么都忘了，我想旁的事了！”

“明天她就会进夏朗东疯人院，这错不了。”玛奈弗夫人望着洛林女子，心里想。

“怎么办呢？”李斯贝特又说，“瞧，我的小天使，必须一声不吭，低着头，往坟墓走，正像水径直朝河里流。我能做什么？我恨不得把所有这些人，阿黛莉娜，她女儿，男爵，统统化为齑粉。可是，一个穷亲戚能拿阔人家怎么样？……还能拿鸡蛋碰石头？”

“是呀，您说得不错，”瓦莱丽答道，“只管从食槽里尽量给自己搂干草就行了。这就是巴黎的生活。”

“要是我失去这个孩子，我很快就会死的。”李斯贝特说。“我原先一直以为在当他的母亲，打算跟他过一辈子……”

她眼里噙着泪，不做声了。这个凶悍的火性子姑娘竟如此易动感情，倒叫玛奈弗夫人不寒而栗。

“嗳！我碰到了您，”她执起瓦莱丽的手说，“在这场大难中也算得到些安慰……咱们会彼此相爱，而且干吗要分手呢？我绝不会同您竞争。我呀，永远不会有人爱上我的！……原先肯要我，娶我的，全是因为我堂姐夫这个后台……有攀登天堂的力气，却用来挣面包、水、破烂衣服和一间顶楼！啊！我的乖乖，苦可受大啦！我就这样成了干瘪女人。”

她突然住了口，一道阴森的目光瞪着玛奈弗夫人的蓝眼睛，如匕首的利刃直刺到这个漂亮女人的心里。

“讲这些干吗？”她大声责备自己道，“啊！我从来没说过这么多

的话！……"她停顿片刻，又用儿童的口头禅补上一句："谁作弊谁倒霉！……正像您说的那句聪明话：把牙齿磨尖，尽量从食槽里搂干草。"

"您讲得有道理，"玛奈弗夫人说，老姑娘发的神经把她吓坏了，记不得自己讲过这句至理名言。"我相信您是对的，我的乖乖。人生苦短，应当尽情享受，利用别人为自己找乐子……我年纪轻轻，已经这么做了！小时候我娇生惯养，父亲把我当作他的心肝宝贝，像公主一样把我抚养成人。可是他为了实现野心结了婚，几乎把我忘了！可怜的母亲叫我做了那么多美梦，后来伤透了心才死的，因为我嫁给了一个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小职员，三十九岁，又老又冷酷的浪荡鬼，作恶多端的坏蛋，只把我当作发财的工具，像人家待您一样……可是临了，我发现这下流坯是最好的丈夫，他更喜欢街角肮脏的丑女人，给了我自由。虽说他把薪水全拿走一个人花，但他从不过问我的收入是从哪儿来的……"

这回轮到她不做声了，好像发觉心腹话说漏了嘴。她见李斯贝特听得那样专注，不觉一惊，认为先得看看她是否靠得住，再向她透露自己最后的秘密，于是她说：

"瞧，我的乖乖，我多么信任您啊！……"

李斯贝特做了一个动作，叫她一百二十个放心。

用眼睛和头部动作发誓，往往比在重罪法庭上发誓更庄严。

"表面上我谨守妇道，"玛奈弗夫人把手放在李斯贝特的手上，仿佛要接受她的诚意，"我是已婚女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早上玛奈弗去部里时，要是他心血来潮想向我道别，一见我卧室的门关着，就会悄悄地离开。他对自己孩子的爱，比不上我喜欢在杜依勒里花园两座河神脚下玩耍的大理石雕的孩子①。要是我不回去吃晚饭，他就舒舒服服地同保姆一起吃，因为保姆尽心尽意地侍候先生。每天他吃完晚饭都出门，半夜或凌晨一点才回家。可惜，一年来，我没有贴身女仆了，换句话说，我守了一年活寡……我只有过一次爱情，一

① 花园里有许多代表法国主要河流的河神组雕，如罗讷河神和索恩河神，莱茵河神和摩泽尔河神。

次幸福……他是个有钱的巴西人，一年前走了，这是我惟一一次失身！为了能在巴黎安家，他回去变卖产业和所有的东西。他将发现他的瓦莱丽变成什么了？一个坏女人。可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干吗他迟迟不回来呢？说不定他掉在海里淹死了，就像我的贞操。”

“再见，我的乖乖，”李斯贝特突然说，“咱们是永远不再分开了。我喜欢您，敬重您，我听您的！我的堂姐夫缠着我，要我住到瓦诺街您的新房子里。我原先不乐意，因为我猜到了他为什么又一次发善心……”

“嗳，我清楚，要您监视我。”玛奈弗夫人说。

“这正是他慷慨的用意。”李斯贝特把话接了过去。“在巴黎，做好事有一半是投机行为，正如忘恩负义有一半是报仇解恨！……对一个穷亲戚，人家的行事就像拿一块肥肉喂耗子。我将接受男爵的建议，因为这栋房子我厌恶透了。啊！咱们俩的脑子够用，知道讲该讲的话，不讲对我们不利的话；所以，嘴不能快，咱们的交情……”

“经得住任何考验……”玛奈弗夫人快活地叫道，很高兴有了一件自己的武器，一个心腹，一个忠实可靠的姑妈之类的人。“听我说！男爵在瓦诺街大兴土木呢……”

“当然啰，”李斯贝特说，“他已经花了三万法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的钱，因为唱歌的约瑟法把他榨干了。噢！您运气不错，”她补充说。“只要他的心抓在像您那样的雪白光滑的小手里，男爵为您去偷都肯。”

“嗳！我的乖乖，我家里有什么东西对您的新房有用，您尽管拿……”玛奈弗夫人怀着无后顾之忧的女人的安全感说，“这只五斗柜，这个带镜子的大衣橱，这条地毯，床幔……”

李斯贝特高兴至极，眼睛瞪得老大，她不敢相信会得到这样的礼物。

“您一下子给我的，比我的阔亲戚三十年间给的还要多！……”她大声说，“他们从来没想过我有没有家具！几周前，男爵第一次上门，见到我的穷相就扮了一个阔人的鬼脸……好吧！谢谢，我的乖乖，我会报答您的，您就等着瞧我怎样报答吧！”

瓦莱丽把贝姨一直送到楼梯口，两个女人拥抱了一下。

“她身上的气味真难闻！……”俏女子剩下一个人时心里想，“我决不常常拥抱她，我的姨！不过得留神，必须敷衍她，她对我用处大得很，会帮我发财的。”

以巴黎的真正克里奥尔人① 的脾气，玛奈弗夫人极讨厌吃苦受累，像猫儿一样懒，万不得已才肯跑动。对她而言，人生应当整个儿是享乐，而享乐是不应该费力气的。她喜欢鲜花，只要有人送上门。她不能想象去看戏却没有独用的包厢，没有车去戏院。这种交际花的爱好，瓦莱丽得之于她的母亲。蒙柯奈将军逗留巴黎期间，她是极受宠的。二十年间，所有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挥霍成性，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把什么都花光吃尽，而拿破仑倒台后，便不再讲这种排场了。帝国权贵的荒唐，不亚于昔日的王公贵胄。到王政复辟时代，贵族对挨打被抢的往事记忆犹新；所以，除去两三个例外，他们变得节俭，安分，瞻前顾后，总而言之庸庸碌碌，没有了大气派。之后，一八三〇年完成了一七九三年的大业。从此，法国只有显赫的姓氏，没有显赫的世家了，除非发生难以逆料的政治变动。一切都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最聪明的人把财产存了终身年金。家族观念被摧毁了。

用玛奈弗的话说，瓦莱丽把于洛勾到手的那一天，贫穷紧紧拥抱着她，把她咬出了血。少妇于是痛下决心，要拿自己的姿色当发财的手段。因此，几天来，她感到需要学母亲的样，身边有位忠实的女友，把应当瞒着贴身女仆的事告诉她，她可以替我们做事，奔走，思索。总之，一个死心踏地，不嫌苦乐不均的奴才。瓦莱丽和贝姨一样，猜到了男爵要她同贝姨交往的用意。凭着这位巴黎的克里奥尔女人令人生畏的聪明，她几小时地躺在长沙发上，打着她那盏洞烛幽微的灯笼，把人家的内心、情感和阴谋诡计的最阴暗的角落照了个遍，想出了把奸细变成自己同党的主意。那件可怕的事，很可能是她故意泄露的；瓦莱丽看出了这个容易激动、热情无处发泄的姑娘的真性格，

---

① 克里奥尔人是出生于法国前殖民地，特别是安的列斯群岛、圭亚那等地的白种人。

便想笼络她。因而这场谈话颇像旅客往深谷里扔的一块石头，好探探它究竟有多深。在这个看上去那么软弱，那么谦卑，那么不叫人害怕的姑娘身上，玛奈弗夫人同时发现了一个伊阿古和一个理查三世①，不由得害怕起来。

顷刻间，贝姨露出了真面目。顷刻间，科西嘉人和野人的性格，扯断了令它折腰的细绳，恢复了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傲，正像一株果树，被偷青果子的儿童折弯后又弹了回去。

童贞的人构想之丰盈、缜密和迅速，始终得到社会观察家的赞赏。

童贞和所有扭曲人性的事物一样，拥有特殊的资质和巨大的吸收能力。童男处女的生命，其耐力和持久是无法估量的，因为生命力不曾消耗。头脑在保留下的各种机能中得到了充实。当贞洁的人需要使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时，无论借助于行动还是借助于思想，他们就会有结实的肌肉，或者天生的学识、魔鬼般的力量，或者神通广大的意志。

在这一点上，若暂时只把童贞女马利亚视为一种象征，她以其伟大使所有印度、埃及和希腊的典型黯然失色。童贞，伟大事物之母，magna parens rerum②，她美丽洁白的手中握着上界的钥匙。总而言之，这个崇高而可畏的特殊人物，无愧于天主教会赋予她的全部荣誉。

刹那间，贝姨变成了莫希干人③。莫希干人设的陷阱无法避开，他们的城府深不可测，决断的迅速靠的是器官出奇的完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方，仇恨和报复心是无法化解的。贝姨正是这种仇恨和报复心的化身。这两种感情，再加上被推向极端的友谊和爱情，只有沐浴在阳光里的国度才能见识到。但李斯贝特首先是洛林女子，

---

① 这两人分别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奥瑟罗》和《理查三世》中的人物。伊阿古挑拨奥瑟罗妒杀妻子。理查三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阴险残暴，杀兄子自立为国王。

② 拉丁文：事物的伟大母亲。疑法文原文有误。

③ 美国作家库柏（1789—1851）发表了小说《最后一名莫希干人》后，这个北美印第安人的部族一时成为热门题材，如一八三七年巴黎上演了芭蕾舞剧《莫希干人》，大仲马于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创作了小说《巴黎的莫希干人》。

铁了心要骗人的。

她并不乐意演下面这场戏,由于孤陋寡闻,才做了一个古怪的尝试。她想象中的监狱同孩子们想象的没有区别,以为关单人囚室和监禁是一回事。殊不知关单人囚室是最严厉的监禁,而这个最严厉的处分是刑事法庭的特权。

李斯贝特从玛奈弗夫人家出来,赶到里维先生家,在书房找到了他。

"嗳!我的好里维先生,"她插上书房门的插销,然后对他说,"您料得不错,那些波兰人!……他们坏透了,全是无法无天的家伙。"

"他们想放把火把欧洲烧起来,"热爱和平的里维说,"他们要破坏所有的买卖,叫商人全破产,为了一个什么祖国,据说那儿全是沼泽,到处是讨厌的犹太人,还有哥萨克和乡下人,同猛兽一类不该算作人的。这些波兰人不了解当今的时代,我们不再是野蛮人啦!战争没有了,亲爱的小姐,国王们跟着也没有了。在我们的时代,获胜的是商业、实业和市民阶级的智慧,荷兰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是的,"他越说越起劲,"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各国人民应当合法地发展自由,靠立宪制度的和平手段获得一切;这正是波兰人所不知道的,而我希望……"说到这儿,他从女工的神情看出,这套高深的政治理论她根本不懂,于是又说:"我的好姑娘,您说什么?……"

"这儿是卷宗,"贝特接口道,"要是我不愿意丢掉我的三千二百一十法郎,就得把这个恶棍关进监狱……"

"啊!我不是早跟您说过吗!"圣德尼街区的权威人士嚷道。

里维从邦斯兄弟手中盘过来的铺子,始终开在恶语街上的朗热老公馆里,公馆是这个显赫世家在王公贵胄住在卢浮宫周围的时代盖的。

"所以,我来的路上一直为您祝福呢!……"李斯贝特回答。

"要是他得不到一点风声,明早四点就进大狱了。"裁判官翻着历书,查了一下日出的时间,"可是要等到后天了,因为要把他关进监狱,先得把支付催告和拘禁通知送达给他。这样……"

"多糊涂的法律,"贝姨说,"欠债的不就溜了吗?"

"他有这个权利,"裁判官笑着回答,"所以,我告诉您怎么

办……”

“这个嘛，我把票据带走交给他，”贝特截住商务裁判官的话，“我告诉他我不得不借一笔钱，债主要求办这个手续。我了解我那个波兰人，他连票据也不打开就会用它点烟斗的！”

“啊！不错！不错！斐歇小姐。那么您放心，事情很快就会了结的。可是且慢！把一个人投进大牢还不算完，用这个奢侈的法律手段，是为了收回自己的钱。您的钱谁还呢？”

“谁给他钱谁还。”

“啊！对了；我忘记陆军部委托他为我们的一名主顾树纪念碑了。啊！本店向蒙柯奈将军供应了好多套军服，他立刻拿到战场上给炮火熏黑了，他这人！是条好汉！他付账按时不误！”

一名法兰西元帅尽管救过皇上，救过国家，但在一个商人的嘴里，付账按时不误始终是最高的赞誉。

“那么周六见，里维先生，那天您请我好好吃一顿。对了，我要从长老街搬到瓦诺街去了。”

“您做得对，尽管我讨厌一切反对党的东西，但见您住在那个鬼地方，我心里很难受。我敢说，那鬼地方辱没了卢浮宫和卡鲁塞尔广场。我喜欢路易-菲力浦，他是我的偶像，他的王朝以一个阶级为基础，他就是这个阶级真正的、威严的代表。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恢复了国民自卫队，为绦带业做了大好事……”

“听您这样讲，”李斯贝特说，“我纳闷您怎么没当上议员呢？”

“人家害怕我对王朝有感情。”里维答道，“我的政敌就是王上的政敌。啊！他人格高尚，有个美满的家庭；总之，”他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是我们的理想：德行好，节俭，一切！但是完成卢浮宫的修建是我们立他为王的一个条件，经费倒是拨了，可没有规定期限，这点我承认，所以巴黎市中心一派令人痛心的景象……因为我政治上是正中派，所以希望巴黎的正中变个样。您的街区令人提心吊胆。总有一天您会叫人给暗杀了……嗳！现在您的克勒韦尔先生升任营长了，希望他的大肩章由我们来做才好。”

“今晚我去他家吃饭，我替您把这活儿揽过来。”

李斯贝特为切断了利沃尼亚人与世界的一切联系而沾沾自喜，

以为他是她的人了。艺术家不再工作，便会被人遗忘，如同一个人埋在了墓穴里，只有她去看他。她这样快活了两天，因为她希望给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一个致命的打击。

克勒韦尔先生住在索塞依街，为了上他家，她取道卡鲁塞尔桥、伏尔泰滨河路、奥尔塞滨河路、狩猎街、大学街、协和桥和马里尼大街。这条不合逻辑的路线是由痴情的逻辑划定的，而这条逻辑总是和两条腿不共戴天。贝姨在滨河路上走得极慢，眼睛还望着塞纳河右岸。她估计得很准。她出门时，文赛斯拉正在穿衣服。她想，等她一走，这个情人就会抄最近的路上男爵夫人家。果然，正当她顺着伏尔泰滨河路的护墙走，两眼盯着河，人在左岸心在右岸的时候，她看见艺术家从杜依勒里花园的栅栏门出来朝王家桥走。一到桥头，她就跟在她的负心汉后面，但是没有被他发觉，因为恋人们是极少回一回头的；她尾随着他一直走到于洛夫人家，见他像熟客一样走了进去。

这最后一个证据证实了玛奈弗夫人透露的事，李斯贝特怒不可遏。她怀着一腔简直可以动手杀人的怒火走到新任营长的家。克勒韦尔老头正在客厅等女儿女婿。

塞莱斯坦·克勒韦尔是巴黎暴发户天经地义、名副其实的代表，所以赛查·皮罗托的这位幸运继任人的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塞莱斯坦·克勒韦尔一个人就是整整一个世界，由于他在这场家庭悲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比里维更值得我们多费一些笔墨。

在童年或者初涉世事时，你们可曾注意到，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亲手为自己创立一个样板？比方一家银行的办事员，走进老板的客厅时，就梦想自己也有一间同样的客厅。倘若二十年后他发了财，那么他在家里摆的阔，决不是时尚的奢华，而是当年令他着迷的过时奢华。对往事的这种艳羡，不知叫人干出多少桩蠢事；正如暗中的竞争驱使人们去模仿为自己树立的榜样，耗尽气力做人家的影子，也不知闹出了多少荒唐事。克勒韦尔当副区长，因为他的老板当过副区长，他现在当营长，因为他曾羡慕赛查·皮罗托的肩章。他的老板走鸿运时，建筑师葛兰杜完成的奇妙之作令他惊叹不已。因此，到他装修自己的公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立时即刻眼也不睁就打开钱袋，去

找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的建筑师葛兰杜。过时的名人有落伍的欣赏者支持，不知道还能混多久。

葛兰杜于是千篇一律地又开始装修客厅：白地描金，张挂红缎帷幔。紫檀木家具雕工粗糙，一如大路货，所以在工业展览会上巴黎的工场使外省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大烛台、椅子靠手、壁炉挡灰板、枝形吊灯、座钟，全是洛可可式。稳稳地摆在客厅当中的大理石圆桌，上面嵌着来自罗马的各种意大利和古代的大理石片，组成一幅幅矿物图，活像裁缝的布料样品板。克勒韦尔接待的所有资产者，来一次就对这张桌子赞一次。已故克勒韦尔夫人、克勒韦尔、他的女儿和女婿的四幅肖像，对称地挂在四壁上，全是在资产者中间负有盛名的画家皮埃尔·格拉苏的手笔。克勒韦尔给画成拜伦的姿态，显得挺滑稽。一千法郎一个的画框，与这种咖啡馆的富丽堂皇倒很相配，真正的艺术家见了自然不以为然。

有钱人从来不错过一次表现愚蠢的机会。如果退休商人像意大利人那样天生知道什么是伟大，那么巴黎今天恐怕就有十个威尼斯了。就是现在，米兰的大批发商还会遗赠五十万法郎给米兰天主教堂，为穹顶上的巨型圣母像贴金。卡诺瓦在遗嘱中写明，要其弟造一座价值四百万的教堂，弟弟自己又添了一笔钱。巴黎的资产阶级都像里维一样，打心眼里爱着巴黎，他们可曾想过为圣母院的塔楼建造缺少的钟楼？你们算一算，国家从无继承人的遗产中收了多少钱吧。十五年来，克勒韦尔之流愚蠢地消耗了大量硬质纤维板、金色颜料和冒充的雕刻品。用同样的钱，可以把美化巴黎的工作全部完成。

客厅尽头是一间华丽的书房，陈设着仿布尔①式的桌子和橱柜。

卧室也与客厅相通，四壁糊着擦光印花布。餐厅里摆着好多耀眼的桃花心木家具，护墙板上挂了几幅瑞士风景画，配着贵重的画框。克勒韦尔老头梦想到瑞士一游，未去之前，执意要拥有画上的这个国家。

由此可见，克勒韦尔这位受过勋的前副区长，国民自卫队上尉，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高级木器细木工，精于铜、锡、贝壳镶嵌。

把他不走运的前任的大排场，来了个如法炮制，连家具也一模一样。在王政复辟时期，一个倒下了，默默无闻的另一个却青云直上。这并非由于命运的播弄，而是情势使然。在革命中也好，在海上风暴中也好，坚实的东西沉入海底，轻飘的东西被波浪卷到海面。赛查·皮罗托，保王党人，得宠而遭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靶子，而得胜的资产阶级则推克勒韦尔当代表。

在这套租金一千埃居的公寓里，堆满了能用金钱买来的所有漂亮而俗气的东西。它位于一座旧宅的二层，前有院子后有花园。这儿一切都保存完好，像昆虫学家的鞘翅目标本，原因是克勒韦尔不大住在这儿。

这个豪华的处所，是这位野心勃勃的资产者的法定住所。他有一名厨娘和一名随身男仆侍候，逢到宴请政界朋友、需要摆阔或招待家人时，再临时雇两个用人，并吩咐舍韦酒家[1] 做一桌酒席送来。由此可见，克勒韦尔真正的生活场所，已从过去洛蕾特圣母院街爱洛依丝·布里斯图小姐的家，移到了肖夏街。每天上午，前批发商(所有退休的资产者都自称前批发商)在索塞依街待两小时处理公务，剩下的时间就去陪查依尔[2]，这使查依尔大为苦恼。奥罗斯曼－克勒韦尔跟爱洛依丝小姐做了一笔固定交易；每个月她欠他五百法郎的幸福，不得延期偿付。他的饭费和一应额外开支，由他另外给钱。这份有奖契约——因为他送很多的礼品——在著名女歌唱家前任情人的眼中还是很合算的。就此问题，他常对太爱自己女儿的鳏居的批发商们说，宁可按月租马，也不自己养马。不过，诸位要是记得肖夏街看门人向男爵吐露的隐情，克勒韦尔是免不了要雇车夫和小马夫的。

由此可见，克勒韦尔对女儿过分的爱，倒给他寻欢作乐大开方便之门。伤风败俗的行为，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做辩护。何况前花粉商从这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落拓不羁的、摄政时期的、蓬巴杜式

---

① 舍韦酒家，王府街的著名菜馆，代客做菜并送上门。

② 查依尔是伏尔泰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她被土耳其人俘获为奴，穆斯林王子奥罗斯曼看上了她，想娶她为妻。此处查依尔影射的是克勒韦尔的情妇爱洛依丝小姐。



克勒韦尔

的、黎塞留元帅[①] 式的生活)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光彩外表。克勒韦尔摆出一副眼界开阔、慷慨大度、思想开通、花小钱当大爷的姿态,而扮演这一角色的花销每月不过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法郎。这并非要什么虚伪的手腕,而是买卖人的虚荣心作怪,不过结果倒是一样的。在交易所,克勒韦尔被看作超越时代的人,尤其是个乐天而随和的人。

在这一点上,克勒韦尔自认大大超过了皮罗托老头。

“嗳!”克勒韦尔一见到贝姨就来了气,嚷着说,“是您替于洛小姐做媒,为她精心培养了一位年轻伯爵?……”

“好像这使您不快?”李斯贝特用尖利的目光盯着克勒韦尔答道,“阻挠我外甥女出嫁对您有什么好处?听说您搅了她与勒巴先生儿子的亲事……”

“您是位好姑娘,口紧得很。”克勒韦尔老头说,“哼!于洛先生夺走了我的约瑟法,您以为我会饶了他?……尤其他把一个规规矩矩的,我老来要娶的女人,变成一个荡妇,一个江湖骗子,一名戏子……饶他?不,绝不!”

“于洛先生可是个老好人哪。”贝姨说。

“好!……很好,太好了,”克勒韦尔又说,“我不想难为他,但我渴望报仇,一定要报。这个想法决不改变!”

“是不是因为想报仇,您才不再上于洛夫人家的?”

“也许是吧……”

“啊!原来您追求我堂姐?”李斯贝特笑着说,“我早料到了。”

“可是她把我当作一条狗,比这更糟,当作一个奴才;说得更确切些,当作一名政治犯。可是我会成功的。”他捏紧拳头,敲着额头说道。

“可怜的人,被情妇撵走了,又发现妻子偷情,他怎么受得了!……”

“约瑟法!”克勒韦尔叫道,“约瑟法离开他了,把他撵走了,赶跑了!真棒!约瑟法,约瑟法!你替我报了仇!我要给你送去一对珍

①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以生活放荡著称。

珠耳环,我的旧情人!……美丽的阿黛莉娜再一次求我登门,第二天我见过您,然后就上科贝依的勒巴家去了,刚刚才回来,所以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爱洛依丝大吵大闹,硬逼着我去乡下,我知道她使这种伎俩的原因:她想趁我不在的时候,跟那班艺术家、三流演员、文人一起庆祝乔迁肖夏街之喜……我被人耍了!但我会原谅爱洛依丝的,因为她逗我开心,她是从未上过舞台的戴雅泽①。这姑娘真有趣。这是我昨晚收到的短笺:

> 我的好人哪,我在肖夏街支好了帐篷,又请一帮朋友吸干了里面的潮气。一切都好。先生,您随时可来。夏甲等着她的亚伯拉罕②。

爱洛依丝会告诉我一些新闻,她对那帮放荡不羁的人了如指掌。”

“对这件不愉快的事,我堂姐夫倒不大在乎。”贝姨说。

“不可能。”克勒韦尔说,他像钟摆似的来回踱步,这时停了下来。

“于洛先生上了年纪。”李斯贝特狡黠地提醒道。

“我了解他。”克勒韦尔说,“可是我们有一点很像:于洛没有恋情就活不下去,”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有可能回到妻子身边。这对他倒很新鲜,可是我的仇就报不成了。您在笑,斐歇小姐?……啊!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在笑您的想法。”李斯贝特答道,“是的,我堂姐依然很美,还能叫男人爱慕;我呀,我要是男人,就会爱上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克勒韦尔嚷起来,“您把我当傻瓜!男爵一定找到新欢了。”

李斯贝特点了点头。

“啊!他真走运,朝夕之间就找到了顶替约瑟法的人!”克勒韦尔接着说。“这也不奇怪,有天吃夜宵时他告诉我,年轻的时候,他总有三个情妇,以免临时抓瞎:一个是他快要离开的,一个是当朝的,一个是为了今后正在追求的。在他的鱼塘里,鹿苑里,准有一个风骚的女

---

① 戴雅泽(1798—1875),红极一时的女演员。

② 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之一,夏甲是埃及女奴,亚伯拉罕之妻以撒的使女。以撒把夏甲送给丈夫作妾,两人生下一子名以实马利。

工事先养在那里！他这个放纵的家伙，完全是路易十五的派头！噢！美男子多有福气呀！可是，他老了，脸上打皱了……他准是迷上什么小女工了。"

"噢！不是。"李斯贝特回答。

"啊！"克勒韦尔说，"我无论怎样也不能让他成功！把约瑟法抢回来是不可能了，这类女人决不会回到初恋对象的身边。而且，俗话说，吃回头草决不是爱情。可是，贝姨，我会拿出，就是说我会花掉五万法郎，把这个大美男子的情妇抢过来，向他证明，一个有营长的肚子和未来巴黎区长的脑袋的胖老头，不会任人白白夺走他的女人……"

"处在我的地位，"贝特答道，"我只能什么话都听，又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您同我讲话大可放心，人家肯对我讲的话，我决不泄露一个字。您干吗要我违背这条做人的准则呢？那样就再没人信任我了。"

"我知道，"克勒韦尔接口道，"您是顶好的老姑娘……嗳！见鬼！例外情况也是有的。他们家就从来没有给过您一笔年金……"

"我有我的傲气，我不愿意花任何人的钱。"贝特说。

"啊！要是您愿意帮我报仇，"前批发商又说，"我就把一万法郎的终身年金存在您的名下。告诉我，好姨子，告诉我是谁顶替了约瑟法，那样您就有钱付房租，早餐，您那样喜欢的好咖啡了，您可以享用纯木哈咖啡① ……嗯？噢！纯木哈咖啡多香啊！"

"虽说一万法郎的终身年金每年有近五百法郎的利息，可是相比之下我倒更愿意绝对的守口如瓶。"李斯贝特说，"因为，您瞧，我的好克勒韦尔先生，男爵他对我可好了，他要替我付房租呢……"

"能付多久呀！您别指望了！"克勒韦尔嚷道，"男爵上哪儿弄钱去？"

"那我不知道。不过他花了三万多法郎，给那位小太太准备住的房子装修……"

"一位太太！怎么，还是一位上流女子？坏蛋，福气不小啊！好事全让他一个人占了！"

---

① 原产于阿拉伯的上等咖啡。

“一位有夫之妇，非常体面的女人。”贝姨又说。

“真的！”克勒韦尔欲火中烧，又听到体面女人这几个带有魔力的字眼，眼睛都睁大了，放出光来。

“真的，”贝特又说，“多才多艺，精通音乐，二十三岁，脸蛋儿又俏又天真，皮肤白得耀眼，一副牙齿像小狗的，两只眼睛亮如星星，前额美丽无比……一双纤足，是我从未见过的，还没有她撑裙子用的鲸须薄片大。”

“那耳朵呢？”克勒韦尔问，听到这番刺激情欲的描绘，他兴奋之至。

“非常好看。”她答道。

“手很小？……”

“一句话告诉您吧，这是位小巧玲珑的女人，而且那样规矩，那样贞洁，那样温存！……一颗美丽的灵魂，一位天使，雍容华贵，因为她父亲是法兰西元帅……”

“法兰西元帅！”克勒韦尔直跳起来，嚷道，“天哪！见鬼！他妈的！他姥姥的！……啊！无赖！——对不起，贝姨，我气疯了！……我想，我会拿出十万来。”

“那好啊！我告诉您那是一位规规矩矩的、守妇道的女人，所以男爵才大兴土木。”

“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我告诉您。”

“他提拔了做丈夫的……”

“怎么提拔？……”克勒韦尔苦笑着问。

“已经升任副科长，还要得十字勋章，这个做丈夫的还不纵容妻子……”

“政府应当小心才是，要尊重受过勋的人，别滥发勋章。”克勒韦尔动了义愤，说道。“老男爵这个讨厌鬼，为什么能左右逢源呢？”他又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比他差呀，”他补了一句，边说边摆出姿势，对着镜子照了照。“爱洛依丝常说我很出众，那可是在女人们不撒谎的时候说的。”

“噢！”贝姨接口道，“女人喜欢胖男人，他们多半心地好；在您和男爵之间，我呀，我会挑您。于洛先生风雅，长得帅，身材好；您呢，您

壮实，而且，欧……您看上去比他更坏！”

“真是奇怪，所有的女人，甚至那些虔诚的女人，都喜欢坏模样的男人！”克勒韦尔兴高采烈地过来搂着贝特的腰。

“问题不在这儿。”贝特接着说，“您明白，得到这么多好处的女人，不会为小恩小惠欺骗自己的保护人，而代价不止十几万法郎呢，因为不出两年，这位小太太的丈夫将升做科长……是贫穷把这个可怜的小天使推进深渊的。”

克勒韦尔狂躁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的欲火被李斯贝特挑旺，变成了一腔怒火。片刻后他问道：

“他一定很宝贝那个女人喽？”

“您自己去想吧！”李斯贝特回答，“依我看，他还没有得手！”她说着用拇指指甲在她的一颗大白门牙上一弹，“可是他已经送了一万法郎的礼。”

“噢！要是我先他一步，”克勒韦尔嚷道，“那倒是一出好戏！”

“天哪！我真不该告诉您这些闲话。”李斯贝特有点懊悔似的说。

“不，我要叫您的那些亲戚丢脸。明天，我在您名下存一笔五厘利的终身年金，您一年好有六百法郎进账，可是您什么都得告诉我：那个意中人的姓名，住址。我可以向您坦白，我从未有过体面的女人，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见识一位。穆罕默德的天仙们，根本无法与我想象中的上流社会女子相比。总之，这是我的理想，我的痴情，痴情到觉得于洛夫人对我说来永远不会老。”他不知道，他的想法居然与上个世纪一位睿哲① 的想法暗暗相合。“嗳，我的好李斯贝特，我决定牺牲十万，二十万……嘘！我的孩子们来啦，他们正从院子里走进来。您告诉我的，我只做不知，我可以向您保证，因为我不愿意您失去男爵的信任，恰恰相反。那个女人，他一定喜欢得要命，我这个老伙计！”

“噢！喜欢得发疯！”贝姨说，“他没有办法弄到四万法郎嫁女儿，却为新欢把钱张罗来了。”

---

① 指查理·约瑟夫·德·利涅亲王(1735—1814)，奥地利元帅、外交家和作家。他留下大量用法文写的作品，如《回忆录和历史文集》。

"您觉得那女人爱他吗?"克勒韦尔问道。

"他那个年纪……"老姑娘回答。

"噢！我真傻!"克勒韦尔叫道,"我容忍爱洛依丝养一个艺术家,绝对像亨利四世允许加布里埃尔与贝尔加德[①]私通。噢,老喽！老喽！——你好,塞莱斯蒂娜,你好,我的宝贝,小娃娃呢？啊！在这儿！说真的,他开始像我了。你好,于洛,我的朋友,一切都好吗？……家里不久又要办喜事了。"

塞莱斯蒂娜和丈夫一齐望着李斯贝特,向克勒韦尔递了个眼色。然后,女儿假惺惺地问父亲:"谁的喜事呀?"克勒韦尔做出一副会意的神态,表示他虽说漏了嘴,但他会弥补的。

"奥棠丝的,"他又说,"可是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刚从勒巴家回来,有人把包比诺小姐说给巴黎王家法院那个年轻推事,他极想去外省当法院院长呢……咱们吃饭吧。"

七点钟,李斯贝特乘公共马车回到家,因为她急于见到骗了她二十来天的文赛斯拉。她给他带来满满一篮子水果,是克勒韦尔亲自装的,他对他的贝姨格外亲热了。她奔上顶楼,快得喘不过气来。艺术家正在为一口匣子做最后的修饰,准备送给他心爱的奥棠丝。匣盖四周刻着绣球花,几个爱神在花朵中嬉戏。可怜的恋人为了张罗一笔钱做这口孔雀石的匣子,替弗洛朗－沙诺工场做了两个大烛台,把这两件精品的所有权让给了他们。

"好朋友,这几天您工作太辛苦了。"李斯贝特一边说一边替他擦去满头的汗,在他的额角吻了一下。"八月份这样干活,我觉得挺危险,真的有可能伤您的身体……喏,这是克勒韦尔先生家的桃子,李子……别太担心了,我借了两千法郎,若无意外,要是您卖掉座钟,咱们一定还得起！……不过,我有点疑心那个债主,他刚送来这件公文。"

她把拘禁通知压在蒙柯奈元帅塑像的草样底下。

---

① 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特雷(1573—1599)是法王亨利四世(1553—1610)的情妇。国王将罗歇·德·圣拉里－泰尔默封为贝尔加德公爵,据说还允许他与加布里埃尔有私情。

文赛斯拉放下红蜡绣球花枝吃水果，她拿起花枝问道：

“这样漂亮的东西，您是为谁做的？”

“为一个首饰商。”

“哪个首饰商？”

“我不知道，是斯蒂曼求我替他捏的，他急着要。”

“这可是绣球花呀。”她用粗沉的嗓音说道。“您怎么从来没有为我做点什么呢？做一枚戒指，一口小匣子，随便什么，一件纪念品，就这么难吗！”说这话的时候，她恶狠狠地瞪着艺术家，幸亏他低着眼睛没有看见。“您还说爱我呢！”

“您不相信……小姐？”

“哟！这一声小姐叫得多亲热啊！瞧，自从我看见您在这儿快要死去的时候起，我心里就只有您一个。我救活您的时候，您把自己交托给了我，我从未向您提起这个承诺，可是我，我向自己做了承诺！我心里想：‘既然这男孩把自己交托给我，我就要使他幸福和富有！’嗳！我做到了，您要发财啦！”

“怎么发？”可怜的艺术家问道，他太幸福，太天真了，没有想到前面有个陷阱。

“是这样的。”洛林女子往下说。

她无法拒绝注视文赛斯拉的野性的乐趣，他正怀着儿子对母亲的爱凝视着她，但眼神里充满对奥棠丝的爱，这使老小姐误会了。她生平第一遭在一个男人眼中看到了激情的火焰，以为是她点燃的。

“克勒韦尔先生说，要是您肯娶我，他便出十万法郎，跟我们合伙开一个铺子；他的念头挺怪，这个胖老头……您的意思呢？”她问道。

艺术家面孔白得像死人一样，他望着女恩人，黯淡无光的眼里流露出他的全部思想。他张着嘴愣在那里。

“再清楚不过了，”她苦笑着说，“是嫌我其丑无比！”

“小姐，”斯坦卜克答道，“我的女恩人对我永远不是丑女人；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情，可是我还不到三十岁，而……”

“而我已经四十三了！”她又说。“我的堂姐于洛今年四十八岁，还能叫人神魂颠倒；可是她呀，她是美人儿！”

“小姐，我们相差十五岁，怎么能做夫妻！为我们自己着想，我觉

得应该仔细考虑。您的恩情有多大,我的感激就有多深。何况,您的钱不久我就可以归还了。”

“我的钱!”她叫道。“噢!您把我当成一个没有心肝的、放印子钱的人。”

“对不起,”文赛斯拉又说,“可是您往常同我提钱的事……总之,您是我的再生父母,别把我毁了。”

“您想离开我,我看出来了。”她摇着头说道,“您这个纸糊一样的人,是谁给了您力量,竟敢忘恩负义?您对我不信任,对我,您的善神?……为了您我经常彻夜干活!把一生的积蓄交给了您!四年当中,我把我的面包,一个穷女工的面包分给您吃,把一切都借给您,甚至我的勇气。”

“小姐,够了!够了!”他说着跪在她面前,向她伸出双手。“不用多说了!再过三天,我会开口,把一切都告诉您;请让我,”他吻着她的手说,“请让我幸福吧,我有爱人了。”

“那好,我的孩子,愿你幸福!”她说着把他扶起来。

然后,她吻了他的前额,他的头发,那股疯狂劲儿,大概是死囚犯在享受最后一个早晨时才有的。

“啊!您是最高尚、最好的人,同我爱的女子一样。”可怜的艺术家说。

“我爱您,不能不为您的前途担忧。”她神色黯然地说。“犹大是上吊死的!……负心人都没有好下场!您离开我,就做不出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想想看,要是咱们不结婚,因为我是个老姑娘,这我知道,我不愿意把您的青春的花朵,您的诗情——正如您说的——,扼杀在我的葡萄藤般的臂膀里;可要是咱们不结婚,就不能住在一起吗?听我说,我有生意头脑,做十年工,我能为您积攒一份家业,因为我呀,我的名字叫节俭;跟一个光会花钱的女人在一起,您会把钱统统用光,只为她的幸福工作。幸福只能给人回忆,什么也创造不出来。我,我想您的时候,就几个小时地什么也干不成……嗳!文赛斯拉,同我住在一起吧……瞧,我什么都理解:你可以养情妇,养些漂亮女人,像那个想见见你的小玛奈弗太太一样的。我不能给你的幸福,她会给你。以后,等我让你每年有了三万法郎进项,你再结婚。”

“小姐，您是一位天使，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刻。”文赛斯拉抹着眼泪说。

“您这样我才称心呢，孩子。”她望着他，飘飘欲仙。

我们人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所以李斯贝特以为自己赢了。她做出那么大的让步，把玛奈弗夫人都献了出来！她一辈子都没有这样激动过，第一次感到快乐浸透了她的心。为了同样的时刻再来一次，她肯把灵魂卖给魔鬼。

“我已经心有所属，”他答道，“我爱一个女人，其他任何女人都比不上她。可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对您始终像对我故世的母亲一样。”

这句话好似一场雪崩，崩落在烈焰熊熊的火山口上。李斯贝特坐了下来，沉着脸端详这个青年，他的出众的美貌，艺术家的前额，一头的秀发，所有撩拨起她心中被压抑的女性本能的东西。涌出来立即又干了的泪水一度湿润了她的眼睛。她好似中世纪的造像石匠在墓地上竖起的那种细长雕像。

“你，我不咒你，”她忽然站起来，说道，“你不过是个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她下了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她爱我，”文赛斯拉心想，“可怜的女人！她头头是道的话里流露出多少热情！她疯了。”

生性枯索而实际的女人，为保住这个美和诗的象征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使出的劲儿那样大，只有海上遇难者最后一次拼命游向沙岸的蛮劲可以与之相比。

又过了一日，清晨四点半钟，斯坦卜克睡得正香时，听见有人敲他顶楼的门；他去开了门，进来两个衣冠不整的人，跟着进来的第三个，从衣着上看是个倒霉的执达吏。

“您是文赛斯拉先生，斯坦卜克伯爵吗？”这最后一个问道。

“是，先生。”

“我叫格拉塞，先生，是卢夏尔先生的后任，商务警察……”

“有什么事？”

“您被捕了，先生，得跟我们去克利希监狱……请穿好衣服……

您看，我们很客气……我没有带保安警察来，楼下有辆出租马车等着。”

“我们做事干净利落，”执达吏的一名助理说，“所以指望您也大度一些。”

斯坦卜克穿好衣服下了楼，两名助理一边一个抓着他的胳臂；他被推进马车，车夫不用人吩咐驾车便走，分明知道要上哪儿去。半小时之内，可怜的外国人按法律手续下了狱，他感到非常意外，所以连抗议也没提。

十点钟，他被带到监狱的文书室，看见了李斯贝特。她哭哭啼啼的，给了他一点钱，让他在牢里吃得好一些，要间大些的房间好工作。

“我的孩子，”她对他说，“别对任何人讲您被抓的事，别给任何人写信，否则您的前程就断送了。必须瞒着这件丢脸的事，我很快就救您出来，这就去筹足款子……放心吧。写信告诉我该给您带哪些工作需要的东西来。您不久就会给放出来，不然我会死的。”

“噢！您两次救了我的命！”他嚷道，“因为，要是人家把我当成坏人，那比死还糟糕呢。”

李斯贝特满心欢喜地走了；她希望把艺术家关起来，就可以搅了他同奥棠丝的婚事，说他结过婚，靠他的妻子奔走获得了特赦，动身去了俄国。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她在三点前后上男爵夫人家去，尽管那天不是她通常去吃晚饭的日子。她想享受一下，在文赛斯拉该来而不来的时候，她的小外甥女将受到煎熬。

“你来吃饭了，贝特？”男爵夫人掩饰住沮丧，问道。

“是呀。”

“好！”奥棠丝说，“我去吩咐准时开饭，因为你不喜欢等。”

奥棠丝向母亲递了个眼色要她放心；她准备叫男仆在斯坦卜克先生上门时将他挡驾；可是男仆出去了，奥棠丝只好嘱咐贴身女仆，要她回房间拿了活计，一直待在候见厅里。

“我的恋人呢？”贝姨等奥棠丝回来时问道，“你们不跟我提他了。”

“对了，他现在怎么样？”奥棠丝说，“他出了名，你该高兴了，”她咬着姨妈的耳朵补了一句，“人人都在谈论文赛斯拉·斯坦卜克先生

呢。"

"谈得太多了。"她高声回答,"先生定不下心来。要说帮他挡住诱惑,不在巴黎寻欢作乐,这个能力我是有的。可是听说为了延聘这样一位艺术家,沙皇尼古拉把他赦免了……"

"啊! 啊!"男爵夫人应声道。

"你怎么知道的?"奥棠丝问道,心好像抽紧了。

"用最神圣的纽带跟他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妻子,昨天给他来了信。"残忍的贝特接着说,"他想走了;啊! 他真傻,离开法国到俄国去……"

奥棠丝望着母亲,脑袋向旁边一歪;男爵夫人赶紧上前抱住女儿,她晕了过去,脸白得像她脖子上的方围巾的花边。

"李斯贝特! 你害死了我女儿! ……"男爵夫人嚷道。"你这个丧门星!"

"咦! 这有我什么错,阿黛莉娜?"洛林女子站起来,摆出一副威胁的姿态,男爵夫人慌乱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错了。"阿黛莉娜扶着奥棠丝回答,"你打铃呀!"

这时门开了,两个女人一齐回过头来,看见了文赛斯拉·斯坦卜克。贴身女仆不在,厨娘给他开了门。

"奥棠丝!"艺术家嚷着,奔到三个女人面前。

他当着丈母娘的面吻了未婚妻的额角,可是态度那样恭敬,男爵夫人也就没有生气。这是比任何英国嗅盐还灵验的治疗昏厥的药。奥棠丝睁开眼睛,看见了文赛斯拉,脸上又有了血色。过了一会儿,她完全恢复了。

"这就是您瞒着我的事?"贝姨笑着对文赛斯拉说,仿佛从母女俩的尴尬中猜到了真相。她领着奥棠丝去花园,问道:"你是怎么把我的恋人偷去的?"

奥棠丝天真地把她的恋爱史讲给姨妈听。她说父母相信贝特一辈子不会结婚,才准许斯坦卜克登门拜访。不过奥棠丝是个老练的阿涅丝①,她把购买组雕和认识作者归之于偶然,推说他是为了知道

① 阿涅丝是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中的人物,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

第一个买主的姓名才找上门的。过了一会儿，斯坦卜克来到姨甥俩身边，为他很快获释的事对老姑娘一谢再谢。李斯贝特狡狯地回答他说，债主只向她作了含混的许诺，她本打算次日去解救他，可那个放款人大概对自己的卑劣行为感到羞愧，所以抢在她前面了。老姑娘看上去很高兴，祝贺文赛斯拉得到了幸福。

“坏东西！”她当着奥棠丝和她母亲的面对他说：“要是您前天晚上向我承认您爱我的外甥女奥棠丝，而且她也爱您，我不就少掉好多眼泪了吗？我原以为您要丢下您的老朋友，您的老师，哪知您是要当我的外甥女婿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亲戚了，虽然关系不算近，但不会影响我对您的感情！……”

说罢她亲了亲文赛斯拉的额角。奥棠丝扑到姨妈怀里，泪如泉涌。

“我的幸福是你给的，”她对姨妈说，“我永远也忘不了……”

男爵夫人看到事情解决得如此圆满，欣喜若狂。她拥抱了李斯贝特，说道：“贝姨，我和男爵，我们欠了你的情，我们一定会还的；来，咱们上花园去商量点事儿。”她带着贝姨走了。

就这样，贝姨表面上做了这家人的善神；克勒韦尔、于洛、阿黛莉娜和奥棠丝全喜欢她。

“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做工了。”男爵夫人说。“假定你每天可以挣四十个苏，除去星期天，一年就是六百法郎。那么，你的积蓄有多少？……”

“四千五百法郎！……”

“可怜的妹子！”男爵夫人叹道。

她举目望天，想到这笔钱是三十年的辛劳和节衣缩食攒下的，不禁大为感动。可是李斯贝特误会了这声感叹的意思，以为是得意的姐姐笑话她，瞧不起她。所以，正当阿黛莉娜对儿时的暴君完全解除戒心之时，她反而在仇恨之上又加了一腔怨恨。

“四千五，我们再添一万零五百，”阿黛莉娜接着说，“把这笔钱存起来，用益权归你，虚有权归奥棠丝；这样你就有六百法郎年金了……”

李斯贝特好像快活到了极点。她拿手帕擦着快乐的泪水回到客

厅，奥棠丝又跟她谈起全家人疼爱的文赛斯拉，把纷纷落到他头上的好事一一讲给她听。

男爵回到家，见家里人都到齐了；男爵夫人已正式把斯坦卜克伯爵称为姑爷，把婚期订在半个月之内，只等她丈夫批准。所以，他一进客厅，妻子和女儿就跑过来把他围住，一个跟他咬耳朵，另一个拥抱他。

“夫人，您这样逼我表态未免太过分了，”男爵严厉地说，“这桩婚事还没定下来呢。”他瞪了斯坦卜克一眼，见他脸色变白了。

可怜的艺术家心里想：“他知道我被捕的事。”

“来吧，孩子们。”父亲领着女儿和她的未婚夫走进花园，到亭子里坐在一条生满青苔的长凳上。

“伯爵先生，您爱我的女儿，是否同我爱她的母亲一样？”男爵问文赛斯拉。

“爱得更深，先生。”艺术家回答。

“她母亲是一个乡下人的女儿，一个钱都没有。”

“我只要于洛小姐这个人，不要什么嫁妆……”

“我相信您的话！”男爵微笑着说。“奥棠丝的父亲是于洛·德·埃尔维男爵，行政法院推事，陆军部的一名局长，二级荣誉勋位获得者。她的伯父是于洛伯爵，立过不朽的功勋，很快就要晋升为法兰西元帅。而且……她有一笔陪嫁！”

“的确，”热恋中的艺术家说，“我看上去有野心，可是，哪怕亲爱的奥棠丝是工人的女儿，我也会娶她……”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男爵接着说。“你走开，奥棠丝，让我同伯爵先生谈谈，你看他是真心爱你的。”

“噢，爸爸，我知道您刚才是开玩笑。”快乐的女儿回答。

等到只剩下他和艺术家两个人的时候，男爵以无比动听的语调和极为迷人的风度说道：

“亲爱的斯坦卜克，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他二十万法郎，实际上可怜的孩子没有拿到两文钱，也永远拿不到钱。我女儿的陪嫁也是二十万法郎，您得承认如数收讫……”

“好的，男爵先生……”

"别忙,"行政法院推事说,"请听我讲。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女婿像要求儿子那样作出牺牲。我儿子知道为他的前程我能够做什么和必将做什么:他将当大臣,那二十万法郎是不难找回来的。至于您,年轻人,就是另一码事了!您可以在妻子的名下拿到六万法郎的五厘公债。从这笔财产中还得扣掉给李斯贝特的一小笔年金。不过她活不长的,我知道她有肺病。这个秘密对谁也别说;让可怜的姑娘安宁地死吧。我女儿将有两万法郎的嫁妆;其中有她母亲的值六千法郎的钻石……"

"先生,您待我太好了……"斯坦卜克听得出了神。

"至于剩下的十二万法郎……"

"别说了,先生,"艺术家说,"我只要我亲爱的奥棠丝……"

"听我说好不好,急性子的年轻人?至于那十二万法郎,我没有,可是您一定会拿到的……"

"先生!……"

"您将从政府那里拿到,我向您担保,我会为您揽一些定货。您瞧,不久您将在大理石仓库有一间工作室。您拿几件漂亮的雕像去展览,我就设法送您进法兰西研究院。上边对我和我哥哥很照顾,我希望能为您揽几件凡尔赛宫的雕刻活儿,挣个三万法郎。总之,您将接到巴黎市政府的、贵族院的、这儿那儿的定单,您会忙不过来,还得雇助手呢。这样,我欠您的钱就还清了。您看这样的陪嫁对您合不合适,考虑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一切,我一个人也有能力替我妻子挣一份家业!"高尚的艺术家回答。

"我就喜欢这样!"男爵高声说,"朝气蓬勃的青年没有一丝疑虑!为了一个女人,我可以击溃几支军队!"他抓起青年雕刻家的手拍了拍,说道:"好吧,我同意了。下星期日订婚,再下一个星期六举行婚礼,那天是我妻子的生日!"

"一切顺利,"男爵夫人对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的女儿说,"你的未婚夫跟你父亲拥抱了。"

文赛斯拉晚上回到家,才解开他被开释出狱的谜。在门房那儿有一个封了口的大纸袋,里面有他的债务文件,判决书下方注明债务

已清，另外附了一封信：

亲爱的文赛斯拉：

我今天早上十点钟来看你，预备把你介绍给一位亲王，他想见见你。到了你那儿，我才得知英国人① 已把你送到他们的一个小岛上，该岛的首府叫 Clichy's Castle②。

我立刻去找莱翁·德·洛拉，笑着告诉他，你因为缺四千法郎不能离开乡下，而如果你不去见那位王家保护人，你的前程便会受到影响。幸亏勃里杜当时在场，这位天才尝过贫穷的滋味，而且对你知根知底。我的孩子，他们两人凑足了钱，我去找那个谋害天才把你关进大狱的贝督因人③，替你付了钱。由于我十二点必须去杜依勒里宫，所以不能来看重获自由的你了。我知道你是君子，在那两位朋友前替你作了保；你明天该去看看他们。

莱翁和勃里杜不要你还钱；他们每人向你讨一座组雕，我觉得他们做得对。真希望能与你媲美但只是你的同事的

斯蒂曼

附笔：我对亲王说，你明天才从外地回来。他说：那就明天！

文赛斯拉伯爵躺在恩宠女神铺好的、没有一个褶裥的大红被里睡了一觉。这位跛足女神，对天才而言，她比正义女神和命运女神走得还要慢，因为朱庇特不许她眼睛上蒙布条④。江湖骗子摆的摊子轻易叫她上了当，他们穿的戏装和吹的喇叭吸引住她，本该去冷落的地方寻访真才实学之士，她却把时间用于花钱观看他们炫耀自己的把戏。

在此我们应当说明，于洛男爵先生用了什么办法筹措奥棠丝的陪嫁，和支付玛奈弗夫人即将入住的藏娇金屋那笔庞大的装修费。他的理财之道足见有一种本领，能引导那些浪子和情痴在坑坑洼洼、险象环生的路上安全行进。这再好不过地证明，恶癖带给人的力量

① 此处指债主或司法人员。

② 英文，意为克利希城堡，即克利希债务监狱。

③ 贝督因人是生活在北非和中东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游牧部族，此处仍指债主。

④ 传说恩宠女神眼睛上是蒙着布条的。

非同寻常，野心家，浪荡鬼，总之一切中了魔的人，时不时地会靠这种力量作一番精彩的表演。

头天早上，若安·斐歇老头，由于替侄女婿借的三万法郎到了期，如果男爵不给他送来这笔款子，他就只好宣告破产。

这位忠厚长者年届七十，白发苍苍，是波拿巴的信徒。在他眼中，于洛是拿破仑这轮太阳放射的一道光。他花八百法郎租下一栋楼房的窄小底层，经营粮秣生意。他对于洛的信任到了盲目的地步，所以那天早上跟银行职员在前厅踱步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担心。

“玛格丽特拿现钱去了，就在附近。”他对职员说。

身着镶银边灰色制服的职员深知这位阿尔萨斯老人诚实可靠，想不拿三万法郎钞票就走；但老人硬要他留下来，说还没到八点钟呢。听到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停下，老人冲到街上，深信不疑地向男爵伸出手去。男爵把三万法郎钞票交给了他。

“您把车子停到前面去，等会儿我告诉您理由。”老斐歇说。他回来对银行代表说：“钱在这儿，年轻人。”一边点好数交给他，然后把他送到门口。

等银行的人走远了，斐歇招呼马车回来，他的尊贵的侄女婿，拿破仑的左右手，正在车里等他。斐歇把他领到屋里说：

“您要法兰西银行知道是您把三万法郎还给我的？像您这种地位的人在借据上背书，已经太有损体面了！……”

“咱们到您的小园子里去，斐歇老头。”那位高官说。他坐在葡萄棚下打量老人，就像壮丁贩子打量一个代服兵役的人。“您还挺结实。”他说。

“结实得值得存终身年金。”矮小、干瘦、神经质而目光炯炯的老人快活地回答。

“您怕炎热吗？……”

“正相反。”

“您觉得非洲怎么样？”

“好地方！……法国人跟小伍长[1]去过。”

---

① 拿破仑是下级军官出身，当过伍长。

"为了救我们大家，"男爵说，"您得去阿尔及利亚……"

"我这儿的生意呢？……"

"陆军部有名退休职员想找个生计，他会把您的铺子盘下来。"

"上阿尔及利亚做什么？"

"供应陆军部粮食和刍秣，您的代理证书已签过字，在我这儿。当地的粮草价比我们限定您的价低百分之七十。"

"谁供应我呢？"

"劫掠，土著税，哈里发。① 阿尔及利亚(还是个陌生的地方，虽然已被我们占领了八年)有大量的粮食草料。这些东西属于阿拉伯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出一大堆借口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然后，到了我们手里，阿拉伯人又想尽办法夺回去。为了粮食大家打得很凶；可是谁也搞不清双方抢劫的数量有多少。在旷野上，没有时间像在中央菜市场那样一百升一百升地称麦子，也没有时间像在地狱街那样称干草。阿拉伯人的头领，同我们在北非的骑兵一样，喜欢的是钱，所以他们用极低的价钱出售粮秣。陆军部有固定的需求；考虑到弄粮食的困难和运输的危险，它签的合同贵得离谱。这是阿尔及利亚的粮草供应情况。混乱得很，不过照例被新设的行政机关粉饰了一番。没有十年工夫，我们这些行政长官休想理出个头绪来，可是商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派您去那儿发一笔财；我安排您去那儿，正像拿破仑把一位穷元帅安插到一个可以暗中保护走私的王国当国王。亲爱的斐歇，我破产了。这一年之内我需要十万法郎……"

"我看在贝督因人身上刮这笔钱不算坏事。"阿尔萨斯人坦然回答，"在帝政时代就是这样做的……"

"盘您铺子的人今天上午会来见您，并付给您一万法郎。"于洛男爵接着说。"这够您上非洲去了吧？"

老人点了点头。男爵又说：

"至于那边的资本，您放心好了。铺子余下的钱由我收，我要

---

① 土著税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政府交纳的一种十一税。哈里发原为土耳其帝国苏丹的称号，此处指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入侵者的著名将领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手下的军官。

用。”

“一切都是您的，您要我的性命都可以。”老人说。

“噢！什么也别怕。”男爵以为叔叔窥破了他的秘密，接着说，“至于土著税的事，决不会玷污您的清白的，一切都取决于地方当局；而那边的当局是我安插的人，我有把握。这个，斐歇叔叔，是死也不能说出去的秘密；我了解您，对您讲话直截了当，没有绕弯子。”

“我去。”老人说。“要待多久？……”

“两年！您那时会到手十万法郎，可以在孚日山里过舒服日子了。”

“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荣誉就是您的荣誉。”小老头平静地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不过，您得等侄孙女完婚后再走。她要做伯爵夫人了。”

土著税和劫掠，加上退休职员受盘斐歇铺子付的钱，无法立即提供奥棠丝的六万法郎陪嫁，其中包括约五千法郎的嫁妆，还有为玛奈弗夫人花的或准备花的四万法郎。另外，男爵刚送来的三万法郎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这样的。几天前，于洛去两家人寿保险公司保了三年寿险，总金额为十五万法郎。他付了保险费，拿上保险单，在贵族院开完会后，上了贵族院议员纽沁根男爵先生的车一道去吃晚饭。他在车上说：

“男爵，我需要向您借七万法郎。您找个出面的人，我把三年薪俸中可以抵押的部分转到他名下，每年两万五千法郎，一共是七万五。您会对我说：‘您死了怎么办？’”

男爵点了点头。于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答道：

“这是一张十五万法郎的保险单，我可以把其中的八万转让给您。”

“要是您被克(革)职了呢？……”身家百万的男爵笑着说。

另一位不是百万富翁的男爵变得忧心忡忡。

“放心吧，我这样说，无非是表示我借您这笔简(钱)也算够敲(交)情。您手头一定很轻(紧)，因为银行有您的背书呢。”

“我要嫁女儿，”于洛男爵说，“可我没有财产，像所有一直当行政

官员的人。在这个无情无义的时代，坐在议会里的五百名有产者，决不会像皇上那样大方地奖励忠心耿耿的人。”

“得了吧，您央(养)过约瑟法！”法国贵族院议员说道，“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之间说说，埃鲁维尔公爵拿掉您简(钱)包上的这只蚂蟥，是帮了您一个大忙。”他又补上一句，自以为引了一句法文诗①：“我奇(吃)过这种苦，森(生)出了同情心……听听一位友人的宗(忠)告吧：趁早收场，免得丢官……”

这件不正当的交易，由一个小高利贷者做中间人，此人名沃维奈，是专替大银行出面的枪手，好似替鲨鱼当跟班的小鱼。这个吸血鬼的徒儿巴不得有于洛男爵这等大人物当靠山，答应再借给他三万法郎，三个月为期，保证可以延期四次，并且不让借据在外面流通。

盘下斐歇铺子的人要花四万法郎的代价，同时得到许诺，为巴黎的一个邻省供应干草。

当年拿破仑手下最能干的一名行政官，迄今为止最廉洁的人之一，在情欲的驱使下钻进了一个进去就出不来的连环套：贪污是为了还高利贷，借高利贷是为了养情妇和嫁女儿。这种挥金如土的本领，这种殚精竭虑的努力，全是为了向玛奈弗夫人摆阔，为了当这个世俗的达那厄的朱庇特②。男爵为自投罗网所表现出的活力、聪明与胆量，凡想老老实实挣一份家业的人都自愧弗如。他除在局里办公外，还要催促地毯商，监督工人，仔细检查瓦诺街公寓的装修，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他一心扑在玛奈弗夫人的事上，还照常出席议会的会议。他施展分身术，家里家外的人，谁也没有察觉他全神贯注做的那些事。

阿黛莉娜见叔叔渡过了难关，婚约上列出了一笔陪嫁，十分诧异。奥棠丝的婚事办得如此体面，她高兴之余，又隐隐感到几分不安。男爵把玛奈弗夫人迁入瓦诺街新居跟女儿举行婚礼安排在同一天。头天晚上，埃克托讲了一段冠冕堂皇的话，阿黛莉娜才恍然大

---

① 原诗为：“对他的痛苦，我可能会同情。”出自法国作家拉辛(1639—1699)的悲剧《贝蕾尼丝》第二幕第四场。

② 意谓于洛欲向玛奈弗夫人洒金雨。

悟。

“阿黛莉娜，咱们的女儿出了嫁，这方面的烦心事再也没有了。现在到了退出社交界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顶多再待三年，到了法定年龄我就退休。咱们何必再花今后没有必要花的钱呢？这套房子要六千法郎租金，仆人有四名，我们每年在吃上开销三万法郎。要是你希望我不食言，因为我把三年的薪水抵押了，才筹到款子嫁奥棠丝，还掉你叔叔到期的借款……”

“啊！朋友，你做得对。”她吻着他的手插了一句。听了这番话，阿黛莉娜不再担心了。

“我要求你做些小小的牺牲。”他把手抽出来，在妻子额角上吻了一下，接着说。“有人在翎毛街替我找到一套漂亮体面的公寓，在二层楼上，镶着精美的细木护壁板，只要一千五百法郎租金。在那儿，你只需要一个贴身女仆，我呢，我只要一名当差就够了。”

“好的，朋友。”

“我们简朴地过日子，同时又照顾到脸面，你每年的开销顶多六千法郎，我个人的用度由我自己设法……”

宽厚的女人快活地扑过去搂住丈夫的脖子。

“我多高兴有机会再一次向你表示我多么爱你！”她高声说，“你真是个有办法的男人！……”

“咱们每周招待一次家里人，你知道，我是难得在家吃晚饭的……你可以不伤脸面地每周到维克托兰家吃两顿，到奥棠丝家吃两顿；我相信能与克勒韦尔完全和解，我们每周还可以上他家吃一顿。这五顿饭加上咱们自己的一顿，另外别人再请几次客，这一周的伙食就解决了。”

“我一定为你省钱。”阿黛莉娜说。

“啊！”他嚷道，“你是女人中的瑰宝。”

“我的天神般的好埃克托！我到死都为你祝福，”她答道，“因为你把亲爱的奥棠丝的婚事办得那么圆满。”

就这样，美丽的于洛夫人家的排场开始降格，她遭到遗弃的日子也同时开始，这是她丈夫对玛奈弗夫人庄严承诺过的。

矮小的胖老头克勒韦尔自然受到邀请，出席了婚约签字仪式。

从他的举动看，仿佛没有发生过本书开篇的那一幕，他对于洛男爵好像也没有任何不满。塞莱斯坦·克勒韦尔显得很和气，老花粉商的习气依然很重；但由于长期担任营长的缘故，仪态中增加了几分威严。他说要在婚礼上跳舞。

“美丽的太太，”他和颜悦色地对于洛男爵夫人说，“我们这种人善于忘掉一切：别把我挡在您家门外，也请您不时赏光带孩子们到我家来。请放心，我再也不会对您讲藏在我心底的话了。我那时真糊涂，因为再也见不到您，我损失太大了……”

“先生，您影射的那些话，对一个正派女人来说是不堪入耳的。只要您不失信，就不该怀疑我很高兴看到两家人言归于好，亲戚之间的不和总是令人痛心的……”

“嗳！你这个爱赌气的胖子，”于洛男爵把克勒韦尔强拉到花园里，说道，“你到处回避我，连在我家里也一样。两个老风流为一个女人就闹翻吗？得了，真的，这太小家子气了。”

“先生，我不像您是个美男子，没有多少勾引女人的本钱，我受的损失，不像您那样容易弥补……”

“讽刺上啦！”男爵回答。

“失败者有权讽刺胜利者。”

谈话以这种口气开场，最后两人完全讲和了；但克勒韦尔一再指出他有权报复。

玛奈弗夫人一定要被邀参加于洛小姐的婚礼。行政法院推事为了能在自己的客厅里接待未来的情妇，不得不请了局里的同事，包括副科长在内。这样就得办一场大舞会。男爵夫人是位精明的主妇，她盘算了一下，觉得举办晚会比请喝喜酒花钱少，又能请更多的客人。所以，奥棠丝的婚礼办得很热闹。

法兰西元帅维桑布尔亲王和纽沁根男爵是新娘方面的证婚人，拉斯蒂涅和包比诺两位伯爵是新郎方面的证婚人。此外，自从斯坦卜克伯爵成名后，波兰侨民中的名流都乐意同他交往，所以艺术家认为应当邀请他们。行政法院、陆军部、想为福兹海姆伯爵捧场的军界，都推出他们的头号人物做代表。这样，非请不可的客人共有两百位。小玛奈弗夫人渴望在这样的盛会上展露她的全部风采，也是不

难理解的。

一个月来，男爵夫人把她最美的钻石留下做嫁妆，其余的都换成钱给女儿成家用。一共卖了一万五千法郎，其中五千花在奥棠丝的衣被等物品上。为新房置办家具，以现代奢华的要求来看，一万法郎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小于洛夫妇、克勒韦尔老头和福兹海姆伯爵都送了厚礼，老伯父早已留了一笔钱买银餐具。靠了这么多帮助，即使一位爱挑剔的巴黎女子，对新婚夫妇的家也会满意的。新居在圣多米尼克街，靠近荣军院广场。里面的一切都与他们那样纯洁、那样坦诚、那样真挚的爱情十分和谐。

吉日终于到了，对父亲也好，对奥棠丝和文赛斯拉也好，都是一个吉日：玛奈弗夫人决定在她失身的次日，也就是一对恋人结婚的次日乔迁新居。

在一生当中，谁没有参加过一次婚礼舞会呢？人人都可以唤起回忆，微笑着想起那些一脸喜气、身着节日盛装的贺客。如果有什么社会现象能证明环境的影响，那么婚礼舞会就是一个。的确，一些人的节日打扮对另一些人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那些平日穿惯体面衣服的人，也好像同那班把婚礼当作人生大典的人一样了。你再回想一下那些一本正经的人，那些老人，他们对一切都无所谓，依旧穿着平日的黑衣服；那些老夫老妻，面容表明饱经忧患，而青年人才开始这种人生体验；那些好玩好闹的人，就像香槟酒里的碳酸气；那些不胜艳羡的少女，那些忙着炫耀自己行头的妇人，那些衣着捉襟见肘、与艳装华服的人相映成趣的穷亲戚，那些只想着宵夜的老饕，只想着打牌的赌鬼。所有的人都在场，富人和穷人，嫉妒者和被嫉妒者，哲学家和幻想家，所有人齐聚一堂，好似花篮里的花草围着一朵名贵的花：新嫁娘。婚礼舞会是社会的缩影。

在最热闹的时候，克勒韦尔挽起男爵的胳臂，用最自然的神态附在他耳边说："见鬼！那位穿粉红衣裙、老用目光扫你的小娘儿们真漂亮！……"

"谁？"

"玛奈弗夫人，天知道你怎么把她丈夫提拔当科长的！"

"你怎么知道的？"

“欧，于洛，我会尽量原谅你过去对不起我的那些事，要是你愿意带我上她家，我呢，我也带你去爱洛依丝家。大家都在打听这个迷人的女人是谁。你肯定局里没人明白她丈夫的任命书是如何签署的吗？……噢！走运的坏蛋，一个科哪有她值……啊！我倒真想去那个科呢……好啦，咱们做朋友吧，西那？[①] ……”

“行，”男爵对花粉商说，“我答应你不小气。一个月之内，我请你和这个小天使一块儿吃饭……老伙伴，跟她就像跟天使在一起。我劝你学学我，离开那些魔鬼……”

贝姨搬到瓦诺街四层楼上一套漂亮的小公寓里。她十点钟离开舞会，回来看那两张存单，每张有六百法郎的利息；一张的虚有权归斯坦卜克伯爵夫人，另一张归小于洛夫人。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克勒韦尔能向他的朋友于洛提起玛奈弗夫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了；玛奈弗去了外地，了解这个奥秘的只有贝姨、男爵和瓦莱丽。

男爵不知谨慎，送给玛奈弗夫人一套过于奢华、与副科长太太的身分不相称的行头。在场的女人既嫉妒瓦莱丽的美貌，又嫉妒她的衣着，躲在扇子后面交头接耳。局里的人都知道玛奈弗夫妇家境贫寒，男爵刚迷上这位夫人的时候，那个职员还申请过救济。而且，男爵见瓦莱丽出足风头，不禁得意忘形：她举止得体，落落大方，惹人艳羡，经受众人的评头论足，全无女人首次踏入一个新世界的畏怯之态。

男爵把妻子、女儿和女婿送上车，找个空子偷偷溜走，让儿子和儿媳扮演主人的角色。他登上玛奈弗夫人的马车送她回家；她一声不吭，想着心事，很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

“我的幸福叫你伤心了，瓦莱丽。”他在车厢里搂着她说。

“朋友，一个可怜的女人，哪怕丈夫的恶行给了她行动的自由，她初次失身的时候，怎么会不心事重重呢？……您以为我是个没有灵魂，没有信仰，不信教的人？今晚您把快乐全露在脸上，使我在众人面前曝了光。真的，一个中学生也不会像您那样骨头轻，惹得那些太

---

① 高乃依的宗教悲剧《西那》第五幕第三场中的一句台词。

太们挤眉弄眼，轻嘴薄舌地挖苦我！哪个女人不珍惜自己的名誉？您把我毁了，啊！我是您的人了。算了，除了对您忠实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原谅这个过失了。没心肝的人！”她笑着让他拥抱她，“当时您清楚您在做什么。我们科长的太太，柯凯夫人，来我身边坐下欣赏我的花边，说：‘这是英国货，花了您不少钱吧，夫人？’——‘我不知道，’我回答她。‘这些花边是我母亲传给我的，我没有那么多钱买这样的花边！’”

由此可知，帝政时代的老来俏终于被玛奈弗夫人哄得七荤八素，还以为她是为他第一次失身，她对他一片痴情，忘记要恪守妇道。她说结婚三天后，卑鄙的玛奈弗为了一些无耻的理由把她丢在一边。从此，她一直规规矩矩地过独身生活，倒也很快活，因为她觉得婚姻是件可怕的事。眼下她正为这个发愁。

“要是爱情也和婚姻一样呢？……”她哭着说。

这些卖弄风情的谎话，处在瓦莱丽地位的女子几乎都会编一套，却让男爵恍惚见到七重天上的玫瑰。所以，正当多情的艺术家和奥棠丝或许不耐烦地等着男爵夫人最后的祝福，给少女最后的一吻时，瓦莱丽却在那儿扭捏作态。

男爵快活到了极点，觉得瓦莱丽既是最天真无邪的少女，又是最淫荡的娼妇。早上七点钟，他回来接替小于洛夫妇的苦差。那些跳舞的男男女女，跳着最后的但没完没了的名叫沙龙舞的四组舞，他们差不多全是生客，逢上婚礼总是赖着不走；玩纸牌的人在牌桌上苦斗，克勒韦尔老头赢了六千法郎。

报贩送来了报纸，在巴黎新闻版登着这样一条小消息：

> 斯坦卜克伯爵先生与行政法院推事兼陆军部局长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之女、著名的福兹海姆伯爵之侄女奥棠丝·于洛小姐，今天上午在圣多马－达甘教堂举行婚礼。出席盛典者众。其中有莱翁·德·洛拉、约瑟夫·勃里杜、斯蒂曼、毕西沃等著名艺术家，陆军部机关和行政法院的要员以及多位两院议员；此外还有波兰侨界领袖帕兹伯爵、拉金斯基伯爵等。
>
> 文赛斯拉·德·斯坦卜克伯爵先生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手下名将斯坦卜克之侄孙，曾参加波兰起义，后来法国避难。他才

华横溢，名不虚传，已获半入籍证书。①

这样，尽管于洛·德·埃尔维男爵家境极为窘迫，但面子上该有的一样都不少，连报纸也对他女儿的婚礼做了报道。嫁女儿的排场与他娶儿媳的排场一模一样。这场喜事把关于局长经济状况的闲话冲淡了不少。同时，给女儿的陪嫁也说明了他不得不借贷的理由。

这个故事的引子可以说到此结束。对于以后的发展，上面的叙述好比一个命题的前提，一出古典悲剧的序幕。

在巴黎，一个女子决心拿自己的姿色做职业做交易，并不见得准能发财。你可以遇到一些才貌双全、景况不佳的女人，她们以纸醉金迷的生活开场，结局却很惨。原因何在？准备干出卖姿色的可耻营生并存心从中获得实惠，同时戴着良家妇女的面具，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歪门邪道要成功也不容易；它同天才有一点类似，就是二者都需要机缘凑巧，才能做到财富和才具兼备。大革命若没有那几个离奇古怪的阶段，就不会有拿破仑皇帝，他顶多只能做个法贝尔第二②。卖笑的美人若没有主顾，没有名气，没有因挥霍财产而背上的丢人的十字架，那无异于蜗居在顶楼的一位柯勒乔③，在陋室奄奄一息的天才。所以，巴黎的拉依丝④，首先得找个富翁，对她风魔到肯出她的价钱。她尤其应当保持雍容华贵的风度，作为她的招牌；还应有落落大方的举止，好满足男人的自尊心，有莎菲·阿尔努⑤ 式的风趣，给麻木不仁的富翁来点刺激。最后，她必须装作只对一个人忠实，让别人羡慕此人的幸福，让好色鬼都想得到她。

这些条件，被这类女人称之为运气，在巴黎是不大容易实现的，尽管这座城市里有的是百万富翁、有闲者、看破红尘和异想天开的人。上帝在这方面一定大力保护了职员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因为他

---

① 半入籍指不享有全部公民权，尤其不能当立法议会议员。

② 法贝尔(1599—1662)，十七世纪战功显赫的法国元帅。

③ 柯勒乔(1489—1534)，意大利著名画家。

④ 拉依丝，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名妓。

⑤ 莎菲·阿尔努(1744—1803)，法国歌剧女演员，她机锋锐利，妙语连珠，与其演艺同样著名。

们的生活环境使这些障碍至少增加了一倍。不过，玛奈弗夫人之流在巴黎仍有不少，所以在这个风俗故事中，瓦莱丽应当被列为一个典型。在这班女子中间，有些既受真情驱使，又为生活所迫，如柯尔维尔夫人，她与左翼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银行家凯勒相恋了很长时间；有些是虚荣心作怪，如德·拉博德赖夫人，尽管她与卢斯托私奔，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有些是为了穿金戴银，有些是因为显然过低的薪金养不了家。政府或议会的吝啬，可以说酿成了许多不幸，腐蚀了许多人心。现在大家非常同情工人阶级的命运，认为他们受工厂主的盘剥，但是政府比最贪婪的实业家还要苛刻百倍；薪水的微薄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你努力干活，工厂会按劳付酬；对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忠诚劳动者，政府给了些什么？

一个有夫之妇离开正道，是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罪有轻重之分。有些女子没有丧尽廉耻，她们隐瞒过失，表面上仍然规规矩矩，如上面提到的两位夫人。另外一些除失贞之外，还有卑劣的投机行径。玛奈弗夫人可以说是这一类野心勃勃的已婚荡妇的典型。她们的堕落一开始就不计后果，存心在寻欢作乐中不择手段地发财。同玛奈弗夫人一样，她们的丈夫几乎都替她们拉客，做她们的同党。这些穿裙子的马基雅弗利① 是最危险的女人；在巴黎女子的所有败类中，她们是最坏的。真正的交际花，如约瑟法、匈兹、玛拉迦、珍妮·卡迪讷之流，她们彰明较著的地位就是一个警告，像妓院门前的红灯或赌场牌桌上的油灯一样显眼。于是，一个男人知道这会导致他倾家荡产。可是一个有夫之妇决不让你知道家庭的日常开支，表面上也不许你为她大肆挥霍，但那令人肉麻的假正经，假扮的贞洁，虚伪的做派，倒叫你悄然无声地破了产。尤为奇妙的是，由于你不明白破产的原因，反而可以为自己开脱。吞下一份份家产的不是随心所欲的寻欢作乐，而是那可恶的账本。一家之长败了家业，毫无光彩可言，在贫困中连虚荣心得到满足的那份快慰也无从谈起。

这一大段议论，将像利箭一般直刺许多家庭的要害。玛奈弗夫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曾论及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

人这等人，在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宫廷里都有；因为瓦莱丽是一个可悲的现实，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是依据现实塑造的。可惜这幅肖像治不好任何人喜欢天使的癖好，这种天使面带甜蜜的微笑，神态如梦似幻，一脸天真，心却是一只银箱。

一八四一年，奥棠丝出嫁约三年后，于洛·德·埃尔维男爵好像收了心，用路易十五的首席外科医生的话说，是老马卸了套。然而，他为玛奈弗夫人花的钱，比为约瑟法花的多出一倍。瓦莱丽尽管总是穿得很整齐，却注意保持副科长太太应有的简朴；她的奢侈是在室内便袍和家常的装束上。为了她心爱的埃克托，她牺牲了作为巴黎女子的虚荣心。不过她去看戏时，总戴着漂亮的帽子，衣着极为入时；男爵陪她乘马车去戏院，定的是最好的包厢。

瓦诺街的公寓，占了一栋带花园和院子的新式公馆的整个三层楼，布置朴素得体。考究的只有四壁糊的擦光印花布和十分实用的漂亮家具。卧室是个例外，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与珍妮·卡迪讷和匈兹们不相上下：缀花边的窗帘，开司米的帷幔，缎子门帘，壁炉架上的装饰品是斯蒂曼做的模子，小博物架上摆满珍玩。于洛不愿意瓦莱丽的香巢比约瑟法的金银窟逊色。两个主要房间，客厅和饭厅，一间陈设着红花缎面的家具，另一间摆着雕花橡木家具。半年后，男爵为求样样东西协调一致，在瞬息即逝的奢华上，增添了经久耐用的奢华，送了许多贵重的用品，比方一套价值超过二万四千法郎的银器。

玛奈弗夫人的家，两年之中出了名，被公认为打牌玩乐的宜人场所。瓦莱丽本人也迅速引起注意，被称作风雅可爱的女子。风传她处境的变化，是因为她的生父蒙柯奈元帅，委托遗赠给她一大笔财产。为长远打算，瓦莱丽在世俗的虚伪之外，又加上了宗教的虚伪。每个星期天她准时去望弥撒，获得虔诚的美誉。她为穷人募捐，为慈善机构服务，分送圣饼，为邻里做好事，当然花的全是埃克托的钱。她的起居言行，样样端方得体。所以，许多人以行政法院推事的年龄为理由，断定她与男爵之间关系纯洁，并推想他对玛奈弗夫人聪明的头脑、优雅的举止以及谈吐，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好，差不多和已故国王路易十八喜欢措辞优美的情书一样。

男爵在午夜前后同大家一起离开，一刻钟后再回来。这个深藏



瓦莱丽被称作风雅可爱的女子

不露的秘密是这样的：

这幢楼房的看门人是奥利维埃夫妇。房主本来在物色门房，男爵和房主是朋友，经他保荐，这对夫妇从挣钱少、住处又暗的长老街，搬到收入丰厚，住房气派的瓦诺街。奥利维埃太太原来在查理十世内廷洗涤衣被，正统派失势后，她丢了差事。她有三个孩子，老大给公证人当小帮办，最受奥利维埃夫妇疼爱。这个宝贝儿子正要去当六年兵，把锦绣前程耽误的时候，玛奈弗夫人设法免了他的兵役，理由是他有先天性畸形。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在某位部级大人咬耳朵嘱托之下，这种畸形是不难找到的。奥利维埃原是查理十世狩猎时管猎犬的仆人，他和妻子为了于洛男爵和玛奈弗夫人，把耶稣重新钉上十字架也是愿意的。

大家既不了解巴西人蒙泰斯·德·蒙泰雅诺过去的事，自然无话可说。何况在人家的沙龙里玩得开心，对女主人理当宽容。最后，玛奈弗夫人除了种种愉悦客人的手段外，还有一个大受赏识的长处，就是她暗中拥有权势。比方克洛德·维尼翁，当上了元帅维桑布尔亲王的秘书后，渴望以审查官的身分进入行政法院。他是这个沙龙的常客，因为来客中有几位脾气好、爱赌钱的议员。玛奈弗夫人的社交圈子很谨慎地慢慢形成了。凑在一起的都是观点和生活习惯相同的人，为个人利害计，他们互相支持，为女主人评功摆好。请记住以下这条公理：在巴黎，沆瀣一气是真正的神圣同盟。利害关系最终总会分裂，腐化堕落的人始终意气相投。

玛奈弗夫人迁居瓦诺街第三个月，开始招待克勒韦尔先生。不久后他当上本区区长，并获得四级荣誉勋位。克勒韦尔事先犹豫了很长时间。他一向身着国民自卫队制服在杜依勒里宫内大摇大摆，自以为是和皇上一样的军人，而当区长就得脱下这身出了名的制服；但是，在玛奈弗夫人的劝告之下，他的野心战胜了虚荣心。区长先生认为，他与爱洛伊丝·布里斯图小姐的关系，跟他的政治态度大不相符。早在登上区政府宝座之前，他就把自己的风流韵事瞒得很紧。不过可以猜得出来，克勒韦尔已经付出了代价，对约瑟法被夺之仇有恣意报复的权利：他在注明与丈夫玛奈弗先生非共有财产的瓦莱丽·福尔坦名下，存了一笔年息六千法郎的款子。瓦莱丽或许从母亲身

上继承了被包养女子特有的天才，一眼就看透了这个滑稽可笑的崇拜者的性格。克勒韦尔对李斯贝特说过："我从未有过体面女人！"李斯贝特把这句话传给她亲爱的瓦莱丽。她大大利用了这句话，做成了这笔五厘息六千法郎年金的交易。从那时起，她从不肯在赛查·皮罗托的前推销员的心目中降低自己的声望。

克勒韦尔当年为钱结婚，娶了布里地区一个磨坊主的女儿。她是独生女，遗产占到克勒韦尔家产的四分之三。零售商发家大多不是靠做买卖，而是靠店铺与农村经济的联姻。巴黎郊区的众多农庄主、磨坊主、养奶牛的、种地的，都梦想自己的女儿能当上店铺的老板娘，把零售商、首饰商、货币兑换商视为比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更称心的女婿。公证人之流社会地位的提高令他们不安，深怕日后这些资产阶级的顶尖人物瞧不起他们。克勒韦尔夫人长得相当丑，又十分俗气和愚蠢。她死得正是时候，除了让他当上父亲外，没有给他什么别的乐趣。在经商之初，这个好色之徒被职业道德拴住手脚，又受到清贫的限制，扮演了坦塔罗斯[①] 的角色。按他的说法，他与巴黎最体面的女子接触，在铺子里招呼迎送，暗中欣赏她们的风度、入时的穿戴，以及被称作纯种的无法明言的气派。爬到能够与沙龙的一位仙女交往，是他年轻时就有但一直压在心底的欲望。所以，得到玛奈弗夫人的青睐，对于他不仅是梦想成真，而且正如人们所见，是关系到自豪感、虚荣心、自尊心的事。得手后，他的野心更大。他感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精神又影响到感情，幸福顿增十倍。玛奈弗夫人还叫克勒韦尔见识了他想也想不到的一些本领，因为约瑟法和爱洛伊丝从未爱过他；而玛奈弗夫人把他当作一个永远掏不尽的钱箱，觉得有必要好好哄他一哄。花钱买的爱情虚情假意，但比现实的爱情更动人。真正的爱情常会贼贼喳喳的拌嘴，互戳对方的痛处。相反，开玩笑的吵架能抚慰上当者的自尊心。这样，难得的会面使克勒韦尔的欲火一直燃得很旺。她总搬出妇道来让他碰钉子，假装心里有愧，说父亲在天之灵不知会如何

---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饥时果枝即升高，渴时水即后退，永远吃不到果子也喝不到水。此处喻对克勒韦尔而言，体面女子可望而不可即。

看她。他必须克服她的某种冷淡，狡狯的娘们儿要他相信他做到了；有时她似乎对这个买卖人的痴情作出让步，有时又好像羞愧难当，重新摆出规矩女人的高傲姿态和恪守妇道的神气，同英国女子毫无二致。她总拿自己的尊严来压克勒韦尔，因为克勒韦尔一开始就认定她是正经女人。最后，瓦莱丽有一套特别的温柔功夫，叫克勒韦尔和男爵都离不开她。在众人面前，她像施了魔法一般，显得既纯真懵懂，又贤淑端庄；亲切的态度，娴雅的举止和克里奥尔女人的做派，使她更加机智风趣。没有旁人在场时，她比交际花有过之而无不及，精灵古怪，花样百出。这种人前人后的反差，最合克勒韦尔这等人的口味；他很得意，以为自己是这出戏的惟一作者，以为戏是专为他演的；他边欣赏女戏子，边为这出妙不可言的假戏而开怀。

瓦莱丽把于洛男爵也收拾得服服帖帖，用花言巧语的奉承，逼他露出衰老的本相，足见这类女子心肠多么歹毒。得天独厚的体格，正像一座久攻不下的要塞，早晚总要露原形。瓦莱丽料到帝政时代的美男子身体就要垮下来，觉得有必要加速这一过程。这对奸夫淫妇秘密结合半年后，她对他说：

"老兵，你何必给自己添麻烦呢？难道你有什么企图？是不是想对我不忠？我呀，我觉得你不涂脂抹粉反而好看得多。那些假装的风雅，就替我免了吧。你以为我爱你，是为了你的涂了两个苏鞋油的靴子，你的橡皮束腰，你的紧身背心，你的一小绺假发吗？何况，你越老，我越不怕情敌把我的于洛从我手里夺走！"

行政法院推事相信玛奈弗夫人至诚的友谊和爱情，打算同她一起度过余生，因此听从了这个私下的劝告，不再染鬓角和头发。玛奈弗夫人做了这番令人感动的表白后，高大英俊的埃克托有天早上居然一头白发就来了。她轻而易举地向心爱的埃克托证明，他头发根上的一道白线，她看见好多次了。那天她一见面就对他说：

"白发配上您的脸很合适，相貌显得更温和，样子好看多了，您很迷人。"

有了这个开端，男爵便脱下他的皮背心，紧身褡，去掉了所有束缚身体的小零碎。肚子垂了下来，显出了身体的臃肿。挺拔的橡树

变成一座塔，加之男爵一直充当路易十二[1]的角色，益发老得快，动作笨重得出奇。只有眉毛依然漆黑，还有一点美男子的影子，正像封建主城堡的几段墙上还留着雕刻的残迹，令人想起盛世的景象。这种不协调，使依然年轻有神的眼睛在这张茶褐色的脸上显得格外突兀。多少年来鲁本斯[2]笔下那种肌肤红润的脸上，如今显出块块斑痕，布满道道皱纹，从中见出情欲与自然抗争的结果。于洛这时已是一座凄美的人的废墟。耳朵里，鼻孔里，手指上，硬毛丛生，显示出男子的气概，仿佛罗马帝国几乎永世长存的古迹上长出了青苔。

报复心重的民团营长既然要大张旗鼓地打败于洛，瓦莱丽又是如何让两人在她家里相安无事的呢？这个问题将由下文回答，现在只知道李斯贝特和瓦莱丽两人想出了一条妙计，来促成这个结果。玛奈弗见妻子众星捧月般被人当女王供着，而且在这种环境中出落得更加美丽，便在众人面前装做旧情复燃，对妻子爱得发疯一般。这种嫉妒虽使玛奈弗先生成为一个煞风景的人物，却使瓦莱丽施舍的爱情价格不菲。不过玛奈弗对他的局长表示信任，因为局长已经宽厚到近乎可笑的地步。惟一惹他不高兴的人物恰恰是克勒韦尔。

大都会特有的糜烂生活，罗马诗人曾经描写过，知廉耻的现代人却找不出词来形容它。玛奈弗在这种生活中糟蹋了身体，变得丑陋不堪，活像一具蜡制的人体标本。但这具行尸走肉穿着上等衣料，两条瘦长腿在漂亮的裤子里竹竿似的晃来晃去。喷香的雪白内衣套在干瘪的胸膛上，麝香掩盖住肉体腐烂的恶臭。他还穿上红鞋跟的鞋子[3]，因为瓦莱丽要玛奈弗的穿戴与他的财产、勋章和职位相称。这个行将就木的淫棍的丑陋，叫克勒韦尔非常害怕，副科长一用白眼珠看他，他就受不了。想到玛奈弗，区长夜里就做噩梦。这个恶棍，发现妻子和李斯贝特给了他这种奇特的威力，心中暗喜，把它当作一件工具加以利用。在客厅里玩纸牌，是这个身心俱烂的家伙的最后一

① 路易十二(1462—1515)，法国国王，五十二岁时娶英王亨利八世年仅十六岁的妹妹，婚后三个月便去世。

② 鲁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

③ 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在宫廷里穿红后跟皮鞋。

条财路，他尽量骗克勒韦尔的钱；而克勒韦尔以为，既然偷了人家老婆，在这位有身分的公务员面前理应低声下气。

眼见克勒韦尔对这个干尸般的下流家伙像孩子一样言听计从——他不知此人已堕落到什么地步——，尤其看到瓦莱丽对区长嗤之以鼻，拿他当小丑一样取笑，男爵准保以为克勒韦尔没有当情敌的资格，所以经常请他吃饭。

瓦莱丽身边有两个情人站岗，又有一个吃醋的丈夫当保镖，在她的小圈子里艳光四射，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刺激起所有人的欲望。就这样，用了大约三年光景，她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具备了交际花寻求成功所需要的最困难的条件。借助丑闻，借助她们的厚颜无耻和在外的招摇，具备这些条件的交际花也是少而又少的。瓦莱丽的美貌，好似不久前还埋在长老街矿山里的一粒钻石，经过精心琢磨，超出了本身的价值，沙诺见了也要镶成名贵戒指的。她造成多少人的不幸！……克洛德·维尼翁就暗恋着她。

我们和这些人物阔别了三年，所以这段补叙颇为必要，它好像是对瓦莱丽的小结。以下是对她的同伙李斯贝特的小结。

贝姨在玛奈弗家的身分，是既做女伴又当管家的亲戚；因境况关系不得不接受这种尴尬地位的女子，大多为这种双重的屈辱而痛苦，李斯贝特却毫不在意。她和瓦莱丽的友谊如此热烈，在女人中如此少见，看了叫人感动，惹得刁钻促狭的巴黎人立即加以诽谤。洛林女子的男人气和枯索的性情，同瓦莱丽俊俏的克里奥尔女人的性情形成鲜明对照，为诽谤提供了口实。玛奈弗夫人还为女友的婚姻大事考虑，对她的外表下了一番功夫，无意中为那些闲话增添了分量。下面就会看到，这桩婚事将使李斯贝特实行彻底的报复。

贝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瓦莱丽一定要帮她穿着打扮，结果成绩斐然。这个古怪女子，如今穿上紧身褡，束起细腰，光滑的头发上抹了发油，裁缝为她做的衣裙不再改动就穿上身，脚踏优质高帮皮鞋，腿上是灰色长丝袜；供应商把鞋袜记在瓦莱丽的账上，由当事人付款。贝姨经过这番修饰，又总戴着那条黄开司米披肩，一别三年的人，简直认不得她了。这又一颗黑钻石，钻石中最罕见的品种，经过



男爵肚子垂了下来，显出了身体的臃肿。

巧手琢磨，再加以合适的镶嵌，令几位野心勃勃的职员十分赏识。初次见到贝特的人，都会为她身上那股野性的诗意不由心中一动。能干的瓦莱丽着意加以渲染，靠衣饰来培育这位血腥的诺娜①，把她浓密的头发十分艺术地从中间分开，紧贴在黄褐色干瘪脸孔的两侧，发亮的黑眼睛正好配上黑头发，那副僵硬的身段也平添了几分魅力。贝姨就像克拉纳赫② 和梵·爱克③ 笔下的贞女，拜占庭艺术中的贞女，从画框中走出来，保持着这些神秘人物的呆板和端正；她们同爱西斯女神们④，埃及雕刻家放在方底座上的女神们是堂姐妹。贝姨就是一座能走动的花岗岩、玄武岩、斑岩雕像。她的后半生有了保障，心情愉快，无论上哪儿吃饭，都把欢乐带到哪儿。男爵还替她付小公寓的房租，上面说过，房里的家具是女友瓦莱丽从前的小客厅和卧房的旧货。她说："我在童年过的是饿羊似的日子，到晚年生活得像母狮一般风光。"她继续为里维先生做最难的镶绣活儿，据她说只是为了不虚度光阴。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其实她一天到晚极为忙碌。不过乡下来的人总有个想法，就是吃饭家伙永远丢不得。在这一点上，他们像犹太人。

每天一大清早，贝姨便带上厨娘去中央菜市场。在她的计划中，叫于洛男爵倾家荡产的家用账，应当让心爱的瓦莱丽发一笔横财，也的确让她发了财。

一些作家煽风点火，在下层社会中宣传为害社会的学说。自一八三八年以来，家庭主妇无不感到这些学说的不良后果。如今，在各家各户，雇用人的损失是最严重的经济损失。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有资格得蒙蒂翁奖⑤ ——厨子、厨娘全是家贼，领工钱而不知耻的贼。政府姑息他们，做他们的窝主，使偷窃之风愈演愈烈，

---

① 诺娜，英国小说家刘易斯（1775—1818）于一七九六年发表小说《修士》中的人物，一个放荡而令人恐惧的修女。

② 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雕刻家、版画家。

③ 梵·爱克（1390—1441），弗朗德勒画家。

④ 爱西斯女神，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的女神。

⑤ 蒙蒂翁（1733—1820），法国慈善家，创立了多项道德奖和文学奖，每年由法兰西学院颁发。

关于篮头秤底的古老的玩笑话①，几乎把厨娘偷窃视为天经地义。过去女仆揩两法郎油去买彩票，如今她们偷拿五十法郎去储蓄所存钱。那些冷冰冰的清教徒寻开心，在法国做了一些博爱的实验，竟以为感化了民众！在主人的餐桌和菜市之间，设有秘密的税卡，对什么都抽税。与这些设卡人相比，征收入市税的巴黎市政府是小巫见大巫。除去对食品抽百分之五十的税外，他们还要求供应商逢年过节送厚礼。在这股秘密势力面前，连地位最高的商贩也心惊胆战。车商、首饰商、裁缝，全都一声不吭地照付。你想监视仆人，他们或者蛮横无理地顶撞你，或者装笨闯祸让你破财；过去主人打听他们的来历，如今他们打听主人的底细。这个祸害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庭严惩也无济于事。其实只要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带薪仆役必须备有工人手册，弊端自会神奇地清除。用人上工须出示手册，辞退时主人须在手册上注明理由。败坏的世风必将得到有力的遏制。研究时下重大策略的人，不知巴黎的下层阶级堕落到何等地步：这种堕落可与折磨他们的嫉妒相比。二十岁的工人，娶一个靠偷盗致富的四五十岁的厨娘，可说比比皆是，正式的统计中却是一项空白。想到这样的结合，在犯罪、种族退化和家庭不和三个方面引起的后果，真叫人不寒而栗。至于家内偷盗造成的纯经济恶果，从政治角度看也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家庭，由于生活用度翻了一番，不可能再买非必需品。非必需品！……它代表生活的风雅，占到各国贸易额的一半。对许多人而言，书籍和鲜花跟面包一样不可或缺。

李斯贝特十分了解巴黎人家里这种可怕的祸害，那次她在骇人的情形之下同瓦莱丽发誓结为姐妹，答应帮她的忙，想的就是替她管家。她从孚日山的深山沟里找来一个娘家的亲戚，当过南锡主教的厨娘，是位虔诚的、为人极为方正的老姑娘。不过，李斯贝特担心她没有在巴黎生活的经验，尤其怕她听人家的教唆，好多脆弱的老实人就是这样学坏的。所以，她陪玛蒂丽娜上中央菜市场，教她如何买东西：知道东西的实际价格使菜贩不敢欺侮；时鲜菜暂且不吃，等不贵时再买，例如鱼类；了解食品的行市，看涨时低价购进。在巴黎，这种

① 喻报虚账揩油。

主妇头脑对家庭经济是最不可或缺的。玛蒂丽娜领的工钱不低，又常常收到礼物，自然喜欢这个人家，乐意买便宜东西。所以，近来她的本事赶上了李斯贝特。李斯贝特也觉得她相当老练，十拿九稳，除去瓦莱丽请客的日子，自己不必再亲自出马了。顺便说说，客是经常请的。原因如下。男爵开始时严守礼仪；但没过多久，他对玛奈弗夫人的一片痴情变得那样炽烈，那样贪婪，恨不得一刻也不离开她。他先是每周四次在她家吃饭，后来觉得天天在那儿吃饭才过瘾。女儿出嫁半年后，他每月拿出两千法郎做他的膳食费。玛奈弗夫人把她亲爱的男爵希望招待的人请来，而且晚餐总准备六客，男爵可以临时带三个人来。李斯贝特凭她的节俭本事，居然用一千法郎就把饭菜弄得很丰盛，按月把省下的一千法郎交给玛奈弗夫人。瓦莱丽穿着打扮的钱，克勒韦尔和男爵出手都很大方，两个女友从这项开支中每月又省下一千法郎。因此，这个如此纯洁、如此天真的女人，有了大约十五万法郎的积蓄。她攒下定期利息和每月所得做资本，交给克勒韦尔去生钱，大大赚了几笔。克勒韦尔慷慨得很，让他的小公爵夫人分享他在交易所的好运。克勒韦尔教瓦莱丽交易所的切口，指点投机的门道。她同所有巴黎女子一样，本事很快超过了师傅。李斯贝特那一千二百法郎，她一个子儿也不花，因为房租有人付，穿戴有人供，她不用掏一个子儿，所以也有了五六千法郎一小笔资本。克勒韦尔如慈父一般，拿了这笔资本给她生利。

然而，男爵和克勒韦尔的爱情，对瓦莱丽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人生中有些事情，犹如钟声之于蜜蜂，能够把分巢的蜂群集中起来。在本篇故事重新开场的那一天，瓦莱丽正是被这样一件事情搅得心绪难平，上楼来向李斯贝特诉苦。这苦经一叹起来就长而又长，好像嘴里叼着烟卷一口口地抽。女人正是用这种办法来排遣生活中的苦恼的。

“李斯贝特，我亲爱的，今天早上伺候了克勒韦尔两小时，烦死人了！噢！我恨不得能把你派去替我！”

“可惜不行。”李斯贝特笑着说。“我到死也是个处女。”

“给这两个老头占着！有时候我都为自己害臊！啊！要是我可怜的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把我当成克勒韦尔了。”李斯贝特说。

“告诉我，亲爱的小贝特，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啊！要是我长得漂亮，我也会……会风流一番，”李斯贝特高声说，“更何况你呢！”

“可是你只会爱你中意的人。”玛奈弗夫人叹了口气说。

“得啦！”李斯贝特答道，“玛奈弗已经是个死人，不过忘记埋罢了，男爵好比你的丈夫，克勒韦尔是你的崇拜者；依我看，你和所有女人一样，完全中规中矩。”

“不，亲爱的好姑娘，我的痛苦不在这儿，你不愿意明白我的意思……”

“怎么不愿意！……”洛林女子嚷着说，“你的心事也是我要报复的一件事。你要我怎样？……我正努力呢。”

“为文赛斯拉人都想瘦了，却连面也见不到！”瓦莱丽伸开双臂说道，“于洛请他来这儿吃饭，我们的艺术家居然拒绝了！这个狠心的男人，他不知道人家怎样狂热地爱着他！他妻子是什么东西？一堆漂亮的肉！是的，她长得美，我呢，我觉得我比她妖！”

“放心吧，我的小姑娘，他会来的，”李斯贝特的口气像奶妈哄不耐烦的娃娃，“我一定要他来……”

“什么时候？”

“也许在这个星期。”

“让我拥抱你。”

看得出来，这两个女人已经合二而一了；瓦莱丽的全部行动，哪怕最轻率的行动，作乐也好，赌气也好，都是两个人仔细商量后决定的。

李斯贝特对这种交际花生活格外动心，事事替瓦莱丽出主意，以无情的逻辑继续她的报复行动。再说她喜欢瓦莱丽，把她视为自己的女儿，朋友，爱人；在瓦莱丽身上，她看到克里奥尔人的温顺，荡妇的疏懒；每天早上，她同瓦莱丽喋喋不休地聊天，比同文赛斯拉要愉快得多，她们可以笑共同的恶作剧，笑男人的愚蠢，还可以把各自财产越来越多的利息一起算一算。与从前对文赛斯拉失去理智的爱情比起来，在李斯贝特的计划和新的友情中，又多出了许多事情要她去

活动。发泄仇恨的享受是心中最酣畅、最尽兴的享受。我们的心可以说是一座蕴藏感情的矿山，爱是金子，恨是铁。最后，瓦莱丽全盛时期的美貌，正是李斯贝特所崇拜的，正如人们崇拜自己没有的东西。这种美比文赛斯拉的美柔顺得多，他对她总是冷冰冰的，没有感觉。

大约三年以后，李斯贝特开始看到她暗中熬神费心所做的破坏工作有了进展。李斯贝特思索，玛奈弗夫人行动。玛奈弗夫人是斧子，李斯贝特是使唤斧子的手，这只手一下紧似一下地砍向这个她一天比一天憎恶的家庭，因为恨同爱一样，是与日俱增的。爱和恨是两种自行维持的感情；其中恨的生命最长。由于精力所限，爱也有限度，它的力量来自生命和挥霍；恨像死亡，像吝啬，可以说是超乎生命万物之外的一种活跃的、抽象的东西。李斯贝特一进入自己的天地，便施展出全部的才智；她像耶稣会士一样，以秘密的权势主宰一切。她脱胎换骨，完全变了样；她神采飞扬，梦想当于洛元帅夫人。

两个朋友直截了当、赤裸裸地把各自的心事和盘托出的一幕，恰恰发生在从中央菜市场回来之后。李斯贝特那天去采办一桌好菜的材料。玛奈弗垂涎柯凯先生的位置，请他和贞淑的柯凯夫人吃饭，瓦莱丽希望于洛当晚解决科长辞职的问题。李斯贝特正在穿衣服，准备上男爵夫人家吃饭。

“贝特，你回来给我们上茶吗？”瓦莱丽问。

“大概吧……”

“怎么大概？难道你要同阿黛莉娜一起睡觉，喝她梦里流的眼泪？”

“能这样才好呢，我可不反对。”李斯贝特笑着回答。“她为自己的幸福受罪吃苦，我很高兴，想起小时候的情形。风水轮流转。她将掉进烂泥坑，我嘛，我要做福兹海姆伯爵夫人！……”

李斯贝特动身去翎毛街，她近来上那儿就像人家去看戏，寻求情感上的满足。

于洛为妻子选的公寓有一间宽大的前厅、一间客厅和一间带盥洗室的卧房。餐厅的一侧与客厅毗连。四层楼上还有两间仆人的房间和厨房。这个住所与行政法院的一名推事兼陆军部局长的身分还

算相称。楼房、院落和楼梯很有气派。男爵夫人只能用辉煌时代留下的旧物来布置客厅、卧房和餐厅，大学街公馆的旧家具，最好的全搬来了。可怜的女人倒很喜欢这些东西，它们是她昔日幸福的无声见证。对她而言，这些见证好似娓娓动听的话，几乎能给她一些安慰。她在回忆中恍惚看到鲜花，正如她在地毯上看到别人几乎看不出的蔷薇花饰。

宽大的前厅里，有十二把椅子，一支晴雨表，一个大火炉，挂着镶红边的白布长窗帘，令人想起政府各部那些难看的候见厅。你走进这间前厅，心里便一紧，预感到这位女子生活的孤寂。痛苦和快乐一样，能营造一种气氛。走进一个人家，你第一眼便可知道，笼罩这一家的气氛是爱还是绝望。阿黛莉娜待在一间其大无比的卧房里，房里摆着雅各·台玛忒① 设计的漂亮家具，是带花斑桃花心木的，配以帝政时代的装饰，这些青铜饰竟比路易十六时代的黄铜饰更冰冷。这位女子坐在一张罗马式安乐椅里，面前有张桌脚雕着斯芬克司的小针线桌。她脸上血色全无，装出快活的样子，保持着皇后般的神态，正像她知道如何保存家常穿的那件蓝丝绒连衫裙。此情此景，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她全靠高傲的灵魂，支撑她的躯体，维持她的美貌。男爵夫人在这座冷宫里住了一年后，看出了苦难有多么深广。她心里想："我的埃克托把我丢在这儿，但我过的日子还是比一个普通农家女的日子要好。他要我这样，就让他如愿吧！我是于洛男爵夫人，一位法兰西元帅的弟妹，我没有任何过失，两个孩子也已成家，我可以作为纯洁无瑕的妻子，在对已逝幸福的悲哀怀念中等死了。"

针线桌上方，挂着于洛身着禁卫军军费审核委员制服的肖像，是罗贝尔·勒费弗尔② 在一八一〇年画的。阿黛莉娜日常的读物是一部《效法基督》③，逢到有客来访，她才把书收进抽屉。这位无可指摘

① 雅各·台玛忒(1770—1841)，法国高级木器工。

② 勒费弗尔(1756—1830)，法国肖像画家，曾为拿破仑、约瑟芬、教皇庇护七世、路易十八、查理十世等画像。

③ 《效法基督》，十五世纪的一部佚名著作。

的玛德莱娜[①]，也在她的沙漠里倾听圣灵的声音。

"玛丽埃特，我的姑娘，"李斯贝特对前来开门的厨娘说，"我的阿黛莉娜好吗？……"

"噢！小姐，看上去很好；但咱们私下说说，要是她总这样下去，命都会没有的。"玛丽埃特凑在李斯贝特的耳边说。"真的，您该劝她生活得好一些。昨天，太太吩咐我早上只给她两个苏的牛奶和一只一个苏的小面包；晚餐给她吃一条鲱鱼，或者一点冷的小牛肉，要煮好一斤准备吃一个礼拜，当然是在她一个人用餐的时候……她每天只肯花十个苏的伙食费。这怎么行？要是我把这个美妙的计划告诉元帅先生，他准会同男爵先生闹翻，不给他遗产的；可是您，您心眼那么好，人又那么精明，您能够把事情办好……"

"嗳！干吗不跟我堂姐夫说？"李斯贝特问道。

"啊！亲爱的小姐，他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五天没有来过了，就是我们一直没有见到您的这段时间！而且，太太不准我向先生要钱，不然就把我辞了。说到伤心……啊！可怜的太太伤心透了！先生把她忘了这么久是第一次，每次有人打铃，她都奔到窗口……但是，最近五天，她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安乐椅。她在看书！她每次去伯爵夫人家，都对我说：'玛丽埃特，要是先生来了，你告诉他我在家，然后你派门房来找我，我一定重重赏他跑腿钱！'"

"可怜的堂姐！"贝特说，"听你这么说，我心都碎了。我每天都跟堂姐夫提到她。可有什么办法？他说：'你讲得对，贝特，我是个浑蛋；我太太是天使，而我是魔鬼。明天我准去……'结果他还是留在玛奈弗夫人家，这女人把他的家败光了，可是他喜欢她，一天到晚不离她左右。我呢，我只能尽力而为！要不是我在那儿，要不是我有玛蒂丽娜，男爵花的钱还要多一倍；他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说不定早就一枪把自己脑袋打开了花。嗳！玛丽埃特，要知道，丈夫死了，阿黛莉娜也活不成，我敢肯定。至少我想法子在那儿做到收支平衡，阻止堂姐夫吃掉太多的钱……"

---

① 玛德莱娜，即《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她原是娼妓，后为基督所感化，改邪归正，忏悔终生，被尊为圣女。此处意谓阿黛莉娜是位从未犯过失的圣女。

“啊！可怜的太太也是这么说的；她很清楚欠您多大的情，”玛丽埃特应道，“她说以前很长时间把您看错了……”

“啊！”李斯贝特叫了一声。“她没说别的？”

“没有，小姐。要是您想叫她高兴，就跟她谈谈先生吧；她觉得您每天见到他很幸福呢。”

“她一个人在家吗？”

“对不起，元帅也在。噢！他每天都来，她总对他说她早上见到了先生，先生晚上回来很迟。”

“今晚有什么好菜？……”贝特问。

玛丽埃特迟疑了一下，没有回答，洛林女子的目光叫她受不了。这时客厅的门开了，于洛元帅急匆匆地走出来，只同贝特打了个招呼，连看也没看她一眼，手里拿的纸片也掉在地上。贝特拾起纸片，跑下楼梯，因为在一个聋子后面喊叫是没有用的；但她假装没有追上元帅，回来时把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段话偷偷看了一遍：

> 亲爱的哥哥，我丈夫给了我一个季度的家用；可是我女儿奥棠丝急需钱用，我把这笔钱全借给了她，才勉强救了急。您能否借给我几百法郎？因为我不愿再向埃克托要钱；听他一句埋怨，我会难受死的。

“啊！”李斯贝特想，“若不是到了绝境，她怎么肯这样压下自己的傲气？”

李斯贝特走进屋，撞见阿黛莉娜正在哭，连忙过去搂住她。

“阿黛莉娜，亲爱的孩子，我全知道了！”贝姨说。“瞧，元帅刚才慌慌张张，跑得像猎兔犬一样快，把这张纸掉在地上了……这个可恶的埃克托有多久没给你钱了？……”

“他准时给我，”男爵夫人答道，“可是奥棠丝要钱用，所以……”

“所以今天你连我们的晚饭都开不出来了。”贝特打断堂姐的话，“怪不得我跟玛丽埃特提到晚饭，她一脸的尴尬。阿黛莉娜，别耍小孩子脾气啦！嗳！让我把我的积蓄给你吧。”

“谢谢，好贝特。”阿黛莉娜抹着眼泪回答，“我只是一时手头有点紧，我已为未来做好了准备。今后我每年开销二千四百法郎，其中包

括房租。这笔钱我会有的。贝特，千万别对埃克托说一个字。他身体好吗？”

“噢！像新桥一样[1]！他快活得像只燕雀，心里只有瓦莱丽那个妖精。”

于洛夫人望着窗外一株高大的雪松，堂姐的眼神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李斯贝特一点也看不出。

“你告诉他今天是大家在这儿吃饭的日子了吗？”

“告诉了。可是，唉！玛奈弗夫人今天大请客，想解决柯凯先生的辞职问题！这是最要紧的事！嗳，阿黛莉娜，你听我说：你了解我无论如何也要自立的倔脾气。亲爱的，你丈夫一定会把你败光的。我原以为在那个女人家里可以帮你的忙，可是那女人坏到极点，准会叫你丈夫做出什么事来，丢尽你们大家的脸。”

阿黛莉娜身子一动，好像给人当胸扎了一刀。

“亲爱的阿黛莉娜，这是一定的，我非得给你点明不可。嗳！想想将来吧！元帅老了，但他的日子还长，他有丰厚的薪水；要是他死了，他的遗孀将领到六千法郎抚恤金。用这笔钱，我呢，我负责养活你们全家！你能影响这个老头，劝他同我结婚吧。我倒不是想当元帅夫人。对那些无聊的话，就像对玛奈弗夫人的良心，我才不放在心上呢；可是那么一来，你们人人都有面包吃了。我看奥棠丝的面包也不够，既然你把自己的拿去给她。”

这时元帅进来了，老兵来回一趟走得很快，用薄绸围巾擦着脑门上的汗。

“我交给玛丽埃特两千法郎。”他凑着弟媳妇的耳朵说。

阿黛莉娜的脸一直红到头发根。两滴泪珠挂在依然很长的睫毛上。她默默地紧紧压了压老人的手，他的脸上流露出幸福的表情，好像一个得意的情人。

“阿黛莉娜，我本想用这笔钱买件礼物送给您，”他继续说，“您不用还我，给自己挑一件您最喜欢的东西吧。”

他快活得有点心不在焉，李斯贝特向他伸出手，他竟上前握着吻

---

[1] 巴黎最古老的桥，此处喻身体结实。

了一下。

“事情有希望。”阿黛莉娜尽可能露出笑脸，对李斯贝特说。

这时，小于洛夫妇来了。

“我弟弟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元帅口气生硬地问道。

阿黛莉娜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小张方纸片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 我等着他呢。今天早上他答应我来这儿吃饭；如果不来，那一定是被大臣留下了，他忙得不可开交。

写毕，她把纸片递了过去。她为元帅想出这种笔谈方式，针线桌上总放着一叠小方纸片和一支铅笔。

“我知道，”元帅回答，“他为了阿尔及利亚的事忙得不可开交。”

奥棠丝和文赛斯拉这时进来了。男爵夫人见全家人都在身边，朝元帅看了一眼，其中的含义只有李斯贝特明白。

艺术家有妻子疼，受众人捧，春风得意，变得英俊多了。他的脸差不多圆了，漂亮的身段衬托出真正的贵族因血统高贵而具有的风度。他过早赢得的荣耀，他的声望，世人对艺术家虚情假意的颂扬，就像见面问好或者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虚套子，使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一朝才尽，这种感觉就会蜕化为妄自尊大。在他心目中，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使他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大人物了。

结婚三年后，奥棠丝对丈夫如同狗对主人，对他的一举一动，她无不投以好似询问的目光，两眼始终不离开他，好像吝啬鬼盯着自己的财宝，那份忘我与倾心，令人动容。在她身上可以看出母亲的天性和教诲。她美貌依旧，但给藏在心中的郁闷，不乏诗意地蒙上淡淡一层阴影。

李斯贝特见外甥女进来，心想她即将捅破守口如瓶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把压抑已久的怨言倾吐出来。从蜜月一开始，李斯贝特便断定，年轻夫妇的微薄收入维持不了如此炽烈的爱情。

奥棠丝拥抱母亲的时候，彼此咬着耳朵，讲了几句贴心的话。看到她们俩直摇头，贝特猜出了这些话里的秘密。

“阿黛莉娜也要像我一样谋生了。”贝姨想，“我要让她告诉我她打算做什么……她的纤纤玉指终于也要像我的手指一样，尝尝做苦

工的滋味了。”

六点钟，全家人走进餐厅。埃克托的餐具也摆上了。

“别拿走！”男爵夫人对玛丽埃特说，“先生有时很晚才来。”

“噢！父亲会来的，”小于洛对母亲说，“他在议会临走的时候答应我的。”

李斯贝特好似一只蜘蛛，蹲在自己织的网中央，观察所有人的表情。她是看着奥棠丝和维克托兰降生的，他们的脸对她就像镜子，可以一直看到他们年轻的心里去。从维克托兰偷望母亲的某些眼神中，她看出有什么不幸的事就要落到阿黛莉娜头上，而他犹豫着不愿透露。年轻的名律师心里很苦。他端详母亲时的痛苦，流露出对母亲的深深的崇敬。奥棠丝呢，她显然一心想着自己的伤心事。半个月来，李斯贝特知道她开始为缺钱焦虑不安，那是一生清白、万事如意，如今有苦不能明言的少妇初次因缺钱感到的焦虑不安。所以，贝姨一开始就猜到母亲根本没有给女儿钱。穷困逼得人编瞎话去借债，想不到为人方正的阿黛莉娜也出此下策。老元帅的失聪已经使饭桌上很冷清，加上奥棠丝和哥哥心里有事，男爵夫人闷闷不乐，这顿饭吃得更是索然寡味。活跃气氛的只有李斯贝特、塞莱斯蒂娜和文赛斯拉三个人。奥棠丝的爱情激发了艺术家那种波兰人好热闹的天性，好吹牛的加斯科涅人的灵活头脑，法国北方人好动爱闹的可爱性情。他的精神状态，他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他十分自信，而可怜的奥棠丝，始终依照母亲的嘱咐，向他隐瞒日常生活的全部烦恼。

李斯贝特离开餐桌时对小外甥女说：

“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她的钱给了你，帮你渡过了难关。”

“妈妈！”奥棠丝觉得莫名其妙，“噢！可怜的妈妈，我，我恨不得给她弄点钱呢！你不知道，贝姨，说来可怕，我怀疑她偷偷做工呢。”

玛丽埃特端着餐厅的灯走在前面，大家跟着她穿过没有点蜡烛的昏暗的大客厅，朝阿黛莉娜的卧房走。这时，维克托兰碰了碰李斯贝特和奥棠丝的胳臂；两人会意，让文赛斯拉、塞莱斯蒂娜和男爵夫人进了卧房，他们几个留下来，聚在一个窗洞处。

“什么事，维克托兰？”李斯贝特说，“我敢打赌你父亲出了什么乱子。”

“唉！是的，”维克托兰回答。“一个放印子钱的，叫沃维奈，手里有我父亲六万法郎的借据，要上法院告他！我想在议会跟父亲谈这件糟心事，可是他不愿意理我，简直是躲着我。要不要告诉母亲呢？”

“不要，不要，”李斯贝特说，“她伤心透了，这下你还不要了她的命！你得体贴她。你们不知道她现在的境况；要不是你们的伯父，今天这顿晚饭都吃不上了。”

“啊！天呀，维克托兰，我们简直是禽兽，”奥棠丝对哥哥说，“李斯贝特告诉我们的事，我们早该猜想到的。我吃的晚饭要把我噎死了！”

奥棠丝话没有讲完，就用手帕捂住嘴巴，惟恐哭出声来；她默默地流着眼泪。

“我叫沃维奈明天来见我，”维克托兰继续说，“可是单凭我的抵押担保，他能满意吗？我想不能。这号人要的是现钱，好用高利贴现再去盘剥别人。”

“把我们的终身年金卖了吧！”李斯贝特对奥棠丝说。

“那管什么用？一万五或一万六千法郎，”维克托兰接口道，“要六万呢。”

“亲爱的姨妈！”奥棠丝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热情拥抱李斯贝特，喊了一声。

“不，李斯贝特，您那笔小财产，还是留着吧。”维克托兰同洛林女子握了握手，然后说，“明天我要看看那个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假如我妻子同意，我一定能阻止或者推迟起诉；眼看父亲的声望要受到损害，真是太可怕了。陆军部大臣会怎么说呢？父亲的薪水三年前就抵押出去了，要到十二月才满期；所以不能用它来作保。这个沃维奈把借据延了十一次；你们算算看，我父亲付了多少利息！这个窟窿非堵住不可。”

“要是玛奈弗夫人能离开他就好了。”奥棠丝辛酸地说。

“啊！还是不离开的好！”维克托兰说，“父亲也许会去别处找女人，在这儿，最大宗的费用已经开销了。”

这些孩子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曾几何时，他们对父亲还那样毕恭毕敬，母亲把他们对父亲的绝对崇拜维持了那样久！如今，他们

已经把他看透了。

“没有我，”李斯贝特说，“你们的父亲把家败得还要惨。”

“咱们进去吧，”奥棠丝说，“妈妈心很细，她会疑心的，咱们得照李斯贝特说的，把一切都瞒着她，装出快活的样子！”

“维克托兰，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父亲喜欢女人的脾气会把你们害得多苦。”李斯贝特说，“为了今后生活有保障，你们想想让我和元帅结婚这件事吧，今晚你们大家都该和他谈谈，我故意早点走。”

维克托兰进了母亲的房间。

“嗳！可怜的小姑娘，”李斯贝特低声对小外甥女说，“你呢，你怎么办呢？”

“明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吧，那时再谈。”奥棠丝答道，“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你了解生活的艰难，可以给我出点主意。”

正当全家人聚在一起向元帅劝婚，而李斯贝特回瓦诺街时，瓦诺街发生了一件大事；对玛奈弗夫人之流的女人，这类事刺激她们作恶的力量，逼着她们把邪恶的种种招数全部施展出来。我们至少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巴黎，生活过分忙碌，连恶人作恶也不是出于本能，他们靠作恶来自卫，抵御外来的侵害，如此而已。

玛奈弗夫人的客厅里坐满她的忠实信徒，惠斯特牌局刚安排好，当差的，那个被男爵推荐来的退伍军人，进来通报说：

“蒙泰斯·德·蒙泰雅诺男爵先生到。”

瓦莱丽心头猛地一震，她快步冲到门口叫道：“表哥！……”来到巴西人面前，她附在他耳边轻声说：“你假装是我的亲戚，不然咱们之间一切都完了！”

“嗳！”她领着巴西人来到壁炉前，提高了嗓门说：“亨利，你没有像人家说的在海上出事呀？我哭了你三年了……”

“你好，朋友。”玛奈弗先生向巴西人伸出手说。看这人的架势，是个真正的巴西百万富翁。

亨利·蒙泰斯·德·蒙泰雅诺男爵先生，拥有同舞台上的奥瑟罗①一样的体格和肤色，那是热带气候赋予他的。阴沉的脸色令人害怕，

---

① 奥瑟罗，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

但那纯粹是外形给人的印象;其实他性格极其和善温柔,天生是受弱女子辖制利用的壮男人。他满脸傲气,挺拔的腰板衬着强健的肌肉,他所有这些实力,足以灭男人们的威风,却只会博得女人们的欢心。女人们对这一套最是着迷,所以,挽着情妇胳臂上街的男人,个个做出赳赳武夫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巴西人身穿缀着实心金纽扣的蓝色上装和黑色长裤,勾勒出优美的身段,脚登一双擦得锃亮的高级皮靴,戴着时髦的手套。他身上惟一的巴西色彩,是一颗大约价值十万法郎的大钻石,在一条华丽的蓝绸领带上像星星般闪闪发光,稍稍敞开的白背心露出质地极细的衬衫。突出的额头,好似生着羊角的森林之神,正是执着于爱情的标志。乌黑发亮的头发,像原始森林般浓密,明亮的眼睛灼灼有神,呈浅黄褐色,好像男爵的母亲怀他时受到美洲豹的惊吓。

葡萄牙民族在巴西的这个优秀样品,背靠着壁炉架,那副姿态说明他是老巴黎;一只手拿着帽子,胳膊支在壁炉的丝绒台面上,欠着身子同玛奈弗夫人低声说话,全不把那帮家伙放在眼里,只觉得他们挤在客厅里实在煞风景。

这个人的登场,这副架势,巴西人的神气,使克勒韦尔和男爵既好奇,又焦虑。两人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有着同样的预感。这一对痴情汉的反应,由于动作的不约而同显得那样滑稽,以致有头脑的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克勒韦尔尽管当了巴黎的区长,小市民和店东的习气始终极重,他的姿势不幸比同伙保持得更长,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让男爵看在心里。这对存心要跟瓦莱丽算账的老情人,无疑又是当胸一箭。

克勒韦尔一边理着牌一边对自己说:“今晚非见个分晓不可……”

“您有的是红桃!……”玛奈弗冲他喊道,“怎么垫牌了?”

“啊!对不起。”克勒韦尔口里应着,想取回他那张牌,但心里仍在想:“这位男爵在我看来是多余的。瓦莱丽跟我那个男爵搅在一起,那是替我报仇,而且我知道怎样挤掉他;可是这个表哥!……是个多余的男爵,我不愿让人家当猴耍,我要知道他是她的哪门子亲戚!”

这天晚上，靠了只有漂亮女子才有的运气，瓦莱丽装扮得十分迷人。雪白的胸脯在镂空花边下泛着亮光，花边的色调黄里带红，衬托出巴黎女子才有的美丽肩膀那无光缎似的肤色，她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既长出丰腴肥美的肉，又保持苗条的身段。她身上的黑丝绒连衫裙，似乎每时每刻都会从肩膀上滑下。头发饰着花边，中间插着一串串花朵。两只胳臂既玲珑又圆润，伸在饰有花边的马蹄袖外面。她就像那些好看的水果，极有韵致地摆在一只漂亮盘子里，馋得人要用刀切来吃。

“瓦莱丽，”巴西人附在少妇的耳边说，“我一片诚心回来找你；我叔父死了，我的家产比离开时又多了一倍。我想住在巴黎，死在巴黎，守着你，为了你。”

“轻一点，亨利，求求你！”

“啊！啊！哪怕我得把这些人全扔出窗外，今晚我也要跟你谈谈，尤其因为我花了两天工夫才找到你。我最后一个走，好不好？”

瓦莱丽冲所谓的表哥嫣然一笑，对他说：“您得记住，您是我一位姨妈的儿子，她是在朱诺将军[①] 征战葡萄牙期间嫁给您父亲的。”

“我，蒙泰斯·德·蒙泰雅诺，一个巴西征服者的曾孙，要我撒谎！[②]”

“轻一点，不然咱们永远别再见面……”

“那为什么？”

“玛奈弗发疯似的爱我，就像快死的人个个都要满足最后一个欲望……”

“那个下流坯吗？……”巴西人说，他了解玛奈弗，“我给他钱就是……”

“太过分啦！……”

“啊！啊！你这种排场是从哪儿来的？……”巴西人终于发觉客

---

① 朱诺(1771—1813)，拿破仑手下名将，一八〇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葡萄牙方面军司令，不到两个月便征服该国。

② 葡萄牙人早在一五三一年便派出远征军征服巴西，蒙泰斯不可能是其中一位征服者的曾孙。



巴西人登场

厅气派豪华，问道。

她笑起来，说：

"亨利，这腔调多难听呀！"

她刚刚被两道燃烧着妒火的目光击中，不得不朝那两个受难的人望了望。牌桌上，克勒韦尔和玛奈弗先生是搭档，对方是男爵和柯凯先生。双方没有输赢，因为克勒韦尔和男爵都心不在焉，一再出错牌。两个老人的痴情，瓦莱丽成功地让他们隐瞒了三年，这回一下子暴露了。而与那个第一次令她怦然心动的初恋情人久别重逢，她也掩饰不住眼中幸福的光彩。这些幸运男子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权利，在世一天，他们便一天不肯放弃。

这三个绝对的情痴，一个仰仗金钱的霸道，另一个凭借拥有权，最后一个依靠年富力强、财富和优先权；处在这三者之间，玛奈弗夫人镇定自若，应付裕如，正像当年的拿破仑将军：在芒图之围时，他要继续围困这个设防的城市，必须对付两支军队。[①] 于洛一脸的嫉妒，模样同率领骑兵冲入俄军方阵的已故蒙柯奈元帅一样可怕。行政法院推事身为美男子，从未尝过嫉妒的滋味，正如缪拉[②] 不知何为害怕。他始终坚信自己是赢家。在约瑟法身边的失败，是他一生中的头一次，他把这归因于女人的贪财；心想打败他的是一百万，而不是埃鲁维尔公爵那个矮子。而此刻，嫉妒这种疯狂的感情使他异常冲动，头晕目眩。他以米拉波[③] 式的动作，把身子从惠斯特牌桌转向壁炉。当他放下纸牌，用挑衅的眼神瞪着巴西人和瓦莱丽时，在场的常客既害怕又好奇，仿佛随时可能上演一出全武行。假表哥望着行政法院推事，好似打量一只大肚子的中国瓷花瓶。这种情形再拖下去，一定会闹出事来。玛奈弗怕于洛男爵，不下于克勒韦尔怕玛奈弗，因为玛奈弗决不肯死的时候仍是副科长。行将就木的人总以为还能活，正如苦役犯总以为还能自由。此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当科长。

---

① 芒图，意大利北部城市，一七九六年六月被拿破仑围困。城内除守军外，还有一支退到该城的败军。一七九七年二月芒图失守，第一次意大利战役告结束。

② 缪拉（1767—1815），法国将军，拿破仑的妹夫，曾屡建战功，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

③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和著名演说家。

克勒韦尔和行政法院推事的无声表演有理由使他害怕。他站起身，向妻子咬了一句耳朵；瓦莱丽同巴西人和丈夫一起进了卧房，弄得在场的人莫名其妙。

“玛奈弗夫人跟您提起过这个表哥吗？”克勒韦尔问于洛男爵。

“从来没有！”男爵说着站了起来，随后补充说，“今晚就玩到这儿吧；我输了两个路易，钱在这儿。”

他把两枚金币扔在桌上，走去坐到一张沙发上，那神气分明是让大家走路。柯凯夫妇唧咕了两句，然后离开了客厅，心灰意冷的克洛德·维尼翁也跟着走了。他们先后一走，那些不知趣的人也觉出自己实属多余，纷纷离开。结果只剩下男爵和克勒韦尔，两人彼此不说一句话。于洛最终忘记了克勒韦尔的存在，踮着脚尖去卧室门口偷听。忽然他朝后一蹦，原来玛奈弗先生打开了门，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只剩下两个人，好像很奇怪。

“上茶！”他说。

“瓦莱丽在哪儿？”男爵气冲冲地问道。

“我妻子呀，”玛奈弗接口说，“她上楼去贝姨小姐家了，一会儿就回来。”

“她干吗把我们晾在这儿，去找那头蠢山羊？……”

“李斯贝特小姐从您妻子男爵夫人家回来，有点消化不良，玛蒂丽娜向瓦莱丽要茶，她去看看您的小姨子怎么样了。”

“那个表哥呢？……”

“走了！”

“真的？”男爵问。

“我送他上的车！”玛奈弗扮了一个难看的笑脸，答道。

街上传来一辆马车的隆隆声。男爵根本不把玛奈弗当回事，出门上楼去李斯贝特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个人妒性大发时，就会有这类念头。玛奈弗的无耻，他再清楚不过，疑心这对夫妇串通起来搞鬼。

“那些先生和太太们都上哪儿去了？”玛奈弗见只剩下他和克勒韦尔，问道。

“太阳下山，鸡鸭回窝，”克勒韦尔回答，“玛奈弗夫人不见了，她

的崇拜者就走了。咱们玩皮克[1]吧。"克勒韦尔想赖着不走，补了一句。

他也相信巴西人还在屋子里。玛奈弗跟他玩起牌来。区长和男爵一样狡猾；和丈夫赌钱，他就可以无限期地待下去。自从取缔公共赌场以来[2]，玛奈弗只能在交际场合小打小闹地赌小钱了。

于洛男爵疾步上楼去贝姨家；可是门关着，隔着门求见的手续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使手脚麻利、善施诡计的女人们来得及安排一个闹消化不良、大口喝着茶的场面。李斯贝特那副痛苦万状的样子，把瓦莱丽吓得不轻；所以她几乎没有注意到男爵气势汹汹地走进来。遇到大吵大闹的时候，疾病是女人们最经常抬出来的挡箭牌。于洛偷偷四处瞧了一遍，在贝姨的卧房里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藏匿巴西人的地方。

"你吃得不消化，贝特，倒给我妻子的晚餐增了光。"他打量着老小姐说。她明明身体好好的，却尽力装出胃痉挛的样子，一边喝茶，一边哼哼。

"您看，幸亏亲爱的贝特同我住一栋楼！没有我，可怜的姑娘早咽气了……"玛奈弗夫人说。

"您好像以为我装病似的，"李斯贝特对男爵说，"这简直是侮辱……"

"为什么？"男爵问道，"难道您知道我的来意？"

他朝盥洗室的门瞟了一眼，门上的钥匙给拿掉了。

"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玛奈弗夫人答道，一副伤透心的表情，好像她的柔情和忠贞受到了怀疑。

"这是为了您，亲爱的堂姐夫，对，由于您的错，我才成了这个样子。"李斯贝特使出力气说。

这一嚷转移了男爵的注意力，他莫名其妙地望着老姑娘。

"您知道我对您好不好，"李斯贝特接着说，"我人在这儿，就说明了一切。我拼着一生最后的气力，照管亲爱的瓦莱丽的利益，也就是

---

① 法国一种纸牌戏。

② 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巴黎公共赌场全部关闭。

照管您的利益。她这个家,照这样的排场,要比别的人家少花十倍的钱。若没有我,堂姐夫,一个月两千法郎决不够,您得掏三四千。”

“这些我全知道,”不耐烦的男爵回答,“您用种种办法保护我们,”他走到玛奈弗夫人身边,搂着她的脖子又补上一句,“是不是,亲爱的小美人? ……”

“真的,”瓦莱丽说,“我以为您疯了! ……”

“好吧! 您不怀疑我的忠心,”李斯贝特又说,“可是我也爱堂姐阿黛莉娜,今天我看见她掉眼泪了。她有一个月没见到您了。这怎么可以? 您让可怜的阿黛莉娜手中无钱。您女儿奥棠丝差点死过去,因为她听说多亏您哥哥我们才有晚饭吃! 今天您家里没有面包了。阿黛莉娜勇敢地做出决定,要自己养活自己。她对我说:‘我要像你那样做工!’这句话让我难受极了,想到一八一一年我堂姐什么样,三十年后一八四一年又是什么样,我吃的晚饭就下不去了……我想忍着疼挺过去;可一到这儿,我觉得要死了……”

“您看,瓦莱丽,”男爵说,“为了爱您,我到了什么田地! ……要害死家里人了……”

“噢! 我一直没嫁人是做对了!”李斯贝特带着野性的快乐叫道。“您是个好人,阿黛莉娜是位天使,哪知盲目的忠心得到这样的酬报。”

“一个老天使!”玛奈弗夫人轻声说,又温柔又嘲讽地望了埃克托一眼。他端详着她,好似预审法官打量一名刑事被告。

“可怜的女人!”男爵说,“我有九个多月没给她钱了,可是我为您,瓦莱丽,却张罗到了钱,花了多大的代价啊! 永远没有人会这样爱您,可您反过来叫我那样伤心!”

“伤心? 那么您把什么叫做幸福?”

“我还不知道您和那个所谓表兄过去是什么关系,您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他。”男爵接着说,没有理会瓦莱丽甩给他的那句话。“可是他一进来,我的心就像给人扎了一刀。我再盲目,也不是瞎子。在您和他的眼睛里,我看出点什么。反正,从那只猴子的眼皮里迸出点火花,落到您身上,而您的眼神……噢! 您从来没有那样看过我,从来没有! 这个谜,瓦莱丽,它总会解开的……您是惟一使我尝到嫉妒滋

味的女人，所以，您别奇怪我对您讲的这番话……可是还有一个谜，谜底已经揭开，我觉得简直可耻……”

“您讲呀，您讲呀！”瓦莱丽说。

“就是克勒韦尔，这个脑满肠肥的蠢家伙爱您，而您接受他的调情，使这个笨伯居然当众表露他的痴情……”

“已经是三个了！您没有发现别的人吗？”玛奈弗夫人问道。

“说不定还有？”男爵说。

“克勒韦尔先生爱我，这是他作为男人的权利；即使我接受他的爱情，那也是一个妖艳女子，或者一个对您很不满意的女子分内的事……嗳！要么就连同我的缺点一起爱，要么就离开我。如果您还我自由，您和克勒韦尔，谁也别回到这儿来，我就要我的表兄。您不是疑心我和他有一段情吗？我还不愿失去呢！永别了，于洛男爵先生。”

她站起身；行政法院推事忙拉住她的胳膊，让她坐下。老人再也不能找个女人来替代瓦莱丽了，他需要她，比日常生活的需要更迫切。他宁可这样糊涂下去，也不愿意拿到瓦莱丽不忠的任何证据。

“亲爱的瓦莱丽，”他说，“你没看出我为什么痛苦吗？我只求你讲讲清楚，拿出充分的理由……”

“好！去楼下等我吧。您的小姨子需要我们服侍，您不至于想看那个场面吧？”

于洛慢吞吞地往外走。

“老风流！”贝姨叫道，“您也不问问您孩子的情况？……您将为阿黛莉娜做点什么？我嘛，明天我先把我的积蓄给她送去。”

“做丈夫的至少应当让妻子吃上白面包。”玛奈弗夫人微笑着说。

李斯贝特的口吻像约瑟法那样不客气，男爵却毫不在意地走了，很高兴躲开了一个烦人的问题。

门闩一插上，巴西人就走出盥洗室，眼里含着一包泪，一副可怜相。蒙泰斯显然听到了全部谈话。

“你不再爱我了，亨利！我看得出来。”玛奈弗夫人说着用手帕蒙着脸，哭了。

这是真正爱情的呼声。女人绝望的叫喊极具说服力，总能得到

所有情人内心深处的宽宥，只要她年轻，俊俏，袒胸露臂，恨不得一丝不挂。

“要是您爱我，为什么不为我丢开一切?”巴西人问道。

这个出生于美洲的人，像所有出生在大自然中的人一样有逻辑头脑，他搂着瓦莱丽的腰，立即把客厅里的谈话接下去。

“为什么? ……”她抬起头，望着亨利，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完全左右了他，“可是，我的小猫，我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在巴黎，不是在美洲的大草原，大荒原。我的好亨利，我的初恋和惟一的爱人，你听我说。我这个丈夫，是陆军部一个普通的副科长，他想当科长，想得到荣誉勋位四级勋章。我能阻止他有这点野心吗?他曾为了同样的理由，给了我们俩完全的自由(快有四年了，还记得吗，你这坏东西?)，如今玛奈弗硬把于洛先生塞给我。这个丑陋的官老爷，他像海豹一样喘息，鼻孔里长着长须，已经六十三岁，为了显得年轻，三年来他反而老了十岁。我讨厌他，可要甩掉他，得等玛奈弗当上科长，得到四级勋位……”

“你丈夫当科长能得到什么?”

“一千埃居。”

“我给他一千埃居做终身年金，”蒙泰斯男爵说，“咱们离开巴黎去……”

“去哪儿?”瓦莱丽有模有样地噘着嘴说，女人们就这样向握在手心里的男人表示轻蔑，“只有在巴黎，咱们才能过快活日子。我太珍惜你的爱，不愿意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荒漠里，看着它渐渐冷掉;听着，亨利，你是天底下我惟一爱着的男人，你把这写在你的老虎脑壳上吧。”

女人把男人变成了绵羊，却花言巧语，要他们自以为是狮子，性格刚强。

“现在，好好听我说:玛奈弗先生活不了五年了，他已经病入膏肓;一年十二个月，他倒有七个月喝汤药，喝药茶，一年到头穿着法兰绒内衣;总而言之，医生说刀已架在他脖子上，随时可能要他的命;对一个健康的人最无关紧要的微恙，对他也是致命的，血已经败坏，危及命根子。五年来，我没有让他亲过一次，因为，这个人简直是瘟神!

有一天我会当寡妇，这一天不远了。嗳！我呀，已经有个拥有六万法郎年金的人向我求婚，我把这个人捏在手心里，就像这块糖。可是我告诉你，哪怕你像于洛一样穷，像玛奈弗一样害麻风病，哪怕你打我，我也要你做我丈夫，我只爱你一个，我要姓你的姓。无论你想要什么爱情的担保，我都准备给你……”

“那么今晚……”

“可是，你这个里约的孩子，为了我从巴西原始森林跑出来的豹子，”她说着执起他的手来吻着，抚摸着，“你要尊重想娶来做妻子的女人……我将是你的妻子吗，亨利？……”

“是。”巴西人说，被这一大篇喋喋不休的情话征服了。他跪了下来。

“好了，亨利，”瓦莱丽抓住他的一双手，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说，“你能不能在这儿起誓，当着李斯贝特，我最好的、惟一的朋友，我姐姐的面起誓，在我守寡期限一到就娶我为妻……”

“我起誓。”

“这样还不够！得拿你母亲的遗骨和永福起誓，以圣母马利亚和你作为天主教徒的希望起誓！”

瓦莱丽知道巴西人会信守誓言，即便她堕入最肮脏的社会底层。巴西人发了这个庄严的誓，鼻子几乎触到瓦莱丽雪白的胸脯，两眼好似受了催眠；他醉了，正像经过一百二十天的航程又见到心爱女子的人那样醉了。

“好！现在你放心吧。你要把玛奈弗夫人当作未来的蒙泰雅诺男爵夫人来敬重。别为我花一个子儿，我不准你这样做。你待在这儿，睡在外间的长沙发上，等你可以离开的时候，我亲自来通知你……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吃饭，你一点钟光景走，好像是中午来看我的。什么也别怕，门房是我的人，好比我的父母……我要下楼回家上茶了。”

她向李斯贝特递了个眼色，李斯贝特一直把她送到楼梯口。在那儿，瓦莱丽咬着老姑娘的耳朵说：“这个黑皮肤的家伙早来了一年！因为不替你报奥棠丝的仇，我会死的！……”

“放心吧，可亲可爱的小妖精，”老姑娘吻着她的额角说，“爱情和

复仇结伴狩猎的时候，永远不会处于下风。奥棠丝明天等我去，她手头紧极了，为了得到一千法郎，文赛斯拉会拥抱你一千次。”

于洛离开瓦莱丽后，下楼来到门房，突然出现在奥利维埃太太面前。

“奥利维埃太太？……”

听到这句威严的问话，又看见男爵命令式的手势，奥利维埃太太走出房间，随男爵一直来到院子里。

“您知道，我能帮您儿子弄到一个事务所；靠了我，他今天才当上公证人的三等文书，完成法律学业。”

“是的，男爵先生；所以，男爵先生可以相信我们有多感激，我没有一天不向上帝祈祷为男爵先生降福……”

“空话少说，老婆子，”于洛说，“我要证据……”

“那我该做什么呢？”奥利维埃太太问道。

“今晚有个乘马车的人来了，您认识他吗？”

奥利维埃太太当然认出了蒙泰斯，她怎么会忘记他呢？在长老街，蒙泰斯每次一大清早——早得有点不像话——离开房子时，都往她手里塞一百个苏。倘若男爵问的是奥利维埃先生，也许会打听到一切。但是奥利维埃正在睡觉。在下层阶级中，女人不仅比男人高一筹，而且几乎总管着男人。奥利维埃太太早就想好在两个恩人发生冲突时站在哪一边，她认定玛奈弗夫人势力更大。

“认识他？……”她回答，“不，真的，不，我从来没见过他！……”

“怎么！玛奈弗夫人住在长老街时，她的表兄从来没去看过她？”

“啊！是她的表兄呀！……”奥利维埃太太嚷道，“他也许来过，可我没有认出来。下一次，先生，我一定留神……”

“他就要下来了。”于洛打断奥利维埃太太的话，急匆匆地说。

“他已经走了。”奥利维埃太太接口道，她全明白了。“马车已经不在了……”

“您看见他走了？”

“就像我看见您一样。他对他的仆人说：去使馆！”

这种语气，这样肯定的话，使男爵欣慰地舒了一口气。他执起奥利维埃太太的手握了一下。

“谢谢，亲爱的奥利维埃太太；可是还有事！克勒韦尔先生呢？……”

“克勒韦尔先生？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奥利维埃太太说。

“听我说！他爱玛奈弗夫人……”

“不可能！男爵先生，不可能！”她合起双手说道。

“他爱玛奈弗夫人！”男爵以不容置辩的口吻重复了一遍。“他们怎么做的？我一点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您会打听出来的。要是您能查出他们偷情的线索，我包您儿子当公证人。”

“男爵先生，别这样多心。”奥利维埃太太说，“玛奈弗夫人爱您，只爱您一个人；她的贴身女仆很清楚，我们都说您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男人，因为您知道夫人有多好……啊！简直十全十美……她每天十点钟起床；然后吃早饭，再花一个小时打扮，这就到了下午两点钟；之后她去杜依勒里公园散步，那是谁都看见，谁都知道的；她总在四点钟回家，等着您来……噢！像时钟一样准时准点。她对她的贴身女仆雷娜没有什么秘密，雷娜呢，对我也无话不谈。她不可能对我保密，因为她对我儿子很好……您看，要是夫人同克勒韦尔先生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知道。”

男爵回到玛奈弗夫人家，他容光焕发，确信自己是这个跟美人鱼一样狡诈，一样美丽，一样风情万种的下贱的交际花惟一爱着的男人。

克勒韦尔和玛奈弗正开始第二局皮克。克勒韦尔输了，如同所有心思不在牌上的人。玛奈弗知道区长为何心不在焉，便毫无顾忌地乘机赢他：偷看要抓的牌，不好便换；然后识破对方的用意打出好牌。每一把输赢是二十个苏，男爵回来时，他已经刮了区长三十法郎。

“嗳，就剩你们几位了！他们都上哪儿去了？”行政法院推事说，奇怪没有见到别的人。

“您的好脾气把大家都吓跑了！”克勒韦尔答道。

“不，是因为我妻子的表兄来了。”玛奈弗插嘴道，“这些先生太太以为瓦莱丽和亨利分别了三年，一定有话要说，便悄悄地走了……不过，我要是在，一定会挽留他们；由于出了意外，我也没招待好，平常

总是李斯贝特在十点半钟招呼喝茶，她身体不舒服，结果全乱了套……”

“李斯贝特真的不舒服？”克勒韦尔气冲冲地问。

“是人家这么说。”玛奈弗应道，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德行，表明他不再把女人当人看。

区长望了望钟，算出男爵约摸在李斯贝特房里待了四十分钟。见于洛一脸快活的神色，区长觉得埃克托、瓦莱丽和李斯贝特大为可疑。

“我刚去看过她，可怜的姑娘，她难受得要死。”男爵说。

“那么您是幸灾乐祸了，亲爱的朋友，”克勒韦尔刻薄地说，“您可是带着一脸喜气回来的！李斯贝特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啊？据说您女儿是她的继承人。您完全变了样，走的时候表情像威尼斯的摩尔人①，回来时却像圣普乐！② ……我真想瞧瞧玛奈弗夫人的脸！”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玛奈弗先生理好了牌，往克勒韦尔面前一放，问道。

这个四十七岁便已衰老的人，无神的眼睛居然放出光来，松弛冰冷的面颊也有了淡淡的血色。他微微张开无牙的嘴巴，发黑的嘴唇上泛出白沫，既像干酪，又像白垩。这个脓包命若游丝，即便决斗也不怕丢掉什么，而克勒韦尔却有可能失去一切。所以，他一发怒，把区长吓坏了。

“我是说，”克勒韦尔答道，“我真想瞧瞧玛奈弗夫人的脸。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刻您的脸实在难看。真的，您真丑，亲爱的玛奈弗……”

“您知道您很不礼貌吗？”

“四十五分钟赢三十法郎的人，我决不觉得他好看。”

“啊！要是十七年前您见到我……”副科长又说。

---

① 指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奥瑟罗，嫉妒的象征。

② 圣普乐是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中的男主人公，他出身平民，爱上了自己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这对恋人终因封建等级制度的阻挠而未能结合。作者在书中把两人的爱情表现得真挚动人，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圣普乐在此喻陶醉于爱情之中的人。

"那时很可爱?"克勒韦尔反问道。

"我就为这个倒了霉,要是我长得像您,早当上贵族院议员和区长了。"

"对,"克勒韦尔笑道,"您和女人有过太多的纠葛,人家拜财神求的是金银,您求的是药![1]"

克勒韦尔说罢哈哈大笑。虽然玛奈弗丢了面子会生气,但对这类粗俗下流的玩笑倒不以为意;那是他和克勒韦尔交谈时司空见惯的。

"我的确吃了女人的大亏;可说实话,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是我的座右铭。"

"我更喜欢福寿双全。"克勒韦尔回答。

玛奈弗夫人进来,见丈夫正同克勒韦尔打牌,客厅里连男爵只有三个人;一看市政官员的面孔,她就明白了他的全部心思,她立即打定了主意。

"玛奈弗,我的乖乖,"她一边说一边走过来靠在丈夫的肩头,把纤纤玉指插在他灰不溜秋的头发里,撩来撩去头发也盖不住他的脑袋,"夜深了,你该睡了。你知道明天你得服泻药,这是大夫的吩咐,早上七点雷娜会给你喝草药……你想活下去,就得放下你的皮克……"

"咱们玩满五分吧?"玛奈弗问克勒韦尔。

"好……我已得了两分。"克勒韦尔回答。

"要玩多长时间?"瓦莱丽问。

"十分钟。"玛奈弗接口道。

"已经十一点了。"瓦莱丽说。"真的,克勒韦尔先生,您好像要害死我丈夫。至少你们快一点嘛。"

这句双关语使克勒韦尔、于洛和玛奈弗本人都笑起来。瓦莱丽走去同她的埃克托说话。

"你走吧,亲爱的,"瓦莱丽贴着埃克托的耳根说,"你在瓦诺街上

---

① 影射玛奈弗有花柳病。财神 Mercure 另有一义,即水银,用来治花柳病的药。巴尔扎克在此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溜溜，等看见克勒韦尔出去时再回来。”

“我不如从公寓出去，再从盥洗室的门回到你的卧房；你可以叫雷娜给我开门。”

“雷娜在楼上照料李斯贝特。”

“那我再去李斯贝特家好不好?”

这两种办法对瓦莱丽都有危险：她料到要向克勒韦尔做一番解释，不愿意于洛待在她卧室里把话都听进去，而巴西人正在李斯贝特那儿等着。

“真的，你们这些男人，”瓦莱丽对于洛说，“你们心血来潮的时候，哪怕烧房子也要进去。李斯贝特那个样子不能接待您……您是怕在街上得感冒吧？……走吧……要不，就别来了！……”

“再见了，诸位。”男爵提高嗓门说。

老人的自尊心一旦受到刺激，他一定要证明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在街上等着与恋人相见，于是男爵出去了。

玛奈弗向妻子道了晚安，装出很亲热的样子抓住妻子的手。瓦莱丽意味深长地握了一下丈夫的手，那意思是：“给我把克勒韦尔打发走!”

“夜安，克勒韦尔，”玛奈弗于是说，“希望您别和瓦莱丽待得太久。我这人可有嫉妒心……很晚才有的，可是很厉害……我等会儿再来瞧瞧您走了没有。”

“我们有生意要谈，我不会待久的。”克勒韦尔说。

“说话轻一点！——您要我怎样?”瓦莱丽的这两句话是用两种口气说的，她又高傲，又鄙夷地望着克勒韦尔。

克勒韦尔为瓦莱丽出过大力，正想丑表功，一碰到这高傲的目光，马上又变得谦恭顺从了。

“那个巴西人……”

瓦莱丽用蔑视的目光直盯着克勒韦尔，吓得他住了口。

“怎么啦?”她说。

“那个表哥……”

“他不是我表哥。”她接着说，“在众人面前，在玛奈弗先生面前，他是我表哥。即便他是我的情人，也没您说话的份儿。依我看，为了

报复一个男人而花钱买女人的店主，不如为了爱情而买女人的男人。您并不爱我，只把我看成于洛先生的情妇，您买了我，就像为杀死对手买只手枪。我吃不饱饭，就卖了！”

“您没有履行合同。”克勒韦尔恢复了商人的面目，说道。

“啊！您要于洛男爵知道您抢走了他的情妇，报他夺走约瑟法的仇……这是您为人卑鄙的最好证明。您嘴上说爱一个女人，拿她当公爵夫人，可是您要丢她的脸。哼，亲爱的，您想得不错：这个女人比不上约瑟法，那位小姐有胆量干卑鄙下流的事，而我，我虚伪得该拉到广场上挨鞭子抽。唉！约瑟法靠她的才能和财富保护自己。而惟一能保护我的，是守本分；我还是一个体面的规矩女人；可您要是一闹，我成什么啦？我要有钱倒也罢了！现在我顶多有一万五千法郎年金，对不对？”

“比这多得多，”克勒韦尔说，“两个月来，我在奥尔良股票[①]上把您的积蓄增加了一倍。”

“嗳，在巴黎至少要有五万法郎年金才被人看得起。您不必为我将失去的地位赔我钱。我想要什么？要玛奈弗升为科长；他将有六千法郎薪水；他已经服务了二十七年，再过三年，要是他死了，我就有权领一千五百法郎抚恤金。您呀，我待您那样好，给您那么多幸福，您就不知道等等！还说这叫做爱！”她嚷叫道。

“虽然开始的时候我另有打算，”克勒韦尔说，“后来我对您就像小狗一样百依百顺了。您用脚踩我的心，把我压扁了，吓晕了，可是我爱您，从来没有这样爱过别人。瓦莱丽，我爱您像爱塞莱斯蒂娜！为了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嗳！以后上太子街，每周您不要去两次，去三次吧。”

“就为这！您返老还童啦，亲爱的……”

“让我把于洛打发走，羞辱他，帮您甩掉他，”克勒韦尔说，没有理会这句刻薄话，“别再接待那个巴西人，把您整个交给我吧，您不会后悔的。我先给您一张八千法郎终身年金的存单；五年后，您对我没有变心的话，我再给您虚有权……”

---

① 指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的股票，该条铁路于一八四〇年开工，三年后竣工。

“总是做交易！买卖人永远学不会白送！您想一辈子用一张张存单换取爱情，像在驿站换马一样？……啊！店老板，花粉贩子！您给样样东西标上价！埃克托曾经告诉我，埃鲁维尔公爵送给约瑟法三万法郎年金的存单，是用杂货铺包糖渍杏仁的纸包着的！我比约瑟法强十倍，啊！被人家爱！”她把鬓角的发卷又卷了卷，到镜子前面照了照。“亨利爱我，我做一个眼色，他就会像拍苍蝇一样把您杀了！于洛爱我，让他的老婆睡草垫。得了，您去当好家长吧，亲爱的。噢！除了您的家产，您还有三十万法郎供您寻欢作乐，算是一笔私房钱吧，可您只想着增加它的数目……”

“那是为了你，瓦莱丽，我把一半送给你！”说着他跪了下来。

“嗳，您还在这儿！”穿着室内便袍的丑八怪玛奈弗高声说。“您干吗呢？”

“朋友，他刚才向我提了一个侮辱人的建议，正在求我原谅。先生无法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就想收买我……”

克勒韦尔恨不得地板上有道活门钻进去，像在戏台上那样。

“起来吧，亲爱的克勒韦尔，”玛奈弗微笑着说，“您样子多滑稽。看瓦莱丽的神气，我知道我没有危险。”

“上床去，放心睡吧。”玛奈弗夫人说。

“她多机灵！”克勒韦尔心里想，“她真可爱！她救了我！”

玛奈弗回屋后，区长执起瓦莱丽的双手亲吻，掉了几滴眼泪在她手上。他说：

“全过户给你吧！”

“这才叫做爱。”瓦莱丽低声附在他耳边说，“那么以爱换爱。于洛在下面街上。可怜的老头等我在卧房窗前摆上一支蜡烛就进来；我允许您去告诉他，您是我惟一的爱人；他一定不信，您就带他去太子街，拿出证据给他看，凌辱他一顿；我允许您，命令您这样做。这头海豹惹我心烦，讨厌死了。把他留在太子街过一夜，慢慢折磨他，报夺走约瑟法的仇。于洛说不定会气死；可这样我们就救了他的妻子儿女，免得他们家破人亡。于洛夫人在做工养活自己！……”

“噢！可怜的太太！真的，这太惨了！”克勒韦尔嚷着说，露出了善良的本性。

“要是你爱我，塞莱斯坦，”她凑近克勒韦尔的耳朵，用嘴唇触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你得留住他，不然我就糟了。玛奈弗起了疑心，埃克托有大门的钥匙，他打算回来！”

克勒韦尔把玛奈弗夫人搂在怀里，然后快活之极地出去了；瓦莱丽依依不舍地送他到楼梯口；接着，好像受到磁石吸引，她又下到二楼，一直走到楼梯栏杆处。

“我的瓦莱丽，上去吧，别让门房看见，坏了你的名声……放心吧，我的生命和我的财产，一切都是你的了……请回吧，我的公爵夫人！”

大门关上，瓦莱丽轻声唤道：“奥利维埃太太！”

“怎么！夫人，是您啊！”奥利维埃太太惊讶地说。

“把大门上下的门栓全插上，再也别开门。”

“好的，夫人。”

插好门栓后，奥利维埃太太把大官收买她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您应付得好极了，亲爱的奥利维埃太太；明天我们再谈这件事。”

瓦莱丽箭一般奔上四楼，在李斯贝特的门上轻轻叩了三下，然后回到自己家，吩咐了雷娜小姐几句；对一个从巴西来的蒙泰斯，一个女人决不会错过机会的。

“好的！只有上流社会的女子才知道这样爱！”克勒韦尔对自己说，“她下楼时目光照亮了楼梯，她身不由己地跟着我！约瑟法从来不会！……约瑟法，那是个贱货！”前推销员喊道。“我刚说了什么？贱货……天哪，哪天我会在杜依勒里宫说溜了嘴呢……不，要没有瓦莱丽的栽培，我决上不了台面……可我还一心想充大爷呢……啊！了不起的女人！她冷冷地瞪我一眼，我就给搅得七荤八素，像闹肚子痛。她多有风韵！多么机智！约瑟法从来没有让我这样动过感情。还有多少未知的妙处！啊！是了，那边正是我要找的人。”

他在巴比伦街的暗处瞥见了高大的于洛，正微伛着背，沿着一幢正在建造的房子的护板溜过。他径直朝于洛走去。

“您早，男爵，已经过了半夜了，亲爱的！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淋着毛毛雨散步，在咱们这把年纪，可是不好。我劝您一句：还是各自回家吧；咱们私下说说，您看不见窗口的烛光了……”

听到最后这句话，男爵才觉得自己已六十三岁，大衣也淋湿了。

“谁告诉您的？”他问道。

“当然是瓦莱丽啰！咱们的瓦莱丽想只做我的瓦莱丽。咱们打成和局了，男爵，您什么时候愿意，咱们就决个胜负。您不能生气，您知道我早就申明有报复的权利，您花了三个月时间抢走我的约瑟法，我呢，我夺走您的瓦莱丽用了……别提这些了。”他又说。“现在，我要她完全属于我。不过咱们还是好朋友。”

“克勒韦尔，别开玩笑，”男爵气得声音都出不来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

“哎唷！您这么看？……男爵，您不记得了吗？奥棠丝结婚那天您对我说：‘咱们这两个装嫩的老头儿应该为一个女人闹翻吗？这多俗气，多小家子气……’咱们说定了，要做摄政派，蓝衣派，蓬巴杜派，十八世纪派，黎塞留元帅派，洛可可派，我还敢说，做《危险的关系》①派！……”

克勒韦尔本可把他那些文学词藻久久地堆砌下去，男爵听着他，就像开始失聪的聋子。胜利者在煤气灯下见敌人的脸发了白，才住了嘴。在奥利维埃太太讲了那番话之后，在瓦莱丽最后瞟他的一眼之后，这一下对男爵简直是晴天霹雳。

“天啊！在巴黎有的是别的女人！……”他终于嚷起来。

“你抢走我的约瑟法时，我也这么说的。”克勒韦尔接口道。

“嗳，克勒韦尔，这不可能……给我拿出证据来！……您像我一样有进门的钥匙吗？”

男爵来到门前，把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门纹丝不动，他推了推也没用。

“别在深更半夜弄出响动了。”克勒韦尔平静地说，“嗳，男爵，我呀，我有更好的钥匙。”

---

① 《危险的关系》，法国作家拉克洛（1741—1803）创作的书信体小说，描写好色之徒瓦尔蒙及其同谋梅特伊夫人如何把无耻的淫乐建立在受害者的痛苦之上。

“拿证据来！拿证据来！”男爵痛苦得要发疯，气急败坏地重复道。

“来，我给您证据。”克勒韦尔回答。

他按照瓦莱丽的吩咐，带着男爵从依勒兰－贝尔坦街向滨河路走去。倒霉的行政法院推事走在路上，像个次日不得不宣告破产的商人；瓦莱丽的心术这么坏，他怎么也猜不透所为何来，以为落入了一个圈套。走上王家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片空白，已是穷途末路，财务问题搅得一团糟，他险些顶不住从脑际闪过的恶念：把克勒韦尔推到河里，然后也跟着跳下去。

来到当年还未拓宽的太子街，克勒韦尔在一个独扇大门前停下。门内是条铺着黑白两色条石的长廊，形成一个宽敞的过道，尽头是楼梯和门房，像巴黎的许多房子一样，靠一个小内院取光。这个院子与邻居的房子共有，奇怪的是一边大，一边小，分配并不均衡。小房子是克勒韦尔的产业，有几间玻璃顶的偏屋，由于搭建在邻居的地界上，不准造得太高，所以完全被门房和突出的楼梯间遮住，外面一点看不见。

这个小房子——小房子在巴黎多的是——长期租给临街的两个铺面中的一个，用来做库房、工场和厨房。克勒韦尔收回底层的这三间屋子，叫葛兰杜改造成一套经济的小公寓。它有两个入口。一是临街的家具店，是克勒韦尔低价按月出租的，万一店主嘴不紧好随时把他撵走；二是长廊墙上的一扇暗门，开得很巧妙，几乎看不出来。这套小公寓包括一间餐厅、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全从上面采光，一半建在邻居的地界，一边建在自家的地界，所以从外面几乎看不见。除了卖旧家具的商人，其他房客都不知道这个小天堂的存在。看门女人是个出色的厨娘，给克勒韦尔收买了做同谋。夜里无论什么时候，区长先生都可以出入这座经济的小房，不必担心有人刺探。白天，一个女子穿得像巴黎女子出门购物的模样，再带上钥匙，可以毫无危险地上克勒韦尔家。她看看旧货，还还价，在铺子里进出，万一给人碰上，也不会引起疑心。

克勒韦尔点燃小客厅的枝形大烛台，屋内雅致华美的景象令男爵大吃一惊。前花粉商全权委托葛兰杜装修，老建筑师精心设计，把

房子装饰成蓬巴杜式，而且花了六万法郎。克勒韦尔对葛兰杜说：“我要让一位公爵夫人进来都感到意外……”他想要巴黎最美的伊甸园，好养他的夏娃，他的上等女人，他的瓦莱丽，他的公爵夫人。

“有两张床，”克勒韦尔指着一张沙发对于洛说，从沙发里可以拉出一张床，像拉五斗柜的抽屉一样。“这里一张，卧室里还有一张，所以咱们两个可以在这儿过夜。”

“拿证据来！”男爵说。

克勒韦尔端起一支烛台，领着朋友走进卧房。在一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于洛看见瓦莱丽的一件华丽便袍，她为了炫耀，曾经在瓦诺街穿过，后又带到克勒韦尔的小公寓里穿。区长在一个称作白日幸福的漂亮细木镶嵌的小家具上拨了一下暗簧锁，在里面翻了翻，拿出一封信递给男爵。

“拿着，你念吧。”

行政法院推事接过这封用铅笔写的短笺，念道：

> 我白等了你一场，你这只老耗子！像我这样的女人从来不等一名前花粉商。既没有预备晚饭，又没有香烟。你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这是她的笔迹吧？”

“天哪！”于洛颓然坐下，说道，“她用过的东西，我全认得出来，这是她的睡帽和拖鞋。啊！告诉我，从什么时候起……”

克勒韦尔会意地点点头，从细木镶嵌的小写字台里取出一沓账单来。

“瞧，老兄，我在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付了包工账。这个藏娇金屋在两个月前，也就是十月份启用。”

行政法院推事垂下了头。

“你们是怎么搞的鬼？她一天时间如何打发，每个小时我都知道。”

“那么在杜依勒里花园的散步呢……”克勒韦尔搓着手，兴高采烈地说。

“怎么？……”于洛呆住了。

“你所谓的情妇去杜依勒里花园，从一点到四点在那儿散步；可

是，一眨眼的工夫，她人就到了这儿。你知道莫里哀的戏吧？嗳，男爵，你戴的绿帽子可丝毫不是想象出来的。"①

于洛不可能再怀疑什么，他沉着脸，闷声不响。凡是坚强聪明的男人，遭了祸事都不会想不开。在精神上，男爵像个夜里在森林里找路的人。他闷沉沉的不吭一声，沮丧的脸变了颜色，这让克勒韦尔好不担心，他可不要他的同伙就此送命。

"老兄，我跟你讲过，咱们打了平局，咱们赌决胜局吧……你愿不愿意赌个输赢，嗯？咱们来斗智！"

"为什么，"于洛自言自语地说，"十个美女，至少有七个是坏女人？"

男爵思绪太乱，找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美丽，这是人的最大的权力。任何权力若没有平衡它的力量，没有束缚，一意孤行，都会导致弊端，导致疯狂。独断专行，是滥用权力；女人的独断专行，是随心所欲。

"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伙计，你有最美丽的妻子，而且她谨守妇道。"

"我咎由自取，"于洛对自己说，"我不赏识自己的妻子，我叫她受苦，而她是一位天使！噢！我可怜的阿黛莉娜！人家替你报了仇！她独自默默地受苦，她值得人崇拜，值得我爱，我或许应该……因为她依然很美，很纯洁，又跟少女一样……可是谁见过比这个瓦莱丽更下贱、更卑鄙、更邪恶的女人？"

"她是个贱货，"克勒韦尔说，"一个应该拉到夏特莱广场挨鞭子抽的荡妇；可是，亲爱的卡尼拉克②，如果咱们真是蓝衣派，黎塞留元帅派，特吕默派，蓬巴杜派，杜巴里派，真是该受车轮刑的浪子，不折不扣的十八世纪派……现在就不会有警察总监了。"

"怎样才能让人家爱呢？……"于洛自言自语地发问，没有听克勒韦尔的话。

---

① 影射莫里哀的喜剧《想象的绿帽子》。

② 卡尼拉克侯爵（1674—1765），法国摄政王菲力浦·德·奥尔良（1674—1723）的密友，寻欢作乐的伙伴。

“亲爱的，我们这种人想让人家爱才怪呢，”克勒韦尔说，“人家只能敷衍我们，因为玛奈弗夫人比约瑟法诡诈百倍……”

“而且更贪！她花了我十九万两千法郎！……”于洛嚷道。

“还有多少生丁①？”克勒韦尔带着银行家的傲慢问道，他觉得这笔钱少得不值一提。

“看得出你并不爱她。”男爵伤心地说。

“我，我受够了，”克勒韦尔接口道，“她刮了我三十万法郎！……”

“在哪儿？这些钱都哪儿去了？”男爵用双手抱住头，说道。

“要是咱们商量好，像那些凑钱包养一个不值两文的漂亮妞儿的小青年，咱们本可以少花一些钱……”

“这倒是个主意！”男爵说，“可她还是会骗我们，因为，胖老头，你觉得那个巴西人是怎么回事？……”

“啊！精明的老家伙，你说得不错，咱们被耍了，像……像公司的股东！……”克勒韦尔说，“这帮女人全是开股份公司的！”

“那么窗口烛光的事是她告诉你的啰？”

“老家伙，”克勒韦尔摆好了姿势，继续说，“咱们受骗了！瓦莱丽是个……她叫我把你拴在这儿……现在我明白了……她留着她的巴西人……啊！我不要她了，因为，你抓住她的手，她会找到办法用脚来骗你！啊！她是个下流坯，一个荡妇！”

“她连妓女都不如。”男爵说，“约瑟法，珍妮·卡迪讷有权骗我们，因为她们干的是卖笑的行当！”

“可她呢！她装圣人，假充正经，”克勒韦尔说，“喂，于洛，回到你妻子身边去吧，因为你的事情一团糟，已经有人在说，你有些借据落在一个放印子钱的人手里，一个叫沃维奈的，他专门向漂亮轻佻的女人放债。至于我，我已经尝够了体面女人的味道。何况在咱们这把年纪，还要这些坏女人干什么？坦率地讲，她们不可能不骗我们。男爵，你头发都白了，装了假牙。我呢，我的样子像猕猴。我要开始聚财了。钱是不骗人的。虽然国库每半年才向所有的人开放一次，但

---

① 法国货币单位，一法郎合一百生丁。

它至少给你利息，而这个女人吃你的利息……跟你，老伙计，古贝塔，① 老同谋，我可以同意平分秋色，决不计较；可是一个巴西人，说不定从他的国家带来一些可疑的殖民地货色……”

“女人真是个不可解的谜。”于洛说。

“我来解，”克勒韦尔说，“咱们老了，巴西人又年轻又英俊……”

“是的，这话不错，”于洛说，“我承认咱们老了。可是，朋友，这些美丽的尤物一边脱衣服，一边卷头发、系发卷的时候，带着乖巧的微笑透过手指看我们，千娇百媚，满嘴谎话，见我们忙得筋疲力尽，就说爱她爱得不够，可不管怎样仍逗我们开心。试问这样的美人儿，怎么割舍得下？”

“是呀，真的！这是人生惟一的乐事……”克勒韦尔嚷道。“啊！当一个小脸蛋冲你微笑，对你说：‘我的亲亲，你知道你有多可爱！我呀，我生来一定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她们喜欢蓄山羊胡子的小男人，那些爱抽烟、像仆人一样粗俗的怪家伙！他们仗着年轻，狂傲得不得了！……反正他们来了，向你道声好，然后就走了……我呢，你怀疑我卖弄风情，可是同那些小毛孩相比，我更喜欢五十岁的男人，他们有长性，他们忠心，知道女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们赏识我们……所以我才爱你这个坏东西！……’她们边表白边做出种种媚态，温柔亲切的举动……啊！像市政府的计划一样虚假……”

“谎言常常比真话动听。”于洛看着克勒韦尔模仿瓦莱丽的样子，不禁回想起几幕迷人的表演，“所以不能不编造谎言，在戏装上缝些闪光片……”

“而最终就遇到了她们，这些撒谎的女人！”克勒韦尔粗声粗气地说。

“瓦莱丽是位仙女，”男爵嚷道，“她使你返老还童……”

“啊，是的，”克勒韦尔接着说，“她是一条你抓不住的鳗鱼；可这是最漂亮的鳗鱼。像糖一样又白又甜！……像阿纳尔② 一样精灵古怪，花样百出！啊！”

---

① 古贝塔是雨果的戏剧作品《吕克莱斯·波基亚》(1832)中的间谍。

② 埃蒂安·阿纳尔(1794—1872)，法国滑稽演员。

“是呀，她多风趣！”男爵嚷道，心里再也没有妻子。

两个难兄难弟上床睡觉时，成了世上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回想起瓦莱丽的一个又一个妙处，她的声调，她的媚态，她的姿势，她的滑稽举动，她的俏皮话，她的心血来潮；因为这位爱情艺术家颇有些兴往神来的表演，正像男高音在某些日子比其他日子歌儿唱得更好。这些充满魔鬼般诱惑的回忆有如一支催眠曲，两人在地狱之火的照耀下睡着了。

次日早上九点，于洛说要上部里，克勒韦尔有事要下乡。他们一道出了门，克勒韦尔向男爵伸出手，对他说：“不记恨我吧？咱们谁也不再想玛奈弗夫人了。”

“噢！完全结束了！”于洛回答，表示不胜厌恶。

十点半，克勒韦尔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玛奈弗夫人的楼梯。他发现那个下贱的女人，那个可爱的妖精，身着世上最妖艳的便服，正同亨利·蒙泰斯·德·蒙泰雅诺和李斯贝特一起用着精美的早餐。虽然见到巴西人受了打击，克勒韦尔仍求玛奈弗夫人给他两分钟时间。瓦莱丽同克勒韦尔去了客厅。

“瓦莱丽，我的天使，”坠入情网的克勒韦尔说，“玛奈弗先生活不久了；要是你愿意对我忠实，他一死，咱们就结婚。你考虑考虑。我帮你甩掉了于洛……所以，你看那个巴西人是不是比得上巴黎的一个区长，他为了你要爬上最高的官位，而且他已经有八万多法郎的年金。”

“我会考虑的。”她说，“我两点钟到太子街，咱们那时再谈；可是您得规矩点！别忘了您昨天答应我的过户的事……”

她回到餐厅，身后跟着克勒韦尔，他很得意找到了独占瓦莱丽的办法；可是他看见了于洛男爵，在他短短的谈话期间，于洛为了实现同样的计划也进了门。行政法院推事像克勒韦尔一样求见片刻。玛奈弗夫人站起来回客厅，冲巴西人笑了一下，意思是说：“他们都疯了！难道他们看不见你？”

“瓦莱丽，”行政法院推事说，“我的孩子，这位表兄是美洲来的表兄……”

“噢！够了！”她打断男爵的话嚷起来，“玛奈弗过去不是，将来不

是，现在也不可能是我的丈夫。我第一个，也是我惟一爱上的男人出其不意地回来了……这不是我的错！可是您瞧瞧亨利，瞧瞧您自己。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个女人，尤其一个钟情的女人，有没有可能迟疑不决。亲爱的，我不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从今天起，我不愿意再做夹在两个老人中间的苏珊娜。① 您要是舍不得我，您和克勒韦尔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可是一切都结束了，我今年二十六岁，今后要当一个圣女，一个贤德的女人，像您的妻子。"

"原来如此！"于洛说，"啊！我像教皇一样来宽恕您的全部过错，您却这样迎接我！……好吧，您丈夫永远当不上科长，也永远得不到四级荣誉勋位……"

"咱们走着瞧吧！"玛奈弗夫人用异样的神气望着于洛说。

"咱们别闹气，"绝望的于洛又说，"我今晚来，咱们会谈妥的。"

"只能去李斯贝特家！……"

"好，"多情的老人说，"就去李斯贝特家！……"

于洛和克勒韦尔一同下楼来到街上，彼此没说一句话。到了人行道上，他们互相望了一眼，苦涩地笑起来。

"咱们是两个老疯子！……"克勒韦尔说。

"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玛奈弗夫人重新坐上餐桌，对李斯贝特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只爱我的豹子。"她补了一句，对亨利·蒙泰斯嫣然一笑。"李斯贝特，我的姑娘，你不知道吧？……亨利原谅我为穷困所迫做出的那些下流事了。"

"是我的错，"巴西人说，"我本该汇十万法郎给你的……"

"可怜的孩子！"瓦莱丽嚷道，"我本该做工谋生，可是我的手指天生不是干活的……你问问李斯贝特。"

巴西人走了，自以为是巴黎最幸福的男人。

将近正午，瓦莱丽和李斯贝特在富丽堂皇的卧房里聊天，这名危险的巴黎女子边聊边为自己的装扮做最后的修饰，那是一个女子一定要自己做的。插好门闩，拉上门帘，瓦莱丽把晚上、夜里和早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

① 据《圣经》传说，苏珊娜是一个美丽贞洁的犹太姑娘，被人诬告与两个老人通奸。

“你满意吗，我的宝贝？”她讲完后对李斯贝特说，“有一天我应该当什么，克勒韦尔夫人还是蒙泰斯夫人？你怎么想的？”

“克勒韦尔那样放荡，没有十年好活了，”李斯贝特答道，“而蒙泰斯年纪轻轻。克勒韦尔会留给你将近三万法郎年金。让蒙泰斯等等吧，他年纪最轻，够有福气了。这样，大约到三十三岁，亲爱的孩子，要是你保持美貌，就可以嫁给你的巴西人。凭你的六万法郎年金，你可以扮演大角色，尤其有一位元帅夫人当靠山……”

“不错，可蒙泰斯是巴西人，永远成不了大器。”瓦莱丽提醒道。

“现在是铁路时代，”李斯贝特说，“外国人在法国最终将占据重要地位。”

“等玛奈弗死了再看吧，”瓦莱丽说，“他没几天罪好受了。”

“他旧病复发，正是他的报应。”李斯贝特说。“好了，我要上奥棠丝家去了。”

“好！你去吧，我的天使，”瓦莱丽应道，“替我把我的艺术家带来！花了三年工夫，竟没有丝毫进展！这真丢咱们两人的脸！文赛斯拉和亨利，我就迷他们两个。一个是为了爱情，一个是为了好玩。”

“今天早上你真美！”李斯贝特过来搂住瓦莱丽的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说道，“你的全部快乐，你的财产，你的打扮，我看了都高兴……自我们认作姐妹那天起，我才算真正活着……”

“等等，我的母老虎，”瓦莱丽笑道，“你的披肩戴歪了……我教了你三年，你还是不会戴，亏你还想当于洛元帅夫人……”

穿着斜纹薄呢高帮皮鞋、灰色丝袜、一件华丽的绸里连衫裙，头发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戴一顶十分漂亮的黄缎夹里黑丝绒有褶系带女帽，李斯贝特穿过荣军院大街，朝圣多明各街走去，一路琢磨着刚强的奥棠丝是否会因为气馁把心事向她和盘托出；萨尔马特人①用情不专的性格到了无所不为的时候，是否会动摇文赛斯拉的爱情。

奥棠丝和文赛斯拉住在圣多明各街与荣军院广场交汇处一栋楼

---

① 萨尔马特人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生活在俄国（欧洲部分）南部地区至巴尔干东部地区的民族，公元六世纪从历史上消失。此处指斯拉夫人。

房的底层。这套公寓从前同度蜜月的气氛很协调，此时看起来却半新半旧，应该说家具陈设都到了秋季。新婚夫妇是最会糟蹋东西的，他们不知不觉地无意中糟蹋身边的一切，正像糟蹋爱情一样。他们心里只有自己，不大考虑未来，以后当了母亲就要操心了。

李斯贝特到的时候，奥棠丝给小文赛斯拉穿好了衣服，刚把他带到花园里。

“你好，贝特。”奥棠丝亲自来给姨妈开门。

厨娘到市场去了，兼做保姆的贴身女仆正在洗衣服。

“你好，亲爱的孩子，”李斯贝特拥抱了奥棠丝。“嗳！”她附在奥棠丝耳边问道，“文赛斯拉在他的工作室？”

“不在，他跟斯蒂曼和沙诺在客厅里聊天呢。”

“咱们能单独待一会儿吗？”李斯贝特问。

“到我房里去吧。”

卧房糊着白地红花绿叶的擦光印花布，给太阳晒久了，和地毯一样褪了色。窗帘好久没有洗过了。屋里有股文赛斯拉抽的雪茄烟味。他出身贵族，如今又成了艺术界的大人物，就把烟灰弹到椅子的扶手上，最漂亮的东西上，显出人家爱他，容忍他的一切，又表示他有钱，不必爱惜东西。

“好，谈谈你的事吧，”李斯贝特见漂亮的外甥女身子埋在安乐椅里一声不出，便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脸色有些苍白。”

“报上又发表了两篇文章，把可怜的文赛斯拉骂得体无完肤；我读了以后就藏起来，免得他完全丧失勇气。人家说蒙柯奈元帅的大理石像糟透了，却赞扬浅浮雕部分，居心叵测地夸奖文赛斯拉的装饰才分，借此加强严肃艺术与他无缘的看法。我央求斯蒂曼讲实话，他承认他的看法与全体艺术家、批评家和公众的看法一致，我听了大为失望。午饭前他在花园里对我说：‘要是文赛斯拉明年不拿出一件杰作去展览，他就得放弃大型雕塑，只做一些牧歌式小作品，小雕像，首饰和高级金银器！’这个判决使我难受极了，因为文赛斯拉决不肯接受这个判决，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有那么多美妙的想法……”

“可是不能拿想法去买生活必需品呀，”李斯贝特插言道，“以前我跟他说破了嘴……买东西得付钱。而钱是用做成的东西换来的，

做成的东西还要讨人喜欢才有人买。为了谋生，雕刻家的工作台上与其摆一座组雕，一尊雕像，不如摆一个烛台、壁炉挡灰板、桌子等等的模型，因为这些东西人人都需要，不像组雕，要等整整几个月才能碰上一位收藏家，拿到他的钱……"

"你说得不错，好贝姨！你跟他说说吧；我，我没有勇气……何况像他对斯蒂曼说的，要是他又去干装饰，做小型雕塑，就得放弃研究院，放弃大创作，再也得不到凡尔赛、巴黎市、陆军部留给我们的三十万法郎的工程。瞧，那些想抢走我们订单的竞争对手，指使人写出这些该死的文章，让我们受到这样的损失。"

"可怜的小猫咪，这不正是你过去梦寐以求的吗！"贝特亲着奥棠丝的额角说道，"你想要一位君临艺术界的贵族，一位雕刻界的领袖……这是不实际的，你懂吗？……要做这样的梦，一年得有五万法郎进款，你们只有二千四，这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死了，你们也只有三千。"

奥棠丝眼里涌出几滴泪水，贝特恨不得用目光去舔干，像猫舔牛奶一样。

下面是他们蜜月的简略情况，艺术家们读了或许不无裨益。

脑力劳动，在高等智力领域的追逐，是人类付出的最大努力之一。在艺术中值得称颂的——艺术二字应当包括思想的全部创造——首先是勇气，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勇气，在此或许是第一次对它作出说明。文赛斯拉承受着贫困的可怕压力，被贝特牢牢控制在手里，像戴上眼罩的马，不能在路上东张西望。在这个狠心的姑娘，贫困的化身和下层百姓命运之神的鞭策之下，他虽是天生的诗人和梦想家，却也从构思过渡到制作，不知不觉跨过了艺术领域这两个半球之间的鸿沟。思索、幻想、构思美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好比抽着奇妙的雪茄吞云吐雾，又像过着交际花随心所欲的生活。想象中的作品，有着孩童的妩媚，生殖的狂喜，鲜花的芬芳艳丽，提前品尝的果实的饱满浆汁。这便是构思和它的乐趣。凡是能用语言把心中的计划描绘出来的人已经算个了不起的人。这种能力，全体艺术家和作家都有。可是生产，分娩，辛勤地抚养孩子，每天晚上喂饱了奶安顿他睡下，每天早晨怀着永不枯竭的母爱去拥抱他，再脏也舔他亲他，

成百次地给他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而且随撕随换；不因没完没了的种种磨难而气馁，把这种磨难化为有生命的杰作——与所有目光说话的雕塑，与所有心智交谈的文学，唤起所有回忆的绘画，打动所有心灵的音乐——，这便是制作和它的苦工。手时时刻刻要使用，时时刻刻准备听从大脑的指挥。然而，正如爱情不能持久，大脑也没有招之即来的创造能力。

这种创作的习惯，女人之所以成为母亲的这种不知疲倦的母爱（拉斐尔对这一伟大的天性理解得那么透彻！），总之这种极难获得的精神上的母性，要丢掉却出奇地容易。灵感是天才的机遇女神。她不在剃刀上奔跑、而是在空中像乌鸦一般警觉地飞过。她没有诗人可以抓住的披巾，她的头发是一团烈火，她溜得快，像那些美丽的白里带红的火烈鸟，让猎人们无可奈何。所以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体格精壮结实的人对它既喜又怕，常常为之心力交瘁。当代一位大诗人提到这种可怕的劳作时说："我一工作就绝望，丢下工作又难受。"世俗的人听着吧！倘若艺术家不是一头扎进创作，像库尔提乌斯毫不犹豫地跳进深沟[①]，像士兵不假思索地冲人棱堡；倘若艺术家在火山口不像因塌方而被埋的矿工那样工作；倘若他望着困难出神，而不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像那些童话中的情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公主，把层出不穷的魔法一个个破除；那么，作品就一直完不成，只能在工作室里夭折，生产无法进行，艺术家惟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才能枯竭。罗西尼[②]，这个拉斐尔的天才兄弟，以其穷困的早年和富裕的成年相对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大诗人和大将军同样的酬报，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桂冠，原因正在于此。

文赛斯拉天生好幻想，在李斯贝特专横的指挥下，为了生产、学习和工作消耗了那样多的精力，一朝有了爱情和幸福，便产生了反应，露出了真性情。萨尔马特人的怠惰、懒散和优柔寡断，原先被老

---

① 传说公元前三六二年，罗马广场裂开一条无底深沟。预言家说，只有把罗马最宝贵的东西扔下去，裂缝才会重新合拢。青年贵族库尔提乌斯全身披挂，驱马跃入深沟，裂缝果然重新合拢。

②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父母为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他十五岁开始谋生，成名很早，创作了大量歌剧和其他音乐作品，三十七岁时停止创作歌剧。

师的笞鞭赶跑了的，现在又回来占领了他的精神中姑息纵容的空间。最初几个月，艺术家爱着妻子。奥棠丝和文赛斯拉大耍可爱的孩子气，沉湎于合法、幸福、狂热的爱情之中。那时奥棠丝第一个叫文赛斯拉放弃工作，还为战胜了雕刻这个情敌而洋洋得意。而且女人的爱抚会销蚀艺术家的才气，动摇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六七个月过去了，雕刻家的手指忘了怎样拿凿子。等到不得不工作，纪念像募捐委员会主席维桑布尔亲王要看雕像了，文赛斯拉才搬出偷懒者的那句老话："我这就动手！"然后他胡扯一阵，把他的艺术计划讲得天花乱坠，以此来安慰心爱的奥棠丝。奥棠丝听了更爱他的诗人，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蒙柯奈元帅的雄伟雕像。蒙柯奈应当是勇武的理想化身，骑士的典型，有缪拉的胆量。啊！一瞧见这座雕像，就应该想到拿破仑皇帝的全部胜利。而且手法何等高超！铅笔是很听话的，你怎么说，它就怎么打稿。

说到人像，倒是造出了一个可爱的小文赛斯拉。

一到该去巨石街工作室捏胶泥、做模型的时候，打岔的事就多啦：时而为了亲王的座钟，文赛斯拉必须去弗洛朗－沙诺工场镂刻钟上的那些雕像；时而遇到阴天，光线昏暗；今天有事出门，明天家人聚餐，还不算精神不振、身体不适的日子，同娇妻嬉戏的日子。直到元帅维桑布尔亲王动了怒，说要重新考虑的时候，模型才拿了出来。又经过募捐委员会几次三番的责备和措辞严厉的催促，才看到了石膏像。干完一天的活儿，斯坦卜克总十分疲倦地回到家，抱怨这种泥水匠的劳动实在繁重，抱怨自己身虚体弱。结婚头一年，夫妇俩的生活还比较宽裕。斯坦卜克伯爵夫人对丈夫爱得发狂，在爱情得到满足的快乐中，她诅咒陆军大臣，跑去见他，对他说制作伟大的作品不像造大炮，国家应当像路易十四、弗朗索瓦一世和利奥十世那样，听凭天才吩咐。可怜的奥棠丝以为自己怀里的男人是一个菲迪亚斯①，对她的文赛斯拉像母亲一样护短，把爱情变成了偶像崇拜。

"别着急，"她对丈夫说，"我们的未来全在这座雕像身上，你慢慢来，做出一件杰作。"

---

① 菲迪亚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

她也去工作室。斯坦卜克一片痴情，七小时中倒有五个小时给她描绘雕像，而不是动手制作。这样，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件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作品。

浇好石膏、毁掉模子后，可怜的奥棠丝眼见丈夫付出那么多精力，健康受到影响，腰杆儿、双臂和手累得像断了似的，对作品自然十分欣赏。她的父亲对雕刻一窍不通，男爵夫人也是外行，齐声赞扬这是杰作。陆军部大臣被他们请了来，受了他们的迷惑，对那座孤零零地摆在绿布幔前、配着合适光线的石膏像，也表示满意。可惜在一八四一年的展览会上，作品遭到一致的批评，那些气不过文赛斯拉如此迅速爬上偶像宝座的人，大喝倒彩，冷嘲热讽。斯蒂曼想开导开导他的朋友文赛斯拉，却落了个嫉妒的罪名。奥棠丝觉得报纸上的文章是醋意的大发作。斯蒂曼是个厚道人，他拉人写了几篇文章反驳那些批评，说从石膏像到大理石像，雕刻家往往要大加改动，所以最后还要拿大理石像来展览。克洛德·维尼翁说："从石膏像到制成大理石雕像的过程中，一件杰作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一件劣作也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石膏像是手稿，大理石像是印好的书。"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斯坦卜克造了一座雕像和一个孩子。孩子美丽非凡，雕像面目可憎。

亲王的座钟和雕像还掉了年轻夫妇的债。斯坦卜克这时养成了社交、看戏、上意大利剧院的习惯；他谈起艺术来头头是道，在上流社会人士的心目中，他是以高谈阔论，批评阐释见长的大艺术家。巴黎很有些天才人物，一辈子靠自说自话打发时光，满足于某种沙龙的荣耀。斯坦卜克效仿这些迷人的太监，对工作一天比一天厌恶。想开始一件作品的时候，他看到的尽是困难，不由得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精神创造所钟爱的灵感女神，一见到这个病恹恹的情人便溜之大吉。

雕塑和戏剧艺术一样，是一切艺术中最难也是最容易的。照模特的样子一仿制，作品便告完成；可是要给它一个灵魂，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塑造成典型，那无异于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雕塑史上这样的成功，同人类历史上的诗人一样屈指可数。米开朗琪罗、米歇尔·科仑、冉·古戎、菲迪亚斯、普拉克西特利斯、波利克里托斯、皮热、卡诺伐、阿尔布莱希特·丢勒，是弥尔顿、维吉尔、但丁、莎士

比亚、塔索、荷马和莫里哀[①] 的兄弟。雕塑作品如此伟大，一座雕像便可使一个人永垂不朽，正如费加罗、洛弗拉斯、曼侬·莱斯戈等人物[②]，足以使博马舍、理查逊和普雷沃神甫青史留名。浅薄之人（艺术家中这种人太多了）说雕塑只靠裸体像活着，它随同古希腊一起消亡了，现代的服装已使雕塑不可能存在。首先，古人也创作全身穿衣的雕像，如《波林尼亚》、《朱丽》等[③]，而这类作品为后世所见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其次，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不妨去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琪罗的《思想者》，去美因兹的大教堂看看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童贞女》，他用乌木雕的一个女子，在三层衣裙下显得栩栩如生，长发飘动，柔软如丝，那是天下的侍女绝对梳不出来的；外行人只要去看看就会承认，天才可以在服装、甲胄、衣裙上留下思想的印记，并给它一个血肉之躯，正如人在其外表留下自己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印记。雕塑所不断追求的，正是拉斐尔在绘画上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就。惟有持之以恒、始终不懈的工作，才能解决这个大难题；因为物质上的困难必须完全克服，手必须又稳又准，随时听从使唤，这样雕刻家方能与这个难以捕捉的精神本性展开搏斗，在赋予它形体时使之光芒四射。用小提琴琴弦吐露心声的帕格尼尼[④]，倘若三天不练习，照他的话说就会失去他的乐器的音域；他借此说明他与琴身、弓、弦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一打破，他顿时会成为一个普通的琴师。持之以恒的工作是人生的法则，也是艺术的法则；因为艺术是理想化的

---

① 以上均为著名艺术家和诗人。米歇尔·科仑（1430—1512），法国雕刻家；冉·古戎（约 1510—1568），法国雕刻家、建筑家；普拉克西特利斯，公元前四世纪最伟大的雅典雕刻家；波利克里托斯，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刻家；皮热（1620—1694），法国雕刻家；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古罗马诗人；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② 费加罗是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剧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洛弗拉斯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作品《克拉丽莎·哈洛》中的男主人公；曼侬·莱斯戈是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厄骑士和曼侬·莱斯戈》中的女主人公。

③ 波林尼亚是希腊神话中的抒情诗歌女神，朱丽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女儿。此处指她们的雕像。

④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

创造。所以大艺术家和纯粹的诗人,既不等定货,也不等老主顾,无论今朝还是明日,他们永远在创作。这样,他们养成了劳作的习惯,无时不看到困难,从而与缪斯,与自己的创造力维持着相伴相随的关系。卡诺伐在工作室里生活,正如伏尔泰在书斋中生活。荷马和菲迪亚斯想必也如此。

这些伟大的人物走过了艰辛的道路,才到达荣耀的高峰;文赛斯拉·斯坦卜克被李斯贝特幽禁在顶楼上的时候,正走在这条路上。可是借奥棠丝的面目出现的幸福,让诗人回到了懒惰这一全体艺术家的常态,因为他们的懒惰并不空闲。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们在后宫的享受:他们想入非非,在心智的源泉中自我陶醉。斯坦卜克这类大艺术家沉溺于幻想,理所当然被称为梦想家。这些吸食鸦片的人无不陷入贫困之中;而倘有严酷环境的鞭策,他们本可以成为伟人。这些半吊子艺术家倒很可爱,博得众人的喜欢和夸奖,比起那些被斥为有个性、孤僻、反抗社会成规的真正艺术家,好像更胜一筹。原因是伟人属于自己的作品。他们超然物外,一心工作,却被愚夫愚妇视为自私;因为世人要他们穿上花花公子的衣服随波逐流,履行所谓的社会义务。大家希望阿特拉斯山中的雄狮像侯爵夫人的狮子狗一样,喷上香水,长毛梳理得整整齐齐。这些人鲜有匹敌者且难得与他们相逢,势必离群索居,形影相吊;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变得不可理解,而正如人们所知,大多数是由愚蠢、嫉妒、无知和浅薄的人构成的。一个女人在这些不同凡响的伟人身边扮演的角色,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她应该既是李斯贝特在五年中担当的角色,又要献出爱,那种谦卑、得体、招之即来、永远笑吟吟的爱。

身为母亲的痛苦使奥棠丝明白了事理,加之受到生计窘迫的压力,她终于为时过晚地发觉自己过度的爱情无意间犯下的错误;但她不愧为她母亲的女儿,一想到要烦扰文赛斯拉,她的心都碎了;她太爱她心爱的诗人,不愿做他的刽子手,而她眼见贫穷即将到来,落到她、她的儿子和丈夫的身上。

"啊!啊!我的孩子,"贝特见小外甥女的漂亮眼睛含着泪水,说道,"你不该绝望呀!你落满一杯眼泪也换不来一盘汤!你们需要多少呢?"

“五六千法郎。”

“我顶多只有三千。”李斯贝特说，“此刻文赛斯拉在做什么？”

“有人出六千法郎，要他和斯蒂曼为埃鲁维尔公爵合做一只水果篮。欠莱翁·德·洛拉和勃里杜两位先生的四千法郎赌债，沙诺先生答应代付。”

“怎么？你们拿了蒙柯奈元帅纪念碑的雕像和浅浮雕的钱，这笔账还没有还！”

“唉，”奥棠丝说，“三年来，我们每年开销一万二，收入只有一百路易。[①] 元帅的纪念碑，除去一应开支，净剩一万六千法郎。老实说，要是文赛斯拉不工作，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办。啊！要是我能学会雕人像，我一定拼命捏粘土！”说着伸出一双美丽的手臂。

由此可见，少妇依然恪守少女时代许下的诺言。奥棠丝眼睛放光，脉管里奔涌着含铁的血液；自己的精力只用来抱孩子，她觉得可惜。

“啊！亲爱的小母鹿，一个聪明姑娘要嫁艺术家，得等他发了财，而不是尚待发财的时候。”

这时传来斯蒂曼和文赛斯拉送沙诺出去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不一会儿两人一起回到屋里。斯蒂曼这位在记者、当红女演员和著名交际花的圈子里人气很旺的艺术家，是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因为瓦莱丽有心网罗，已由克洛德·维尼翁引见过。斯蒂曼刚与鼎鼎大名的匈兹夫人关系破裂，几个月前她结了婚，到外省去了。瓦莱丽和李斯贝特从克洛德·维尼翁口中得知这个消息，觉得有必要把文赛斯拉的这位朋友吸引到瓦诺街来。可是斯蒂曼很知趣，很少去看斯坦卜克夫妇，而最近他被克洛德·维尼翁引见时，李斯贝特又不在场，所以这是贝特初次与他见面。她细细打量这位著名艺术家，无意中发现他看了奥棠丝几眼，这倒使她隐隐觉得有可能派他去安慰伯爵夫人，如果文赛斯拉背叛太太的话。斯蒂曼也确实想过，倘若文赛斯拉不是他的好友，奥棠丝这位年轻美貌的伯爵夫人，倒可做一个招人疼爱的情妇；不过他碍于情面，克制住这个欲望，疏远了这家人。李斯贝特一

---

① 法国旧金币，一路易合二十法郎。

眼注意到这种意味深长的尴尬表情，男人们在不好意思与之调情的女人面前便会露出这副窘态。

“这个年轻人挺不错嘛，”她附在奥棠丝的耳边说。

“是吗？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回答。

“斯蒂曼，好朋友，”文赛斯拉附在他耳边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有事要和这个老姑娘商量。”

斯蒂曼向姨甥二人告辞后走了。

“事情谈妥了，”文赛斯拉送客回来说，“可是这件活儿要花六个月工夫，这段时间的生活费得有着落。”

“我有钻石呢。”年轻的斯坦卜克伯爵夫人怀着钟情女子的高尚激情嚷道。

一颗泪珠出现在文赛斯拉眼中。

“噢！我会工作的。”他走过来坐到妻子身旁，把她抱在自己的膝上。“我要做些小首饰，结婚礼物，青铜组雕……”

“亲爱的孩子们，”李斯贝特说，“你们知道将来要继承我的，我肯定会给你们留下一大笔财产，尤其如果你们促成我与元帅的婚事；要是我们很快成功，你们和阿黛莉娜就可以上我家搭伙。啊！咱们可以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至于眼下，你们要听听我的老经验：别去找当铺，因为借钱的会吃大亏。我总看见穷人在展期的时候没有钱付利息，结果东西全送了人。我可以替你们借到五厘息的钱，写张借据就行。”

“啊！我们有救了！”奥棠丝说。

“那么，我的小乖乖，你让文赛斯拉去见见看在我面上会借钱给他的人。那人是玛奈弗夫人；她像暴发户一样爱慕虚荣，你恭维她几句，她一定十分乐意帮你们渡过难关。亲爱的奥棠丝，到那个人家去一趟吧。”

奥棠丝望着文赛斯拉，神气就像登上断头台的死囚犯。

“克洛德·维尼翁介绍斯蒂曼去过。”文赛斯拉说。“那是个招人喜欢的地方。”

奥棠丝把头低了下去。她此时的感受，一个字就能说明白：那不是痛苦，那是心病。

"嗳，亲爱的奥棠丝，你要学会生活！"李斯贝特明白奥棠丝的反应是什么意思，大声说道，"不然，你会跟你母亲一样被打入冷宫，像卡吕普索在尤利西斯动身时那样哭哭啼啼①，而且到了那个年纪，已经没有忒勒玛科斯② 来安慰你了！……"她把玛奈弗夫人的一句刻薄话重复了一遍，"你得把世上的人当作家用器皿，有用就拿过来，没用就扔掉。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先利用一下玛奈弗夫人，过后再离开她嘛。你是不是怕疼你爱你的文赛斯拉迷上一个比你大四五岁的女人，像一捆苜蓿那样干枯，而且……"

"我宁可当掉我的钻石。"奥棠丝说。"噢！文赛斯拉，千万别去那儿！……那儿是地狱！"

"奥棠丝说得对！"文赛斯拉拥抱着妻子说。

"谢谢，我的朋友。"幸福到了极点的少妇回答，"你瞧，李斯贝特，我丈夫是位天使：他不赌钱，我们上哪儿都一块儿去，要是他能着手工作，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干吗要上父亲的情妇家里去？那女人使他倾家荡产，还害得我们勇敢的母亲伤心得要死……"

"我的孩子，使你父亲破产的不是她，而是那个女歌唱家，接着是你的婚事！"贝姨答道，"我的天！玛奈弗夫人对他可有用了！……可是我什么也不该说……"

"亲爱的贝特，你什么人都护着……"

孩子在花园里的喊声把奥棠丝叫了去，屋里只剩下李斯贝特和文赛斯拉。

"您的妻子是位天使，文赛斯拉！"贝姨说，"您要好好爱她，千万别惹她伤心。"

"是，我那样爱她，连我们的处境也瞒着她，"文赛斯拉回答，"可是李斯贝特，我可以跟您说……嗳！即便把我妻子的钻石送去典当，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

① 尤利西斯即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奥德修，特洛亚战争的英雄。战后回国时海上遇难，为一海岛女仙卡吕普索所救。七年后，在宙斯的干预下，卡吕普索忍痛割爱，放尤利西斯回国。

② 尤利西斯的儿子。

“那就向玛奈弗夫人借嘛……”李斯贝特说。“文赛斯拉，劝劝奥棠丝让你去，要么，您只管去，别让她知道！”

“我也这么想，”文赛斯拉说，“我刚才拒绝去，是怕奥棠丝难受。”

“听着，文赛斯拉，我太爱你们两个，不能不把危险事先告诉您。您要是上那儿去，得十二分的小心，因为那女人是个魔鬼；谁见到她都爱她；她那么淫荡，那么会勾引人！……她有艺术精品的魅力。您只向她借钱，别拿您的灵魂作抵押！要是我的外甥女受到背叛，我会痛苦一辈子。她来了！”李斯贝特叫道，“什么也别说了，您的事由我去安排。”

“拥抱李斯贝特吧，我的天使，”文赛斯拉对妻子说，“她将把积蓄借给我们，帮我们渡过难关。”

他向李斯贝特递了个眼色，李斯贝特懂了。

“小宝贝，那么我希望你工作，好吗？”奥棠丝说。

“欧！”艺术家应道，“明天就开始。”

“正是这个明天把我们毁了。”奥棠丝说着冲他笑了笑。

“啊！亲爱的孩子，你自己说吧，是不是每天都有阻碍、障碍、各种事情？”

“是的，你说得不错，亲爱的。”

“我这儿有的是想法！”斯坦卜克拍着脑门又说，“噢！我要叫所有的敌人吃惊。我要做一套餐具，十六世纪德国式的，幻想派的！我会卷弄出一些布满昆虫的树叶，在上面安放几个孩子，再添一些新奇的、真正的喷火兽，我们梦中的怪物！……我好像把它们拿在手里了！做出来一定又精细，又轻巧，又复杂。沙诺刚才走的时候赞叹不已……我需要鼓励，最近那篇关于蒙柯奈纪念碑的文章使我沮丧极了。”

这天，在奥棠丝走开那会儿，李斯贝特和文赛斯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艺术家和老姑娘商量好次日去见玛奈弗夫人，要么妻子同意他去，要么就偷偷去。

瓦莱丽当晚得知这个胜利的消息，便逼着于洛男爵把斯蒂曼、克洛德·维尼翁和斯坦卜克请来吃饭；如今她开始任意支使他，像那些善于支使老年男人的女子，叫他们满城奔走，谁能满足狠心的情妇的

利益和虚荣心就去求谁。

第二天，瓦莱丽全副武装，那身打扮是巴黎女子为炫耀全部姿色而想出来的。她把自己细细端详一番，正如要去决斗的人把佯攻和后退的剑法温习一遍。没有一条褶裥，没有一丝皱纹。瓦莱丽把皮肤收拾得白如凝脂，柔软细腻。几颗假痣更在不知不觉间吸引人的眼球。大家以为十八世纪的美人痣业已失传或不再流行；其实错了。如今的女人比过去的更心灵手巧，运用大胆的谋略引人频频注目。某个女人首先发明在缎带结中央扣一粒钻石，整个晚会上吸引住全场的视线；另一个戴上过去流行的发网，或在头发中间插一支匕首形的别针，叫人联想到她的松紧袜带；这一位用黑丝绒做袖口；那一位在帽子上缀饰带。等到这种种令人叫绝的努力，这一场场卖弄风情或表示爱情的争斗，开始在下层阶级中风行时，心思巧妙的创造者又在发明别的玩意。瓦莱丽存心要在这天晚上成功，在脸上贴了三颗痣。她梳头时用药水把金黄色的头发染成可以保持几天的灰白色。斯坦卜克夫人的头发是金色的，瓦莱丽要处处与她不同。头发的新颜色给瓦莱丽平添了些许撩人和异样的风采，引得她的信徒们大为关注，蒙泰斯甚至问她："今晚您怎么了？……"此外她戴了一条相当宽的黑丝绒颈饰，衬托出雪白的胸脯。第三颗痣贴在眼睛下面，可与我们祖母时代令人销魂的美人痣媲美。瓦莱丽在连衫裙上身正中，胸衣撑上方最可爱的凹陷部位，插了一小朵最美丽的含苞未放的玫瑰，叫所有三十岁以下的男人都不敢正视。

"我美得可以入画了！"她边想边对着镜子反复摆各种姿态，活像一个练习屈膝动作的舞女。

李斯贝特早早去了中央菜市场，晚餐应该和玛蒂丽娜在主教府款待邻区教长时做的一样精美。

斯蒂曼、克洛德·维尼翁和斯坦卜克伯爵在六点钟前后几乎同时到了。一个普通的，或者可以说不做作的女人，听到渴望已久的人来了，一定会跑去迎接；可是从五点钟起就在卧房等着的瓦莱丽，却把三个客人撇在一边不见，因为她知道他们准在谈论她或暗暗想着她。客厅是她亲自指挥布置的，精巧的小玩意摆在显眼的位置，暗示女主人的情趣，好似替她通报名姓；这些都是巴黎的出品，其他任何城市

都制造不出来:镶嵌着珍珠的珐琅纪念品,装满各色可爱戒指的独脚盘,由弗洛朗-沙诺工场精心装配的塞夫勒或萨克森的瓷器精品,还有小塑像、画册之类无聊的小玩意,都是那些痴心汉在定情之初或为了最后修好花重金定做的。成功令瓦莱丽陶醉,她答应克勒韦尔在玛奈弗死后嫁给他。而多情的克勒韦尔已经把一笔年利一万法郎的款子转到瓦莱丽·福尔坦的名下,那是当初想献给于洛男爵夫人的十万埃居三年来在铁路股票上获得的盈利。这样瓦莱丽每年就有了三万二千法郎年金。克勒韦尔刚才又许了一个愿,比奉送盈利重要得多。从两点钟到四点钟,他的公爵夫人(他给德·玛奈弗夫人起了这个绰号,来补足他的幻想)把他迷到了极点,因为瓦莱丽在太子街的表现超过了以往。她答应对他没有二心,克勒韦尔觉得应该予以鼓励,便许诺买下一座漂亮的小公馆,那是一个冒失的承包商在巴贝特街建造的,即将出售。瓦莱丽已经看到自己住着这座前有庭院后有花园的漂亮房子,外带自备马车!

"哪一种安分守己的生活,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一切?"她快装扮完时对李斯贝特说。

李斯贝特这天在瓦莱丽家吃饭,好把谁也不便自己说的话说给斯坦卜克听。玛奈弗夫人满面春风、神态谦恭地走进客厅,后面跟着贝特,穿一身黑黄搭配的衣服,用画室的术语说,做了色彩浓重的陪衬。

"你好,克洛德。"她向曾经名噪一时的批评家伸出手去,说道。

克洛德·维尼翁和许许多多人一样,成了一名政客,这个新名词是用来指初登仕途的野心家的。一八四〇年的政客,差不多相当于十八世纪的神甫。没有政客的沙龙算不得完整。

"亲爱的,这位是我们的小外甥女婿斯坦卜克伯爵。"李斯贝特把瓦莱丽装作没有看见的文赛斯拉做了介绍。

"我一眼便认出是伯爵先生。"瓦莱丽优雅地向艺术家点头致意,答道。"过去在长老街常见到您,我也有幸出席了您的婚礼。亲爱的,"她对李斯贝特说,"你从前的孩子,哪怕只见过一次,也很难忘掉。斯蒂曼先生真是太好了,"说着她向雕刻家打招呼,"我这么仓促的邀请,居然肯赏光;可由于迫不得已,也只好不顾礼数了。我知道



那身打扮是巴黎女子为炫耀全部姿色而想出来的。

您是这两位先生的朋友。互不认识的客人同桌吃饭最冷清,最乏味不过,我这次是请您作陪;下次您可得专门为了我来,是不是? ……您答应我啊! ……"

她和斯蒂曼踱了一会儿,好像只关注他一个人。陆续来的客人有克勒韦尔、于洛男爵和一个叫做博维萨日的议员。此人是个外省的克勒韦尔,为了充数来到世界上的那种人,他投票时总站在行政法院推事吉罗和维克托兰·于洛一边。这两名政客想在保守派大军里组建一个进步派的核心。吉罗有时晚上到玛奈弗夫人家来,而她企图把维克托兰·于洛也请来;可是清教徒式的律师至今仍找出种种借口,未遂父亲和岳父的心愿。在他看来,在一个害母亲伤心落泪的女人家里露面简直是犯罪。维克托兰·于洛之于政治上的清教徒,正如虔诚女子之于笃信宗教的女人。博维萨日原是阿尔西的帽商,想学一套巴黎气派。此人是议会的一块墙角石,如今在美艳迷人的玛奈弗夫人家接受培训。他受到克勒韦尔的迷惑,照瓦莱丽的意思拿他当榜样,拜他为师,事事向他请教,问他裁缝的地址,模仿他,学他摆姿势;总之,克勒韦尔是他心目中的大人物。瓦莱丽身边有这些人物和三位艺术家,又有李斯贝特陪伴,在文赛斯拉眼中俨然是位了不起的女人,更何况一往情深的克洛德·维尼翁向他盛赞玛奈弗夫人。

"她是兼有尼侬长处的曼特侬夫人①!"从前的批评家说。"讨她喜欢是一个晚上的事,只要你机智风趣;但能得到她的爱,那可是足以令一个男人骄傲一辈子的胜利。"

瓦莱丽对原先的邻居表面上很冷淡,仿佛毫不在意他,这无意中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为她不了解波兰人的性格。斯拉夫人有孩子气的一面,凡最初不开化、没有真正变文明便闯进文明国家之列的民族,无不如此。这个民族洪水泛滥般占据了地球上一大片土地,居住的荒漠天高地阔,活得很自在,不像在欧洲那样摩肩接踵;可是没有思想和利益的不断摩擦,便不可能有文明。乌克兰、俄罗斯、多瑙河

---

① 曼特侬侯爵夫人(1635—1719),作家德·奥比涅的孙女,诗人斯卡龙的遗孀,一六六九年起负责国王子女的教育,后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国王死后,她退隐到自己创办的一所贵族女子学校中,直至去世。

平原，总之斯拉夫民族，是欧亚两洲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纽带。所以波兰人，斯拉夫民族中最富有的一支，性格中有年轻民族的稚气和反复无常。波兰人有勇气，有才情，有魄力；可是由于不坚定，这种勇气、才情和魄力既无方法，又不理智。波兰人的动摇不定，好比在被一片片沼泽断开的大平原上肆虐的风；狂风虽像可怕的雪崩一样，把房舍摧毁卷走，但一遇到池塘便消失，化作了水。人总不免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波兰人不断与土耳其人交战，结果喜欢上东方的富丽豪华；他们往往为了表面风光牺牲必需之物，像女人一样打扮自己，不过气候给了他们阿拉伯人的结实体格。在痛苦中更显崇高的波兰人竟让他们的压迫者打累了胳臂，于是在十九世纪再现了早期基督徒上演的一幕。倘若在波兰人那样直爽、那样坦率的性格中，加进十分之一英国人的奸诈，那么在双头鹰掠过的地域，如今准是白色雄鹰的天下。[①] 稍懂一点权术，波兰就不会去救日后瓜分它的奥地利，不会向对它重利盘剥、把它搜刮一空的普鲁士借债，也不会在第一次被瓜分时落个四分五裂的下场。善神们赐予这个富有魅力的民族最闪光的品质，可是被他们遗忘的一个老妖婆，一定在波兰受洗之时来说过这句话：“留着我的姐妹们施与你的天赋吧，可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要什么！”即便波兰在与俄罗斯的英勇决斗中获胜，波兰人今天自己也会打起来，就像过去在议会里你争我夺，谁也别想称王。这个民族清一色是有血性的勇士，等到哪一天明白了事理，在内部找出一个路易十一来[②]，接受他的专制和王朝，那么这个民族就有救了。波兰在政治上的作为，正是大多数波兰人在私生活中的作为，尤其在大难临头之际。三年来，文赛斯拉·斯坦卜克一心爱着妻子，也知道自己是她心目中的一尊神。可是见玛奈弗夫人几乎不理会他，他大为恼火，暗暗发誓非要她注意不可。他做了一番比较，觉得瓦莱丽比妻子强。奥棠丝正如瓦莱丽对李斯贝特说的，是一堆美丽的肉；玛奈弗夫人却是神形兼备，有股邪恶的辣味。奥棠丝的忠诚，在做丈夫的看来

---

① 双头鹰是帝俄的国徽，白鹰是波兰国徽。

②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以善谋略著称，一生致力于削弱贵族，扩张王权。

是理所当然的;很快他便意识不到死心踏地的爱情是多么宝贵,正像债务人过了一段时间便把借来的钱当成自己的。忠贞不贰可以说变成心灵日常的面包,不忠倒像甜食一样诱人。一个倔傲的女子,尤其一个危险的女子,能刺激好奇心,好比作料能给佳肴提味。而且,瓦莱丽佯装得那么好的轻蔑,对享了三年清福的文赛斯拉倒是个新鲜玩意儿。奥棠丝是妻子,瓦莱丽是情妇。许多男人想要同一部作品的这两个版本,尽管对男人而言,不善于把妻子变成情妇是他能力低下的一大证据。见异思迁是无能的征兆,忠贞不渝将始终是爱情的真谛、强有力的标记,有了这种力量才能成为诗人!一个男人应当把妻子化作所有的女人,正如十七世纪那些浑身是泥的诗人把自己的情妇当成伊里斯和赫洛亚。①

李斯贝特见小外甥女婿着了迷,便问他:"喂,您觉得瓦莱丽如何?"

"太可爱了!"文赛斯拉回答。

"您那时不肯听我的话。"贝姨又说,"啊!我的小文赛斯拉,要是咱们没有分手,您早就做了这个美人鱼的情夫,她丈夫一死就可以娶她,她每年四万法郎的进账就是您的了!"

"真的?……"

"当然真的。"李斯贝特回答,"可是您得留点神,我警告过您有危险,千万别玩火自焚!开饭了,您挽着我进去吧。"

再也没有比这番话更蛊惑人心的了,你把悬崖峭壁指给一个波兰人看,他会立即跳下去。这个民族尤有骑兵的天分,以为可以冲破一切障碍,得胜而归。李斯贝特仿佛用马刺刺了一下外甥女婿的虚荣心,而餐厅的景象又增强了这个刺激的作用:华美的银餐具闪闪发亮,斯坦卜克看到了巴黎的奢华多么精致和讲究。

"我本该娶一个赛莉梅娜的②。"他心里想。

吃饭的时候,于洛态度亲切。女婿来了他很高兴,想到能与瓦莱

---

① 伊里斯是希腊神话中彩虹的化身和诸神的使者。赫洛亚是传说中西西里牧人达弗尼斯爱上的仙女。

② 赛莉梅娜是莫里哀《恨世者》中的人物,美丽,风骚,机智,狡黠。

丽重修旧好则更加高兴，他自信一答应玛奈弗接替柯凯的位置，她就会对他忠贞不贰。斯蒂曼见男爵和蔼可亲，便报之以巴黎人的诙谐和艺术家的谈兴。斯坦卜克不甘落后，也极力卖弄才情，妙语连珠，效果不错，他对自己很满意；玛奈弗夫人好几次冲他微笑，表示心领神会。美酒佳肴终于使文赛斯拉陷入享乐的泥潭。饭后，他带着几分醉意躺在沙发上，感受着身心的双重快乐。轻盈的，香喷喷的，美得能叫天使下地狱的玛奈弗夫人，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更使他快乐到了极点。她弯下身子同他低声谈话，几乎触到他的耳朵。

“今晚咱们谈不了正事，除非您肯最后一个走。在您、李斯贝特和我之间，咱们看怎么对您方便就怎么办。”

“啊！夫人，您是一位天使！”文赛斯拉用同样的口吻回答，“我蠢透了，没有听李斯贝特的话……”

“她对您说什么了？……”

“在长老街的时候，她硬说您爱我！……”

玛奈弗夫人望了文赛斯拉一眼，满面羞赧，猛地站了起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让男人生出唾手可得的念头，没有不自食恶果的。贞洁女子把藏于内心深处的爱慕硬压下去的举动，比最热烈的表白意味深长得多。

这一来，文赛斯拉的欲望被撩拨得更加强烈，他对瓦莱丽倍加殷勤了。惹人注目的女人，便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女人！女戏子的可怕威力正来源于此。玛奈弗夫人知道有人在观察她，举手投足便像一个受到喝彩的女演员。她魅力四射，大获全胜。

“怪不得我老丈人那样风魔。”文赛斯拉对李斯贝特说。

“您要是这样讲，文赛斯拉，”贝姨答道，“我一辈子都会后悔帮您借了这一万法郎。难道您也会和他们大家一样，”她指着客人们说，“爱这个女人爱得发疯吗？想想看，您要做您丈人的情敌了。您还该想想奥棠丝会多么伤心。”

“不错，”文赛斯拉说，“奥棠丝是天使，我要做魔鬼了！”

“家里有一个已经够了。”李斯贝特回了一句。

“艺术家决不该结婚！”斯坦卜克嚷道。

“啊！我在长老街对您说过这话。您的孩子，就是您的组雕，您

的雕像，您的杰作。”

“你们在谈什么呀？”瓦莱丽走过来站在李斯贝特身边问道。“贝姨，上茶吧。”

依着波兰人好吹嘘的脾气，斯坦卜克想做出和这位沙龙仙女十分亲热的样子。他轻蔑地朝斯蒂曼、克洛德·维尼翁、克勒韦尔瞪了一眼，然后抓着瓦莱丽的手，硬要她挨着自己坐在沙发上。

“斯坦卜克伯爵，您也太大爷气派！”她半推半就地说。

她跌坐在他身边，笑了起来，有意给他看到了胸前那朵小小的玫瑰花蕾。

“唉！我要是大爷，就不来这儿借钱了。”

“可怜的孩子！我记得您在长老街夜里工作的情形。您真有点傻。您忙着结婚，好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您不了解巴黎！瞧您落到了什么地步！您对贝特的忠告充耳不闻，也不理会一个巴黎女子的爱情，她对巴黎可是了如指掌。”

“什么也别说了，”斯坦卜克叫道，“我蠢透了。”

“您会有一万法郎的，亲爱的文赛斯拉；不过有个条件。”她抚弄着美丽的卷发说。

“什么条件？”

“就是我不要利息……”

“夫人！……”

“噢！别生气；您可以用一座青铜组雕来抵。您的参孙的故事已经开了头，就把它完成吧……雕一个正在剪犹太大力士头发的大利拉！……您要是肯听我的话，一定会成为大艺术家，我希望您理解这个主题。就是要表现女人的威力。相比之下参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个十分虚弱的力士。大利拉，她是毁掉一切的情欲。这种摹拟……”克洛德·维尼翁和斯蒂曼听见他们在谈雕刻，便走了过来，于是她乖巧地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这样说的？对赫丘利在翁法勒脚边纺纱[1]的这种摹拟，要比希腊神话美得多！是希腊模仿了犹太王

① 赫丘利，罗马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翁法勒是吕狄亚的女王，她逼赫丘利在她膝下纺线，作为嫁给他的条件。

国？还是犹太王国从希腊取走了这个象征？"

"啊！夫人，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圣经》各卷的成文年代问题。伟大不朽的斯宾诺莎[①]，被人无知地归入无神论者之列，其实他用数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声称《创世记》和《圣经》中涉及政治的部分是摩西时代成文的，并拿出文献学的证据指出后人添加了哪些文字。因此他在犹太教堂门口让人捅了三刀。"

"想不到我这么有学问。"瓦莱丽见两人的密谈受到打扰，大为扫兴地说。

"女人凭了本能无所不知。"克洛德·维尼翁应道。

"那么您答应我了？"她像痴心少女一样小心翼翼地执起斯坦卜克的手，说道。

"您福气不小呀，亲爱的！"斯蒂曼嚷道，"夫人竟向您要作品……"

"什么作品？"克洛德·维尼翁问道。

"一座青铜小组雕，"斯坦卜克回答，"大利拉剪参孙的头发。"

"这有难度，"克洛德·维尼翁指出，"因为那张床……"

"相反，这容易极了。"瓦莱丽笑道。

"啊！您替我们搞雕刻得了！……"斯蒂曼说。

"夫人本身就值得雕刻！"克洛德·维尼翁意味深长地瞟了瓦莱丽一眼。

"好吧！"她继续说，"我是这样考虑布局的。参孙醒来的时候，头发全没有了，正像许多戴假发的花花公子。他坐在床边，您只需表现床的底部，并用床单、床幔遮住。他好似迦太基废墟上的马略[②]，交叉着双臂，剃光了头，一句话，是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③] 大利拉跪着，有点像卡诺伐雕的玛德莱娜。一个女人把她的男人毁了，就会

---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他出身于犹太人家庭，在研究犹太经典的过程中产生怀疑，犹太教会视他为离经叛道，一六五六年开除了他的教籍。

② 马略(公元前 157—前 86)，罗马执政官，战功显赫，为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苏拉所妒。公元前八十八年苏拉出兵罗马，马略逃到非洲(迦太基)，次年杀回罗马，重新执政。

③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惨败，被放逐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

疼他爱他。依我看，那犹太女子原先怕参孙，因为他威风凛凛，孔武有力；可等他变成小男孩，她大概又爱他了。所以大利拉对她的过错追悔莫及，想把头发还给情人。她不敢注视他，但还是笑盈盈地望着他，因为她从参孙虚弱的样子中，看出自己得到了宽恕。这组像和表现凶残的犹滴[①] 的一组像，将把女人解释清楚。美德割脑袋，邪恶只割头发。诸位，小心你们的假发啊！”

她丢下两位听得瞠目结舌的艺术家走开了，他们跟着批评家对她齐声赞扬。

“没有更妙的人了！”斯蒂曼嚷道。

“噢！”克洛德·维尼翁说，“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最迷人的女子。才貌双全，多么难得啊！”

“您和卡米叶·莫潘是知交，您都下这样的断语，”斯蒂曼说，“我们还能怎么想？”

“亲爱的伯爵，要是您把大利拉雕成瓦莱丽的像，”克勒韦尔把话全听了进去，他暂时放下手里的牌，说道，“我出一千埃居买一座！噢！是的，见鬼！一千埃居，我豁出去了！”

“我豁出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博维萨日问克洛德·维尼翁。

“那得夫人肯做模特才行……”斯蒂曼指着瓦莱丽对克勒韦尔说。“您求求她。”

这时瓦莱丽亲自给斯坦卜克端来一杯茶。这不止是一种礼遇，还是宠爱的表示。女人行使这一职责的方式包含着一整套语言，不过她们掌握得不错。这个礼貌的举动表面看那么简单，可是她们此时的动作、姿势、眼神、语气、腔调，却大有研究的余地。从“您喝茶吗？您要不要茶？来一杯茶吗？”这类冷冰冰的客套话，和要执壶美女倒茶的吩咐起，直到后宫佳丽敬茶的诗情画意：她从桌上端起一杯茶，走向心仪的帕夏，以恭顺的态度，温柔的声音，充满诱惑的目光献上去；这中间，一个生理学家可以观察到女性的全部情感，从厌恶或

① 据《圣经》载，犹太女英雄犹滴（又译朱迪特）为救祖国引诱敌将荷罗孚尼，乘他醉后沉睡之际割下他的头颅，故云“美德割脑袋”。

冷淡直至费德尔向希波吕托斯表白的爱①。女人在此可以随意表现，或轻蔑到近乎侮辱，或谦恭得好似东方的女奴。瓦莱丽不止是个女人，她是化为女人的蛇，她端着一杯茶走到斯坦卜克面前，就完成了她的妖法。艺术家站起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瓦莱丽的手指，凑到她的耳边说：

"您要我喝多少杯茶我都喝，就为了看您给我端茶的样子！……"

这露骨的表示她早已等得心里发毛，此时却装作若无其事，问道：

"你们说什么模特呀？"

"克勒韦尔老头出一千埃居买我一座组雕。"

"他，花一千埃居买一座组雕？"

"对，要是您肯做大利拉的模特的话。"斯坦卜克说。

"我想他是没弄懂，"她接着说，"要我做模特儿，组雕比他的全部家产还值钱呢，因为大利拉是要袒胸露臂的……"

跟克勒韦尔摆姿势一样，所有女人都有一个得意的姿态，一个精心研究过的姿势，叫人不可抗拒，赞美不已。在沙龙里，有的女人整天盯着自己短袖衫的花边，拉正连衫裙的肩带，或者转动明亮的眸子，望着天花板的突饰出神。玛奈弗夫人呢，她不像别的女人当面露出得意之色。她蓦地转身走向茶桌，到李斯贝特那边去。这个舞女摆动衣裙的动作当年征服了于洛，此刻又迷住了斯坦卜克。

"你的仇彻底报了，"瓦莱丽凑在李斯贝特的耳边说，"奥棠丝这下要哭干眼泪，后悔夺走了你的文赛斯拉。"

"我只要没当上元帅夫人，就等于什么也没做，"洛林女子回答，"不过他们都开始愿意促成这件事……今天早上，我上维克托兰家去了，这事我忘记跟你讲了。小于洛夫妇向沃维奈赎回了男爵的借据，明天要签一张七万二千法郎的借据，五厘息，三年为期，用他们的房

① 拉辛的悲剧《费德尔》取材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讲的是雅典王后费德尔爱上了丈夫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但一直用理性抑制自己的感情。国王久出不归，费德尔以为他死了，便向希波吕托斯吐露真情，结果遭到他的拒绝。

子作抵押。小于洛夫妇没有了房租收入,要过三年紧巴巴的日子了。维克托兰愁得要死,他把父亲看透了。克勒韦尔对他们这样孝顺肯定会发火,从此不理女儿女婿也是可能的。”

“男爵现在大概没有任何收入了吧?”瓦莱丽一边冲于洛微笑,一边凑在李斯贝特的耳边说。

“我看他一无所有了;不过到九月份他又可以拿全薪了。”

“他还有保险单,而且展过期!嗯,玛奈弗当科长的事得赶紧办了,今晚我要死缠硬磨逼逼他。”

“我的小外甥女婿,”李斯贝特过去对文赛斯拉说,“您走吧,我求您。您太不像话,这样盯着瓦莱丽看要连累她的,她丈夫可是个醋坛子。别学您的丈人,回家去吧,奥棠丝一定在等您……”

“玛奈弗夫人要我留下最后一个走,咱们三个好商量那件事。”文赛斯拉回答。

“不,”李斯贝特说,“一万法郎我会给您送去,她丈夫老盯着您,还是早走为妙。明天九点钟,您把借据送来;那个钟点玛奈弗这鬼家伙在办公室,瓦莱丽无人打扰……您不是求她为组雕做模特儿吗?……您先到我家里来……”李斯贝特发觉斯坦卜克正用眼睛向瓦莱丽致意,“啊!我早就知道您是个风流坯子。瓦莱丽固然美得很,您也得尽量别伤奥棠丝的心!”

结过婚的男人,哪怕只是一时起了外心,最叫他生气的莫过于动不动就提他的妻子。

文赛斯拉在凌晨一点钟前后回到家,奥棠丝从九点半起就开始等。从九点半到十点,她倾听马车的声音,心想文赛斯拉一个人去沙诺-弗洛朗家吃饭从来不会这么晚回来。她在儿子的摇篮边缝东西,现在她自己缝缝补补,不再雇人做散工。从十点到十点半,她起了疑心,思忖道:“他真的像跟我说的那样,上沙诺-弗洛朗家吃饭去了吗?他戴上了最漂亮的领带,最漂亮的别针,花了那么多时间打扮,好像一个女人想比平日显得还要美。我疯了!他是爱我的。他这不回来了。”少妇听到的那辆马车没有停又走远了。从十一点到午夜,奥棠丝害怕极了,因为她住的街区十分僻静。她想:“要是他走回



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打扮……

来，说不定会发生意外！……撞上了街沿儿，或者不小心掉进窟窿，都可能送命。艺术家们是那样漫不经心！……要是强盗拦住了他就糟了！……他第一次让我孤零零在家待了六个半钟头。我干吗自己折磨自己呢？他只爱我一个人。”

在被称作精神世界的崇高世界里，真正的爱情会不断产生奇迹。就凭这一点，男人就应该忠实于爱他们的女人。痴心的女人相对于心爱的男人，仿佛一个梦游者从催眠者那里得到一种可悲的能力：不再感知周围的世界，但意识到在梦游中瞥到的景象。炽烈的爱情可以使女人的神经达到出神的境界，这时预感等同于通灵者的幻觉。一个女人知道人家背叛了自己，可是由于爱得太深，她不相信自己，她怀疑、否认自己的预卜力。这种爱情的极致应该受到崇拜。情操高尚的人欣赏这种神妙的现象，所以永远不会做负心郎。一个美丽风趣的女人，灵魂有这样的表现，怎不叫人疼爱呢！……凌晨一点，奥棠丝焦虑到那种程度，以致一听出文赛斯拉打铃的方式，便冲到门口，把他拥在怀里，像慈母一般紧紧搂着他，半天才讲出话来。

“你终于回来了！……我的朋友，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我不愿意再忍受这样等待的折磨了……我看见你撞上了街沿儿把脑袋摔破！又看见你被强盗杀死！……不，再有一次，我觉得我会发疯的……你玩得很开心吧……没有我在跟前？坏东西！”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小天使？毕西沃的笑话层出不穷，莱翁·德·洛拉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克洛德·维尼翁对蒙柯奈元帅纪念像写了惟一一篇宽慰人的文章，我欠他的情。在场的还有……”

“有女人吗？……”奥棠丝赶紧问道。

“有可敬的弗洛朗夫人……”

“你告诉我是在牡蛎岩饭店，原来在他们家？”

“对，是在他们家，我弄错了……”

“你回来没有坐车？”

“没有！”

“那么你是从图尔奈勒街走回来的？”

“斯蒂曼和毕西沃陪着我边走边聊，从林阴大道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

"林阴大道、协和广场和勃艮第街上很干嘛,你的鞋上没有泥点。"奥棠丝仔细察看丈夫的漆皮靴,说道。

外面下过雨;但是从瓦诺街到圣多米尼克街,文赛斯拉不可能弄脏靴子。

"喏,这儿是五千法郎,沙诺很慷慨地借给我的。"文赛斯拉为了打断这近乎审问的问话,说道。

他已经把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分成两包,一包给奥棠丝,另一包自己留下,因为他有五千法郎的债是奥棠丝不知道的。他欠制粗坯的助手和工人们的钱。

"亲爱的,这下你不用担心了。"他拥抱着妻子说,"明天我就开始干活!噢!明天,我八点半出门上工作室。为了起早,我马上睡觉,你允许吗,我的小猫?"

奥棠丝心中的猜疑消失了;她万万想不到事情的真相。玛奈弗夫人!她根本没有这个念头。她替文赛斯拉担心的是那些风骚女郎。毕西沃和莱翁·德·洛拉这两个艺术家,是以行为放纵出了名的,听到他们的名字她就担心。

次日,她见文赛斯拉九点钟出了门,就完全放心了。她一边替孩子穿衣服一边想:"现在他干活了。噢!我看出来他情绪不错!嗳,即便我们没有米开朗琪罗的荣耀,至少会有班韦努托·切利尼的荣耀吧!"她从自己的希望中得到抚慰,以为前途很乐观;她同二十个月大的儿子讲话,咿咿呀呀地逗他发笑。约摸十一点钟,没有看见文赛斯拉出门的厨娘把斯蒂曼让了进来。

"对不起,夫人。"艺术家说,"怎么,文赛斯拉已经走了?"

"他在工作室。"

"我来跟他商量我们那批活儿的事。"

"我派人去找他。"奥棠丝边说边示意斯蒂曼坐下。

少妇暗暗感谢上苍给了她这个机会,她要留下斯蒂曼,好好打听头天晚上的详细情形。斯蒂曼鞠了一躬感谢伯爵夫人的好意。斯坦卜克夫人打了铃,厨娘来了,她吩咐厨娘去工作室找先生。

"昨天你们玩得很开心吧?"奥棠丝说,"因为文赛斯拉过了一点钟才回来。"

"开心？……也说不上。"艺术家回答，昨天他本想把玛奈弗夫人勾到手的。"在交际场上，一个人有感兴趣的目标才玩得开心。那个小玛奈弗夫人风趣极了，可是她卖弄风情……"

"文赛斯拉觉得她怎么样？……"可怜的奥棠丝强作镇静问道，"他一点也没有对我说起。"

"我只告诉您一句话，"斯蒂曼回答，"我觉得她很危险。"

奥棠丝脸色刷白，像一名产妇。

"这么说，你们昨天和文赛斯拉吃饭是在……玛奈弗夫人家，不是在……沙诺家，而他……"

斯蒂曼知道自己闯祸了，但不知闯了什么祸。伯爵夫人话没有说完，便完全失去了知觉。艺术家打了铃，贴身女仆来了。正当路易丝设法把斯坦卜克伯爵夫人扶到卧室去的时候，她歇斯底里发作，情况极为严重，浑身可怕地抽搐。斯蒂曼像所有无意间说漏了嘴，揭穿当丈夫的暗中精心编造的谎言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话竟有这等力量；他以为伯爵夫人体弱多病，稍不如意就会引起危险。不幸厨娘回来大声报告，说先生不在工作室。伯爵夫人在发病中间听到了这句回话，又抽搐起来。

"去请夫人的母亲！……"路易丝对厨娘说，"快去！"

"我要是知道文赛斯拉在哪儿，就会去通知他。"斯蒂曼无可奈何地说。

"他在那个女人家里！……"可怜的奥棠丝叫道，"他今天的打扮不像去工作室。"

斯蒂曼发现爱情的千里眼能看到事情的真相，便跑到玛奈弗夫人家。此时瓦莱丽正在扮大利拉的姿势呢。斯蒂曼很有心眼儿，他没有求见玛奈弗夫人，而是径直走过门房，快步登上三楼，心里想："如果我求见玛奈弗夫人，一定回说她不在家。如果我傻乎乎地要见斯坦卜克，人家准会当面耻笑我……那就大闹一场！"铃声一响，雷娜出来了。

"告诉斯坦卜克伯爵先生，让他回家，他太太要死了！……"

雷娜和斯蒂曼一样聪明，她摆出蠢头蠢脑的样子望着他。

"可是，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说……"

“我是说我的朋友斯坦卜克在这儿，他的太太要死了，这事值得打扰一下你家女主人。”

斯蒂曼说罢便走。“啊！他在这儿。”他心里想。斯蒂曼在瓦诺街待了一会儿，果然看见文赛斯拉出了门，示意他赶快过去。斯蒂曼把在圣多米尼克街上演的悲剧讲了一遍，埋怨他事先没打招呼，要对头天的饭局保密。

“我完了，”文赛斯拉答道，“不过我原谅你。我把咱们今早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又一时疏忽，没有告诉你要说是在弗洛朗家吃的饭。有什么办法？这个瓦莱丽叫我爱得发疯；可是，亲爱的，为她争光，为她受苦，都是值得的……啊！这……天哪！我这一关可不好过！给我出出主意。怎么说？怎么洗刷自己？”

“给你出主意？我一点主意也没有。”斯蒂曼回答，“可是你太太爱你，是不是？那么她什么都会相信的。你告诉她，我上你家去的时候，你正去我家；这样，今天上午让模特摆姿势的事总可以瞒过去。再见！”

李斯贝特接到雷娜的禀报，赶紧去追斯坦卜克，在依勒兰－贝尔坦街的拐角处追上了他；她怕的是这个波兰人天真幼稚。她不愿受到连累，便嘱咐了文赛斯拉几句，他高兴得当街拥抱了她。她一定给艺术家出了一条高招，帮他渡过夫妻生活中的这道关口。

奥棠丝一见到匆匆赶来的母亲，泪水便哗哗地往外流，刚才的歇斯底里幸而得到了缓解。

“我受骗了，亲爱的妈妈。”她对母亲说，“文赛斯拉向我发誓不去玛奈弗夫人家，可是昨天他去吃了晚饭；凌晨一点一刻才回来！……你知道，我们头天没有吵架，但是把话讲明白了。我对他说了那样感人的话：我好吃醋，对我不忠会要我的命；我生性多疑，他应该尊重我的这些弱点，因为这缘于我对他的爱，我的脉管里有父亲的血，也有你的血；他一旦背叛我，我就会发疯，干蠢事，报复，把他、他儿子和我，把我们大家的脸丢尽；我还有可能杀了他，然后自杀！可是他还是去了，现在又在她那儿！这个女人变着法子害我们大家！昨天，我哥哥和塞莱斯蒂娜办了抵押，收回了用在这个贱女人头上的七万二千法郎的借据……是的，妈妈，人家就要上法院告父亲，送他进监狱

了。这个令人不齿的女人刮了父亲的钱，惹你流了多少眼泪，难道还不够！干吗要夺走我的文赛斯拉！……我要去她家，把她一刀扎死！”

奥棠丝在气头上，无意中泄漏了可怕的隐情。于洛夫人听了心里难受之极，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仍强忍着痛苦，把女儿的头搂到怀里不住地亲吻。

“孩子，等文赛斯拉回来吧，一切都会讲清楚的。事情恐怕没有你想的那样糟糕！我，亲爱的奥棠丝，我也被骗过！你觉得我漂亮，我是个规矩女人，可我已被抛弃了二十三年，为了珍妮·卡迪讷、约瑟法、玛奈弗那类女人！……这些你知道吗？……”

“你，妈妈，你！……你忍受这些已经二十……”

她想到自己的念头，不说下去了。

“孩子，学我的样儿吧。”母亲接着说。“你要温柔，善良，这样你的良心就会安宁。一个男人临死的时候在床上自言自语：‘我妻子从来没有给过我一点点痛苦！……’上帝听到这临终的叹息，会给我们记下来的。要是我像你一样，一怒之下闹出什么事来，结果会怎样？……你父亲会恼羞成怒，也许会离开我，不会怕伤我的心而有所收敛；也许早在十年前，我们的家就破败成现在这个样子，给人家看到夫妻分居这丢尽颜面、令人痛心的丑事，因为这是家庭的死亡啊！你和你哥哥，谁也成不了家。我牺牲了自己，而且那么勇敢，要是没有你父亲最近这桩私情，大家还以为我很幸福呢。我勇气十足地故意扯谎，一直保护你父亲到现在；今天他仍受到尊重；不过我看出来了，这一回老人的痴情引他走得太远了。我担心他的风魔会戳破我在世人和我们之间摆放的屏风……这道屏风，我支撑了二十三年，我躲在它后面哭，没有母亲，没有知己，除了宗教以外没有别的帮助，而我给这个家撑了二十三年的面子。”

奥棠丝两眼直瞪瞪地听母亲讲。平静的声调，含悲忍泪的精神，把少妇初次受到伤害的怒气压了下去，泪水如泉水般涌了上来。她震惊于母亲的伟大，不由孝心大发，跪倒在母亲面前，抓着她的裙摆亲吻，仿佛虔诚的天主教徒亲吻一位殉教者的圣物。

“起来，我的奥棠丝，”男爵夫人说，“我女儿这样的表示，抹去了

许许多多痛苦的回忆！只有你的悲伤压着我的心，来，靠在我的怀里吧。我可怜的小女儿，你的快乐是我惟一的快乐，你的绝望打开了我死死封住的嘴，我本该什么也不说的。是的，我原想把我的痛楚带进坟墓，像多了一层裹尸布。为了平息你的怒气，我开了口……上帝会饶恕我的！噢！我什么都可以做，只求你的一生不要像我的一样！……我相信，男人、社会、机缘、天性、上帝，都要我们忍受最残酷的折磨，作为爱情的代价。我要用二十四年的绝望、连续不断的悲伤和辛酸，偿付十年的幸福……"

"亲爱的妈妈，你还有十年，我只有三年！……"痴情而自私的女儿说。

"孩子，还有希望，等文赛斯拉回来吧。"

"妈妈，"她说，"他扯了谎！他骗了我……他对我说：'我决不去，'可是他去了。他还是在孩子的摇篮前说的！……"

"我的天使，为了作乐，男人们再卑鄙、可耻和罪恶的事都做得出来；看来这是他们的天性。我们女人呢，我们命中注定要作出牺牲。我本以为我的苦难到了头，其实它刚开始，因为我没有料到要在女儿身上受双重的苦。拿出勇气来，一声不出！……我的奥棠丝，你得向我发誓，你有伤心事只告诉我，绝不在第三者面前流露……噢！你要像你母亲那样高傲！"

这时奥棠丝打了个哆嗦，她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

文赛斯拉一走进来就说："我上斯蒂曼家去的时候，好像他来这儿了。"

"一点不错！……"可怜的奥棠丝含讥带讽地嚷道，像受了冒犯的女人拿话当刀使。

"是啊，我们刚才碰到了。"文赛斯拉假装吃惊地回答。

"可是昨天呢！……"奥棠丝又说。

"嗳！我亲爱的，我骗了你，请你母亲来为我们评判吧。"

这种直率使奥棠丝的心放松了。真正高尚的女人都喜欢真话，不喜欢假话。她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偶像失去尊严，而且以受偶像的支配为荣。

俄国人对他们的沙皇也有这种感情。

“听我说，亲爱的母亲……”文赛斯拉说，“我那么爱我的贤慧温柔的奥棠丝，所以把家境的艰难瞒了她一部分。有什么办法！……她还在喂奶，悲伤会大大影响她的身体。您知道女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什么危险。她的美貌、娇艳、健康受到威胁。瞒着她不对吗？……她以为我们只欠五千法郎，可是我另外还欠五千……前天，我们简直绝望了！……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借钱给艺术家。人家怀疑我们的才干，也不相信我们的奇思异想。我白白敲了所有的门。李斯贝特答应把她的积蓄借给我们。”

“可怜的姑娘。”奥棠丝说。

“可怜的姑娘！”男爵夫人说。

“可是李斯贝特的两千法郎顶什么用？……对她是倾其所有，对我们却无济于事。于是贝姨向我们提起玛奈弗夫人，奥棠丝你是知道的，说她欠了男爵那么多，出于自尊心不会要一分钱利息……奥棠丝曾经想典当她的钻石，可以有几千法郎，可是我们需要一万。这一万法郎就在那儿，不要利息，借期一年！……我对自己说：‘别让奥棠丝知道，去拿了来吧。’那女人通过我岳父昨天请我吃饭，向我暗示李斯贝特已经提过，我可以借到钱。是让奥棠丝绝望还是去吃这顿饭，在两者之间我没有犹豫。事情就是这样。奥棠丝二十四岁，娇艳，纯洁，贞淑，是我的全部幸福和荣耀，结婚以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怎么会以为我不爱她，反倒去喜欢，什么？……一个皮肤黑黑、面容憔悴、脸上像洒了*一层面包粉*的女人？”他用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画室行话，靠讨女人喜欢的这种夸张，要人相信他的不屑。

“啊！要是你父亲对我说这种话就好了！”男爵夫人嚷道。

奥棠丝亲热地扑上去，勾住丈夫的脖子。

“是的，换了我也会这样做。”阿黛莉娜说，“文赛斯拉，我的朋友，您太太差点死过去。”她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您看她多爱您。可怜她整个交给您了！”说罢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他可以叫她受苦，也可以使她幸福。”她心里想，所有母亲在女儿出嫁时都是这么想的。接着，她高声补充说，“我觉得我吃了不少苦，也该看到孩子们幸福了。”

“放心吧，亲爱的妈妈。”文赛斯拉见这场危机圆满化解，高兴至极。“过两个月我就把钱还给那个可恶的女人。有什么办法呢？”他

拿出波兰人的风度，把这句波兰人的口头禅重复了一遍，“有时候不得不向魔鬼借钱。说到底，这是咱们家的钱。一旦人家客客气气地请了我，要是我无礼以待，我们花了这么大代价的这笔钱，我还能借到手吗？”

“噢！妈妈，爸爸把我们害得好苦！”奥棠丝叫道。

男爵夫人把一根手指放到唇间，奥棠丝立即后悔不该发牢骚，这是她第一次失口责备父亲，而母亲一直默默无言，勇气十足地护着他。

“再见，孩子们，”于洛夫人说，“雨过天晴了。可别再闹气了。”

文赛斯拉夫妇送走男爵夫人回到卧房后，奥棠丝对丈夫说：“把昨天晚上的情形给我讲讲吧。”她一边听一边细察文赛斯拉的脸，用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涌到嘴边的问题打断他的讲述。奥棠丝听后有了心事，她隐约感到，在这种邪恶的地方，艺术家会怎样魔鬼般地寻欢作乐。

“文赛斯拉，你老实说！……除了斯蒂曼，克洛德·维尼翁、韦尔尼塞，还有谁？……总之你很开心！……”

“我？……我只想着咱们的一万法郎，对自己说：‘我的奥棠丝不用担心啦！’”

这场盘问把利沃尼亚人累得够呛，他乘奥棠丝一时高兴，对她说：

“那么你，我的天使，要是你的艺术家对不起你，你怎么办？……”

“我嘛，”她态度坚决地说，“我就找斯蒂曼，当然并不爱他！”

“奥棠丝！”斯坦卜克猛地站起来，像演戏似的叫道，“不等你找上他，我就把你杀了。”

奥棠丝扑向丈夫，紧紧抱着叫他喘不过气来，对他百般爱抚，说：

“啊！你是爱我的！文赛斯拉！好了，我什么也不担心了！可是别再去找玛奈弗。千万别再陷进那样的泥潭……”

“我向你起誓，亲爱的奥棠丝，除了去取回借据，我再也不去那儿了……”

她噘着嘴赌气，可是像所有爱丈夫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借此撒

娇。文赛斯拉经过这样一个早上，给折腾累了。他不顾妻子赌气，图样揣在口袋里，上工作室做参孙和大利拉组雕的模型。奥棠丝为她的赌气心中不安，以为惹恼了文赛斯拉，也来到了工作室。此时她的丈夫正以心血来潮的艺术家的狂热劲头，挖好泥塑模型的凹部。一见妻子，他赶紧把一块湿布扔到组雕的粗坯上，搂着奥棠丝说：

"啊！咱们没闹气，对吧，我的小猫？"

奥棠丝看到了组雕和盖在上面的湿布，什么也没说。可是离开工作室以前，她回转身来抓起湿布，把雏形瞧了一眼，问道：

"这是什么？"

"我想出来的一组人物。"

"干吗你藏着不让我看？"

"我想做完后再给你看。"

"这女人好漂亮啊！"奥棠丝说。

她心里疑窦丛生，仿佛印度的那些植物，一夜之间长得又高大又茂密。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玛奈弗夫人对奥棠丝大生其气。她那类女人也有自尊心，想要人家亲吻魔鬼的脚趾，决不原谅不怕她们的淫威或与她们争斗的正人君子。可是文赛斯拉没有去过一次瓦诺街，甚至一个女人为大利拉做过模特儿后，他也没有礼节性地登门道谢。李斯贝特每次上斯坦卜克家都找不到人。先生和太太整天待在工作室。李斯贝特一直追到巨石街这对小情侣的巢，看见文赛斯拉劲头十足地干着活，又从厨娘嘴里得知太太从不离开先生。文赛斯拉是被专制的爱情拴住了。这样一来，瓦莱丽为自己考虑，也跟着李斯贝特对奥棠丝恨之入骨。女人珍惜别人同她们争夺的情人，正如男人珍惜好几个公子哥儿渴望得到的女人。所以，涉及玛奈弗夫人的议论完全适用于那些艳福不浅的男人，他们实际上是一帮男交际花。瓦莱丽的任性发展到疯狂的地步，她尤其想要她那座组雕，有天早上打算去工作室看文赛斯拉，却不料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对这类女人而言可以称作 fructus belli① 的大事。瓦莱丽是这样发布这件纯属

① 拉丁文，意为：战果。

私事的消息的：当时她正跟李斯贝特和玛奈弗先生一起吃早饭。

"喂，玛奈弗，你想到你又要做父亲了吗？"

"真的，你有身孕了？……噢！让我拥抱你……"

他站起来，绕过桌子，他妻子把额角伸过去，使他的亲吻只触到了头发。

"这一下，"他说，"我可要当上科长，得到荣誉勋位四级勋章了！啊！我的乖乖，我可不愿意让斯塔尼斯拉斯吃亏！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李斯贝特叫道，"您有七个月没有看到他了；在他寄宿的地方，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母亲，因为这个家里只有我照顾他！……"

"这孩子每个季度要花掉我们一百埃居！……"瓦莱丽说。"玛奈弗，这一个，可是你的孩子！他的膳宿费应当从你的薪水里出……至于将出世的那一个，他非但不会添一笔伙食开支，反而会把咱们救出苦海呢……"

"瓦莱丽，"玛奈弗学着克勒韦尔的姿态回答说，"我希望于洛男爵先生照顾他的儿子，别让一个可怜的职员来负担；这次我要跟他较真儿了。所以，太太，您可要拿准了，想法子叫他给您写几封信，说他多么幸福，因为他对我提升的事总是推三阻四……"

说罢，玛奈弗离家上部里去。凭他同局长的珍贵友情，他可以在十一点前后去上班；再说他的公事也很少，因为谁都知道他无能，且又厌恶工作。

他走后，李斯贝特和瓦莱丽像两个卜卦的人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嗳，瓦莱丽，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戏？"李斯贝特问道。

"身体的情况哪有假呢！"瓦莱丽答道。"奥棠丝叫我烦透了！昨天夜里，我想出一个主意，把这个孩子当作炸弹扔到文赛斯拉家里去。"

瓦莱丽回到卧房，后面跟着李斯贝特，她拿出一封写好的信给李斯贝特看：

文赛斯拉，我的朋友，我仍然相信你的爱情，尽管我快有二

十天没有见到你了。是不是瞧不起人？大利拉不会这样想。恐怕还是受一个女人束缚的结果，你不是对我说你不可能再爱她了吗？文赛斯拉，你是个大艺术家，不该这样受人摆布。夫妇生活是埋葬荣耀的坟墓……瞧瞧你还像不像长老街的文赛斯拉？你把我父亲的纪念像做坏了；可是你当情人的本事远胜于搞艺术的本事，你对付他女儿倒是成功的：你当父亲了，我心爱的文赛斯拉。倘若我在这种情形下你还不来看我，那你的朋友就会认为你太差劲了；可是我觉得我那么疯狂地爱着你，永远没有诅咒你的勇气。但愿永远是

你的瓦莱丽

“我打算趁我们亲爱的奥棠丝一个人在工作室的时候，把这封信送去，你看怎么样？”瓦莱丽问李斯贝特。“昨天晚上我听斯蒂曼说，文赛斯拉十一点要找他一起到沙诺那儿商量事情；奥棠丝那个臭女人就一个人在工作室了。”

“你来这一手后，”李斯贝特回答，“我就不能公开跟你做朋友了，我得跟你分手，不该再见你的面，甚至不该同你讲话。”

“那当然，”瓦莱丽说，“可是……”

“噢！你放心。”李斯贝特回答，“等我当上元帅夫人，咱们照样可以见面；现在他们都想促成这门亲事，只剩下男爵不知道这个打算；可是你会叫他下决心的。”

“不过，”瓦莱丽应道，“说不定不久我和男爵的关系会很微妙。”

“只有奥利维埃太太能使这封信落到奥棠丝手里，”李斯贝特说，“应当先派她去圣多明各街，再去工作室。”

“噢！咱们的小宝贝一定在家。”玛奈弗夫人边说边打铃，叫雷娜去找奥利维埃太太。

这封致命的信送出十分钟后，于洛男爵来了。玛奈弗夫人像猫一样扑上去，勾住老人的脖子。

“埃克托，你做父亲了！”她贴着他的耳根说。“你瞧，翻了脸，又讲和，结果……”

男爵显得有些吃惊，又没有立刻加以掩饰，瓦莱丽沉下了脸，把行政法院推事急坏了。他再三询问，才把最确凿的证据从她口里一

件件逼出来。等到虚荣心慢慢使老人相信之后，她告诉他玛奈弗先生为这事气得要死。

“我的老兵，”她对他说，“你不把你的代理人，也可以说咱们的代理人升为科长，不给他四级荣誉勋章，可就不行了，因为你使这个人受了损失；他疼爱他的斯塔尼斯拉斯，那个小畜生像他，而我忍受不了。除非你愿意给斯塔尼斯拉斯一笔年息一千二百法郎的存款，当然虚有权归他，用益权归我。”

“要给存款的话，我宁可给我儿子，不给那个小畜生！”男爵说。

这句不小心的话——其中我儿子这个词儿势如泛滥的河水——在一小时的交谈后，变成给未来的孩子一千二百法郎年金的正式允诺。随后，在瓦莱丽的嘴里和面部表情上，这个诺言好似娃娃手里的鼓，让她玩了二十天。

正当于洛男爵，快活得像结婚一年盼望有个继承人的丈夫，走出瓦诺街的时候，奥利维埃太太手里那封应该面交伯爵先生的信，被奥棠丝截了去。少妇买信花了二十法郎。自杀者的鸦片、手枪、煤，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奥棠丝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她只看见这张白纸上涂着一行行黑字，世上只有这张纸，她的周围漆黑一片。大火吞噬着她的幸福大厦，火光把纸照亮，四下里是沉沉的黑夜。小文赛斯拉正在玩耍，他的叫闹声传到她的耳畔，仿佛孩子在深谷，而她置身山巅。年方二十四岁，正当青春貌美之时，又有纯洁忠贞的爱情，居然受此凌辱，那不是扎她一刀，而是要她的命。第一次打击纯粹是神经性的，肉体在嫉妒的挤迫下扭曲变形；可是对事情的确信打击了心灵，肉体旋被消灭。奥棠丝处于这种压迫下大约过了十分钟。母亲的影子出现在她眼前，她为之一震，变得沉着冷静，恢复了理智。她打铃叫来厨娘，对她说：

“亲爱的，叫路易丝帮忙，你们两个尽快把我所有的东西，和我儿子用的一应物品打成包。我给你们一小时。等一切准备好，去街上雇辆车，再来通知我。不用多嘴！我离开家，把路易丝带走。您跟先生留在这儿，好好伺候他……”

她回到卧房，在桌前坐下，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伯爵：

附上的信将向您说明我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

您看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您的家，带着孩子回到我母亲的身边。

别指望我会回心转意。要是您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冲动、卤莽、未成熟的爱情受到伤害后的激烈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

半个月来，我对人生、爱情、我们的结合、相互间的义务想了很多很多。母亲的牺牲，我全都知道了，她向我述说了她的痛苦！二十三年来，她天天都在勇敢地苦撑苦熬；可是我觉得没有力量学她的样，这并非因为我对您的爱不及她对我父亲的爱，而是我的性格所致。我们的家会变成地狱，我有可能丧失理智，做出有辱于您，有辱于我自己，有辱于我们的孩子的事来。我不愿意做一个玛奈弗夫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像我这样刚强的女人或许就停不下来了。可惜我是一位于洛，而不是一位斐歇。

独自一人，眼不见您放浪形骸，我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尤其是照顾孩子，在坚强崇高的母亲身旁，她的一生对我骚动不宁的心绪会有影响的。在那儿，我可以做一个好母亲，好好抚育我们的儿子，好好活下去。在您家里，妻子的意识会压倒母性，无休无止的争吵会使我变得性情乖戾。

我宁可一下子死掉，也不愿像母亲那样做二十五年的病人。在三年专一持续的爱情之后，您为了岳父的情妇背叛了我，今后什么样的情敌我不会有呢？啊！先生，这种贪淫好色、挥霍无度的生活，您比我父亲开始得早得多，它有辱家长的声名，丧失子女的尊敬，到头来只落个可耻和绝望的下场。

我不是一个不宽容的人，生活在上帝眼皮底下的弱者，不该有铁石心肠。倘若您凭着持之以恒的工作获得荣耀和财富，倘若您放弃那些交际花，不走下流污浊的路，您仍可以找到一个无愧于您的妻子。

我相信您贵族气十足，不会求助于法律。伯爵先生，请尊重我的意愿，让我留在娘家；尤其是，您千万别上门。那个无耻女人借您的钱，我全给您留下了。再见！

奥棠丝·于洛

这封信写得很艰难，奥棠丝任泪水尽情流淌，为爱情受到宰割而号叫。她几次放下笔又拿起，只想朴素地表白这类遗嘱式书信通常大加夸张的爱情。心在喟叹，在抱怨，在哭泣，但理性支配着她的笔。

听到路易丝禀报一切准备停当后，少妇慢慢在小花园、卧房、客厅走了一遭，把一切最后瞧了一眼。然后，她对厨娘千叮咛万嘱咐，要她好好照顾先生，并且作出许诺，如果她老实本分，一定会得到报偿。最后，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登车回娘家，哭得叫贴身女仆也十分难过，又如醉如狂地亲吻着小文赛斯拉，显出她仍深爱着他的父亲。

男爵夫人已经从李斯贝特嘴里得知，女婿的过失与岳父大有关系，所以看到女儿回来并不惊讶，她赞成女儿这样做，同意把她留下。阿黛莉娜眼见温柔和忠诚从来没有拦住她的埃克托，她对他的敬意开始淡薄，觉得女儿换条路走不无道理。短短二十天内，可怜的母亲受了两次伤害，其痛苦超过以往的全部折磨。男爵先使维克托兰夫妇陷入拮据的窘境，接着——照李斯贝特的说法——又造成文赛斯拉的行为不轨，他把女婿带坏了。这位一家之长的尊严，多年来靠妻子过分的牺牲得以维持，如今已经扫地。小于洛夫妇虽不心疼自己的钱，但对男爵既不信任又很担心。这种显而易见的情绪使阿黛莉娜深感痛苦，她预感到家庭的解体。男爵夫人把女儿安顿在餐厅，用元帅的钱很快把它改成卧房，又像许多人家一样，拿前厅充作餐厅。

文赛斯拉回到家里，读完了两封信，颇有悲喜交集之感。他被妻子看管得牢牢的，对这种李斯贝特式的新监禁早有反抗之心。他饱尝了三年的爱情，最近半个月也在思索，觉得家庭是个沉重的负担。斯蒂曼刚刚向他道喜，说瓦莱丽对他一片痴情；斯蒂曼的居心不难理解，他觉得应当迎合奥棠丝丈夫的虚荣心，好有机会安慰弃妇。由于能回到玛奈弗夫人家中去，文赛斯拉满心欢喜。可是他回想起享受过的美满纯洁的幸福，奥棠丝的完美，她的贤惠，她的天真无邪的爱情，心里也深感惋惜。他想奔到岳母家请求宽恕，但是他跟于洛和克勒韦尔一样，还是去见玛奈弗夫人，把妻子的信带给她，让她看到她闯了什么祸，指望利用这件不幸的事，向情妇索要欢情作为报偿。在瓦莱丽家，他碰到了克勒韦尔。区长一脸傲气，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仿佛情绪激荡，心神不定。他摆好姿势，好像要讲话，但又不敢。他

容光焕发，奔到窗洞前用手指敲打着玻璃，用感动的、不胜怜爱的神情望着瓦莱丽。克勒韦尔运气不错，因为此时李斯贝特进来了。

"贝姨，"他凑在她耳边说，"您听说了吗？我做父亲了！我觉得我不那么爱可怜的塞莱斯蒂娜了。噢！跟心爱的女人生一个孩子多么妙啊！那是灵肉结合的父子关系！噢！您可以告诉瓦莱丽，我要为这个孩子大干一番，我要他有钱！她告诉我，根据某些征兆，她相信这是个男孩！如果真是男孩，我要他姓克勒韦尔，我会跟公证人商量的。"

"我知道她多么爱您，"李斯贝特说，"可是，为您和她的将来考虑，您得克制自己，别动不动就高兴得搓手。"

趁李斯贝特跟克勒韦尔在一旁说话的当儿，瓦莱丽向文赛斯拉要回了她的信，凑在他耳边讲了几句话，驱散了他的忧愁。

"现在你自由了，我的朋友。"她说，"大艺术家难道应该结婚？有幻想和自由，才有你们！好啦，我会很爱你的，亲爱的诗人，决不会让你舍不得妻子。不过，倘若你像许多人一样要保全面子，我负责在短期内叫奥棠丝回家去……"

"噢！这能办到吗？"

"准能办到。"瓦莱丽被他的话刺了一下，说道，"你可怜的丈人，从各个方面讲都完了。出于自尊心，他要装得有人爱他，要人相信他有个情妇，在这一点上他虚荣透顶，所以我完全可以支配他。男爵大人仍然爱着她的老埃克托(我觉得总在讲《伊利昂记》[①] 的故事)，二老一定会劝奥棠丝与你和解。不过，要是你不愿意家里再闹风波，就别过二十天也不来看你的情妇……我会死的。我的乖乖，一个贵族子弟，把一个女人害到像我这样的地步，理应对她表示敬重，尤其在这个女人必须万分谨慎才能保住名誉的当口……留下吃饭吧，我的天使……你要想到，由于你犯下了这个太显眼的过失，我必须对你更加冷淡。"

仆人通报蒙泰斯男爵来了，瓦莱丽跑去迎接他，跟他咬了一会儿

---

① 荷马史诗《伊利昂记》中特洛亚的英雄名叫埃克托(又译赫克托)，在战争中被希腊联军中最勇武的英雄阿基琉斯所杀。

耳朵，把方才要文赛斯拉举止持重的话，对他又嘱咐了一遍；巴西人摆出一副外交家的姿态，来配合那个使他快活至极的重要消息，他嘛，他确信孩子是他的！……

当情夫的男人都有自尊心，瓦莱丽针对这种自尊心定下的策略，使她饭桌上的四个男人个个快乐、活跃和陶醉，自以为得到了她的爱。玛奈弗跟李斯贝特开玩笑，把自己也算在内，称这五个人是教会的圣父。①

只有于洛男爵起初显得心事重重。原因是这样的：他离开办公室前去见了人事局局长，一位与他共事三十年的将军。柯凯已经同意辞职，他便向局长提到任命玛奈弗为科长的事。

"亲爱的朋友，"于洛对他说，"在我们没有商妥，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我不愿意向元帅求这个情。"

"亲爱的朋友，"人事局长回答，"请允许我提醒您，为您自己着想，您不该坚持这个任命。我已经对您谈过我的看法。部里的人已经过分留意您和玛奈弗夫人的事，那样一来还不闹得满城风雨。咱们私下说说，我不愿意碰您的痛处，也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惹您生气，我这就向您证明。倘若您非要坚持，一定要柯凯先生的位置——这对陆军部的确是个损失，他是一八〇九年进部的——，那么我就去乡下待半个月，好让您自由地走元帅的门路，他待您像待亲生儿子一样。这样我既不算赞成，也不算反对，不至于做任何有违职业道德的事。"

"谢谢您，"男爵回答，"您方才的话我要考虑一下。"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讲这番话，亲爱的朋友，是因为此事于我或我的自尊心关系不大，而对您个人关系重大。首先，是元帅说了算。其次，我亲爱的，人家指责我们的事多得很，不在乎多一件少一件！我们又不是没受过批评。在王政复辟时代，任命过不少官员，都是拿干薪不办公的……咱们共事多年……"

"是呀，"男爵回答，"正是为了不伤害咱们之间珍贵的老交情，

---

① 法语中，数字"五"cinq与形容词"神圣的"saint同音，玛奈弗在此利用"五个父亲"与"圣父"的谐音双关来开玩笑。

我……”

“好吧，”人事局长见于洛脸色尴尬，便说道，“我就出门旅行一趟，老兄……可是您要留神！您有敌人，就是说有人眼红您的肥缺，而您只有一座靠山。啊！如果您像我一样也是议员，就什么也不用怕了；所以您要当心点……”

这番充满情谊的话，令行政法院推事大为感动。

“可是，罗歇，究竟有什么事呀？别跟我藏头露尾的！”

那个被于洛称作罗歇的人望着于洛，抓住他的手握着说：

“咱们是老朋友，我不能不劝您一句。如果您想保住地位，就得自己给自己留下后路。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我非但不向元帅要求让玛奈弗先生接替柯凯先生，反而要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常任行政法院推事的职位留给我，那是可以平安无事地做到老死的。至于局长那块肥肉，我会像海狸一样，把它扔掉让猎人们去抢。”

“怎么，元帅会忘了……”

“老兄，元帅在内阁会议上为您说了那么多好话，人家才不考虑免您的职；可是这事曾经提过！……您可别再贻人口实了……我不愿意再多说。现在您还可以提条件，当行政法院推事和贵族院议员。如果您等得太久，或者叫人抓住了把柄，我就什么也不能担保了……我要不要去旅行呢？……”

“先等等，我要去见元帅，”于洛回答，“再托我哥哥去头头那边摸摸底。”

男爵上玛奈弗夫人家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忘了自己做了父亲的事，因为适才罗歇拿出了同事间的真情，给他点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不过瓦莱丽的影响力实在太大，饭吃到一半，男爵就和大家一样来了兴致，而且因为要忘掉他的心事，显得格外兴高采烈。可怜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他即将夹在他的幸福和人事局长指出的危险之间，就是说他不得不在玛奈弗夫人和他的地位之间作出抉择了。十一点钟前后，客厅里高朋满座，正是晚会最热闹的时候，瓦莱丽让埃克托跟她坐在沙发的一角，附在他耳边说：

“我的好老头，你女儿因为文赛斯拉到这儿来大生其气，把他抛下不管了。奥棠丝的脾气可真坏。你向文赛斯拉把这个小蠢货写给

他的信要来看看吧。他们夫妇的分居，人家一定要说是我造成的，这对我可能非常不利，因为规矩女人相互攻击就用这一手。一个女人除了有个舒适的家，并没有其他过错，却对她横加指责，装作受了她的害，这真是岂有此理！要是你爱我，就劝这对小夫妻和解，还我一个清白。再说我根本不想招待你的女婿，是你把他带来的，你再把他带回去吧！如果你在家里还有点权威，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要求你妻子出面调解。你替我告诉她，告诉那个老太婆，如果有人冤枉我拆散一对小夫妻，制造家庭不和，偷了丈人又偷女婿，那我就担起这个名声，以我的方式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李斯贝特不是说要离开我了吗？……她宁可舍弃我，也要她的家，我不想责怪她。她告诉我，除非小两口和好，不然她就走。这下有咱们好瞧的了，这儿的开销要多两倍！……”

“噢！这个嘛，”男爵听说女儿家里起了风波，说道，“我会处理好的。”

“好，”瓦莱丽接着说，“再谈另一件事。柯凯的位置呢？……”

“这个，”埃克托垂下眼帘说，“不说办不到，也难办得很！……”

“办不到？我亲爱的埃克托，”玛奈弗夫人附在男爵的耳边说，“你可不知道玛奈弗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现在我是受他摆布的；为了私利，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不讲道德，他又像那些卑鄙无能之辈，报复心极重。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我只好听任他处置了。我不得不跟他一起过几天，他很可能从此守在我的屋里不走了。”

于洛吓了一大跳。

“他当上科长才会让我安宁。这很卑鄙，但也合乎逻辑。”

“瓦莱丽，你爱我吗？……”

“亲爱的，在我目前这种情形下还提出这个问题，未免对人太不公道了……”

“嗳，要是我试一试，仅仅试一试，去求元帅给玛奈弗一个职位，我这官就不用当了，玛奈弗也会免职。”

“我还以为你和亲王是至交呢！”

“当然是，他已经给我证明过；可是，我的孩子，元帅上面还有人，比方还有全体内阁成员……再等些时候，绕几个弯子，我们会达到目

的的。要成功，必须等人家有求于我。那时我就可以说：你帮我的忙，我也会帮你的忙……”

“可怜的埃克托，要是我把这话告诉玛奈弗，他准会跟我们要什么鬼花招。喂，你亲自去告诉他必须等一等吧，我可不管这事。噢！我知道自己的命，他知道如何惩治我，他会守在我房里……别忘了给孩子那笔年息一千二百法郎的款子。”

于洛觉得自己的快乐受到威胁，便把玛奈弗先生邀到一旁；想到这个气息奄奄的人将赖在这个漂亮女人的房里，他怕得不得了，生平头一遭收起了平素的那种傲慢腔调，说道：

“玛奈弗，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谈到了您的问题！您一下子当不上科长，我们得等等。”

“我一定要当上，男爵先生。”玛奈弗斩钉截铁地回答。

“可是，我亲爱的……”

“我一定要当上，男爵先生。”玛奈弗冷冷地重复一遍，望望男爵，又望望瓦莱丽。“您使我太太不得不同我言归于好，我就留下她了，因为，*我亲爱的朋友*，她很迷人呢。”他极刻薄地补上一句。“我是这儿的主人，不像您在部里做不了主。”

男爵感到心里一阵疼痛，好像剧烈的牙痛似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在这短短的一幕上演的时候，瓦莱丽附在亨利·蒙泰斯的耳边，把玛奈弗所谓的意愿告诉他，以便摆脱他一段时间。

四个信徒中间，惟独克勒韦尔仗着有那座经济的小房子，没有受到这一措施的影响；所以他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目中无人的神气，全然不理瓦莱丽蹙眉噘嘴的警告；他一脸灿烂，处处流露出为父的喜悦。瓦莱丽过去凑着耳朵埋怨他一句，他却抓住她的手对她说：

“明天，我的公爵夫人，那座小公馆就是你的了！……明天正式拍卖。”

“那家具呢？”她微笑着问道。

“我有一千股凡尔赛左岸股票，[1] 是一百二十五法郎买进的；我

---

[1] 沿塞纳河左岸和右岸各有一条巴黎至凡尔赛的铁路。一八四六年六月，当局投票决定将两条铁路合并。

得到内部消息，两条铁路要合并，股票将涨到三百法郎。你的房子会布置得像王宫一样！……可是你将只属于我一个人，对不对？”

“对，胖区长，”这位资产阶级中的德·梅特依夫人① 微笑着说，“可是放规矩点，你要尊重未来的克勒韦尔夫人。”

“亲爱的堂姐夫，”李斯贝特对男爵说，“我明天一早就上阿黛莉娜家；您也明白，我再留在这儿就不像话了。我去给您的元帅哥哥管家吧。”

“今晚我回家。”男爵说。

“那么我明天去吃午饭。”李斯贝特微笑着回答。

她明白次日家里要演的好戏需要她出场。所以，她大清早就去维克托兰家，告诉他奥棠丝和文赛斯拉分居的消息。

男爵晚上十点半回到家，忙了一天的玛丽埃特和路易丝正在关公寓的门，所以于洛不用打铃就进去了。他因为不得不规规矩矩心里老大不高兴，径直朝妻子的卧房走去；透过半掩的门，他见她匍伏在十字架前一心一意地祈祷，那富于表现力的姿态，倘若让走远的画家或雕刻家看见了，并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便足以成名。阿黛莉娜情绪激昂，高声说着：

“我的上帝！求你大慈大悲，指点指点他吧！……”

男爵夫人原来正在为她的埃克托祈祷。此情此景，与他刚才看到的情景如此不同，又听见这句因当天的事而发的祈求，男爵心中感动，不觉叹了一口气。泪流满面的阿黛莉娜转过头来，以为她的祷告果然灵验，便一跃而起，满怀幸福的激情抓住她的埃克托。阿黛莉娜早已失去了身为女人的任何兴趣，痛苦把回忆都抹掉了。她心里只有母爱，家庭的荣誉，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对误入歧途的丈夫的最纯洁的依恋，那是女人在万念俱灰之后依然存留的神圣的柔情。这一切都不难揣测得到。

“埃克托，”她终于说，“你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吗？上帝会可怜我

---

① 梅特依侯爵夫人是小说《危险的关系》中的人物，因为情夫抛弃她去追求别的女人，她施展种种诡计进行报复。最后阴谋败露，她又得了天花，容貌全毁，含羞躲到国外去了。

们这家人吗?”

“亲爱的阿黛莉娜!”男爵走进卧房,把妻子扶到他身边的一张椅子里坐下,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圣洁的女子,我早就配不上你了。”

“你不用费多少事,我的朋友,”她握着于洛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好像有神经性抽搐症似的,“只要稍作努力,就可以使一切恢复正常……”

她不敢再往下说,觉得每句话都像是责备,而她不愿意搅了这次会面给她心灵带来的莫大幸福。

“我是为奥棠丝回来的。”于洛又说,“这小姑娘处事轻率,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比我对瓦莱丽的痴情还要大。这一切咱们明天再谈。玛丽埃特告诉我奥棠丝已经睡了,就别惊动她了。”

“好。”于洛夫人说,深深的悲哀突然袭上心头。

她猜到男爵回来不是想看望家人,而是另有目的。

“明天也别打扰她吧,因为可怜的孩子叫人看了于心不忍,她整整哭了一天。”男爵夫人说。

次日早上九点,男爵叫人去请女儿来见他。他一边等着,一边在空荡荡的大客厅里踱来踱去,寻思着用什么理由来战胜最难制服的固执,一个受了冒犯而决不宽恕的少妇的固执;无懈可击的年轻人是毫不容情的,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情欲和利害关系,所以不懂得委曲求全那套不光彩的手段。

“我来了,爸爸!”饱受痛苦、脸色苍白的奥棠丝声音颤抖地说。

于洛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搂住女儿的腰,硬要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吻着她的额角说:

“嗳,孩子,夫妻俩吵了嘴,咱们做事就什么都不顾了?……一个有教养的姑娘可不是这样的。我的奥棠丝不该不和父母商量,就独自作出离开家庭,抛弃丈夫这类重大的决定。要是我亲爱的奥棠丝来见过她贤惠的母亲,就决不会叫我这样伤心!……你不了解社会的险恶,人家可以说是你丈夫把你赶回娘家的。像你们这样在母亲怀抱里长大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成长得更慢,你们不了解人生!像你对文赛斯拉的那种纯真的爱情,可惜什么都不算计,单凭本能的反应。心里一冲动,头脑就跟着发昏。为了报仇能放火烧毁巴黎,忘记

还有重罪法庭！你的老爸来跟你说你有失体统，你可以相信他的话是不错的；我还没有和你谈我心中深深的、剧烈的痛苦，因为你把罪名加在一个女人的头上，可是你并不了解她的心，她的敌意有可能变得非常可怕……唉！你那样老实，天真，纯洁，对什么都不怀疑：你有可能受到玷污，受到诽谤。而且，我亲爱的小天使，你把一个玩笑当了真，再说我，我可以向你担保，你的丈夫是无辜的，玛奈弗夫人……"

至此为止，男爵像个擅长外交手腕的高手，把他的种种告诫讲得十分巧妙委婉。正如大家所见，他准备了一个长长的引子，才说出这个名字；可是奥棠丝一听见这名字，就像给人触到了痛处，浑身一震。

"听我说，我有经验，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父亲阻止女儿讲话，继续说。"那位太太对你丈夫很冷淡。真的，你受了愚弄，我这就给你拿出证据来。昨天，文赛斯拉在那儿吃晚饭……"

"他在那儿吃晚饭？……"少妇站了起来，神色厌恶地望着父亲，"昨天！在读了我的信以后？……噢！天哪！……我干吗不进修道院反要结婚呢！我有了孩子，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了！"她补了一句，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这些泪水落在了于洛夫人的心坎上。她走出卧房，奔向女儿，把她搂在怀里，痛苦之下，向她提出一大堆随便想起的傻问题。

"瞧，抹上眼泪了！……"男爵心想，"本来一切都顺顺当当的！现在，女人一哭，拿她们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男爵夫人对奥棠丝说，"听你父亲说嘛。他爱我们，好啦……"

"嗳，奥棠丝，我亲爱的小女儿，别哭了，你要哭得变丑了。"男爵说，"嗳，理智一点。乖乖地回家去，我向你保证，文赛斯拉决不再进那家的门。我要求你做这个牺牲，如果原谅心爱的丈夫最轻微的过失也算牺牲的话！看在我满头白发的分上，看在你爱母亲的分上，我要求你这样做……你总不愿意我晚年再过辛酸悲伤的日子吧？……"

奥棠丝像疯子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倒在父亲脚下，没有扎好的头发全披散开来。她悲痛欲绝地向父亲伸出双手，说道：

"父亲，您是要我的命！您愿意就拿去吧；可是至少得让它清清白白的，我自然很高兴献给您。别要求我受了辱，犯了罪再死！我不像母亲！忍辱含垢我做不到！我要是回到家，说不定妒性大发，把文赛斯拉闷死，或者做出更要不得的事。别逼我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别在我活着的时候哭我！因为至少我会发疯……我觉得我就要疯了！昨天，昨天！他读了我的信，还在那个女人家里吃晚饭！……其他男人也是这样的吗？……我可以把我的性命给您，但不能含辱而死！……他的过失？……轻微的？……他跟这个女人有了孩子！"

"孩子？"于洛倒退了两步，说道，"嗳，这明明是开玩笑嘛。"

这时，维克托兰和贝姨走了进来，看到这副景象都愣住了。女儿匍伏在父亲脚下。男爵夫人沉默不语，夹在母女情和夫妻情之间左右为难，神色惊慌，泪流满面。

"李斯贝特，"男爵抓住老姑娘的手，指着奥棠丝说，"你可以帮我的忙。我可怜的奥棠丝气昏了头，以为玛奈弗夫人爱上了文赛斯拉，她只不过要他的一座组雕。"

"大利拉！"少妇嚷道，"我们婚后他一口气做的只有这件东西。这位先生不能为了我，为了他的儿子工作，却那么带劲地为那个下贱女人工作……噢！父亲，结果了我吧，您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刀。"

李斯贝特面对男爵夫人和维克托兰，向他们指了指看不到她的男爵，怜悯地耸了耸肩膀。

"听我说，堂姐夫，"李斯贝特说，"您求我住到玛奈弗夫人楼上替她管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的为人；可是三年当中可以知道很多事情。这女人是个婊子！她卑鄙下流，只有她那个丑陋无耻的丈夫可以相比。您上了当，做了这些人的冤大头，您想不到他们会把您害到什么田地！我必须跟您明说，因为您已经跌入深渊。"

听到李斯贝特这么说，男爵夫人和女儿望着她的眼神，活像虔诚的人感谢圣母马利亚的救命之恩。

"这个令人不齿的女人，她要拆散您女婿的家庭，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我一点也不清楚；我不够聪明，看不透那些恶毒、卑鄙、下流的阴谋诡计。您的玛奈弗夫人不爱您的女婿，可是她出于报复心，要他拜倒在她脚下。我刚才已经骂过这个无耻女人，没有冤枉她。她

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交际花，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她的家，保全我的名誉……我首先是这个家庭的人。我听说我的小外甥女离开了文赛斯拉，我就来了！您把瓦莱丽当作圣女，而她是恩爱夫妻分居的罪魁祸首；我能待在这样一个女人的家里吗？我们亲爱的小奥棠丝，"她说着故意碰了碰男爵的胳臂，"也许上了这类女人的当，她们为了得到一件首饰，是不惜牺牲别人的整个家庭的。我不相信文赛斯拉有罪过，可是他生性懦弱，难保不被挖空心思卖弄风情的女人给迷住。我已经下定决心。这女人对你们是个祸害，会叫你们睡草垫。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帮着毁了我的家；我在那儿待了三年，正是要保住这个家。堂姐夫，您受骗了。您只要坚决地说您不插手那个下流的玛奈弗先生升迁的事，那您等着瞧好戏吧！人家为此要叫您吃大苦头呢！"

李斯贝特扶起小外甥女，满怀激情地拥抱她，附在她的耳边说：

"亲爱的奥棠丝，要挺住。"

男爵夫人热情地拥抱她的贝特堂妹，因为堂妹替她报了仇。一家人围着父亲默不作声，以他的聪明，自然明白这种静默的涵义。突然，在他的额头和脸上，分明显出盛怒的迹象；青筋根根暴起，两眼充血，脸色红一块紫一块。阿黛莉娜赶紧跪倒在他面前，执起他的双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行行好吧！"

"你们都嫌弃我！"男爵不由得发出良心的呼声。

我们人人对自己的过错心知肚明。我们几乎总以为，受害的人出于报复心，对我们恨之入骨；尽管我们竭力做假，但受到突如其来的折磨，我们的言辞，我们的脸色就会招供，正像以前罪犯在刽子手面前招供一样。

"我们的孩子，"他想翻供，说道，"最终变成我们的敌人。"

"父亲……"维克托兰说。

"您竟打断父亲的话！……"男爵瞪着儿子，用炸雷般的嗓音吼道。

"父亲，请听我说。"维克托兰以清教徒议员的那种既坚决又清楚的声音说。"我知道应该怎样尊重您，决不会对您失去敬意，您的儿子肯定是最顺从最听话的儿子。"

凡到议会旁听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冗长的句子争取时间，平息怒气，是议会斗争的惯技。

“我们决不是您的敌人，”维克托兰说，“我和岳父克勒韦尔先生闹翻了，因为我赎回了沃维奈那儿的六万法郎借票，这笔钱自然在玛奈弗夫人手里。噢！我并不是指责您，父亲，”他见男爵做了个手势，便补上一句；“我只想附和贝姨的话，只想提醒您，父亲，尽管我对您的忠诚是盲目的，无限的，我的好父亲，可惜我们的财力却是有限的。”

“钱！”痴情的老人被这番推理驳倒了，跌坐在一张椅子上。“而这还是我儿子！先生，您的钱，会还您的。”说着他站了起来。

他朝门口走去。

“埃克托！”

这声叫喊使男爵转过身来，突然间让妻子看到一张泪流满面的脸，她绝望地用力抱住了他。

“别这样就走……别生着气离开我们。我，我可一句也没有说你啊！……”

听到这一声凄厉的喊叫，孩子们一齐跪倒在父亲面前。

“我们都爱您。”奥棠丝说。

李斯贝特如雕像般一动不动，打量着这群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这时，于洛元帅进了前厅，已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了。一家人明白必须瞒着他，顷刻间变换了场景。两个孩子站了起来，每个人都竭力掩饰激动的情绪。

玛丽埃特在门口同一个士兵吵起来，在他再三要求之下，厨娘只好走进客厅禀报。

“先生，有一个从阿尔及利① 回来的军需兵，非要跟您讲话不可。”

“要他等着。”

“先生，”玛丽埃特凑着主人的耳朵说，“他叫我悄悄告诉您，是为

① 巴尔扎克注意笔下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在此厨娘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而下文中军需兵口中的依洛特男爵，是指“于洛”男爵。

了您叔叔的事。”

男爵打了个哆嗦,以为两个月来他暗中向叔叔要的还债的钱送到了。他丢下家人奔到前厅,看见来人是张阿尔萨斯人的脸。

“是依洛特男爵吗?”

“是……”

“是他本人吗?”

“是他本人。”

军需兵边说边翻着军帽的夹层,从里面掏出一封信,男爵急忙拆开,信上写道:

> 侄婿:我非但不能给您送去您要的十万法郎,而且,要是您不采取有力措施救我的话,我也自身难保了。有个检察官总盯着我们,开口闭口道德良心,对我们的机关叽里咕噜地胡说一气。简直没有办法叫这个文官儿闭嘴。要是陆军部让那帮黑衣人控制住,那我就死定了。送信的人很可靠,您设法给他升一级吧,因为他给我们帮过忙。别让我落在乌鸦① 嘴里!

这封信不啻晴天霹雳,男爵从中看出,至今困扰着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文武官员之间的暗斗开始明朗化了。他必须立即想出权宜之计,来医治正在开裂的伤口。他叫士兵次日再来,许诺一定给他晋升。把他打发走后,男爵回到了客厅。

“你好,哥哥,再见!”他对元帅说,“再见,孩子们,再见,我的好阿黛莉娜。李斯贝特,你怎么办呢?”

“我嘛,我替元帅管家去,我一辈子总得伺候你们,不是伺候这个,就是伺候那个。”

“在我和你见面之前,别离开瓦莱丽。”于洛附在堂妹的耳边说,“再见,奥棠丝,你这个不听话的小丫头,要懂事一些;我有重要的事情立即要处理,你的事我们以后再谈。你好好想一想,我的小猫咪。”他说着拥抱了她。

他离开时显得那么慌张,妻子儿女感到非常担心。

---

① 乌鸦,指法官。因法官均着黑衣。

“李斯贝特，”男爵夫人说，“必须弄清楚埃克托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从未见过他慌成这个样子；你在那个女人家里再待两三天吧；他对她无话不谈，这样我们就能打听出他为什么突然脸色大变。你放心，我们这就安排你和元帅的婚事，那是非办不可的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今天早上的勇气。”奥棠丝拥抱着李斯贝特说。

“你替我们可怜的母亲出了一口恶气。”维克托兰说。

元帅见他们对李斯贝特这般亲热，好生奇怪；李斯贝特回到家，把这一幕讲给瓦莱丽听。

读了这段简要的描写，老实人不难看出玛奈弗夫人之流给家庭带来的种种灾难，看出她们用什么办法伤害表面上与她们毫不相干的可怜的贞洁女子。倘若把这些纠纷移到上层社会，移到御座旁边，看看国王的情妇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一个律己守德、家庭美满、堪称表率的君王，他施予百姓的恩泽就不难想象了。

在巴黎，政府各部是一座座女人不准入内的小城；但是里面照旧飞短流长，明枪暗箭，仿佛住着女性居民。经过了三年，玛奈弗先生的地位算是挑明了，戳穿了，各科室的人都在问：玛奈弗先生会不会接替柯凯先生？正如不久前议会里纷纷议论：年俸法案通得过通不过？① 大家留意人事局的任何一点动静，细细打探于洛男爵局里的一切。由于提升玛奈弗而被挤掉的一个人，很有办事能力，精明的行政法院推事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告诉他如果他肯代做玛奈弗的差事，将来那个位置一定由他接替，因为玛奈弗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所以那个职员暗中为玛奈弗活动。

于洛穿过挤满来访者的会客室，瞥见坐在一个角落里的玛奈弗那张苍白的脸。他第一个把玛奈弗叫了进去。

“亲爱的，您对我有什么要求？”男爵藏起心中的不安，说道。

“局长先生，各个科室的人都在嘲笑我，因为大家刚刚听说，人事

① 一八四〇年，法王路易－菲力浦在其子纳穆尔公爵结婚之际，向议会要求给予公爵五十万法郎的年俸。



副科长玛奈弗

局长请了病假，今天早上走了，大约出门一个月。等一个月，这意思谁都明白。您使我成为我的敌人的笑柄，鼓从一边敲已经够了，同时从两边敲，局长先生，会敲破的。”

“亲爱的玛奈弗，要达到目的，必须非常耐心才行。即使您能当上科长，也得等两个月。在我不得不巩固自己地位的时候，我不能要求提升您而引起公愤。”

“您丢了饭碗，我就永远当不上科长了，”玛奈弗先生冷冷地说，“叫人任命我吧，别的就不谈了。”

“这么说，我应该为您牺牲自己？”男爵问道。

“您不这样做，我对您就太失望了。”

“您也太玛奈弗脾气了，玛奈弗先生！……”男爵说着站起来，指着门叫副科长出去。

“我向您致意，男爵先生。”玛奈弗谦恭地回答。

“混账透顶！”男爵对自己说，“简直像勒令二十四小时内还债，不然就剥夺所有权。”

两小时后，男爵刚对克洛德·维尼翁交待完毕，准备派他去司法部，探听一下若安·斐歇所在区司法当局的情形，雷娜打开了局长室的门，交给他一封短信，说立等回音。

“派雷娜到这儿来！”男爵心想，“瓦莱丽简直疯了，她要连累我们大家，也会搅了那个该死的玛奈弗升级的事！”

他把大臣的私人秘书打发走，念起信来：

啊！朋友，刚才我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一幕；虽说三年来你给了我幸福，可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气势汹汹地从办公室回来，那样子叫人见了发抖。他本来就长得很丑，今天更像个丑八怪。他把嘴里剩下的四颗真牙咬得咯咯直响，威胁我说，要是我继续接待你，他就守着我，真恶心！唉！我可怜的猫咪，我们家的大门从此要对你关上了。你看见我的眼泪滴在信纸上，纸都湿透了！还看得清我的字吗，亲爱的埃克托？啊！我以为拥有了你的心，身上也有了你的一块肉，却再也见不到你，与你断绝关系，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想想我们的小埃克托吧！别抛弃我；但是你不要为了玛奈弗毁了自己的名声，不要向他的威胁

让步！啊！我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回想起你为你的瓦莱丽所做的全部牺牲，她现在不会，也永远不会忘恩负义：你现在和将来都是我惟一的丈夫。我为几个月后出世的亲爱的小埃克托，向你要过年息一千二百法郎的一笔钱，你不要再想它了……我不愿意再花你一文钱。何况我的财产将永远是你的。

啊！如果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我的埃克托，你就退休吧，我们把各自的家庭、我们的烦恼、身边怀着多少仇恨的亲近的人，统统抛开，和李斯贝特一起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生活，比如布列塔尼，或者随便哪个你喜欢的地方。在那儿，我们谁也不见，离这些人远远的，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你的退休金，加上我名下的那点钱，够我们花了。你变得好吃醋了，好吧，你将看到你的瓦莱丽只关心埃克托一个人，你再也用不着像那天一样拉大了嗓门训人了。我永远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一点请你放心，我心爱的老近卫兵。不，你想象不出我气成什么样子，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样待我的，他满嘴粗话，辱骂你的瓦莱丽！那些话会弄脏这张纸的；而像我这样的女人，身为蒙柯奈的女儿，那种话一辈子决不该听到一句。噢！我真恨不得你在这儿治治他，让他看到我对你的一片痴情。我父亲在的话，准会用马刀把这坏蛋劈死，而我只能做一个女人能够做的，就是拼命地爱你！所以，我的爱，在我现在这样愤怒的情形之下，我不可能不想见到你。是的！我要偷偷见你，天天见你！我们女人就是这样的：你记恨他，我也跟着记恨他。我求求你，要是你爱我，就不要升他当科长，叫他到死也是一个副科长！……此刻我脑子里乱得很，耳边还响着他的咒骂声。贝特本想离开我的，看我可怜，答应再留几天。

我的心肝，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一走了之。我一直喜欢乡下，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所有你想去的地方，只要我能够自由自在地爱你。可怜的猫咪，我真可怜你！如今你只得回到你的老阿黛莉娜，那个泪罐子身边，因为那个丑八怪一定对你说了，他要日夜看守我，还提到了警察局！你别来！我知道，既然他拿我去做最可耻的交易，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所以

我希望能够把你慷慨赠与我的东西全还给你。啊！我的好埃克托，我也许爱卖弄风情，在你眼里显得很轻佻，可是你并不了解你的瓦莱丽；她喜欢折磨你，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是你。人家不能阻止你来看你的堂妹，我这就和她商量咱们会面的办法。我的好猫咪，求你给我写个字条儿让我放心，既然你自己不能来……（噢！要是能把你留在我们的沙发上，我甘愿断一只手。）一封信对我如同一道护身符；给我写几句话，抒发你高尚的感情吧；我会把信还给你，因为必须小心才是，他到处乱翻，我无处藏你的信。总之，宽慰一下你的瓦莱丽，你的妻子，你孩子的母亲吧。我过去天天看到你，现在竟不得不给你写信。所以我对李斯贝特说：我以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抚爱你一千次，我的猫咪。好好爱我吧。

你的瓦莱丽

"淌了多少眼泪啊！……"于洛读完信，自言自语道，"连她的名字都看不清了。"他问雷娜："她怎么样了？"

"太太躺在床上，浑身抽搐。"雷娜答道，"太太犯了癔病，身子扭来扭去，好像用捆柴绳捆住似的，她是写完信后发作的。噢！她哭得好凶啊……先生的嗓门在楼梯上都听得见。"

男爵心慌意乱，在印有抬头的公文笺上写了下面这封信：

放心吧，我的天使，他到死也只是个副科长！你的主意妙极了，咱们将到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和小埃克托一起过幸福的日子；我一定退休，在某个铁路局谋个好差事。啊！可爱的女友，读了你的信，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噢！我要重新开始生活，你等着瞧吧，我将为咱们亲爱的孩子挣一份家业。你的信比《新爱洛伊丝》里的信还要热烈百倍，我读的时候竟出现了奇迹：我本以为我对你的爱已达到了顶点，哪知现在更爱你了。今天晚上咱们在李斯贝特家见面。

你永远的埃克托

雷娜带走了回信，这是男爵给他可爱的女友写的第一封信！类似的激动情绪往往可以抗衡远在天边酝酿的灾难；不过男爵此时满

以为可以避开对若安·斐歇叔叔的打击，所以只牵挂自己的亏空问题。

波拿巴党人性格的特征之一，是信仰军刀的威力，坚信军官在文官之上。阿尔及利亚是陆军部的天下，于洛当然不把那儿的检察官放在眼里。人改不了自己的习性。帝国禁卫军的军官们怎么可能忘记，帝国各大城市的市长、皇上的省长，那些土皇帝，在禁卫军过境时都来迎接问候，给予最高的礼遇？

四点半钟，男爵径直去玛奈弗夫人家；上楼的时候像年轻人一样心怦怦地跳，心里问着自己："我见得到她，还是见不到她？"早上一家人泪流满面跪在他脚下的情景，他哪里还记得？瓦莱丽的信，放在一只揣在怀里的薄皮夹中，从此不再离身。它向他证明，他比最可爱的后生更受人疼爱。打过了铃，倒霉的男爵听见病病歪歪的玛奈弗拖着脚步走路的声音和讨厌的咳嗽声。玛奈弗打开门，摆好姿势，朝于洛指了指楼梯，那姿势同于洛向他指办公室的门一模一样。

"您也太于洛脾气了，于洛先生！……"他说。

男爵要往里走，玛奈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把子弹上了膛。

"行政法院推事先生，一个像我这样下贱的人，您认为我很下贱，是不是？要是他出卖了名誉却收不回全部的钱，那他宁可做苦役犯也决不善罢甘休。您要斗一斗，那就斗个你死我活，毫不容情。别再来了，也别想进这个门：我已经把你我的情况报告了警长。"

他趁于洛惊得发呆的当口把他推了出来，关上了门。

"一个十足的无赖！"于洛一边上楼去找李斯贝特一边想。"噢！现在我明白那封信的意思了。我一定带着瓦莱丽离开巴黎。瓦莱丽是我老来的伴；她将给我送终。"

李斯贝特不在家。奥利维埃太太告诉于洛，说她上男爵夫人家找他去了。

"可怜的姑娘！想不到她会像今天早上那样机灵。"男爵从瓦诺街去翎毛街，一路上回想起李斯贝特的表现，自言自语道。走到瓦诺街和巴比伦街的转角处，他望了望婚姻之神手持法律的宝剑将他驱逐出来的伊甸园。瓦莱丽在窗口目送着他；他抬起头时，她挥了挥手帕；可是该死的玛奈弗打落了妻子的便帽，硬把她拖了进去。行政法

院推事的眼里滚出一颗泪珠。他心想:“快七十岁的人了,被人家这样爱着,却眼看着她受虐待!”

李斯贝特是到家里来报告好消息的。阿黛莉娜和奥棠丝已经知道,男爵不愿意因为提升玛奈弗当科长而在全机关的人面前丢尽颜面,那个做丈夫的成了他的冤家对头,准会把他撵出门去。阿黛莉娜很高兴,吩咐晚饭要做得让她的埃克托觉得比瓦莱丽家的好;忠心耿耿的李斯贝特帮助玛丽埃特解决了这个难题。贝姨这时是全家崇拜的偶像;母女俩吻了她的手,怀着真心的喜悦告诉她,元帅已经同意请她做管家了。

“亲爱的,从当管家到做他的妻子,也就是一步之差了。”阿黛莉娜说。

“反正,维克托兰跟他提这件婚事的时候,他没有说不。”斯坦卜克伯爵夫人补了一句。

男爵受到家人的欢迎,他们表现出的亲情那样诚挚动人,充满浓浓爱意,他只得把忧愁闷在肚里。元帅也来吃饭了。饭后,于洛没有走。维克托兰夫妇来了。大家凑了一桌惠斯特牌。

“埃克托,”元帅一本正经地说,“你好久没有在晚上跟我们一起这样玩了!……”

在溺爱弟弟的老军人口中,这句没有明说的责备话给人印象很深。大家从中看出,一颗心受了巨大的伤害,所有隐痛在这颗心里都产生了回响。八点钟,男爵要亲自送李斯贝特回去,答应送完再回来。

“嗳,李斯贝特,他竟然虐待她!”他在街上对她说。“啊!我从来没有这样爱她!”

“啊!我没想到瓦莱丽会如此爱您!”李斯贝特说道,“她轻佻,妖艳,喜欢人家追求她,像她所说的,跟她拿爱情做戏;但您是她惟一爱慕的人。”

“她有什么话要你转告我吗?”

“有,您听着。”李斯贝特说,“您知道,克勒韦尔曾是她的相好;这不能怪她,因为这保证她今后不用再受穷;可是她厌恶他,两人的关系差不多结束了。不过,她还保留着一套公寓的钥匙。”

"太子街!"快乐之极的于洛叫起来,"单凭这一点我就容忍她跟克勒韦尔勾搭……我去过那儿,我知道……"

"钥匙在这儿,"李斯贝特说,"明天白天您去配一把,要是可能就配两把。"

"然后呢?……"于洛贪婪地问。

"嗳,明天我还去您家吃饭,您把瓦莱丽的钥匙还给我(因为克勒韦尔老头可能向她讨回他给的那一把),你们后天可以去那儿见面;以后的事你们自己商量吧。你们在那儿是安全的,因为有两个出口。克勒韦尔大概如他自己所说,有摄政时期的作风。万一他从过道进来,您就从铺子出去,反过来也一样。嗨!老坏蛋,这一切全亏了我。您将为我做什么呢?……"

"由你说就是!"

"那好!您别反对我与您哥哥的婚事!"

"你,于洛元帅夫人!你,福兹海姆伯爵夫人!"男爵大为惊诧地喊道。

"阿黛莉娜不是男爵夫人吗?……"贝特用尖酸可怕的腔调回答,"听着,老风流,您知道您的事情糟到什么田地!您的家人有可能没有饭吃,露宿街头……"

"我就怕这个!"于洛突然感到恐惧,说道。

"要是您哥哥死了,谁来养活您的妻子女儿呢?一名法兰西元帅的寡妇至少可以得到六千法郎抚恤金,是不是?嗳,老糊涂,我结婚只是为了保证您的妻女不至于饿肚子!"

"我没有想这么远!"男爵说,"我一定劝劝哥哥,因为我们都相信你……你告诉我的天使,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她的!……"

男爵看着李斯贝特走进瓦诺街,然后回去打他的惠斯特牌,当晚宿在家里。男爵夫人快活之极,丈夫好像恢复了家庭生活;有半个月光景,他每天早上九点去部里,下午六点回家吃饭,晚上和家人待在一起,还带着阿黛莉娜和奥棠丝看了两回戏。母女俩请人做了三次感恩弥撒,祈求上帝把还给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永远留在她们身边。一天晚上,维克托兰·于洛见父亲去睡觉了,对母亲说:

"嗳,我们真幸福,父亲回来了;所以我和我妻子不会可惜我们那

笔钱,只要这种状况能持续下去……”

“你们的父亲快七十岁了,”男爵夫人答道,“他还想着玛奈弗夫人,这个我看得出来;可是他不久就会忘掉她:对女人的痴情不像赌博、投机或者吝啬,它是有期限的。”

美丽的阿黛莉娜——这个女人依然美丽,尽管她年届五十,又有那么多伤心事——在这一点上想错了。好色之徒几乎永远年轻,天赋的宝贵机能使他们的爱超出为爱情规定的界限。在这段安分守己的时间里,男爵去了三次太子街,其表现决不像七十岁的人。复燃的激情使他恢复了青春,哪怕把他的名誉、他的家庭,把一切拱手交给瓦莱丽也在所不惜。可是瓦莱丽完全变了,从来不跟他谈钱,也决不提给他们儿子一千二百法郎年金的事;相反,她要送给他金子,她爱于洛,就像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爱一个又穷又浪漫多情的英俊的法科学生。而可怜的阿黛莉娜还以为重新征服了她心爱的埃克托!第三次约会的末了,一对情人又订了第四次约会,绝对像从前意大利喜剧院在演出结束时宣布第二天的节目。时间约在早上九点。痴情的老人对这种幸福满怀希冀,所以才接受了家庭生活。就在幸福到来的那一天,八点钟光景,雷娜求见男爵。于洛担心出了什么祸事,赶紧去见雷娜,可是她不愿意进屋。忠心的女仆交给男爵一封信,信上写着:

> 我的老近卫兵,此刻别去太子街,我们的讨厌鬼病了,我得服侍他;你今晚九点钟去吧。克勒韦尔在科贝依的勒巴先生家,肯定不会带哪位公主去他的小屋。我呢,我做好了安排,今天夜里可以脱身离家,并在玛奈弗睡醒之前赶回去。如何,盼复。你那个凄凄惨惨的老婆说不定不像从前那样给你自由了。据说她依然很美,你完全有可能欺骗我,你这个风流鬼!信阅后即毁,我对什么都不放心。

于洛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 我的爱,我跟你说过,二十五年来,我太太从来不妨碍我寻欢作乐。我肯为你牺牲一百个阿黛莉娜!今晚九点我一定在克勒韦尔庙堂恭候我的女神。但愿副科长快些断气!那样我们就

再也不会分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的埃克托

晚上,男爵对妻子说要陪大臣去圣克鲁公干,清晨四五点钟才能回来;然后他去了太子街。那正是六月将尽的时节。

很少有人在一生当中真正体验过赴死的可怕感觉,从断头台上活着回来的人毕竟屈指可数;但有些人在梦中真切地体验过这种临死的况味,他们什么都感觉到了,连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都有,直至天亮醒来,从梦境中解脱……嗳! 清晨五点,行政法院推事在克勒韦尔那张漂亮雅致的床上所体味到的感觉,比躺在断头台的摇板上,面对一万个看客射出的两万道如炬目光要可怕得多。瓦莱丽仍睡着,姿态十分迷人。她很美,正如那些熟睡时也不失其美丽的女人。这无异于艺术闯入了自然界,简直是一幅活的图画。男爵平卧着,眼睛离地面约三尺远;他仿佛一个醒来后又想起自己心事的人,目光漫无目的地乱转,无意间落在了房门上,根本不把声名放在眼里的艺术家扬[1] 给这扇门画满了花卉。男爵没有像死囚犯一样看到两万道目光,他只看见了一道,可是这一道真的比广场上的两万道更加犀利。在温柔乡中的这种恐怖感觉,比死囚的感觉罕见得多,许许多多郁郁寡欢的英国人,自然会为此种感觉付出高昂的代价。男爵依然平躺着,出了一身冷汗。他想不信这是真的,可是那道杀气腾腾的目光喊喊喳喳地讲起话来。门背后有低声耳语的声音。

"也许只是克勒韦尔想跟我开个玩笑!"男爵不可能再怀疑庙堂里有了人,心里想道。

门开了。威严的法国法律,在布告上仅位于王权之后,此刻化身为一个矮小的警长,在一名瘦长的治安法官陪同下,由玛奈弗先生领来了。警长脚登一双鞋面系着花式结的皮鞋,脑门发黄,头发稀疏,一看便知是个狡猾轻薄、爱说爱笑,对巴黎生活了如指掌的人。他的眼睛,透过眼镜的玻璃片,露出精明讥诮的眼神。治安法官是诉讼代理人出身,一向喜好女色,对这个归法院管的人十分眼热。

---

① 指洛朗-扬(1808—1877),巴尔扎克的好友。

"男爵先生,请原谅我们照章办事!"警长说,"我们是因为有人告状才来的。打开屋门的时候有治安法官在场作证。我知道您的身分,也知道女犯是谁。"

瓦莱丽睁开惊诧的眼睛,像女戏子在舞台上装疯时那样,发出一声尖叫,在床上抽搐起来,身子扭作一团,好像中世纪魔鬼附身的女人穿着硫磺衣受火刑似的。

"要命啦! ……我亲爱的埃克托,是轻罪法警吗? 噢! 决不!"她一跃而起,像一缕白云似的在三位看客之间飘过,躲到一张迭橱式写字台下缩成一团,用双手抱住头。"完了! 死了! ……"她叫道。

"先生,"玛奈弗对于洛说,"要是玛奈弗太太疯了,那么您不止是一个好色鬼,您还是一个杀人犯……"

一个男人在一张既不属于自己又不是租来的床上,跟一个同样不属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让人当场抓住,他能做什么,说什么呢? 是这样的:

"治安法官先生,警长先生,"男爵神气十足地说,"请照料一下这位不幸的女人,我看她有神经错乱的危险……你们等会儿再作笔录。所有的门想必都关上了,你们不用担心我和她逃跑,在我们这种情形之下……"

两位公务员服从了行政法院推事的命令。

"过来跟我谈谈,混账奴才! ……"于洛抓住玛奈弗的胳臂,把他拉到身边,轻声说,"杀人犯不是我,是你! 你想当科长,想得四级荣誉勋位吗?"

"特别想,局长大人。"玛奈弗点点头答道。

"都给你就是,叫你老婆放宽心,把那几位先生打发走。"

"不行,"玛奈弗机智地回答,"这几位先生必须作现场犯罪笔录,这是我申诉的依据,没有这份材料,我怎么办呀? 大官们专会骗人。您偷了我老婆,却没有升我做科长。男爵先生,我给您两天时间把事情办妥。这儿有几封信……"

"信? ……"男爵打断玛奈弗的话叫道。

"是啊,这些信证明我太太怀的孩子是您的……您明白没有? 您必须给我儿子一笔年金,赔偿这个杂种从他手中夺走的那部分损失。



一个矮小的警长，在一名瘦长的治安
法官陪同下，由玛奈弗先生领来了。

不过我不会多要，这不干我的事，我，我可不是什么慈父！一百路易的年金就行了。明天早上我要接替柯凯先生，国庆节授勋的名单上要有我的名字，不然我就把笔录连同我的诉状一起送交检察院。我够宽宏大量的吧?"

"天哪！好漂亮的女人!"治安法官对警长说，"她要是疯了，对社会可是个大损失!"

"她没有疯。"警长用教训人的口吻回答。

警察永远是怀疑的化身。

"于洛男爵先生中了圈套。"警长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瓦莱丽听见。

瓦莱丽瞪了警长一眼，倘若目光能传递眼中的怒火，那么这一眼准会把警长瞪死。他却微微一笑，因为那女人中了他设的圈套。玛奈弗请妻子回房穿好衣服，他同男爵把全部条件都谈妥了。男爵穿上便袍，回到外面的屋子，对两名公务员说：

"先生们，请保守秘密，这话不必我多说了吧?"

两位官员躬身行礼。警长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他的书记走进来，在小写字台前坐下，按照警长的低声口授写起来。瓦莱丽还在伤心地哭着。等她妆扮完毕，于洛进屋去穿衣服。这其间，笔录也做完了。玛奈弗预备把妻子带走；可是于洛以为这是最后一面了，便打了个手势，恳求同她讲几句话。

"先生，我为您太太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您总该允许我同她道别吧，当然，是当着诸位的面。"

瓦莱丽走过来，于洛附在她的耳边说：

"咱们只有逃跑这条路了；可是怎么联络呢？咱们被人出卖了……"

"是雷娜!"她答道，"可是，好朋友，这样一闹腾，咱们就不该再见面了。我丢尽了脸。人家还会对你说我的坏话，你也会相信……"

男爵做了一个否认的手势。

"你会相信的，我倒要感谢上天，因为这样你也许不会想我想得太苦。"

玛奈弗过来领他的妻子，凑着行政法院推事的耳根说："他不会

到死还是副科长!”

然后他粗声粗气地对妻子说:“够了,太太,尽管我对您心软,可是我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当傻瓜。”

瓦莱丽离开了克勒韦尔的小屋,临走时朝男爵递了一个魅力十足的眼风,他以为她还深爱着自己呢。治安法官殷勤地搀着玛奈弗夫人,送她上了马车。男爵还得在笔录上签字,待在那儿发愣,只有警长和他在一起。行政法院推事签完字,警长神色狡黠地从眼镜上方望了望他。

“男爵先生,您很爱这位小太太吧? ……”

“算我倒霉,您看到了……”

“要是她不爱您呢?”警长又说,“要是她欺骗您呢? ……”

“这我已经知道了,先生,就在这儿……我和克勒韦尔先生,我们彼此挑明了……”

“啊! 您知道这儿是区长先生的小公馆。”

“知道。”

警长略微抬了抬帽子,向老人致意。

“您真是多情,我就不说了。我尊重根深蒂固的嗜好,正如医生不下手治疗痼疾……我见过银行家德·纽沁根先生,他也染上了这类嗜好……”

“他是我朋友。”男爵说,“我跟那个美人儿爱丝苔常常一块儿吃晚饭,他为她花了两百万,她值这个价。”

“可不止!”警长说,“老银行家的这种爱好还送了四条人命呢。噢! 这些嗜好就像霍乱……”

“您这是什么意思?”行政法院推事对这个间接的警告感到不快,问道。

“我干吗要打消您的幻想呢?”警长回答,“在您这个年纪还抱着幻想,实在不多见。”

“那就帮我丢掉吧!”行政法院推事嚷道。

“过后又骂医生。”警长微微一笑,回答说。

“求求您,警长先生? ……”

“那好吧! 这个女人是和丈夫串通好的……”

“噢！……”

“先生，十桩事里就有两桩是这种情形。噢！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说他们串通有什么证据？”

“噢！先是那个丈夫。”精明的警长像做惯清创术的外科医生一样镇静，说道，“那张扁平丑陋的脸上分明写着敲诈二字。另外，您大概很看重一封信，是那女人写的，信里提到孩子……”

“我是很看重那封信，总随身带着。”于洛一边回答，一边从侧兜里掏那只永不离身的小皮夹。

“不用掏了，”警长像在庭上起诉似的大声说，“信在这儿。我想知道的事，现在全知道了。玛奈弗夫人一定清楚皮夹里有什么。”

“世上只有她一个人清楚。”

“果然不出我所料……您向我要那个小女人串通的证据，这就是证据。”

“怎么呢？”男爵将信将疑。

“我们到的时候，男爵先生，”警长接着说，“那个混账玛奈弗第一个进来，取走了这封信，信一定是他妻子预先放在那件家具上的。”他指着写字台说。“放的地方显然是夫妻俩事先约定的，万一她趁您熟睡的当口能把信偷到手的话；因为那位太太给您写的信，加上您给她的那些信，在轻罪诉讼案中是十分重要的。”

警长拿出那天雷娜送到部里办公室的那封信给于洛看。

“它是案卷的一部分，”警长说，“请还给我，先生。”

“好吧，先生。”于洛的脸变了样，说道，“那女人，简直是有计划地卖淫，我现在确信她有三个情夫！”

“看上去就是这路货。”警长说，“啊！她们并不都在街上拉客。男爵先生，等人家有了自备车马，在沙龙或者自己家里干这种营生时，就不再以法郎生丁论价了。您刚才提到的爱丝苔小姐，服毒自杀了的，吞掉了几百万呢……要是您相信我，男爵先生，就别再寻欢作乐了。这最后一局会叫您破费不少钱财呢。那个无赖丈夫有法律撑腰……总而言之，要是没有我，那小女人早把您逮回去了。”

“谢谢，先生。”行政法院推事尽量保持威严的神态，说道。

“先生，咱们把公寓的门关上，闹剧演完了，请您把钥匙交给区长先生。”

于洛回到家里，沮丧之极，几乎支持不住，脑子里转着最可怕的念头。他唤醒了他的高尚圣洁的妻子，把这三年发生的事统统倒在她心里，一边抽抽噎噎地哭，活像一个被人夺走玩具的孩子。老少年的忏悔，这篇骇人听闻又令人心酸的史诗，既激起了阿黛莉娜的同情心，又使她满心欢喜，她感谢上苍给了他这最后一击，以为丈夫永远会守在家里了。

“李斯贝特看得不错，”于洛夫人说，她声音温柔，毫无责怪之意，“她早对我们说过了。”

“是呀，唉！那天我就该听她的话，不该发脾气，硬要可怜的奥棠丝回家，以免坏了那个……的名声。噢！亲爱的阿黛莉娜，必须把文赛斯拉救出来，他已经跌入泥坑，陷得很深啦！”

“可怜的朋友，小市民阶层的女子对你并不比女戏子更合适。”阿黛莉娜笑了笑说。

埃克托形容大变，把男爵夫人吓坏了；看到他不幸、难受，被痛苦压倒，她的心软了，只有怜和爱，恨不得牺牲自己使于洛幸福。

“亲爱的埃克托，留下和我们在一起吧。告诉我，那些女人，她们是用什么办法把你这样牢牢拴住的；我会努力去做……为什么你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培养我呢？难道我不够聪明？有人觉得我还很漂亮，有资格被人追求呢。”

许多恪守妇道、忠于丈夫的已婚女子，在此可能会发问：那些如此能干，如此善良，对玛奈弗夫人之流如此怜香惜玉的男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妻子，尤其像阿黛莉娜、于洛男爵夫人那样的妻子，当作他们喜爱痴迷的对象。这是人的机体最深奥的秘密。爱情是理性的放纵，是伟大心灵充满阳刚之气的、严肃的快乐，逸乐却是公开出卖的庸俗的享受；这二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侧面。能满足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大胃口的女人，在女性世界中十分罕见，正如大将军、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发明家，在一个民族中少之又少。无论是优秀人士还是蠢材愚夫，无论是于洛抑或克勒韦尔，无不感到需要理想，也需要逸乐；人人都在寻求这个神秘的两性混合体，这个稀罕物，它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一部分上下册的作品。这种追求是社会造成的堕落。当然，婚姻应当作为一项任务来接受，它就是生活，以及双方共同承担的劳作和牺牲。好色之徒，那些寻珍觅宝的人，和其他干坏事的人一样有罪，虽然没有受到与他们一样的重罚。这番议论并非一段七拼八凑的道德说教，而是为许多未被人理解的不幸作出解释。另外，本书自身就包含着不止一方面的教训。

男爵急急忙忙赶到亲王维桑布尔元帅家，他穷途末路，只剩下这个大靠山了。三十五年来，他受这位老军人的庇护，可以随时出入元帅府，所以这天在起床时分他得以进入寓所。

“嗳！早安，亲爱的埃克托。”这位仁慈的大将说。“您怎么啦？好像有心事似的。议会不是休会了吗？又打完了一仗！现在我提起这个，就像过去提起咱们的战役。真的，好像报纸就把议会开会称作议会大战。”

“元帅，我们的确有过麻烦，但这是时世的艰难！”于洛说，“有什么办法呢？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弊病。一八四一年的最大不幸，是王上和大臣没有行动的自由，不像过去皇上那样。”

元帅瞥了于洛一眼，鹰隼般的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高傲、清醒和敏锐表明，虽然年事已高，这颗伟大的心灵依然保持着它的坚定和刚强。

“你有什么事求我吗？”他神情快活地问道。

“我迫不得已，为一件私事求您开恩，把我手下的一名副科长提升为科长，并且给他一枚四级荣誉勋位勋章……”

“他叫什么？”元帅闪电般地瞥了男爵一眼，问道。

“玛奈弗！”

“他有一位漂亮太太，我在你女儿的婚礼上见过她……要是罗歇……可是罗歇不在。埃克托，我的孩子，这是为了你寻欢作乐吧。怎么！你还乐此不疲！啊！你真给帝国禁卫军挣面子！这就是在军需部门当过差的好处，你有储备！……别提这件事了，亲爱的孩子，这种风流事儿不能当公事办。”

“不，元帅，这件事糟得很，连治安警察都出面了，您愿意我被抓进去？”

"啊！见鬼！"元帅这下着了急，叫道，"你接着说。"

"我目前的处境好比狐狸掉进了陷阱……您一向对我那么好，一定肯把我从这种丢人的处境中解救出来。"

于洛把他的不幸遭遇用尽可能风趣、尽可能快活的语调讲了一遍。最后他说：

"亲王，您那样爱我的哥哥，您愿意让他忧伤而死吗？您愿意听凭手下的一名局长，一位行政法院推事名誉扫地吗？那个玛奈弗是个无耻之徒，再过两三年咱们就叫他退休。"

"再过两三年，你讲得多轻巧啊，亲爱的朋友！……"元帅说。

"可是，亲王，帝国禁卫军是不朽的。"

"第一批晋级的元帅现在只剩我一个了。"大臣说，"听我说，埃克托。你不知道我对你多么关照。你等着瞧吧！我离开陆军部的那一天，咱俩会一同离开。啊！我的朋友，你不是议员。许多人都想要你的位置；没有我，你早就下台了。是的，我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你保住……好吧，我答应你的两项请求，因为在你这个年纪，有你这种地位，我不忍心看你坐在被告席上。可是，你把自己的名声糟蹋得太厉害了。要是这次任命引起什么议论，人家一定会责怪咱们。我嘛，我倒不在乎，可你的脚底又多了一根刺。议院下次开会的时候，你会丢掉饭碗的。五六个有势力的人早就打主意想接替你，你之所以被保住，全凭我巧舌如簧。我说，你一旦退休出了缺，就会一个人高兴，五个人不高兴，而让你摇摇晃晃地再拖两三年，我们在议会里倒有六票。在内阁开会时大家听得笑起来，觉得帝国时期的老兵——像人家说的——在议会斗争的策略上已经相当高明了……这些我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何况，你的头发也花白了……你真行，居然还能惹出这种麻烦来！科坦少尉[①] 养情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元帅按了铃。

"必须叫人销毁那份笔录！"他补了一句。

"大人，您待我像父亲一样！我担心的这件事，本来是不敢向您讲的。"

---

① 维桑布尔元帅原姓科坦，曾领少尉军衔。

元帅见他的掌门官弥图弗莱进来，便大声说："我要罗歇来这儿，我这就派人把他叫回来。你走吧，弥图弗莱。至于你，去吧，我的老伙伴，去叫人准备委任状，我会签字的。可是那个耍阴谋的下贱坯，不会长久享受作恶的果实，我要派人监视他，稍有差错，就马上革他的职。现在你得救了，亲爱的埃克托，你可要留点神，别惹你的朋友生厌。委任状上午就给你送去，那个家伙也会得到四级勋章！……你今年多大岁数？"

"再过三个月满七十岁。"

"你多壮实啊！"元帅微笑着说，"倒是你该晋级呢！可是，天哪！现在不是路易十五的朝代啦！"

拿破仑大军硕果仅存的宿将之间的战友情谊，就这样起了作用，他们以为仍在野外宿营，必须不顾一切地互相保护。

"再求一次这样的情，我就完啦。"于洛穿过院子时心里想。

这个倒霉的官员去见纽沁根男爵，他欠银行家的钱已经不多了，这次又以两年的薪水作抵押，借了四万法郎；可是纽沁根男爵明确提出，倘若于洛退休，就得拿他的养老金中可以得到的部分来还这笔钱，直至本利偿清为止。这笔新交易同上次一样，也由沃维奈出面，于洛男爵又向他立了一万二千法郎的借据。第二天，那份致命的笔录、丈夫的起诉状和那儿封信，统统被销毁了。在七月庆典① 的忙乱中，玛奈弗先生可耻的晋级几乎未引起注意，报上也未刊登任何文章。

李斯贝特表面上同玛奈弗夫人闹翻了，搬到于洛元帅家去住。上面那些事情发生十天后，教堂公布了老姑娘与这位声名显赫的老人的结婚预告。为了说服他同意这门亲事，阿黛莉娜把埃克托在经济上出的乱子讲给他听，还求他千万不要跟男爵提，她说男爵近来总阴着脸，垂头丧气，精神全垮了……

"唉！他也到了年纪了！"她补了一句。

---

① 为纪念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七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举办庆祝"光荣的三日"的活动。

李斯贝特算是赢了！她即将满足自己的野心，实现自己的计划，发泄心头之恨。想到那个多少年来瞧她不起的家庭将由她来主宰，她快乐无比。她决心做她的保护者的保护人，养活破产之家的救命天神。她照着镜子对自己行礼，叫自己伯爵夫人或者元帅夫人！阿黛莉娜和奥棠丝将在困苦中挣扎，艰难地度过余生；而她贝姨却要出入宫廷，高踞于众人之上。

不料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把洋洋得意的老姑娘从社会的巅峰推了下来。

结婚预告公布的当天，男爵又收到来自非洲的一封信。上门的仍是一个阿尔萨斯人，在确信他是于洛男爵后，便交给他一封信，留下住址后走了。男爵只读了开头几行，就好像遭了雷击。

> 侄婿：照我的估计，您将在八月七日收到这封信。假定您要用三天工夫才能送出我们讨要的援助款，再假定需要半个月才能送到，时间就到了九月一日。
>
> 如果事情能在这个期限内办妥，对您忠心耿耿的若安·斐歇的名誉和性命就保住了。
>
> 以上要求是您派给我做帮手的职员提出的；因为看上去我很可能要上重罪法庭，或者受军法审判。您明白，若安·斐歇绝不会让人拉上任何法庭，他会主动去上帝的法庭的。
>
> 我觉得您那个职员是个坏蛋，很可能会连累您；可是他像骗子一样聪明。他认为您应当比别人喊得更响，而且给我们派一名视察员，一名特派员来，追查罪犯，调查弊端，加以严惩；但他挑起争端的同时，将首先在我们和法庭之间充当调停人。
>
> 倘若您的特派员在九月一日带着您的口令赶到，倘若您给我们送来二十万法郎以补足我们的库存，我们搪塞说那些货现在存放在外地，那么人家就会认为我们在账目上清清白白，没有污点。
>
> 您可以把阿尔及尔一家银号的汇票写上我的抬头，托给您捎信的士兵带回。此人很可靠，是我的一个亲戚，绝不会想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我已经安排好这个小伙子的回程。倘若您无能为力，那么为给我们的阿黛莉娜带来幸福的人去死，我也心

甘情愿。

痴迷于情爱的苦恼与欢乐，刚刚结束了他的风流生涯的那场大祸，使于洛男爵忘记了可怜的若安·斐歇，眼下已迫在眉睫的危险，其实在他的第一封信里就明明白白地作了预告。男爵离开餐厅时心乱如麻，身不由己地倒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这一跤摔得很猛，他浑身麻木，一点力气也没有，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地毯上的玫瑰花饰，没有想到那封要命的信还拿在手里。阿黛莉娜在卧房里听见丈夫重重地倒在长沙发上，那响声如此古怪，竟以为他中风了。她吓得喘不过气来，身子动弹不得，从门里朝外间的大镜子望了望，看见她的埃克托瘫倒在那儿。男爵夫人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埃克托没有听见。她走近了，瞥见了信，拿来一读，顿时四肢发抖。她的神经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以致永远留下了病根儿。几天以后，她常常会不停地哆嗦；因为经受最初的震撼之后，她必须从生命力的源泉中汲取力量来采取行动，结果引起了神经的反应。

"埃克托！到我房里来。"她说，声音轻得像一口气，"别让女儿看见你这个样子！来吧，朋友，来吧。"

"上哪儿找到二十万法郎呢？我可以让上面派克洛德·维尼翁去当特派员。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这事两天就能办妥……可是二十万法郎，我儿子没有，他的房子已经做了三十万法郎的抵押。我哥哥顶多有三万法郎积蓄。纽沁根只会对我冷言冷语！……沃维奈？……为了凑足给该死的玛奈弗的儿子的那笔钱，他老大不乐意地借给我一万法郎。不，一切都完了，我必须跑去跪在元帅面前，把事情和盘托出，听他骂我下流，挨他一通训，以求体体面面地下台。"

"可是，埃克托，这不光是倾家荡产，还是身败名裂！"阿黛莉娜说，"我可怜的叔叔会自杀的。你只杀我们好了，你有这个权利，可是不要害死别人！鼓起勇气来，办法还是有的。"

"一点也没有！"男爵说，"政府里没有人能弄到二十万法郎，哪怕是为了挽救一个内阁！噢！拿破仑，你在哪儿？"

"我的叔叔！可怜的人！埃克托，不能让他丢尽了脸自杀呀！"

"办法倒有一个，"他说，"可是……这要碰运气……是呀，克勒韦尔和他的女儿拔刀相向……啊！他有的是钱，只有他可以……"



男爵只读了开头几行，就好像遭了雷击。

男爵夫人突然心生一计，说道："哏，埃克托，与其毁了咱们的叔叔、你的哥哥和全家的名誉，不如让你的妻子牺牲吧！是的，我能救你们大家……噢！天啊！多么可耻的想法！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她双手合十，跪在地上做了一个祷告。她起身时看见丈夫脸上欣喜若狂的表情，不禁又动了那个邪念，于是像呆子似的陷入了悲愁之中。

"去吧，朋友，赶到部里去吧。"她从这种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叫道。"想法子派一名特派员去，必须派。你得说动元帅！等你五点钟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会拿到……对！你一定会拿到二十万法郎。你的家庭，你做人的名誉，做行政法院推事、行政官员的名誉，你的廉洁，你的儿子，全会保住；可是你的阿黛莉娜却完了，你永远见不到她了。埃克托，我的朋友，"她跪了下来，抓住他的手吻着，"祝福我吧，跟我道别吧！"

这番话讲得那样令人心碎，于洛把妻子扶起来搂抱着，对她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要是你明白，"她接着说，"我会羞死的，再也没有勇气做这最后一次牺牲了。"

"太太，开饭了。"玛丽埃特来通知。

奥棠丝过来向父母问好。他俩只好去吃饭，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们先去吃，我就来！"男爵夫人说。

她在桌旁坐下，写了下面这封信：

> 亲爱的克勒韦尔先生，我想请您帮个忙，今天上午我等着您。我知道您待人殷勤周到，希望您一如既往，不致让您忠实的仆人久等。
>
> 阿黛莉娜·于洛

女儿的贴身女仆路易丝正在伺候用餐，男爵夫人对她说："路易丝，把这封信交给门房，叫他照信上的地址立刻送去，再讨一个回话来。"

男爵正在读报，他把一份共和派的报纸递给妻子，指着一篇文章

对她说：

“不知还来得及吗？这儿是一篇令人生畏的短文，这类短文是报纸用来调剂又臭又长的政论的。”

> 本报记者发自阿尔及尔的消息：奥兰省的军粮供应弊端百出，司法部门已着手侦讯。舞弊罪事实清楚，犯罪者业已查明。若不严加惩治，则克扣军粮，中饱私囊所造成的部队减员，将继续甚于阿拉伯人的刀枪和气候的酷热。待有新的消息，将继续对这一可悲案件进行报道。
>
> 按照一八三〇年宪章在阿尔及利亚建立通讯社所引起的恐慌，现已不足为怪。

“我要穿衣服上部里去了，”男爵离开餐桌说道，“时间太宝贵了，每分钟都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

“噢！妈妈，我没有希望了。”奥棠丝说。

她止不住泪水，把一本《美术杂志》递给母亲。于洛夫人看到了一幅版画，印着斯坦卜克伯爵的大利拉组雕，画的下方注着玛奈弗夫人藏。文章的署名只有一个字母V，但读了开头几行就可看出克洛德·维尼翁的文才和讨好的口气。

“可怜的孩子……”男爵夫人说。

母亲近乎冷淡的口吻令奥棠丝大吃一惊，她望了一眼，发觉母亲脸上的表情比她本人的恐怕要痛苦百倍，于是抱住母亲问道：

“妈妈，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难道咱们还会比现在更不幸吗？”

“孩子，我觉得和我今天的痛苦相比，过去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简直不算一回事。什么时候我可以不再受苦了呢？”

“到了天国，母亲！”奥棠丝严肃地说。

“来，我的天使，来帮我穿衣服……不……这一次梳妆打扮我不愿意让你帮忙。叫路易丝来吧。”

阿黛莉娜回到房间，照起了镜子。她又伤心又好奇地端详着自己，暗暗问自己：“我还美吗？……还会有人要我吗？……我有没有皱纹？……”

她撩开金黄色的秀发，露出了鬓角。那儿的皮肤还像少女一般娇嫩。她进一步袒露出肩膀，觉得很满意，做了一个骄傲的姿势。美丽的肩膀，它的美在女人身上，尤其在生活纯洁的女人身上，是最后一个消失的美。阿黛莉娜精心挑选她的服饰；可是虔诚贞节的女子，尽管有些卖弄风情的小花样，装扮起来依然不失端庄。穿上灰色的新丝袜和厚底缎鞋有什么用，既然她根本不懂应用之术，不会在关键时刻伸出一只纤足，在裙下露出几分，而裙摆略微撩起，令人想入非非！她穿上了那件最漂亮的低领短袖印花纱连衫裙；可是看到自己袒胸露臂的样子又害怕起来，便把美丽的手臂裹上浅色纱罗，又用一条绣花方围巾遮住胸部和双肩。她觉得梳英国式发型太露骨，便戴上一顶十分漂亮的便帽，免得过于张扬；可是不管戴不戴帽子，她也不会摆弄金黄色的发卷，借此展示自己的纤纤玉手叫人欣赏……犯罪的意识，蓄意失足的准备工作，使这位圣洁的女子脸上发烧，一时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就好比她涂的胭脂花粉，她双目发光，皮肤发亮。可是，她非但没有装出迷人的风情，反倒觉得有股淫荡之气，叫自己感到恶心。她曾央求李斯贝特把文赛斯拉背叛妻子的经过讲给她听。当她得知玛奈弗夫人用一个晚上，在一刹那间就迷住了艺术家，做了他的情妇时，不禁大为惊讶，问李斯贝特道：

“这些女人有什么招数？”

贞洁女子在这方面的好奇心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她们既想保持清白，又想拥有邪恶的诱惑力。

“她们会勾引人呀，这是她们的职业。”贝姨回答，“那天晚上，你知道，我亲爱的，瓦莱丽简直可以叫一个天使下地狱。”

“给我讲讲她是怎么干的。”

“干这一行没有理论，只有实践。”李斯贝特含讥带讽地说。

男爵夫人回想起这次谈话，真想向贝姨讨主意，可是来不及了。可怜的阿黛莉娜不会贴假痣，想不出当胸系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找不到任何装扮的技巧好令男人旧情复燃；她只不过穿戴得讲究些罢了。淫娃荡妇，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莫里哀曾借颇有见地的胖勒

内的嘴，俏皮地说女人是男人的一道汤。[1] 这个比喻假定在爱情中也有类似烹饪术的东西。那么贞洁端庄的女子便是荷马笔下的盛宴，扔在炽旺的炭火上烧烤的生肉。相反，荡妇却是卡雷默[2] 用各种调味品、各种辛香作料精心烹制出来的菜肴。男爵夫人不可能也不会学玛奈弗夫人的样，把雪白的胸脯放在带花边的华丽盘子里端上桌。她不懂某些姿态的奥妙，某些眼神的效果。总之，她没有自己的杀手锏。贤德的女子即便颠来倒去地装扮一百回，也绝拿不出什么去吸引好色之徒那双精明的眼睛。要在世人面前规矩正经，在丈夫面前妖艳放荡，只有天才女子才办得到，而这等女子是为数不多的。这正是男女长相守的秘诀，在缺少上面两种奇才的女子看来，长相守是无法理解的。假定玛奈弗夫人恪守妇道，她便是佩斯卡拉侯爵夫人！[3] 这些伟大杰出的女性，这些美丽贞洁的狄安娜·德·普瓦蒂埃，[4] 的确屈指可数。

这部严肃而可怕的巴黎风俗研究作品开场的那一幕，现在又要重演一遍。但大为不同的是，民团上尉当年预言的苦难，把角色颠倒了。于洛夫人在等克勒韦尔，她的意图和三年前克勒韦尔坐在爵爷车上冲巴黎人微笑，前来见她的意图一模一样。总之是怪事一桩！男爵夫人在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同时，准备做出最粗俗的失节之举；在某些法官看来，这种举动是不能用感情冲动来解释的。

"怎样才能做一个玛奈弗夫人呢？"听见有人按铃，她心里想。

她强忍泪水，脸烧得通红；这个可怜的高尚女子，竟暗下决心要做个彻头彻尾的荡妇！

---

① 胖勒内是莫里哀的喜剧《情怨》中的一名仆人，但这句话是《太太学堂》中的仆人讲的(见第二幕第三场)。

② 卡雷默(1784—1833)，法国名厨，曾为法、英、俄、奥等国的王公贵族和大银行家掌膳。

③ 指十六世纪名媛维多莉亚·科洛纳(1490—1547)，那不勒斯王国军事统帅之女。丈夫佩斯卡拉侯爵去世后，她避开众多人的追求，在对丈夫的怀念中度过余生。

④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6)，法王亨利二世的宠姬。国王死后，她退隐到阿奈城堡。

克勒韦尔走上大楼梯，心里想："这位好于洛男爵夫人有什么鬼事求我呢？唔！她准是要谈我跟塞莱斯蒂娜和维克托兰吵架的事，我可不会退让！……"

他跟在路易丝后面走进客厅，见这个处所(克勒韦尔讲话的风格)四壁萧然，不禁对自己说：

"可怜的女人！……她好像这些名贵的画，被一个不懂画的男人扔在了顶楼上。"

克勒韦尔看见商业大臣包比诺伯爵常常买画买雕像，也想当个名人，跻身于巴黎艺术保护人之列；这些人对艺术的爱好，就是出二十个苏的价，去搜罗值二十法郎的作品。

阿黛莉娜冲克勒韦尔嫣然一笑，指了指她面前的一把椅子。

"美丽的太太，我来听您的吩咐啦。"克勒韦尔说。

成了政界人物的区长先生改穿黑呢衣服了。在这套衣服上面，他的脸好似一轮高挂在褐色云幕上方的满月。他的衬衣上星星似的缀着三颗大珍珠，每颗值五百法郎，显出他胸腔的开阔，他常说："我将来一准是个讲坛上的健将！"那双平民的大手从早上起就戴上了黄手套。锃亮的皮靴说明他是乘一匹马拉的褐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来的。三年来，野心改变了克勒韦尔的姿势。像大画家一样，他目前转入了第二种风格。在上流社会，当他去维桑布尔亲王府、省公署、包比诺伯爵家的时候，他按照瓦莱丽教给他的样子，一只手潇洒地拿着帽子；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卖俏地插在背心的抬肩处，一面点头挤眼，做出种种媚态。这一套新架势是好戏弄人的瓦莱丽传授给他的，借口要使她的区长显得年轻，给他多添了一副可笑的模样。

"我请您到这儿来，亲爱的好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用发慌的嗓音说，"是为了一件顶顶重要的事……"

"我猜到了，夫人，"克勒韦尔一脸狡猾地说，"可是您的要求我做不到……噢！我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父亲，不是一个像拿破仑说的，横竖不掏钱的吝啬鬼。漂亮的太太，您听我说。要是我的孩子是为了自己倾家荡产，我会去救助他们；可是为您的丈夫做担保，夫人？

……那岂不是和达那俄斯的女儿们一样，想装满无底的桶吗[①]？把一座房子以三十万法郎抵押出去，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父亲！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这些倒霉孩子！他们又没有吃喝玩乐！他们现在只靠维克托兰在法院挣的钱生活。您的公子，就让他饶舌去吧！……啊！他本该当大臣的，这个小博士，我们大家的希望。好端端一条拖轮，却糊里糊涂地在沙滩上搁了浅。如果他借钱是为了向上爬，如果他欠债是因为宴请了议员，为自己拉选票，扩大自己的势力，那我会对他说：'朋友，这是我的钱包，钱你尽管拿！'可是替他老子付荒唐债！那些荒唐事我不是早对您预言过了吗？啊！他老子使他远离了权位……倒是我将来要当大臣呢……"

"唉！亲爱的克勒韦尔，事情同我们可怜的孝顺孩子不相干！……虽说您对维克托兰和塞莱斯蒂娜绝情绝义，我还是会爱他们，说不定能冲淡您的愤怒在他们美好的心灵上留下的苦涩。孩子们做了好事，您却惩罚他们！"

"是的，一桩办坏了的好事！这等于半桩恶事！"克勒韦尔说，对自己这句话十分满意。

"做好事，亲爱的克勒韦尔，"男爵夫人接着说，"并非从装得鼓鼓的钱包里掏出钱来送人，而是为慷慨而节衣缩食，为行善而吃苦，准备人家忘恩负义！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施舍，上苍是不承认的……"

"夫人，圣人尽可以进济贫院，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进天堂的门。我呢，我是个俗人，我怕上帝，更怕贫穷的地狱。在当今的社会秩序中，一文不名是最大的不幸。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看重金钱！……"

"以世俗的眼光看，您是对的。"阿黛莉娜说。

她离题十万八千里，而一想到叔叔，便觉得自己好像圣洛朗躺在火刑架上，因为叔叔开枪自杀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她垂下眼帘，继而又向克勒韦尔抬起，那目光似天使般温柔，却没有瓦莱丽那种如此巧妙的、撩拨人心的淫荡。要在三年前，这可爱的一瞥准会令克勒韦

① 典出希腊神话：阿尔戈斯王达那俄斯有五十个女儿，其中四十九个在新婚之夜杀死了丈夫，因此被罚在地狱里不停地汲水，注满一个无底的桶。

尔神魂颠倒。

“我觉得您以前更大方些……”她说，“您提到三十万法郎的时候，口气跟大爵爷一样……”

克勒韦尔望了望于洛夫人，见她有如一朵盛开的百合，不觉隐隐约约生出一些想法；但他对这位圣洁的女子十分敬重，因而把种种猜疑压了下去，不敢有非分之想。

“夫人，我一点没有变，可是过去的一个批发商当起大爵爷来也是有条不紊，讲究理财术的，不仅事实如此，而且理应如此；他对一切都抱着井井有条的观念。我们可以为寻欢作乐开个户头，借一笔款，把某些盈利拨过去；可是动用自己的老本！……那简直是发疯。我和孩子们的母亲的财产，他们全会得到；可是他们想必不愿意他们的父亲烦闷无聊，变成老古板吧！我活得十分快活！我欢度时光，也尽法律、感情和家庭要我尽的全部义务，正如我严格结清到期的票据。孩子们能像我一样持家，我就满足了；至于眼下，我也干荒唐事，只要我那些荒唐事不损害任何人，除了那帮傻蛋……（对不起！您是不懂交易所的这句行话的。）那孩子们对我就无可指摘，我死后他们还会得到一大笔财产。您的子女对他们的父亲就不是这种说法了。他一下子害了两个，使他儿子和我女儿倾家荡产……”

男爵夫人离她的目的越来越远……

“亲爱的克勒韦尔，您对我丈夫非常忌恨，可是您可以做他最好的朋友，倘使您发现他的妻子意志薄弱……”

她朝克勒韦尔飞了一个滚烫的媚眼。可是她像一再踢摄政王的杜布瓦[①]一样，伪装得过了头，摄政派的花粉商又动了好色的念头，心里想道：

“她是不是想报复于洛？……她觉得我当区长比当民团军官更体面？……女人真是古怪得很！”

于是他摆出第二种姿势，色迷迷地望着男爵夫人。她接着说：

“您报复他，好像是因为追求一个贞洁女子碰了钉子，那女子您

---

① 杜布瓦（1656—1723）是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老师和心腹，曾任红衣主教和首相。相传某次摄政王假扮成杜的仆人外出，杜借机屡屡踢他。

喜欢得……甚至要收买她。"她低声补了一句。

"一个非凡的女子。"克勒韦尔意味深长地冲男爵夫人微微一笑。她垂下眼睛,睫毛都湿了;"因为三年来,您受了不少委屈!……是吧? 我的美人儿!"

"我的痛苦就别提了,*亲爱的克勒韦尔*,那不是人能够忍受的。啊! 要是您还爱我,您可以救我出苦海! 是的,我如今身处地狱! 弑君者被施以钳烙刑,车裂刑,可他们比起我来,还算有福气哩;因为他们被撕裂的仅仅是肉体,而我被撕裂的是心! ……"

克勒韦尔把手从背心的抬肩里抽出来,把帽子搁在针线桌上,不再摆姿势了,面上带着微笑。他笑得那样傻里傻气,男爵夫人误会了,以为这是发善心的一种表示。

"您面前的女人没有绝望,而是即将失去清白,她决心不顾一切,*我的朋友*,为的是避免闹出命案来……"

她怕奥棠丝闯进来,把门闩插上了;然后凭着那股冲动,她跪在克勒韦尔脚下,抓起他的手亲吻,说道:

"救救我吧!"

她猜想这个商人还比较大度,所以突然间燃起了希望,想既得到二十万法郎,又不败坏名誉。她疯子似的望了他一眼,接着说:

"您曾想收买贞洁,现在请收买一颗灵魂吧! ……您可以相信我做人的诚实,相信我的贞操,您是知道这些是多么牢靠的! 做我的朋友吧! 救救我们全家吧,免得它破产,蒙羞,绝望! 别让它滚进泥淖,陷在和着鲜血的烂泥里!"克勒韦尔想说话,身子动了一下,她忙说:"噢! 别要求我作出解释! ……尤其别对我说:'我早对您预言过了!'那是幸灾乐祸的朋友讲的。好啦! ……您就听那个您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话吧,她如今跪倒在您脚下,这个举动或许高尚之至;您什么也别向她要,她会知恩图报的! ……不,不要您白给,我只向您借,您不是叫过我阿黛莉娜的吗! ……"

说到这里,阿黛莉娜泪如泉涌,抽抽搭搭地哭得那样伤心,把克勒韦尔的手套都弄湿了。"我需要二十万法郎! ……"这句话,在嚎啕不止的哭声中几乎听不清楚,正像石头落在阿尔卑斯山融雪时水量大增的瀑布中,石头再大也弄不出什么响动。

贞洁女子就是这样不通世故！淫娃荡妇决不开口索要，但看玛奈弗夫人便可知道，她们什么东西都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这类女人只有在人家少不了她们的时候才要东要西，或者等油水快榨干时才拼命榨取，正如在石膏变得稀少时开采一座石膏矿，如采矿工人所说，一座废矿。听到“二十万法郎”这几个字，克勒韦尔全明白了。他殷勤地扶起男爵夫人，对她说了这句放肆的话：“得啦，冷静点，我的小老妈。”可是阿黛莉娜昏昏沉沉的，没有听见。形势变了，用克勒韦尔自己的话说，他控制了局面。一听到钱数如此巨大，克勒韦尔大吃一惊，方才见这个美丽女子哭倒在他脚下，心里生出的那份强烈的感动顿时消失。再说，一个女子无论多么圣洁，多么像天使，一旦哭得泪人儿似的，她的美丽便荡然无存。诸位已经看到了，玛奈弗夫人之流有时候会假哭，让一滴眼泪顺着腮帮淌下来；可是痛哭流涕，把眼睛鼻子弄得红红的……这种错误她们绝不会犯！

“行啦，我的孩子，冷静点，真见鬼！”克勒韦尔握住美丽的于洛夫人的手，轻轻拍着，说道。“干吗您向我要二十万法郎呢？您要拿它做什么用？为了谁？”

“别要求我做任何解释，请您给我吧！……”她答道。“您可以救三个人的性命和您孩子们的名誉。”

“我的小老妈，”克勒韦尔说，“您以为在巴黎有个男人，仅凭一个半疯女人的一句话，就会当场立刻去抽屉里或随便什么地方拿出二十万法郎来？那二十万法郎早已恭候在那儿，等您屈尊去取？我的美人儿，您对人生，对金钱交易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您的那些人已经病入膏肓，还是给他们办临终圣事吧；因为在巴黎，除了超凡入圣的法兰西银行殿下，除了大名鼎鼎的纽沁根，或者像我们爱恋女人一样爱恋金钱的几个失去理智的守财奴，没有一个人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哪怕是王上的私人金库，也会请您明天再跑一趟。大家都在设法让自己的钱升值，尽其所能地用钱牟利。亲爱的天使，如果您以为是王上路易-菲力浦在统治，那么您就错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搞错的。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知道，在宪章之上，还有那圣洁的、受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美丽的、高贵的、年轻的、万能的一百苏一枚的硬币！我美丽的天使，钱是要利息的，它总是在忙着收

利息！伟大的拉辛说过：'犹太人的上帝，是你赢了！'① 总之，金犊的讽喻永世长存！……摩西时代大家就在沙漠里做投机买卖！我们又回到了《圣经》时代！金犊是迄今所知第一次发放的公债。我的阿黛莉娜，您在翎毛街生活得太久了！埃及人欠希伯来人的钱数额巨大，他们追逐的不是上帝的子民，而是资本。"

他望着男爵夫人的神气仿佛在说："瞧我多有才智！"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不知道所有这些公民多么爱他们的家当。对不起。好好听我说。您要明白这个道理。您不是要二十万法郎吗？……若不重新调配已经安排好的投资，谁也拿不出这个数目。您计算一下吧！……要想有二十万法郎的活钱，就得卖掉三厘起息、年利约七千法郎的债券。而且两天后您才拿得到钱。这是最快的办法了。要使一个人肯出手一笔财产——许多人的全部财产不过二十万法郎——，总得告诉他这笔钱花到哪儿去，派什么用场……"

"亲爱的好克勒韦尔，这是要救两个人的性命呀：一个会愁死，另一个会自杀！这也是为了我，我要发疯了！我是不是已经有点疯了？"

"没疯到哪儿去！"他说着抓住于洛夫人的膝盖，"我的天使，克勒韦尔老头自有其身价，既然你肯想到他。"

"看样子得让人抓着膝盖！"圣洁高贵的女人用手遮住脸想道。"您从前想送我一笔财产来着！"她红着脸说。

"啊！我的小老妈，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克勒韦尔说，"噢！我从来没见过您这么美！……"他抓住男爵夫人的胳臂把它按在胸口，高声说。"亲爱的孩子，您的记性不坏，活见鬼！……嗳！您瞧您当时不该假正经吧！因为您傲然拒绝的三十万法郎，如今在另一个女人的钱包里了。我以前爱您，现在仍然爱您；可是咱们回到三年前吧。当我对您说'我一定会得到您！'的时候，我存的什么心？我是想报复于洛那个混蛋。而您的丈夫，我的美人儿，养了一个千娇百媚的情妇，一颗珍珠，一个乖巧伶俐的小娘们儿，当年二十三岁，如今二十

---

① 引自拉辛的名剧《阿塔莉》第五幕第六场。

六。我觉得把这个迷人的尤物从他手上夺走更有趣，更彻底，更路易十五派，更黎塞留元帅派，更放荡不羁；何况她从来没有爱过于洛，三年来对鄙人倒是爱得发疯……”

说到这里，男爵夫人已经挣脱了手，克勒韦尔又摆起了姿势。他把大拇指插进拾肩，两只手掌像翅膀似的拍打着胸膛，自以为很性感，很可爱。他仿佛在说：“这就是被您赶出门的那个人！”

“就这样，亲爱的孩子，我报了仇，您丈夫也知道了！我毫不含糊地向他证明他被耍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玛奈弗夫人是我的情妇，等玛奈弗先生一死，她就会嫁给我做太太……”

于洛夫人两眼发直，迷迷糊糊地望着克勒韦尔。

“埃克托知道这件事！”她说。

“可还是回到了她的身边！”克勒韦尔答道，“我忍下这口气，因为瓦莱丽想当科长太太；但她向我发誓，要把事情安排妥帖，把男爵狠狠收拾一顿，叫他从此不再上门。我的小公爵夫人(因为这个女人啊，她生来是公爵夫人，我保证！)没有食言。她把埃克托还给您了，夫人，您的永远规规矩矩的埃克托……她说得多俏皮！这是个有益的教训，嘿！男爵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他不会再养舞女，再养良家女子了；他的病得到了根治，因为他像只涮干净的啤酒杯，一文不名了。当初您要是依了克勒韦尔，不羞辱他，不把他撵出门，您现在就有四十万法郎了，因为我花了这个数目才报了仇。可是玛奈弗死后我的钱会捞回来，希望如此……我在未婚妻身上投了资。这正是我花钱大手大脚的秘密。我解决了花小钱当大阔佬的问题。”

“您会给女儿找这样一个后妈？……”于洛夫人叫道。

“夫人，您不了解瓦莱丽。”克勒韦尔摆出他的第一种姿势，一本正经地说。“她既出身名门，又很有教养，而且极受敬重。譬如昨天，堂区的助理司铎就在她家吃的晚饭。她十分虔诚，我们捐给教堂一张漂亮的圣体显供台。噢！她能干、风趣，妙不可言，又有知识，全部优点集于一身。至于我，亲爱的阿黛莉娜，我样样得力于这个迷人的女子；她使我思想开了窍，如您所见，还净化了我的语言：她纠正了我的那些胡说八道，给了我词藻和思想。有失体统的话，我再也不会讲了。大家看到我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一定也注意到了。最后，

她激发了我的雄心。将来我要当议员，决不干蠢事，因为事无巨细我都要请教我的埃吉里亚①。那些大政治家，努马，还有当今我国的著名大臣②，全都有自己的西卜拉③。瓦莱丽接待二十来位议员，势力已经很大。不久她将住进一所漂亮的公馆，而且备有马车，她必定成为巴黎一位不露面的女皇。这样一个女人，的确是辆了不起的火车头！啊！我时常感谢您当初的严厉呢！……”

“这倒要叫人怀疑上帝的德行了。”阿黛莉娜说，气愤之余，她的眼泪也干了。“噢，不会的，神明的惩罚应当落在这个人的头上！……”

“美丽的太太，您不了解社会。”深深受到伤害的大政客克勒韦尔说道，“我的阿黛莉娜，社会喜欢的是成功！是吧？谁来要您的开价二十万法郎的高尚节操呢？”

这句话叫于洛夫人打了一个寒噤，她的神经性抽搐又犯了。她明白退休的花粉商正在恶毒地报复她，正如报复于洛一样；她厌恶得想呕吐，心给揪紧了，喉咙堵住了，讲不出话来。

“钱！……总是钱！……”她终于说。

听到“钱”这个字眼，克勒韦尔回想起这个女人的屈辱，说道：“当我看见您哭倒在我脚下时，我的确十分感动！……欧，说出来您也许不信，我要是带着钱夹，那它就是您的了。您需要这笔钱，是吧？……”

听到这句话，二十万法郎仿佛有了着落。阿黛莉娜忘记了这位花小钱的大阔佬对她的百般侮辱，没想到克勒韦尔不择手段地用好话来引诱她，以便探明她的底细，好跟瓦莱丽一起嘲笑她。

“啊！要我做什么都行！”不幸的女人叫道，“先生，我可以把自己卖掉，必要的话我可以做一个瓦莱丽。”

“那对您可不容易。”克勒韦尔答道，“瓦莱丽是她那类人中的顶尖儿。我的小老妈，二十五年的贞操，正像没有好好治疗的病，永远

---

① 埃吉里亚，罗马神话中的女精灵，曾为传说中在共和国成立前统治罗马的第二代国王努马出谋划策。

② 指当时的实权人物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

③ 西卜拉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女先知。基佐的西卜拉指他的情妇，俄国驻伦敦大使的遗孀列文王妃。

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亲爱的孩子,您的贞操在这儿发了霉。可是您马上会看到我多么爱您。我这就设法给您弄到二十万法郎。”

阿黛莉娜抓住克勒韦尔的手放在自己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滴快乐的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眶。

“噢!等等!还会有麻烦呢!我呀,我乐天随和,是个老好人,没有成见,我要把事情老老实实地讲给您听。您想学瓦莱丽,那好。可是这不够,还得有一个傻蛋,一个股东,一个于洛。我认识一个退休的大杂货商,兼做针织品生意。此人迟钝,粗俗,没有头脑,我正在培养他,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挣面子。我那个家伙是议员,又蠢又虚荣,在内地被一个说一不二的霸道婆娘管得死死的,对巴黎生活的奢侈和享乐一窍不通;不过,博维萨日(他名叫博维萨日)是个百万富翁,我亲爱的小姑娘,他会像我三年前一样,为得到一个体面女人的爱,拿出十万埃居来……是的,”他说,误会了阿黛莉娜做的一个手势,“您知道,他嫉妒我!……是的,嫉妒我跟玛奈弗夫人过的快活日子,这家伙肯卖掉一座房产,买一个……”

“够了!克勒韦尔先生,”于洛夫人不再掩饰心中的厌恶,满面羞愧地说,“我现在受到的惩罚超过了我的罪孽。由于迫不得已,我拼命压制着良心,可是听到这种侮辱,它向我疾呼,绝不能做出这等牺牲。受到这个致命打击之后,我没有了傲气,不会像从前那样发怒,叫你滚出去。我失去了这样做的权利:我主动向您卖身,像妓女一样……是的,”她见克勒韦尔做了一个否认的手势,接着说道:“我因为居心不良,玷污了一生的清白;而且……我是不可原谅的,这我明明知道!……我活该受您那些侮辱!听凭上帝的意志吧!如果他要两个有资格上天堂的人死,就让他们死吧,我会哀悼他们,为他们祈祷的!如果上帝要我们家受辱,那我们就躬身屈从,亲吻复仇之剑吧,既然我们是基督徒!这一时的耻辱,将折磨我到老死,可是我知道如何补赎。先生,现在跟您讲话的不再是于洛夫人,而是一个可怜的、卑微的罪人,一个基督徒。她心中将只有一种感情,就是悔恨,从今往后她将一心一意地祈祷和行善。我犯了大过,所以只能做品行最次的女人和悔过最早的女人。您帮我恢复了理智,又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此时上帝就在我心里讲话,我谢谢您!……”

她浑身颤抖，从此落下了颤抖的病根。她的柔和悦耳的声音，与那个为了挽救家庭决心蒙受耻辱的女人的狂言呓语恰成对照。她的双颊没了血色，变得十分苍白，两眼也是干的。

“而且我做戏做得太蹩脚，是不是？”她望着克勒韦尔又说，柔和的目光大概和殉道者注视古罗马行省总督的神气相仿。“一个女人真正的爱情，神圣和忠贞的爱情，它给人的欢乐跟卖笑市场上买来的欢乐截然不同！……我干吗说这些话？”她反躬自省，在完美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听上去像嘲讽，可我没有嘲讽的意思！原谅我讲这些话吧。何况，先生，我想刺伤的也许是我自己……”

美德的庄严，它的天国的光芒，把这女子一时的污浊一扫而光。她光彩照人，显现出特有的美丽，在克勒韦尔眼中形象高大起来。此时此刻，阿黛莉娜神态庄严，好似古威尼斯人绘的宗教画中扶着十字架的人物；她表现出她的厄运的全部伟大和天主教的全部伟大。她如一只受伤的白鸽，飞到教会的羽翼下避难。克勒韦尔目眩神迷，惊得发呆。

“夫人，我无条件地为您效劳！”他一时冲动，慷慨地说。“咱们把事情研究一下……您想要什么？……噢！办不到的事？……我来办好了。我把公债抵押给银行，不出两小时，您就会拿到钱……”

“天呀，真是奇迹！”可怜的阿黛莉娜跪倒在地，说道。

她满怀热忱地做了一个祷告，令克勒韦尔大为感动。于洛夫人祈祷完毕，站起来时，见他眼里噙着泪水。她对他说：

“先生，做我的朋友吧！……您的心地比行为和言谈要好。您的心灵是上帝给的，您的念头却来自社会和您的嗜好！噢！我会喜欢您的！”她叫道，流露出天使般的热情，与适才卖弄风情的雕虫小技相比，实在是一个古怪的对照。

“别这样发抖呀。”克勒韦尔说。

“我在发抖吗？”男爵夫人问道，她没有发觉这个说犯就犯的毛病。

“是啊，您瞧。”克勒韦尔说着执起阿黛莉娜的手臂，让她看到那种神经性的颤抖。“得啦，夫人，”他恭敬地又说，“您静一静，我上银行去……”

"快去快回啊！要知道，我的朋友，"她透露了心中的秘密，说道，"这是为了阻止我可怜的斐歇叔叔自杀，他受了我丈夫的连累，现在我信任您了，什么话都对您说！啊！要是我们赶不及，我是了解元帅的，他方正不阿，不出几天也会死的。"

"那我走了。"克勒韦尔吻了吻男爵夫人的手，说道。"那个可怜的于洛究竟干了什么呀？"

"他盗用了公款！"

"啊！天呀！……我马上跑去，夫人，我理解您，我佩服您。"

克勒韦尔屈着一条腿，吻了吻于洛夫人的裙角，说了声"一会儿见"，便没了踪影。

不幸的是，从翎毛街回家取公债，克勒韦尔从瓦诺街经过；他忍不住要去看看他的小公爵夫人。他到的时候神色还很慌张，走进瓦莱丽的卧室，见侍女正在给她梳头。她在镜子里把克勒韦尔打量了一下，像她这等女人，只消看见男人不是为她而情绪激动，虽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就不舒服。

"怎么啦，我的乖乖？"她对克勒韦尔说，"这副样子就进小公爵夫人的门？先生，您不再把我当作一位公爵夫人了，你这个老妖怪，我始终是你的小玩意儿！"

克勒韦尔苦笑了一下，指了指雷娜。

"雷娜，小丫头，今天就这样，剩下的我自己做！把那件中国料子的晨衣给我拿来，因为我的先生看上去像中国人一样想找碴儿……"

雷娜这姑娘一脸麻子，像只漏勺，仿佛特意为陪衬瓦莱丽来到世上的。她跟女主人互相笑了笑，把晨衣拿了过来。瓦莱丽脱下梳头时穿的罩衫，身上只剩下了衬衣。她像游蛇钻进草丛似的套上了晨衣。

"太太有客人要见吗？"

"哪里话！"瓦莱丽说，"喂，你说说，我的胖猫咪，左岸行情是不是下跌了？"

"不是。"

"是不是有人哄抬公馆的价钱了？"

"不是。"

"你不相信你是小克勒韦尔的父亲了？"



“你不相信你是小克勒韦尔的父亲了?”

“胡说！”自以为得宠的男人反驳道。

“那我就实在搞不懂了。”玛奈弗夫人说，“一个朋友有什么难处，非要我像拔香槟酒瓶塞那样一点点向外拔，那我才不干呢……走开吧，你讨厌……”

“没什么。”克勒韦尔说，“两小时内我需要二十万法郎……”

“噢！你弄得到吗？对了，从于洛的笔录搞来的五万法郎我还没有动，另外我可以向亨利要五万法郎！”

“亨利！总是亨利！……”克勒韦尔叫道。

“你这个马基雅弗里的胖徒弟，你以为我会把亨利打发走！法国会解除它的舰队的武装吗？……亨利，那是挂在钉子上的一把没出鞘的匕首。有了这个小伙子，我可以知道你爱不爱我。你今天早上就不爱我。”

“我不爱你，瓦莱丽！”克勒韦尔说，“我像爱一百万那样爱着你！”

“这不够！……”她说着跳上克勒韦尔的膝头，两只手臂搂着他的脖子，像挂在衣钩上似的，“我要你爱我像爱一千万，像爱世上所有的金子，比这还要爱。用不了五分钟，亨利一定会把他的心事告诉我的！嗳，你怎么了，胖亲亲？你就竹筒倒豆子吧！……赶快把一切告诉你的小心肝！”她用头发轻拂着克勒韦尔的脸，拧着他的鼻子，接着说：

“长着这样一只鼻子，还能对他的瓦瓦—莱莱—丽丽保密！……”瓦瓦，鼻子给拧到右边，莱莱，鼻子给拧到左边，丽丽，鼻子回到原位。

“好吧！我刚才见到了……”克勒韦尔打住话头，望了望玛奈弗夫人，“瓦莱丽，我的宝贝，你以你的名誉发誓……你知道，就是以咱们的名誉发誓，绝不把我要对你说的话泄漏一句……”

“知道，区长！举起手，瞧！……再举起脚！”

她摆出一副姿势，她的滑稽模样，透过细麻布依稀可见的美丽胴体，看得克勒韦尔像拉伯雷所说的，浑身都酥了。

“我刚才见到了美德的绝望！……”

“绝望，它还有美德？”她摇摇头，像拿破仑似的交叉起双臂，说道。

“是可怜的于洛夫人，她需要二十万法郎！不然的话，元帅和斐歇老头就要自杀。因为这事跟你有点关系，我的小公爵夫人，所以我要补救一下。噢！那是个圣洁的女子，我了解她，她会把钱全还给我的。”

听到于洛二字，又听到要二十万法郎，瓦莱丽细长的眼皮中射出一道目光，好似硝烟弥漫中炮口的火光。

“她怎么叫你动了怜悯心的，那个老太婆！她给你看了什么？她的……宗教！……”

“别笑话她，我的心肝，她是个十分圣洁、十分高尚和虔诚的女子，值得敬重！……”

“难道我不值得敬重，我！”瓦莱丽脸色阴沉地望着克勒韦尔，说道。

“我没这样说。”克勒韦尔回答，他明白对美德的赞扬会给玛奈弗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也是虔诚的，”瓦莱丽走去坐到一把扶手椅上，说道，“可是我不以我的宗教为业，我是背着人上教堂的。”

她沉默不语，不再理睬克勒韦尔。克勒韦尔忐忑不安，去站到瓦莱丽埋坐其中的安乐椅前，发觉她正在想心事，那都是他傻里傻气的一番话惹出来的。

“瓦莱丽，我的小天使？……”

沉寂无声。她偷偷擦掉了一颗若有若无的眼泪。

“说话呀，我的心肝……”

“先生！”

“你在想什么，我的爱？”

“啊！克勒韦尔先生，我在想我初领圣体的那一天！那时我多美！多清纯！多圣洁！……白璧无瑕！……啊！要是有个人来对我母亲说：‘您女儿将来是个婊子，会欺骗她丈夫。有朝一日，一名警长会在一所小房里找到她，她要背叛于洛，卖身投靠克勒韦尔，两个可恶的老头……’呸！不等话说完母亲就会气死，她多爱我呀，可怜的女人！”

“你冷静点！”

“你不知道，一个有外遇的女人，要多么爱一个男人，才能压下折磨良心的负疚感。可惜雷娜走开了；她可以告诉你，今天早上我还流着眼泪祈祷上帝。您瞧，克勒韦尔先生，我是不拿宗教开玩笑的。您何曾听我讲过一句宗教的坏话？……”

克勒韦尔摆了摆手。

“我不许人家在我面前提起宗教……我拿什么都打哈哈：君王、政治、金融，凡是世人认为神圣的，什么法官、婚姻、爱情、少女、老人！……可是教会……可是上帝！……噢！那我就住口啦！我清楚我做了错事，为您牺牲了我的前程……而您根本不知道我爱您爱到什么程度！”

克勒韦尔把双手合在了一起。

“啊！必须钻到我的心里，测量一下我的信念的深广，才能知道我都为您牺牲了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块当玛德莱娜的料。所以您瞧我对教士多么敬重！您算算我捐给教会多少东西！我从小受到母亲天主教信仰的熏陶，我是懂得上帝的！对我们这些堕落的女人，他讲的话最可怕。”

瓦莱丽拭去滚落在腮帮上的两滴眼泪。克勒韦尔吓坏了，玛奈弗夫人站了起来，情绪激昂。

“冷静点，我的心肝！……你吓死我了！”

玛奈弗夫人跪了下来。

“我的上帝！我不是坏女人！”她双手合十说道，“请赏脸捡回这只迷途的羔羊吧。为了把她从使她堕落、使她犯奸的人手里夺过来，你抽她也好，打得她遍体鳞伤也好，她一定会高高兴兴地靠在你的肩头，满心欢喜地回到羊圈！”

她站起来，望了望克勒韦尔。瓦莱丽的白眼珠子叫克勒韦尔看了害怕。

“而且，克勒韦尔，你知道吗？我，我有时很怕……无论在尘世还是在阴间，上帝都要执法的。我能指望上帝对我发什么善心呢？上帝的惩罚以各种方式猛袭女罪人，而且假借灾难的各种特征。糊涂虫们弄不明白的灾难其实都是赎罪。母亲临终跟我讲起她的晚境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要是我失去了你！……”她疯了似的使劲抱

住了克勒韦尔，补了一句，“啊！那我只有死了！”

玛奈弗夫人松开克勒韦尔，又在安乐椅前跪下，合起双手(那姿态多迷人！)，以难以置信的热诚做了以下的祷告：

“圣女瓦莱丽，我的主保圣女，你，你为什么不更多地降临到我的床头来，我不是托付给你了吗？噢！今晚来吧，像今天早上一样，来启发我生出善念，我一定离开邪路，像玛德莱娜一样，我要放弃骗人的快乐，尘世的浮华，甚至我心爱的男人！”

“我的心肝！”克勒韦尔说。

“再也没有什么心肝了，先生！”她像贞洁女子一样傲然回过头来，两眼泪汪汪的，表情严肃、冷淡、无动于衷。

“别碰我。”她推开克勒韦尔，说道。“什么是我的本分？……侍候我的丈夫。这人快死了，可我在干什么？在他的坟墓边上欺骗他。他以为您的儿子是他的……我这就把真相告诉他，先收买他的宽恕，再求上帝宽恕。咱们分手吧！……永别了，克勒韦尔先生！……”她站起来，向克勒韦尔伸出一只冰冷的手，说道。“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们只能在一个更好的世界相会了……我给了您一些快乐，罪孽深重的快乐，现在我要……是的，我要您尊重我……”

克勒韦尔哭得像个泪人儿。

“大笨蛋！”她叫道，接着鬼嚎似的一阵狂笑，“虔婆们正是用这种办法来骗取二十万法郎的！你大谈黎塞留元帅这个洛弗拉斯的原型，却落入了斯坦卜克所说的刺孔印花纸样的老套套。要是我愿意，大傻瓜，我，我也能要你掏给我二十万！……留着你的钱吧！要是你钱太多，这多出来的是我的！那个体面女人因为五十七岁了，才做出虔诚的样子，要是你给她两个子儿，咱们就永远别再见面，你养她做情妇好了；不过，第二天你准会回到我这儿来，被她粗糙多棱的手抚摸得浑身青紫，受够了她的眼泪，她的廉价小睡帽，她的哭哭啼啼，她简直要把她的欢爱变做阵阵大雨呢！……”

“的确，”克勒韦尔说，“二十万法郎不是笔小数目。”

“那些虔婆，她们胃口大得很！……啊！什么都不放过！她们讲道要的价钱，比我们出卖天底下最稀罕、最可靠的东西——快乐——还要贵……她们还会编故事！不……啊！我了解她们，我在母亲那

儿见识过！她们以为什么手段都使得，为了教会，为了……嗳，你该脸红才是，我的小乖乖！你一向出手那么紧……你给我的总共也没有二十万！”

“啊！怎么没有！”克勒韦尔接口道，“单单那座小公馆就值这个数……”

“那么你现在有四十万法郎？”她若有所思地说。

“没有。”

“那么先生，您想把给我买公馆的那二十万法郎借给这个丑老婆子？就不怕得罪您的心肝肉儿！……”

“你听我说呀！”

“要是你把这笔钱送给一个变着法子行善的笨蛋，你还算是个有出息的人，”她说着激动起来，“我会第一个劝你这样做，因为你头脑太简单，写不出大部头的政治书籍成名成家；你也没有足够的文采去炮制毫无趣味的小册子；你可以学学跟你情况相同的那班人，挑头做一件关系到社会、道德、国家或总体的事，为自己扬名。慈善事业嘛，人家抢了你的先，目前它问题多多。救济那些小惯犯，使他们的命运比可怜的老实人强，这毫无新意。我倒希望你用二十万法郎，想出一件更难的、真正有用的事情干干。人家提起你，就会当你是小蓝大衣①，是蒙蒂翁，我的脸上也光彩！可是把二十万法郎扔进圣水缸，借给一个为了某种理由被丈夫遗弃的虔婆，——遗弃总是有理由的，人家会离开我吗？——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傻念头只有从一个老花粉商的脑子里才冒得出来！总脱不了站柜台的气味。做了这种事，两天后你就再也不敢照镜子了！去把你的钱存到偿还公债基金会，快去，不拿到这笔钱的收据就别来见我。去吧，赶快，趁早！”

她用肩膀把克勒韦尔推出卧室，见他脸上又显出守财奴的神气。大门关上后，她对自己说：“这下李斯贝特报了大仇啦！……真可惜她去了老元帅家，要不我们准会笑死！哼！老太婆想夺我嘴里的面包！……我要叫她不得安宁！”

---

① 指法国慈善家埃德姆·尚皮翁（1764—1852），他身着小蓝大衣，每天在街头施粥，分发衣物。

于洛元帅领有最高军衔，必须有一套与之相称的寓所。蒙巴那斯街有两三幢王府，他就住在这条街上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里。虽然租下了整座公馆，元帅只占用了底层。李斯贝特来管家的时候，立即想把二楼转租出去，说收入可以抵得了全部房租，伯爵几乎等于白住；可是老军人没有答应。几个月来，元帅一直忧心忡忡。他猜到弟妹手头拮据，推测她遭逢了不幸，却参不透个中原因。一向泰然自若、快快活活的老人，变得寡言少语。他想有朝一日他的家可以做于洛男爵夫人和女儿的栖身之所，因而把二层楼给她们留着。大家知道福兹海姆伯爵家底薄，陆军大臣维桑布尔亲王便硬要他的老战友接受一笔安家费。于洛用这笔津贴置办了一楼的家具，把屋子布置得很体面，因为拿他自己的话说，他可不愿意把元帅的权杖当拐杖使。公馆在帝政时代的主人是个参议员，底层的几间客厅装修得富丽堂皇，白底描金，处处雕花，至今保存完好。元帅又添置了一些同类风格的漂亮的旧家具。车库里停放着一辆马车，上面漆着两根交叉的权杖。逢到大场面，要去部里，去王宫，参加某个仪式或节庆活动时，他便租几匹马。他的仆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兵，已经跟了他三十年，厨娘是老兵的妹妹。这样，元帅可以省下万把法郎，加在他准备给奥棠丝的一小笔财产上。老人每天从蒙巴那斯街，经大马路步行到翎毛街；每个残废军人见到他，都会立正向他敬礼，元帅则向老兵报之以微笑。

有一天，一个年轻工人问荣军院的一名老上尉："您朝他立正的那个人是谁呀？"

"让我来告诉你，小伙子。"军官回答。

小伙子摆好姿势，准备耐着性子听一个多嘴的人唠叨。

"一八〇九年，"残废军人说，"皇上率领大军向维也纳进发，我们负责掩护侧翼，来到了一座桥头。对面山岩上高高低低有三座炮台，三座棱堡，以纵向火力封锁了桥面。我们受马塞纳元帅指挥。你看见的那位当时是禁卫军榴弹步兵团的上校，我是他的部下……我们的队伍在河这边，棱堡在河对岸。我们发起了三次进攻，三次都退了下来。'去找于洛来！'元帅说，'只有他和他的弟兄们啃得下这块硬

骨头。'我们开了上去。最后从桥头撤下来的将军在炮火下拦住于洛,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挡住了去路。上校平静地说:'我不需要忠告,只要你腾出路来让我过去。'说罢他带着部队冲上了桥。于是轰隆隆,三十门炮一齐朝我们开火。"

"啊! 妈的!"工人叫道,"这下该有不少人挂彩啦!"

"小家伙,要是你像我一样亲耳听到他平静地讲那句话,你准会对这个人一躬到地! 这场仗没有阿尔科勒桥① 那样出名,但也许打得更漂亮。我们跟着于洛冲到了炮兵阵地。牺牲的人全是好样的!"军官脱下帽子说道,"我们这下把奥国鬼子打得晕头转向。所以,你看见的那位老人,被皇上封为伯爵;给我们首长的荣誉,就是给我们全体的荣誉;他们把他晋升为元帅,实在太应该了。"

"元帅万岁!"工人喊道。

"噢! 你喊什么都白费,元帅的耳朵给大炮轰聋了。"

这段轶闻可以说明残废军人对于洛元帅多么敬重,他始终不变的共和派主张也赢得了整个街区百姓的好感。

看到这样安详、纯洁、高尚的人痛苦忧伤,实在叫人受不了。男爵夫人只好拿出女人的技巧对大伯撒谎,把可怕的实情瞒着他。在这个大祸临头的早上,跟所有老人一样因觉少而早起的元帅,以答应结婚为条件,从李斯贝特嘴里了解到弟弟的处境。老姑娘自从进了这个家,就想向未婚夫吐露隐情,如今未婚夫主动向她探听秘密,她自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她的婚事更加牢靠了。

"您的兄弟无药可救了!"李斯贝特对着元帅那只还管用的耳朵叫道。

洛林女子声音洪亮,所以能跟老人交谈。她不惜喊破嗓子,执意要向未婚夫证明,他和她在一起绝不会是个聋子。

"他有了一个阿黛莉娜,还养过三个情妇,"老人说,"可怜的阿黛莉娜! ……"

"要是您肯听我一句,"李斯贝特叫道,"您应该利用您对维桑布

① 阿尔科勒是意大利的一座小镇,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波拿巴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夺取了阿尔科勒桥。



于洛元帅

尔亲王的影响，为我堂姐谋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一定需要，因为男爵把三年的薪俸都做了抵押。”

“我这就去部里见元帅，”他答道，“探探他对我兄弟的看法，求他大力保荐我的弟妹，给她找一个不失身分的差事……”

“巴黎的女施主们经大主教同意，成立了一些慈善协会；她们需要视察员去了解真正的需要，给的报酬相当高。这样的职务很适合亲爱的阿黛莉娜，她会中意的。”

“派人去租马！”元帅说，“我去穿衣服。必要的话我就到讷伊[1]去！”

“他多么爱她！看来我时时处处都会碰上她了。”洛林女子说。

李斯贝特已在这个家里掌了权，但没有当着元帅的面。三个用人都怕她。她给自己雇了个贴身女仆，使出老姑娘的全部能量，事事要人汇报，事事亲自查看，处处要她亲爱的元帅感到舒适。李斯贝特和未婚夫一样是共和派，她的平民气质很讨他喜欢，她还用惊人的机巧奉承他；半个月来，元帅生活得更舒服了，像孩子受到了母亲的照料，他终于发现李斯贝特是个理想的伴侣。

“亲爱的元帅！”她送他到阶沿上，大声说，“把车窗放下来，别受了风，算是为我做的！……”

元帅这个从来没人疼没人爱的老单身汉，尽管心情不好，临走时还是对李斯贝特笑了笑。

就在这个时候，于洛男爵离开陆军部自己的办公室，奉命去元帅维桑布尔亲王的办公室。虽说大臣召见手下的一个局长是常事，但于洛做贼心虚，觉得弥图弗莱的脸上有种说不出来的阴森冷漠的表情。

“弥图弗莱，亲王怎么样？”他关上办公室的门，赶上在前面走的传达。

“他大概生您的气呢，男爵先生，”传达回答，“因为他的声音、目光、脸色，好像要刮一场风暴……”

---

[1] 讷伊位于巴黎市西郊，有国王路易－菲力浦最喜爱的宫堡。去讷伊意即去见王上。

于洛脸色发白，默不作声地穿过候见厅、客厅，心里怦怦乱跳，一直来到办公室门外。元帅年届七十，头发全白了，跟这种年纪的老人一样，脸上的皮肤呈棕褐色，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个宽大的脑门，在你的想象中仿佛是一片沙场。白发覆顶的天灵盖下，闪烁着一双跟拿破仑一样的蓝眼睛，由于眉弓十分突出，眼神显得有点黯淡，平常眼里总含着忧郁，充满苦涩和遗憾。贝纳多特① 的这位竞争对手也曾怀有受封为王的希望。可是一旦动怒，这双眼睛就变成两道可怕的闪电，始终有点低沉的嗓音也变得尖厉刺耳。亲王一发雷霆便恢复了士兵的面目，满嘴科坦少尉那一套，一点情面也不讲了。于洛·德·埃尔维瞥见这头老狮子，头发散乱如狮鬣，双眉紧锁，背靠壁炉架站着，好像心不在焉地看着什么。

“亲王，我前来听命！”于洛神态自然，不失优雅地说。

元帅定睛望着局长，看他从门口走到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沉甸甸的目光犹如上帝的目光，于洛承受不住，满脸羞惭地垂下了眼睛，心想：“他全知道了。”

“您没做什么亏心事吗？”元帅用暗哑严肃的声音问道。

“做过，亲王，我多半不该瞒着您在阿尔及利亚劫掠部落。在我这把年纪，加上我的嗜好，我当了四十五年的差，也没有置下家产。您知道法国四百名议员的原则。这些先生对所有职位都眼红，甚至克扣了大臣们的薪俸，这够说明问题了！……为一个老公仆向他们要钱能行吗！……对那帮人有什么好指望的？他们给官员低薪，每天给土伦港的工人三十个苏，而没有四十个苏，一家人根本活不下去。他们不想想，巴黎的雇员拿六百、一千、一千二百法郎的薪水有多惨，而一旦俸禄到了四万法郎，他们便想占我们的位置了……最后，他们拒绝把一八三〇年没收的王室财产归还给王室，也不肯把一份产业拨给一个穷亲王，那还是路易十六自己掏钱买的呢！……要是您没有财产，亲王，人家准会让您跟我哥哥一样，光靠薪水过日子，绝对记不起您曾和我一起，在波兰的沼泽地里救过大军。”

---

① 贝纳多特，原为拿破仑手下名将，法兰西元帅，一八一〇年被选为瑞典王储，一八一八年登基，称查理十四世。

“您盗用了公款，该上重罪法庭，跟国库的那个出纳员一样，”元帅说，“可是先生，您把事情说得这么轻巧……”

“那不一样啊，大人！”于洛男爵叫道，“我把手伸进交给我管的银箱里了吗？……”

“处在您的地位干出这种可耻的事，还干得笨手笨脚，”元帅说，“那是罪上加罪。您玷污了我们上级行政机关的名誉，它一向是欧洲最廉洁的！……而这，先生，是为了二十万法郎，为了一个娼妓！……”元帅厉声说，“您是行政法院推事，而一个小兵偷卖军用品是要判死刑的。第二枪骑兵团的普兰上校有天告诉我一件事。在萨维纳，他手下一个弟兄爱上一个阿尔萨斯的小姑娘，她想要一条披肩；女孩子软磨硬泡，那可怜的枪骑兵服了二十年役，是团里的骄傲，眼看就要升军士长了。为了送这条披肩，他卖掉了连队的军用品。埃尔维男爵，您知道那个枪骑兵是什么下场吗？他捣碎窗玻璃吞了下去，在医院里拖了十一个小时才死……您，您设法死于中风吧，这样我们还能挽救您的名誉……”

男爵惊恐地望着老军人；元帅一见这副懦夫的表情，立即脸上飞红，两眼冒出火来。

“您要抛弃我吗？……”于洛结结巴巴地问道。

这时，于洛元帅得知他的兄弟和大臣单独在一起，便擅自闯了进来，像所有聋人那样一直走到亲王面前。

“噢！”波兰战役的英雄叫道，“我知道你来做什么，老战友！……可是做什么都没有用……”

“没有用？……”于洛元帅重复道，他只听见这三个字。

“对，你来替你的兄弟求情；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我兄弟？……”聋子问道。

“是呀！”元帅叫道，“他是个孬……不配做你的兄弟！……”

元帅盛怒之下，眼里射出道道闪电，这目光跟拿破仑的一样，令人心惊胆战。

“你胡说，科坦！”于洛元帅脸色发白，反驳道。“你我都撇开身分……我领教就是。”

亲王径直走到老战友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握住他的手凑在

他耳边说：

"你是不是男子汉？"

"你等着瞧吧……"

"好！你要挺住！得准备承受你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

亲王转过身去，从桌上拿起一份卷宗，把它塞到于洛元帅手里，对他叫道："念吧！"

福兹海姆伯爵读了卷宗内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呈　内阁会议主席阁下

（机密）

阿尔及尔，　年　月　日

亲爱的亲王，我们手头有桩非常棘手的案子，您可以从附上的诉讼案卷中得悉详情。

概括而言，于洛·德·埃尔维男爵派了他的一个叔叔到奥兰省来做粮草投机生意，又派了一名仓库保管员做其同谋。这名保管员供认了部分事实以博得好感，但最终还是越狱逃跑了。王家检察官办案很认真，以为本案只牵涉到两个下属；可是您的局长的叔叔若安·斐歇眼看自己要被送上重罪法庭，在狱中用一枚钉子扎死了自己。

这位忠厚老实的人很可能受了同谋和侄婿的骗，如果他没给于洛男爵写信，案子本来可以到此结束。这封信被检察院扣下，王家检察官看了大为惊愕，于是来见我。要逮捕并起诉一位劳苦功高的行政法院推事兼陆军部局长，那实在太可怕了；在别列津纳河一役之后①，他重组了行政管理机构，救了我们大家，因此我调阅了卷宗。

案子是否该继续办下去？既然主犯已死，是否该缺席判决在逃的仓库保管员，借此了结本案？

总检察长同意把卷宗送达尊处；埃尔维男爵住在巴黎，因此本案将由王家法院审理。我们想出了这个不大光明正大的办

---

① 别列津纳河今在白俄罗斯境内，一八一二年征俄法军曾强渡该河，仓皇退却。

法，暂时摆脱了困境。

不过，亲爱的元帅，请赶快作出决定。这件糟糕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只有王家检察官、预审推事、总检察长和我知道谁是主犯的同谋，一旦走漏风声，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读到这儿，信纸从于洛元帅手中掉了下来。他望了望兄弟，看出没有必要再查阅卷宗了；但他找出了若安·斐歇的信，匆匆看了两眼，然后递给了兄弟。

发自奥……监狱。

侄婿，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请放心，人家不会找到对您不利的证据。我一死，您那个耍滑头的夏尔丹又在逃，案子就会不了了之。想到我们的阿黛莉娜因为您才那样幸福，我死也死得安宁。您不必再送二十万法郎来。永别了。

这封信将由一名在押犯交给您，我相信他是可靠的。

若安·斐歇

“我请求您原谅。”于洛元帅带着令人感动的自尊对维桑布尔亲王说。

“得啦，于洛，还是用‘你’称呼我吧！”大臣握着老朋友的手答道，“可怜的枪骑兵只杀死了他自己。”他用霹雳似的目光瞪了于洛·德·埃尔维一眼。

“您拿了多少？”福兹海姆伯爵厉声问他的兄弟。

“二十万法郎。”

“亲爱的朋友，”伯爵对大臣说，“四十八小时之内您将收到二十万法郎。决不能让人说一个姓于洛的人盗用了公家一个子儿……”

“多么孩子气！”元帅说，“我知道那二十万法郎在哪儿，我这就去要回来。您提出辞呈，申请退休吧！”说着他把两张公文纸扔到坐在桌旁双腿发抖的行政法院推事面前。“您的案子会丢我们大家的脸；所以我取得了内阁会议的同意，由我全权处理。既然您不要脸面、不要我尊敬也活得下去，过得了毫无尊严的生活，那么您只好去领养老金了。不过您得让人家忘掉您。”

元帅打了铃。

“职员玛奈弗在吗?”

“在,大人。”传达回答。

“叫他进来。”

“您,”大臣一见玛奈弗便嚷道,“还有您老婆,你们存心把埃尔维男爵搞得倾家荡产。”

“大臣先生,我请求您原谅,我们很穷,只靠我的职位过日子,我有两个孩子,小的那个还没生下来,那是男爵的。”

“好一副无赖的嘴脸!”亲王指着玛奈弗对于洛元帅说。“别再胡搅蛮缠了,”他又说,“把二十万法郎还回来,不然您就去阿尔及利亚。”

“可是,大臣先生,您不了解我妻子,她把什么都吃光了。男爵先生每天请六个人吃饭……我家每年开销五万法郎。”

“您下去吧,”大臣声音洪亮,好似战斗正酣时吹起的冲锋号,“两小时内您将接到调令……去吧。”

“我宁可辞职,”玛奈弗放肆地说,“做我这种人,还要挨打,我受够了;我,我可不会高兴的!”

说罢他出去了。

“恬不知耻的坏东西!”亲王说。

面对这一幕,于洛元帅始终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白得像死人,偷偷打量着他的兄弟。这时他走过去执起亲王的手,又对他说了一遍:

“四十八小时之内,物质上的损失将得到弥补;可是脸面呢! 永别了,元帅! 这是要命的最后一击……是的,我是死定了。”他咬着元帅的耳朵说。

“见鬼,今天早上你干吗要来呢?”亲王情绪激动地说。

“我是为他妻子来的,”伯爵指着埃克托回答,“她没有面包吃!尤其是现在。”

“他有养老金呀!”

“已经押给别人了!”

“准是魔鬼附上身了!”亲王耸了耸肩膀说道,“那些女人究竟给

您灌了什么迷魂汤，叫您一点头脑也没有了？”他问于洛·德·埃尔维。“您明明知道法国行政机关办事严格仔细，什么都要写下来，做笔录，耗费几令纸为几个生丁的收支出具证明。您一直抱怨，为了区区小事，为释放一个小兵，买几把马刷子，也得要数百个人签字。您怎么能希望长时间瞒住盗用公款的事呢？还有报纸！还有眼红的人！还有恨不得去偷盗的人！难道那些女人使您丧失了理性？难道她们用核桃壳蒙住了您的眼睛？再不然您生来跟我们不一样？到您不再有人味，只剩下旺盛性欲的时候，就该离开机关！犯罪之外又做了那么多蠢事，您最终要落到……我都不愿意说出口……”

“你答应我照料她吗，科坦？……”福兹海姆伯爵问道，他什么也没有听见，心里只想着弟妹。

“放心吧！”大臣说。

“那好！谢谢，永别了！”——“走吧，先生？”他对兄弟说。

亲王用看似镇定的眼神望着两兄弟，他们在举止、体格和性情上迥然不同：一个勇敢，一个怯懦；一个严肃，一个好色；一个廉洁，一个贪污。他心里想：

“这个懦夫不会死的！而我可怜的、刚正不阿的于洛，他，他必死无疑！”

他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坐下，又拿起非洲的急件来看，他的动作既表现出统帅的镇定，也表现出战场景象使人油然而生的深深的怜悯；实际上最有人情味的莫过于军人，尽管他们看上去那样粗犷，打仗的习惯使他们养成在战场上必不可少的绝对冷漠。

次日，几家报纸在不同的栏目下登载了以下几篇不同的文章：

> 于洛·德·埃尔维男爵先生近日申请退休。阿尔及利亚行政部门账目混乱，因两名职员一死一逃而曝光，导致这位高官做出上述决定。于洛男爵先生获悉他误信的职员犯下大过后，在大臣办公室里当即瘫痪。
>
> 于洛·德·埃尔维先生系于洛元帅胞弟，供职长达四十五年。于洛先生不仅富于行政才干，而且人品高尚，虽经多方挽留，但他去意已定，令所有熟悉他的人深感遗憾。他在帝国禁卫军华沙军需总监任内的耿耿忠心，以及一八一五年为拿破仑临时征

募军队承担组织工作的卓著功绩，至今无人忘怀。

帝政时代的又一位名人即将告别历史舞台。自一八三〇年以来，于洛男爵先生一直是行政法院和陆军部的一位不可少的杰出人物。

阿尔及尔讯——几家报纸曾大事渲染过的所谓粮秣案，因主犯死亡而告结束。若安·斐歇先生在狱中自杀；其同谋在逃，但将受到缺席审判。

斐歇生前系军需供应商，为人诚实，备受尊敬，此次受在逃的仓库保管员夏尔丹先生蒙蔽，愤而自杀。

在《巴黎杂闻》栏内，有下面几则消息：

陆军大臣元帅先生，为防止今后之一切违规行为，决定在非洲设一军需办事处。该处负责人已指定科长玛奈弗先生担任。

于洛男爵的继任人选引起多方角逐。据闻局长之职已内定由拉斯蒂涅伯爵先生的内兄、议员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伯爵先生担任。行政法院审查官马索尔先生将被任命为推事，其职将由克洛德·维尼翁先生接任。

在所有的假消息中，对在野派报纸最危险的是官方散布的假消息。记者无论多么狡猾，碰到像克洛德·维尼翁那班从报界进入高层权力机构的同行略施小计，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上当受骗。报纸只能靠记者把它击败。因此我们不妨模仿伏尔泰的一句话，对自己说：

巴黎之事出乎自负者的想象。①

元帅把于洛带回家，弟弟恭恭敬敬地让兄长占着后座，自己坐在了前面。兄弟俩彼此没说一句话。埃克托颓丧之极。元帅聚精会神，仿佛在聚集所有的力量，绷住劲准备挑起千斤重担。回到公馆后，他一声不吭，只用威严的手势把兄弟领进书房。伯爵曾经从拿破仑皇帝手中得到一对凡尔赛工场制造的精美手枪；他从写字台里拿

① 见伏尔泰《俄狄浦斯》第四幕第一场，原句为："我们的教士出乎自负者的想象。"

出枪盒，盒上刻着拿破仑皇帝赐予于洛将军几个字。他指着枪盒对兄弟说：

“这就是你的医生。”

从半掩的门向里张望的李斯贝特奔出去跳上马车，吩咐快马加鞭赶往翎毛街。约莫二十分钟后，她把男爵夫人领来了，男爵夫人已经知道元帅威胁兄弟的事。

伯爵对兄弟看也不看，摇铃把伺候了他三十年、替他管家的老兵叫来，对他说：

“博皮埃，你去把我的公证人、斯坦卜克伯爵、我的侄女奥棠丝和国库经纪人一齐请来。现在十点半，我要这些人在十二点赶到。你叫上几辆车……从速去办！……”他又用上了过去他时常不离口的一句共和党人的口头禅。接着他可怕地噘起嘴，一七九九年他查看布列塔尼染料木林时便这样噘着嘴，令手下士兵个个专心致志。(见《朱安党人》。①)

“遵命，元帅。”博皮埃举手行了个军礼，说道。

老人没有理会兄弟，他回到书房，拿出藏在写字台里的一把钥匙，打开一只镶贴孔雀石的钢制珠宝匣，那是俄皇亚历山大的礼物。他曾奉拿破仑皇帝之命，前去归还德累斯顿战役中缴获的一些私人物品，拿破仑希望以此交换旺达姆②。沙皇把珠宝匣这件贵重的礼物送给于洛将军，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向法国人的皇帝回赠同样的礼；但是他没有放旺达姆。匣子整个饰以金片，匣盖上镶着纯金的帝俄纹章。元帅把里面的钞票和金币点了点数目，一共有十五万两千法郎！他不由得做了个满意的姿势。这时，于洛夫人进来了，她的样子连审判政治犯的法官见了也要心软。她扑向埃克托，疯了似的望望枪盒，又望望元帅。

“您干吗跟您兄弟过不去？我丈夫怎么对不住您了？”她说话声

---

① 《朱安党人》系巴尔扎克于一八二九年发表的小说，描写大革命时期法国西部保王派的武装叛乱。

② 旺达姆(1770—1830)，拿破仑手下大将，一八一三年在今德国萨克森州库尔姆一役中被俄军俘获，一八一四年九月才获释回到法国。

音那么响，元帅居然听见了。

“他丢了我们大家的脸！”共和国的老兵回答，这一嚷又触痛了他的一道创伤，“他盗用了公款！他玷污了家族的姓氏；他叫我不想再活，他杀了我……我有这点力气，仅仅是为了偿还公款！……在共和国的骁将，我最敬重的维桑布尔亲王面前，我没有根据就替他辩白，丢尽了老脸！……这，这还是小事吗？他欠了国家一笔账！”

他抹掉了一滴眼泪，又说：

“再说对他的家庭吧！我为你们留的面包，一个老兵三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给他抢了去！瞧，这就是我预备给你们的。”他指着钞票说。“他害死了他的叔岳斐歇，这位高尚的阿尔萨斯的好儿子跟他可不一样，他受不了农民的名声沾上污点。最后，大慈大悲的上帝，允许他在所有的女人中挑了一位天使！他真有福气，娶了阿黛莉娜做妻子！可是他背叛了她，伤透了她的心，离开她去找婊子、荡妇、轻佻女人、女戏子，去找卡迪讷、约瑟法、玛奈弗之流……而这个人，我曾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为他感到骄傲……好吧，下流坯！要是你甘愿过这种为人不齿的生活，就给我出去！我，我没有勇气诅咒我曾那么疼爱的兄弟；阿黛莉娜，我跟您一样对他过于宽容；叫他别再在我的眼前出现。我不准他为我送葬，跟在我的棺材后面。即便他不为自己犯的罪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也应该感到羞耻……”

讲完这篇义正词严的话，元帅脸色惨白，精疲力竭，跌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或许是生平第一遭，从他眼里滚出两滴泪水顺着腮帮往下淌。

“可怜的斐歇叔叔！”李斯贝特用手绢捂着眼睛叫道。

“哥哥！”阿黛莉娜过来跪在元帅脚下，“看在我面子上活下去吧！请帮帮我，我要叫埃克托重新做人，将功补过！……”

“他！”元帅说，“他活着还要继续犯罪！一个不赏识阿黛莉娜，把真正共和党人爱国、爱家、爱穷人这种我拼命灌输给他的感情丧失得一干二净的人，这个人是妖魔，是禽兽……要是您还爱他，就把他带走，因为我觉得心里有个声音在喊，要我给手枪装上子弹，把他脑袋打开花！我杀了他，是救你们大家，也是救他自己。”

老元帅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吓得可怜的阿黛莉娜喊道：

“走吧，埃克托！”

她抓住丈夫，拖着他离开房子。男爵精神上完全垮了，她只好雇车带他回翎毛街。一到家，他就上了床。这个几近崩溃的人卧床数日，拒绝任何食物，一句话也不说。阿黛莉娜哭哭啼啼地哀求，他才喝了一些汤水；她坐在床头守护着他，曾几何时充塞于心的全部感情，如今只剩下深深的怜悯。

十二点半，李斯贝特把公证人和斯坦卜克伯爵领进她亲爱的元帅的书房。她不离元帅左右，因为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令她害怕。

“伯爵先生，”元帅说，“请您签个字，准许我侄女，就是您妻子出售她还只拥有虚有权的一张债券。斐歇小姐，请您同意出售并放弃您的收益权。”

“行，亲爱的伯爵。”李斯贝特毫不犹豫地说。

“好，亲爱的。”老军人回答。“我希望能多活几天报答您。我没有怀疑过：您是位真正的共和党人，百姓的女儿。”

他执起老姑娘的手吻了一下。

“阿讷坎先生，”他对公证人说，“请立一份委托书，下午两点以前送来，好赶在今天在交易所出售债券。债券在我侄女伯爵夫人手上；她一会儿就来，跟斐歇小姐一起签委托书。伯爵先生将陪您回府签字。”

艺术家见李斯贝特向他打了个手势，便恭敬地向元帅行礼，出去了。

次日上午十点，福兹海姆伯爵求见维桑布尔亲王，他立刻被请了进去。

“嘿！亲爱的于洛，”科坦元帅把报纸递给他的老朋友，说道，“您看，咱们保住了面子……念吧。”

于洛元帅把报纸放在老战友的办公桌上，递给他二十万法郎。

“这是我兄弟拿的国家的钱。”他说。

“发什么疯！”大臣嚷道，他拿起元帅递过来的助听器，对准他的耳朵补充说，“我们不可能收回这笔钱。收了就得承认您兄弟盗用了公款，我们已经千方百计瞒住这件事……”

“随您怎么办吧；可是我不愿意在于洛家的财产中，有一个子儿

是从公款中盗来的。”伯爵说。

“我将就此事请示王上，咱们不必再谈了。”大臣回答，他知道老人十分固执，是无法说服的。

“再见，科坦，”老人执起维桑布尔亲王的手说道，“我觉得心冷得像冻了冰……”

然后，他走了一步又回过头来，看见亲王万分激动的样子，便伸出双臂把他紧紧搂住，亲王也拥抱了元帅。

“向你道别，我觉得是在向整个大军道别……”于洛说。

“那就再见了，我的好战友！”大臣说。

“是的，再见，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我们哀悼过的全体士兵所在的地方……”

这时克洛德·维尼翁进来了。拿破仑麾下的两员宿将郑重其事地相互行礼，没有一丁点动过感情的痕迹。

“亲王，您对报纸该满意了吧？”未来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说道，“我用了点手段，让反对派报纸以为登出来的是我们的秘密……”

“可惜什么都不管用了。”大臣目送着元帅从客厅出去，接口道，“刚才的诀别使我非常难过。于洛元帅没有三天好活了，而且昨天我就看了出来。这个人，方正不阿，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连炮弹也敬他三分……可是在这儿，在这把椅子上，他从我手里接过的一张纸，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请您打铃，吩咐给我备车。我要去讷伊。”说着他把那二十万法郎塞进了公文包。

尽管李斯贝特悉心照料，三天后，于洛元帅还是死了。这样的人是他们所选择的党派的荣誉。在共和党人看来，元帅是爱国主义的理想人物；所以他们都来送殡，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军队、政府机关、宫廷、民众，大家都来向这位德高望重、廉洁奉公、彪炳青史的人表示敬意。死后有民众送葬，不是谁想有就有的。这场葬礼是一个充满温情、高雅和真诚的见证，每隔一段很长的时期，这种见证便令人回想起法国贵族的功绩和荣耀。在元帅的灵柩后面，人们看到了蒙托朗老侯爵，他的兄长在一七九九年朱安党人武装起义时是败在于洛手下的敌人。在共和军的枪林弹雨下奄奄一息的侯爵，把弟弟的财产托付给了共和国的士兵。（见《朱安党人》。）于洛遵照这位贵族的

口头遗嘱，居然保全了当时流亡国外的那个年轻人的财产。所以，尽管这名军人在九年前打败了贝里公爵夫人①，法国旧朝贵族仍不忘前来吊唁。

元帅的故世，离最后一次发布婚约公告只有四天，这对李斯贝特犹如晴天霹雳，把入仓的粮食连同谷仓统统烧光。洛林女子过去也太顺心了。元帅的死，缘于她和玛奈弗对这个家庭的一再打击。成功似乎发泄了老姑娘的心头之恨，如今全部希望都落了空，她的恨更大，仇更深了。她跑到玛奈弗夫人家，气得大哭一场；因为她已经无家可归，元帅房屋的租期到他去世时截止。克勒韦尔为了安慰瓦莱丽的女友，叫她把积蓄拿出来，自己又大方地加了一倍，以五厘利把这笔钱拿去投资，用益权归她，虚有权在塞莱斯蒂娜名下。这样，李斯贝特便有了二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在清点财产时发现了元帅留给弟妹、侄女奥棠丝和侄子维克托兰的一封信，要他们三人共同负责，付给他的未婚妻李斯贝特·斐歇小姐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

阿黛莉娜见男爵半死不活的样子，就把元帅的去世瞒了他几天；可是李斯贝特戴着孝来了，他终于在葬礼举行十一天后知道了要命的真相。这可怕的打击反倒使病人振作起来。他下了床，发现家人身着黑衣聚在客厅里，他一露面，大家便不做声了。半个月工夫，于洛瘦得像具骷髅，给家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影子。

他在一张扶手椅里坐下，望着只缺克勒韦尔和斯坦卜克的一家人，声音微弱地说："得拿个主意了。"

"我们在这儿是住不下去了，"父亲进来的时候奥棠丝正在发表意见，"房租太贵……"

"至于住的问题，"维克托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说道，"我接母亲……"

男爵正低着头，视而不见地凝视着地毯上的花纹。听到这句似乎把他排除在外的话，他抬起了头，可怜地望了律师一眼。父亲的权利永远是神圣的，哪怕他卑鄙无耻，身败名裂，所以维克托兰把话咽

---

① 贝里夫人（1798—1870）系查理十世次子贝里公爵（1778—1820）之妻。一八三二年，她挑动法国西部旺代地区武装叛乱，事败后被捕。

了回去。

“接母亲……”男爵说，“做得对，儿子！”

“到我们那幢小楼，住在我们楼上。”塞莱斯蒂娜接过丈夫的话说。

“孩子们，我妨碍你们吗？……”男爵带着自我谴责的人才有的柔和语气说，“噢！别为未来担心，不会再有什么事叫你们抱怨父亲了，等你们不必为他脸红的时候才会再见到他。”

他过去抱住奥棠丝，吻了她的额角。他对儿子张开双臂，儿子猜到了父亲的用意，绝望地扑到他怀里。男爵冲李斯贝特打了个手势，她走过来，男爵也在她额角上亲了一下。然后他回到卧房，阿黛莉娜心中忐忑，便跟了进去。

“我的哥哥是对的，阿黛莉娜。”他握着她的手说，“我不配过家庭生活。可怜的孩子们对我仁至义尽，我除了在心里为他们祝福，不敢再有别的表示；你告诉他们，我只能拥抱他们；因为，一个名誉败坏的人，一个当了杀人犯的父亲，非但不能保护家庭，为之增光，反而祸害家庭，这样一个人的祝福可能是不吉利的；但是我将每天远远地祝福他们。至于你，惟有万能的上帝能够对你论功行赏！……我请求你原谅。”他说着跪在妻子面前，执起她的双手，把泪洒在上面。

“埃克托！埃克托！你犯了大过；可是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你留在我身边，就可以弥补一切……朋友，怀着基督徒的感情站起来吧……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法官。我是属于你的，你愿意拿我怎么办都行。无论你去哪儿都带着我吧，我感到，依靠爱情、照料和敬重，我有力量安慰你，使你活得下去……我们的子女已经成家，他们不再需要我了。让我努力逗你高兴，供你消遣。请允许我分担你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痛苦，减轻这种痛苦。我对你总有些用，至少可以省下你雇女用人的钱……”

“你原谅我吗，我心爱的阿黛莉娜？”

“原谅呀；可是，朋友，你站起来！”

“好！有了你的原谅，我可以活下去了！”他说着站了起来。“我到卧房里来，为的是不让孩子们目睹父亲的屈辱。啊！天天看到一个像我这样罪孽深重的父亲是可怕的，父亲威信扫地，家也不成其为

家了。所以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我离开你们，免得你们看到一个失去尊严的父亲而难受。阿黛莉娜，别反对我出走。这等于你亲手装上子弹，让我一枪把自己脑袋打开花……还有，别跟我一起离开，你会夺去我仅剩的一点勇气，悔恨的勇气。”

埃克托口气坚决，痛不欲生的阿黛莉娜哑口无言。这位女子在重重危难中表现得如此伟大，她的勇气来自与丈夫的心心相印；因为在她看来，他是属于她的，她的崇高使命是安慰他，使他重过家庭生活，不再自怨自艾。现在她眼见失去了力量的本原，不由得说道：

“埃克托，难道你要让我万念俱灰，忧虑而死吗！……”

“我会回到你身边的，我相信你是特意为了我从天而降的天使；我会回到你们身边的，那时我即使不是富翁，至少也相当富裕。听着，我的好阿黛莉娜，我有一大堆理由不能留在这儿。首先，我的六千法郎养老金抵押了四年，所以我现在一文不名。这还不算！由于签给沃维奈的那些票据，几天之内我可能遭到拘禁……所以我必须躲出去，直到儿子赎回这些票据，我会给儿子留下明确指示的。我失踪后，这件事办起来就容易多了。等我的养老金抵押期一过，等偿清欠沃维奈的债，我便会回到你们身边……不如此，你可能会泄露我的行踪。放心吧，你别哭，阿黛莉娜……只消一个月……”

“你去哪儿？干什么？怎么办？谁照料你？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让我跟你一起逃走，咱们出国吧。”她说。

“好，再说吧。”他回答。

男爵打了铃，吩咐玛丽埃特收拾好他的全部东西，赶快悄悄地装进几只旅行箱。然后，他格外温柔地拥抱了妻子，求她离开一会儿，他好把维克托兰需要的指示写下来，并答应她夜里带她一起离家。男爵夫人一回客厅，机灵的老人立刻穿过盥洗室，从前厅出去了，出门时交给玛丽埃特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旅行箱托运至科贝依火车站，留交埃克托先生自取。”等玛丽埃特把字条交给男爵夫人，告诉她先生刚出门时，男爵早已登上一辆马车在巴黎街上飞奔了。阿黛莉娜冲进卧房，比以往抖得更加厉害。孩子们大惊失色，听到一声尖叫，也跟了进来。大家扶起昏倒的男爵夫人，把她抬到床上。她发了神经性高热，死去活来地病了一个月。



著名歌唱家约瑟法

PDG

“他在哪儿?”她嘴里翻来覆去只有这句话。

维克托兰四处寻找,但毫无结果。事情是这样的。男爵乘车来到王宫广场。在那儿,他抖起全副精神来实现卧床不起、不胜伤悲的日子里想好的计划。他穿过广场,在若克莱街雇了一辆华丽的包租马车。车夫照他的吩咐,把车赶到主教城街约瑟法公馆的院子尽头。听到车夫叫喊,公馆为这辆光灿灿的马车敞开了大门。男仆对约瑟法说,有位肢体不灵便的老人下不了车,求她下楼一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居然来了。

“约瑟法!是我呀!……”

著名女歌唱家从声音上才认出她的埃克托来。

“怎么,是你!我可怜的老家伙……我发誓,你真像给德国犹太人用水洗过、兑换商拒收的二十法郎硬币。”

“唉!是呀,”于洛回答,“我刚从死神手里逃出来!可是你,你总那样美!你肯行个好吗?”

“这要看情况,一切都是相对的!”她说。

“听我说。”于洛又道,“你能不能让我在顶楼上仆人的房间里住几天?我没有一文钱,没有希望,没有面包,没有养老金,没有妻儿,没有住处,没有荣誉,没有勇气,没有朋友,而更糟的是,还受到债主的威逼……”

“可怜的老家伙!这么多没有呀!你是不是也没有套裤?”

“你笑我,我完了!”男爵嚷道,“我原是来投奔你的,正如古维尔投奔尼侬一样。”①

“据说你是给一个体面女子弄到这步田地的?”约瑟法问道,“那些水性杨花的女人,拔毛的本领比我们强!……噢!瞧你就像一副给乌鸦扔掉的骨架……身体都透亮了!”

“事情急得很,约瑟法!”

“进来吧,老家伙!我没有客人,下人们也不认识你。把车子退掉吧。车钱付了没有?”

---

① 古维尔(1625—1703),曾任圭亚那负责征收人头税的总税务官,因侵吞公款被缺席判处死刑,为其情妇尼侬·德·朗克洛所救。

“付了。”男爵说着由约瑟法扶着下了车。

“要是你愿意，可以冒充我父亲。”歌唱家动了恻隐之心，说道。

她把于洛领到他最后一次看到她的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坐下。

“老家伙，是真的吗?”她说，“你害死了哥哥和叔岳，弄得倾家荡产，抵押了孩子们的房子，跟你的公主一道侵吞了非洲政府机关的公款?”

男爵苦着脸点了点头。

“好，我喜欢这样!”约瑟法嚷着，无比兴奋地站了起来。“烧得寸草不留！有气魄！真伟大！真彻底！你是条恶棍，可是有种儿。好！我呀，我更爱像你这样痴迷女人的败家精，不喜欢那些没有心肝、冷冰冰的银行家，人家当他们是正人君子，他们却靠铁路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破产。铁路对他们是金子，对傻蛋是铁！你！你不过毁了你的家人，你支使的只是你自己！再说你有个为自己辩白的理由，肉体和精神上的……”

她摆出演悲剧的姿势说道：

> 爱神全身心地依恋她的牺牲品。①

“就这样!”她踮着一只脚在原地转了个圈，补充道。

邪恶之神宽恕了于洛，在无度的奢华中冲他微笑。罪孽之深重，在此仿佛是陪审员眼中可以减轻罪行的一个理由。

“你那个体面女人至少还漂亮吧?”歌唱家问道，她看着于洛痛苦的样子心里难受，想先来点施舍，给他排遣一下。

“的确，差不多跟你一样!”男爵机灵地答道。

“而且……据说也好笑好闹？她跟你玩什么花样了？她比我更逗吗?”

“别提了。”于洛说。

“据说我的克勒韦尔、小斯坦卜克和一位极俊朗的巴西人，都让她给花住了。”

“这很有可能……”

---

① 见拉辛的悲剧《费德尔》第一幕第三场。

"她住的公馆和这座一样漂亮，是克勒韦尔送的。这个女叫花子，倒成了我的助手，被我开了刀的人，都由她收拾！所以，老家伙，我才那么好奇，想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我曾在布洛涅森林远远瞥见过她，乘着敞篷四轮马车……卡拉比讷对我说过，她是个本领高强的贼！她想吃掉克勒韦尔！可是她只能啃他几口。克勒韦尔是只耗子！憨憨地嘴上总说是，做起事来却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他虚荣，可他的钱是冷冰冰计算好的。这帮小子一个月只会为你花上一千至三千法郎，碰到大笔花销就裹足不前，正像驴子到了河边就再不肯走了。他不像你，老家伙，你是个至情至性的男人，为了女人不惜出卖国家！所以，你瞧，我准备为你做一切！你是我的父亲，你捧红了我！这是神圣的。你需要什么？要不要十万法郎？我拼了命也要给你弄到手。至于你的吃住，那不算一回事。这儿天天有你一份刀叉，你可以在三楼挑一个好房间，每月再给你一百埃居零花钱。"

男爵被这番盛情所打动，但还是表现出最后一点骨气，说道：

"不，小乖乖，不，我不是来叫人养活我的。"

"在你这个年纪有人养，可是极有面子呢！"她说。

"孩子，我希望这样：你那位埃鲁维尔公爵在诺曼底有一大片田产，我想化名图尔替他管理。我能干，诚实，因为挪用公款的人不会偷私人的钱……"

"嗳！嗳！"约瑟法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总之，我只求隐姓埋名地过三年……"

"这事好办，今晚吃过饭，我只要开口就行了。"约瑟法说，"要是我愿意，公爵就会娶我；可是我有了他的财产，还想要点别的！……要他敬重我。这是一位有旧家气派的公爵。他堂堂正正，高贵典雅，像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加起来那样伟大，尽管是个矮子。而且，我对他如同匈兹太太对罗什菲德：他听了我的主意，刚刚赚了两百万。可是听我说，我的老怪物！……我了解你，你喜欢女人，到了那儿会去追诺曼底的小姑娘，她们个个如花似玉；你一定会挨小伙子或她们老子的痛揍，结果公爵只好把你解雇。从你瞧我的神气，我就看出你跟费

讷隆[1] 说的一样，依然人老心不老！这个管理人的差事不适合你干。要知道，老家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割舍巴黎，割舍我们的！你在埃鲁维尔会厌烦死的！”

“那怎么办？”男爵问道，“我只想在你这儿待几天，拿定了主意就走。”

“呃，你愿意照我的意思办吗？听着，老风流！——你需要女人。一女解百愁。好好听我说。在库蒂尔区下方的圣莫尔神庙街上，我认识一个穷人家，这家人有个宝贝：一个小姑娘，比我十六岁的时候还要好看！……啊！你眼睛已经放光啦！她为丝绸商做贵重的刺绣品，每天干十六小时的活，挣十六个苏，一小时一个苏，太可怜啦！……吃的是土豆，跟爱尔兰人一样，不过是用耗子油煎的；一星期只吃五次面包，喝的是公共水池引来的乌尔克河的水，因为塞纳河水太贵了；她缺六七千法郎，自己开不了铺子。为了有七八千法郎，她什么下贱事都肯干。你讨厌你的家，你的老婆是不是？……而且，过去被尊为神，如今人家眼里没你的地方也待不下去。一个没有钱、没有名誉的父亲只配制成标本，摆在玻璃柜里……”

男爵听到这些残忍的说笑，不觉莞尔。

“啊！明天小比茹要给我送一件绣花便袍来，好看极了，他们花了半年工夫，谁也不会有这样的衣料！比茹喜欢我，因为我常给她糖果和我穿旧的衣裙。我还送给她家面包票、木柴票和肉票。要是我愿意，这家人会为我打断随便哪个人的两条腿。我尽量做点善事！啊！我知道我从前挨饿时受的苦！比茹对我掏过心窝儿。这小姑娘倒是给昂必居喜剧院跑龙套的料。她梦想穿我那样的漂亮衣服，尤其是以车代步。我会对她说：‘你要不要一位先生……’——你多大年纪了？……”她停下来问道，“七十二……”

“我还有什么年纪！”

“我会对她说：‘你要不要一位七十二岁的先生，人清清爽爽的，不抽烟，身体没一点毛病，跟年轻人差不多？你可以跟他同居，他会好好待你，给你七千法郎开铺子，用全套桃花心木家具给你布置一套

---

[1] 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教育家，曾任大主教。

公寓;要是你听话,他不时会带你去看戏。他每月给你一百法郎,外加五十法郎家用。'我了解比茹,她是十四岁的我!当年那个可恶的克勒韦尔向我提出这种混账建议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吧!老家伙,你在那儿圈上三年,既安分,又老实,还可以存点幻想:就三四年,不会更长。"

于洛没有犹豫,他打定主意拒绝;可是,为了感谢这位以自己方式做好事的歌女的热心肠,他装出在正邪之间委决不下的样子。

"喂!你冷冰冰的,好像十二月里的石头路面!"她吃惊地说。"你这不是造福一家人吗!这家的爷爷还在四处奔忙,妈妈干活累垮了身体,姐妹俩——一个生得奇丑——弄坏了眼睛,两人才挣三十二个苏。你在家里作的孽,在这儿可以补偿,你既将功补过,又像轻薄女郎在舞厅一样开心。"

于洛想结束这番诱人的话,便装作计算金钱。

"筹钱的事你放心。"约瑟法又说。"我的公爵将借给你一万法郎:七千给比茹出面开绣作铺,三千给你置办家具,每三个月你在这儿立张借据,可以拿到六百五十法郎。等你又可以领养老金的时候,你再把这一万七千法郎还给公爵。在此期间你会高高兴兴,受到百般照料,躲在一个连警察也找不到的小窝里!你得穿上海狸毛粗呢大衣,样子像街区里一位生活宽裕的房产主。你尽可以化名图尔,随你高兴。我呢,我告诉比茹你是我的一个叔叔,在德国破产后来的,人家会把你像一尊神似的供着。就这些,老爸!……谁知道,说不定你也乐得如此呢?万一你觉得无聊,就留一套漂亮衣服,上这儿来吃顿饭,消磨一个晚上。"

"我可是想收了心,规规矩矩做人呢!……噢!你替我借两万法郎,我要去美洲发财,学学给纽沁根搅得破了产的我的朋友德·哀格勒蒙……"

"你!"约瑟法叫道,"什么品行道德,这一套留给杂货商、丘八、法法兰西公民去讲吧,他们只有德行这点资本!你呀!你生来不是当傻瓜的,男人中的你,正是女人中的我:天生是要无赖的浪荡鬼!"

"夜里能想出好主意,这一切咱们明天再谈吧。"

"你等会儿跟公爵一起吃饭。我的德·埃鲁维尔一定会客客气气

地招待你，好像你挽救了国家！明天你再拿主意吧。得啦，老家伙，快活点。人生是一件衣裳：脏了就刷刷，破了就补补，可是好歹得穿上衣服！”

这套寻欢作乐的哲学和兴致，驱散了于洛心头的愁云惨雾。

第二天中午，吃过一顿精美的午饭后，于洛看见进来了一个人。那是一件活生生的杰作，世上惟独巴黎，由于奢华与贫困、淫荡与正派、压制的欲望与层出不穷的诱惑连续不断的姘居，才制造得出来，所以这座城市颇具尼尼微①、巴比伦和帝国时代罗马的遗风。奥林珀·比茹小姐芳龄十六，有张秀美清纯的脸，活像拉斐尔笔下的童贞女。天真烂漫的眼睛，因工作过度带点儿忧郁，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黑眸子好像在出神，在灯下做夜工的结果，眼眶里失去了水分，那是一双因为疲惫而黯淡无光的眼睛。面色白如瓷器，带点病态；嘴巴像只半开的石榴，胸脯高低起伏，身段丰满，十指纤纤，牙齿洁白，黑发浓密。她身穿七十五生丁一米、缀着绣花绉领的印花布连衫裙，脚登没有鞋钉的皮鞋，戴着二十九个苏一双的手套。女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为了到阔太太家来，把自己装扮得特别漂亮。男爵又给好色的利爪抓住，觉得一眼之间灵魂便出了窍。在绝色美女面前，他忘记了一切。他仿佛猎手瞥见了猎物：哪怕面前是皇帝，也要举枪瞄准！

“而且，”约瑟法贴着他的耳根说，“保证是原装，人很规矩，穷得吃不上饭。这就是巴黎！我以前也是这样！”

“就这么说定了。”老人站起来搓着手回答。

奥林珀·比茹走后，约瑟法神情狡黠地望着男爵，说道：

“要是你不想找麻烦，老爸，就得像总检察官出庭时那样严厉。你得仿效霸尔多洛，② 对小姑娘严加管束！提防那些奥古斯特、依波利特、涅斯托尔、维克托等等所有的英俊少年！天哪！一朝她有吃有穿，昂起了头，就会把你支使得团团转……我要帮你把新居布置好。公爵做事漂亮；他借给你，就是说送你一万法郎，另外在他的公

---

① 古亚述国的首都。

② 霸尔多洛，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剧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5）中的人物，一个嫉妒心重的老头。

证人那里存放八千，每季度由公证人付你六百法郎，因为我对你不放心。我好不好呀？……”

“好极了！”

他离家出走十天后，正当全家人流着眼泪，围在气息奄奄的阿黛莉娜的床前，听她声音微弱地问“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化名图尔的埃克托，在圣莫尔街同奥林珀开了一家绣作铺，取了个不三不四的店名：图尔－比茹。

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打击下，维克托兰·于洛经受了最后一番磨练，这种磨练使一个人要么臻于完善，要么意气消沉。他完善了自己。在生活的大风大浪里要仿效船长：在风暴来临时抛掉沉重的货物，减轻船的重量。律师丢掉了内心的傲气，脸上的自信，演说家的威风和他的政治抱负。总之他成为母亲那样的人。他决意接受塞莱斯蒂娜，尽管她不是他梦中的人；他正确地看待人生，认识到普遍的法则要求一个人凡事只能满足于差不多。父亲的行为令他深恶痛绝，他暗暗发誓要尽自己的责任。在母亲脱离危险那一天，在她床头，这种决心更加坚定了。继头一件喜事后又来了一件。克洛德·维尼翁天天奉维桑布尔亲王之命来探问于洛夫人的健康状况，他请重新当选的议员陪他一起去见大臣，他说：

“大臣阁下想跟您商量府上的家事。”

维克托兰·于洛与大臣相识多年；所以元帅对他的接待特别亲切，而且令人揣测有什么好事。

“朋友，”老军人说，“在这间办公室，我对您的伯父于洛元帅起过誓，要照料好您的母亲。听人说这位圣洁的女子病体即将康复，现在该包扎你们的伤口了。我这儿有给你们的二十万法郎，我回头交给您。”

律师做了个手势，显出他不愧是元帅的侄子。

“放心吧。”亲王笑着说，“这是委托遗赠。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我不会总在这儿的。把这笔钱拿去吧，代替我担起对你们家的责任。您可以用这笔钱支付房子的抵押款。这二十万法郎归令堂和令妹所有。若把钱交给于洛夫人，我担心她顾怜丈夫，把钱随便花掉；而送还这笔钱的人的用意，是要于洛夫人和她的女儿斯坦卜克伯爵

夫人衣食无忧。您为人审慎，不愧是您品德高尚的母亲的儿子，我的朋友于洛元帅的侄子。亲爱的朋友，这儿和别处的人都很赏识您。做您家人的守护神吧，请接受您伯父和我的遗赠。”

“大人，”于洛执起大臣的手紧紧握住，说道，“像您这样的人知道，口头道谢没有任何意义，感激要用事实来证明。”

“您就向我证明吧！”老军人说。

“我该怎么办？”

“接受我的建议。”大臣说，“我们想请您当陆军部诉讼处的律师，修筑巴黎城防公事引起了大量争讼，使陆军部主管工程的部门不胜负担；还想请您当警察署的顾问律师和国家元首年俸事务的顾问。这三个职位加起来有一万八千法郎的薪水，并且不会对您有任何束缚。在议会您尽管按自己的政见和良心投票……您可以完全自由地采取行动，一个国家没有反对派，我们还真不好办！还有，您伯父咽气几个小时前给我写了张字条，嘱咐我如何照顾您母亲，元帅对她是非常敬爱的！……包比诺、德·拉斯蒂涅、德·纳瓦兰、德·埃斯巴、德·葛朗利厄、德·卡里利阿诺、德·勒农库和德·拉巴蒂诸位夫人，为令堂设了一个慈善机构视察员的职位。她们是各慈善会的会长，工作忙不过来，需要一位清正的女士代为效力，去看望不幸的人，了解是否弄错了救济对象，检查救济金是否真正送到了申请者手中，走访羞于启口的贫困人家，等等。令堂将完成的是一个天使的任务，她只需跟本堂神甫和女施主打交道；一年有六千法郎薪水，车马费另付。您看，年轻人，那个心地纯正、品行高洁的人，到了坟墓里还在庇护他的家人。在组织完善的社会里，像您伯父那样的大名，是，而且应该是抵御灾难的神盾。所以您要追随伯父的足迹，坚持走下去，因为您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这我知道。”

“亲王，伯父的朋友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并不感到奇怪。”维克托兰说，“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快去安慰您的家人吧！……啊！告诉我，”亲王与维克托兰握手时说，“您父亲真的失踪了？”

“唉，是的。”

“那再好不过了。这个倒霉鬼还算有点头脑，他原本就不笨。”

"他是怕人来逼债。"

"啊!"元帅说,"您可以领到三个职位的半年的薪水。这笔预支款大概能帮助您从高利贷主手中取回那些借据。我还要见纽沁根,或许不用您或我部里花一文钱,就能赎回您父亲的养老金。纽沁根进了贵族院,但银行家的禀性未改,他是贪得无厌的,正申请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特许权……"

维克托兰回到翎毛街后,终于可以实现他的计划,把母亲和妹妹接到自己家里。

年轻名律师的全部家业,是巴黎最漂亮的一幢楼房,坐落在和平街和路易大帝街之间的大马路上,是一八三四年准备结婚时买下的。一名投机商在马路和横街上各盖了一座房子。两座房屋中间,在两个小花园和几个院落之间,有幢华丽的小楼,是当年巍峨的韦讷依府邸的仅存之物。小于洛对克勒韦尔小姐的陪嫁有了把握之后,在拍卖时出了一百万买下这处漂亮的房产,当时先付了五十万。他住在小楼的底层,以为靠出租房屋可以付清余款;在巴黎做房产投机生意虽说靠得住,可是收效慢,而且变幻莫测,取决于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好闲逛的巴黎人一定注意到,路易大帝街和和平街之间那段大马路,很晚才带来收益;马路的清整美化好不容易才完成,直到一八四〇年,商家才来这里布置五光十色的橱窗,摆出兑钱店的黄金、琳琅满目的时装和穷奢极侈的商品。虽然克勒韦尔给了女儿二十万——那时这门亲事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男爵还没有抢走他的约瑟法——,虽然维克托兰在七年里又付了二十万,可是由于儿子对父亲尽忠尽孝,房屋的债务依然高达五十万。幸而不断上涨的房租和环境的优美,使两座房子此时显出了全部价值。房产投资在八年后才有了收益,在此期间,律师为支付利息和极小部分的所欠房款搞得焦头烂额。商人们主动出高价租铺面,条件是订十八年的租约。楼上的套房因商业中心的转移也涨了价,交易所和玛德莱娜教堂这一段,从此成为巴黎政治和金融中枢。大臣给的钱,加上房客预付的年租和同意付的酬金,将把维克托兰的债务减至二十万法郎。两座房子全部出租后,每年可有十万进款。再有两年,小于洛的处境将会大为改观。在这两年中,由于元帅给的几个职位,他的薪俸增加了一

倍，足以维生。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维克托兰可以把小楼的二层全部给母亲，把三层给妹妹，在这一层分两间房给李斯贝特。总之，这个三合一的人家，在贝姨操持之下，将能承担全部的开销，支撑起不辱名律师身分的门面。法院里的明星总是昙花一现；但小于洛言行谨慎，严格秉公办事，法官推事们都听他的意见；他用心研究案情，不说一句没有依据的话，不随便接案子，总之给律师业争了光。

男爵夫人对翎毛街的住宅厌恶万分，所以肯让人接到路易大帝街去住。在儿子的细心安排下，阿黛莉娜占用了一套华丽的房间；日常家务事无须她操心，因为李斯贝特接下了差事，要再次施展在玛奈弗夫人家玩过的理家手腕。她觉得惟有如此，才能在这三个如此高尚的人身上发泄憋在心里的怨气，她的希望全部破灭后，对这三人益发恨之入骨。她每个月去看一次瓦莱丽：奥棠丝派她去打听文赛斯拉的消息，塞莱斯蒂娜也打发她去看一个把她婆婆和小姑害得倾家荡产、受尽苦难的女人，因为她父亲公开承认与这女人有染，令她担心之至。不出所料，李斯贝特利用了这种好奇心理，经常去见瓦莱丽。

约莫二十个月过去了。这期间，男爵夫人的身体渐渐硬朗，但是神经性颤抖并未停止。她熟悉了自已的职务，高尚的工作使她的痛苦得以排遣，也滋养着她美好的心田。而且，她觉得为了工作在巴黎四处奔走，也是寻访丈夫的一个办法。那时，欠沃维奈的钱已经付清，于洛男爵六千法郎的养老金也快满抵押期。元帅给的委托遗赠款一年有一万法郎利息，维克托兰拿来支付母亲和奥棠丝的全部用度。阿黛莉娜的六千法郎薪水，加上男爵六千法郎的养老金，母女俩很快将有一万二千法郎的年收入，却没有任何负担。可怜的女人本来差不多该感到幸福了，可是她无时无刻不为男爵的命运担忧，在家境好转之时盼望他能回来享福，她还眼睁睁地看着女儿遭到遗弃，另外李斯贝特的恶毒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无心地给了她可怕的打击。

李斯贝特潜伏的仇恨经久不衰，而且总有玛奈弗夫人在一旁推波助澜。仇恨产生的后果，可用一八四三年三月初发生的一幕来说明。玛奈弗夫人家出了两件大事。先是她生下一个不能成活的婴儿，一口棺材给她换回了两千法郎年金。其次是十一个月之前关系

到玛奈弗先生的一件事，李斯贝特到他府上打探一番后，给家人带回如下的消息。她说：

“今天早上，那个可恶的瓦莱丽请来了毕安训大夫，想知道昨天说她丈夫患有不治之症的医生们诊断是否正确。这位大夫说，那个丑恶的男人今天夜里就要魂归等待他的地狱。克勒韦尔老头和玛奈弗夫人把大夫送出了门。亲爱的塞莱斯蒂娜，您父亲为这条好消息还给了大夫五枚金币。回到客厅后，克勒韦尔像跳舞似的蹦蹦跳跳；他拥抱那个女人，一边喊着：‘你终于要当克勒韦尔太太啦！……’等她离开我们，回到正在捯气儿的丈夫床边时，令尊大人对我说：‘有瓦莱丽做太太，我会当上贵族院议员！我要买下已相中的那块地，在普雷斯勒，德·赛里齐夫人正想出售。我将是克勒韦尔·德·普雷斯勒，塞纳－瓦兹省议员和国会议员。我要有个儿子！我想当什么就当什么。’我问他：‘那么您女儿呢？’他回答道：‘欧！那不过是女儿，而且她变得太像于洛家的人，瓦莱丽讨厌那些人……我的女婿从来不肯上这儿来，他干吗要一本正经摆出引路人、斯巴达人的样子，装做清教徒，慈善家？再说我跟女儿已经两清，她得到了母亲的全部财产，外加二十万法郎！所以我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再决定对女儿女婿的态度；他们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要是他们对后妈好，我再瞧着办！我，我可是个男子汉！’总之他满口胡言乱语，还摆出姿势，仿佛圆柱上的拿破仑雕像！”

《拿破仑法典》规定的十个月的守寡期已经过了几天。普雷斯勒的地产已经买下。维克托兰和塞莱斯蒂娜清晨就派李斯贝特去玛奈弗夫人家，打听这位风流寡妇与当上了塞纳－瓦兹省议员的巴黎区长结婚的消息。

塞莱斯蒂娜和奥棠丝住在同一屋檐下，关系更加亲密了，两人几乎总在一块儿。男爵夫人老实认真的性情，使她对自己的职责看得过重，整个身心扑在慈善事业上，做它的中介，几乎每天从十一点到下午五点都在外面跑。姑嫂两人，由于共同照看孩子的关系，总待在家里一起做活。久而久之，她们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像两姐妹一样和谐，叫人看了感动，只是一个天性快活，另一个生来忧郁。不幸的小姑美丽，活跃，生气勃勃，爱说爱笑，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她的真实境

遇;嫂子忧郁,温柔,沉静,四平八稳,总是若有所思,处事审慎,仿佛心里怀着隐痛。或许这一对比促成了她们热烈的友情。两个女人都在吸收对方的长处。她们的住宅有个小花园,是建筑商一时心血来潮,想留着这一百平米自用,才手下留情保留下来的。姑嫂二人坐在园子中央的小亭子里,观赏刚抽嫩芽的紫丁香。这盎然的春意只有巴黎人才能充分领略,因为一年中有六个月,他们生活在人潮如涌的石壁之间,忘记了草木的存在。

嫂子抱怨说,丈夫在这么好的天气还在议会忙碌。奥棠丝回答:

"塞莱斯蒂娜,我觉得你身在福中不知福。维克托兰是个天使,可你有时还跟他纠缠不休。"

"亲爱的,男人就喜欢有人纠缠!闹点小别扭是亲热的表示。要是你可怜的母亲当初要求不高,可老是装作要求很高,你们恐怕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了。"

"李斯贝特不回来!我要唱《马尔伯勒之歌》[①]啦!"奥棠丝说,"我急于知道文赛斯拉的消息……他靠什么生活?两年来他什么也没做。"

"维克托兰告诉我,那天他看见文赛斯拉和那个可恶的女人在一起,我猜她是故意要他好吃懒做……啊!要是你愿意,亲爱的妹妹,你仍可以叫丈夫回心转意。"

奥棠丝摇了摇头。

"相信我,你的处境很快就要变得难以忍受了。"塞莱斯蒂娜接着说,"起初,气恼、绝望和愤慨给了你力量。后来咱家连遭不幸:两人亡故,破产,于洛男爵出事,你没有心思想别的;可是现在你过着平静的日子,生活的空虚便不容易忍受了;既然你不能,也不愿背离妇道,就必须与文赛斯拉和好。维克托兰是多么爱你,他也这样想。咱们的感情是敌不过天性的!"

"这种没骨气的男人!"高傲的奥棠丝嚷道,"他爱那女人,因为她养活他……难道她也替他还债?她!……天哪!我日思夜想这个男

① 这是法国士兵讽刺英国将领马尔伯勒(1650—1722)的一首歌曲,歌中唱道:"马尔伯勒打仗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最后一句是:"他不回来!"

人的处境！他是我孩子的父亲，可他丢尽脸面……”

“我的乖乖，瞧瞧你母亲吧……”塞莱斯蒂娜说。

塞莱斯蒂娜是这样一类女人，在听人讲了足以说服布列塔尼农民的理由后，依然要搬出她们重复了一百遍的道理。她的略显扁平、冰冷、平淡无奇的脸庞，从中间分开、僵直地紧贴在两鬓的浅栗色头发，她的脸色，她的浑身上下都表明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虽无魅力，但不脆弱。

“男爵夫人巴不得守在名誉扫地的丈夫身边，安慰他，把他藏在自己怀里不让别人看见。她让人在楼上布置好于洛的房间，仿佛随时可以找到他，安顿他住下来。”

“噢！我母亲真高尚！”奥棠丝回答，“二十六年来，她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是高尚的；可我没有这种气质……有什么办法呢？有时我生自己的气。啊！塞莱斯蒂娜，你不知道跟无耻的行为妥协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父亲！……”塞莱斯蒂娜平静地接口道，“他肯定在走置你父亲于死地的路！我父亲比男爵小十岁，做过买卖，这不假；可结局如何呢？那个玛奈弗夫人把我父亲变成了她的狗。财产，思想，全受她支配，什么也不能把我父亲点醒。还有，我真怕听到他的结婚预告公布的消息！我丈夫正在努力，他认为他有责任替社会雪耻，为家庭报仇，清算这个女人的全部罪行。啊！亲爱的奥棠丝，像维克托兰那样堂堂正正的人，像我们这种心地的人，对社会，对处世之道，懂得太晚了！亲爱的妹妹，这是个秘密，我告诉你，是因为它与你有关；可是别让一句话，一个举动，把它泄露给李斯贝特，你母亲，任何人，因为……”

“李斯贝特来了！”奥棠丝说。“喂，姨妈，猎犬街那个鬼地方怎么样呀？”

“对你们来说不好，孩子们。好奥棠丝，你丈夫对那个女人比以往更加痴迷了，我得承认，她爱他爱得发疯。您父亲，亲爱的塞莱斯蒂娜，简直糊涂透了。这倒没什么，我每半个月都会看到的，我真走运，从来不知男人是什么东西……他们真是畜生！不出五天，维克托兰和您，亲爱的孩子，你们就要失去父亲的财产了！”

“预告公布了？……”塞莱斯蒂娜问道。

“是呀。”李斯贝特回答，“刚才我还为你们说话呢。那个怪物不是步另一个人的后尘吗？我对他说，要是他想帮你们摆脱困境，付清你们的房款，你们一定会感激他，会接受你们的后妈……”

奥棠丝做了一个受惊的姿势。

“维克托兰会考虑的……”塞莱斯蒂娜冷冷地回答。

“您知道区长先生是怎么回答我的？他说：‘我想让他们继续受苦，要使马驯服，只有叫它们挨饿，不能睡觉，没有糖吃！’于洛男爵比克勒韦尔还强呢。所以，可怜的孩子们，你们休想继承遗产了。多大一笔家业呀！您父亲花了三百万买下普雷斯勒那块地，他还剩下三万法郎利息的存款！噢！他什么都不瞒我！他说想买纳瓦兰公馆，在巴克街上。玛奈弗夫人本人有四万法郎年金。——啊！咱们的守护天使来了，你母亲回来了！……”她听见一辆车子的声音，叫道。

果然，不一会儿，男爵夫人走下台阶，朝聚在一起的家人走来。阿黛莉娜五十五岁了，她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仿佛发热似的身子不停地打颤，脸上没了血色，起了皱纹，可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段，优美的线条和天生的高贵气质。看见她的人都说：“当年她一定很美！”她不知丈夫的遭遇，无法在巴黎这片绿洲，在幽居和宁静的环境中，让他分享境况快要好转的家庭的安逸。她为此黯然神伤，如颓垣断壁般美丽庄严。每次希望破灭，每次寻访不遇之后，阿黛莉娜都郁郁寡欢，叫孩子们看了心疼。这天早上，男爵夫人是抱着希望出门的，所以让大家等得心焦。后勤部门的一名长官，过去受过于洛的提拔，他说曾在昂必居喜剧院看见男爵同一个姿色绝佳的女子坐在一个包厢里。阿黛莉娜于是去拜访韦尼埃男爵。这位高官肯定地说见过自己的老恩主，从演出时他对那女人的态度看，两人已经秘密结婚。他还告诉于洛夫人，她丈夫为了避免同他碰面，没等戏散场便早早走了。最后他补了一句：

“他像是个有家室的男人，从衣着看他手头很紧。”

“怎么样？”三个女人齐声问男爵夫人。

“歇！于洛先生就在巴黎，”阿黛莉娜答道，“知道他离我们不远，这已经是我小小的福气了。”

“看样子他没改老毛病!”阿黛莉娜讲完与韦尼埃男爵会面的情形后,李斯贝特说,“他好像又跟一个小女工搞到一起了。可是他能从哪儿弄来钱呢?我打赌他向从前的情妇要钱,向珍妮·卡迪讷小姐,或者约瑟法要钱。”

男爵夫人一刻不停的神经性抽搐,这时更厉害了。她拭去涌出的泪水,痛苦地抬眼望天。她说:

“我不信一个获得二级荣誉勋位的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为了作乐,”李斯贝特说,“他什么事做不出?他盗用了公款,还会偷私人的钱,甚至谋财害命也说不定。”

“噢!李斯贝特!”男爵夫人叫道,“把这种想法留在自己肚里吧。”

这时,路易丝来到聚在一起的这家人面前,于洛的两个孙子和小文赛斯拉已经跑了过来,想瞧瞧祖母的口袋里有没有糖果。

“什么事,路易丝?……”众人问道。

“有个男人求见斐歇小姐。”

“什么样的男人?”李斯贝特问。

“小姐,他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沾着羽绒,像是做床垫的,鼻子红红的,身上一股葡萄酒和烧酒的味儿……他是那种一周倒有半周不干活的工人。”

这番缺乏吸引力的描绘,反倒使李斯贝特急急忙忙跑到路易大帝街那边的院子里,她看见一个人抽着烟斗,厚厚的烟垢表明这是个烟鬼。

“您干吗上这儿来,夏尔丹老头?”她对他说,“说好了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您到儒依的猎犬街玛奈弗公馆门口等的;我在那儿待了五个钟头才回来,您没去?……”

“去了,可敬的好小姐!”制床垫的人答道,“可是飞心街的学者咖啡馆里有一局弹子赛。人各有嗜好。我的嗜好是打弹子。不玩弹子,我吃饭早用银刀银叉了。因为,您要听明白了,”他边说边从破裤子的裤腰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打弹子就得喝几盅烧酒,李子酒……凡是好东西都附带些玩意儿,叫你破财。我知道那个规定,可是老头儿穷得实在过不下去,我只好闯到禁区里来了……要是我们的

马鬃垫货真价实，倒可以躺在上面睡觉；可是它掺了假！上帝不像人说的那样公道，他有偏心；这是他的权利。瞧，这是您那位可敬的、特别喜欢床垫的亲戚的笔迹……这上面写着他的政见。”

夏尔丹老头用右手大拇指在空中胡乱划着“之”字。

李斯贝特没听他讲话，读着纸上的两行字：

亲爱的小姨子，请救救我！今天给我三百法郎吧。

埃克托

“他要那么多钱干吗？”

“房东呀！”始终努力划着曲线的夏尔丹老头回答，“还有我儿子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了，经过西班牙，巴约纳……他这回破例，什么也没拿；因为我儿子，请别见怪，是个十足的无赖。有什么办法？他肚子饿；可是我们借给他的钱，他会还给您的，他想跟人合伙做买卖；他挺有主意，说不定前程远大……”

“会上轻罪法庭呢！”李斯贝特说，“他是杀害我叔叔的凶手，我忘不了他的。”

“他！连杀只鸡都干不了！……尊敬的小姐。”

“喏，这儿是三百法郎。”李斯贝特从钱袋里掏出十五枚金币说，“给我走吧，再也别上这儿来了……”

她把奥兰省粮库保管员的父亲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指着醉醺醺的老人对门房说：

“只要是这个人来——万一他来的话——，就别让他进门，告诉他我不在。要是他打听于洛少爷、于洛男爵夫人是不是住这儿，就回答他您不认识这些人……”

“好的，小姐。”

“要是一不小心做了傻事，您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老姑娘贴着门房的耳根说。这时律师回来了，她对他说：

“外甥女婿，您大难临头了。”

“怎么了？”

“几天之内，玛奈弗夫人要做您太太的后妈了。”

“咱们等着瞧！”维克托兰回答。

半年来,李斯贝特按时付给于洛男爵一小笔生活费,她的保护人如今受她保护了;她知道他的秘密住处,把阿黛莉娜的眼泪当作享受,见她快活和满怀希望的时候,便像刚才那样甩出一句:“等着吧,报纸‘法院消息栏’里早晚会有我可怜的姐夫的名字。”在这一点上,她跟以前一样报复得过了头,使维克托兰加了小心。他决意斩断李斯贝特悬于他们头顶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彻底摆脱害苦了母亲和家庭的女魔。了解玛奈弗夫人品行的维桑布尔亲王,支持律师的秘密行动。他以内阁会议主席的身分向律师许诺:警察将暗中参与,以便点醒克勒韦尔,把一笔巨大的财产从娼妓的魔爪中抢救出来。这个女人害死了于洛元帅,弄得行政法院推事彻底破产,亲王是饶不了她的。

李斯贝特说的“他向从前的情妇要钱”那句话,男爵夫人想了整整一夜。她像无药可救转而相信江湖郎中的病人,又像进入十八层地狱毫无希望的人,或者像抓着浮木当缆绳的落水者,她终于相信男爵做出了那种卑鄙的事,而先前别人哪怕稍有猜疑,她都大生其气。她拿定主意去向那班可恶的女人求救。次日上午,她没跟孩子们商量,也没跟任何人讲,便跑到王家歌剧院首席女演员约瑟法·弥拉小姐的家,去寻找或者失去刚刚像磷火般一闪的希望。正午时分,著名歌唱家的贴身女仆递给她一张于洛男爵夫人的名片,说客人在门口等着,问小姐能不能见她。

“屋子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小姐。”

“花换过没有?”

“换过了,小姐。”

“叫冉去看一眼,不能有任何毛病,然后去请这位太太进来,你们对她要十二分的尊敬。去吧,你回来再替我穿衣服,我要打扮得美丽

---

① 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系公元前四世纪叙拉古的佞臣,常羡慕僭主狄奥尼修一世之权势、财富,狄奥尼修为让他领略“王者之福”,便设宴款待达摩克利斯,让他坐上自己的宝座,却在他头顶以马鬃悬了一把锋利的宝剑。后世乃以“达摩克利斯之剑”喻指危在旦夕之祸。

绝顶!”

她到穿衣镜前照了照。“让我穿扮起来!”她对自己说,“在美德面前,邪恶必须全副武装!可怜的女人!她来找我干什么呢?……我,我倒有点慌了,要见到

令人敬畏的苦难的牺牲品[①]!……”

她刚唱完这句有名的歌词,女仆进来了。

“小姐,”女仆说,“那位太太犯了病,神经性地发抖……”

“给她拿橙花汁、朗姆酒、菜汤!……”

“都送去了,小姐,但她什么也不要,说是老毛病,神经受了刺激……”

“你们请她进了哪个房间?”

“大客厅。”

“快点,姑娘!来,拿出我最漂亮的拖鞋,比茹绣上花的晨衣,还有全套的花边。给我梳个能叫女人大吃一惊的头……这个女人扮演的角色与我的正相反!去告诉这位太太……(她是位尊贵的太太,姑娘!何止尊贵,还是你永远当不成的:她的祈祷可以叫炼狱里的灵魂升上天堂。)去告诉她我还在床上,昨天演了戏,我这就起来……”

男爵夫人被让进了约瑟法家的大客厅,她等了足足半个钟头,可是并没有觉得等了那么久。自约瑟法搬进这座小公馆后,客厅已全部翻新,用棕色和金色的丝绸装饰起来。昔日大爵爷们在小公馆里穷奢极侈,残留的豪华随处可见,说明这些销金窟的确名不虚传。在打开门的四间房里,看不见进出口的暖气设备维持着宜人的温度,现代设施的完备更加凸显出往日的奢华。男爵夫人头昏眼花,不胜讶异地看着一件件艺术品。她这才明白,原来是逸乐和虚荣拨旺熔炉中的烈火,熔化了一笔笔家产。二十六年来,她生活在帝政时代残留的冰冷排场中,看到的是花色褪淡的地毯,镀金剥落的雕像,像她的心情一样晦暗的丝绸。如今她见到了骄奢淫逸的结果,才体会到骄奢淫逸的诱惑力。这些漂亮的东西,美妙的作品,是造就当今巴黎并

---

① 见萨契尼的歌剧《俄狄浦斯在科洛纳》。

使其产品风行欧洲的无名大艺术家的共同心血，让人见了不可能不眼热。在此，令人惊异的是一切均系独一无二的精品。模型毁掉了，各种式样的物品，大大小小的雕像，都成了仅存于世的孤本。这正是当今奢华的极致。巴黎两千名富裕的资产者把充斥于商店的贵重物品买来炫耀，自以为排场大得很；其实，拥有不俗之物才是真正的奢华，当代大爵爷、巴黎当红明星的奢华。细看花架上摆满的异国奇花异卉，镶配的布尔式青铜雕刻，男爵夫人被这套公寓所包藏的财富吓呆了。这种感情必然影响到对生活在金银堆里的那个人的看法。约瑟夫·勃里杜画的约瑟法·弥拉肖像，引人注目地挂在隔壁的小客厅里。阿黛莉娜心想这女人准是位天才的歌唱家，一位玛利勃朗①，她就要见到一位真正的时髦女子了。她后悔不该来。可是驱使她来的，是那样强烈那样自然的感情，是那样不计得失的忠诚，所以她鼓足了勇气，来应付这次会面。另外，她还可以满足心痒难熬的好奇心，研究一下这班女人究竟有何魔力，竟从巴黎吝啬的地层中开采出那么多黄金。男爵夫人自我审视了一番，看看在这奢华之中是否有失体面；她穿着她那件带无袖胸衣的丝绒连衫裙，配着镶精致花边的漂亮绉领，十分合体；同样颜色的丝绒帽子戴着也很合适。见自己依然像女王一样，甚至在吃尽了苦头后仍不失女王风范，她想苦难的高贵抵得上才华的高贵。听到一阵开门关门的声音后，她终于见到了约瑟法。女歌唱家酷似阿洛里② 笔下的犹滴，凡在皮蒂宫大客厅门边见过这幅画像的人，都把她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同样高傲的姿态，同样绝美的脸庞，卷曲的黑发上没有任何装饰，一件绣上千百朵花的黄色晨衣，跟布隆齐诺之侄创作的不朽侠女身穿的锦衣绣服一模一样。

"男爵夫人，您赏光到这儿来，真令我诚惶诚恐。"歌唱家决意扮好贵妇人的角色，说道。

---

① 玛利勃朗，指原籍西班牙的著名女歌唱家玛丽亚－菲利西塔·加西亚（1808—1836），批发商玛利勃朗的妻子。

② 阿洛里（1577—1621），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矫饰主义画家布隆齐诺（1503—1572）的侄孙，而非巴尔扎克所说的布隆齐诺的侄子。《犹滴》（或译《朱迪特》）是他的代表作。

她亲自给男爵夫人端过来一张软垫扶手椅，自己拣了一把折椅坐下。她看出这个女子当年一定很美，而今情绪稍有波动，便肌肉痉挛，身子不停地抖动，她见了顿生恻隐之心。从前于洛和克勒韦尔向她描绘过的那种圣徒的生活，她一眼便看了出来；于是她不仅放弃了与这个女人争斗的念头，还在她理解了的这种伟大面前自惭形秽。才华出众的女艺人所佩服的，正是交际花取笑的东西。

"小姐，我是万般无奈才来的，顾不得体统……"

约瑟法的一个手势使男爵夫人明白，她把她寄予了厚望的那个人得罪了，她望了望女艺人。这道充满哀求的目光熄灭了约瑟法眼中的火焰，她终于露出了笑容。两个女人面部表情的交流，实在是此地无声胜有声。

"于洛先生离家已有两年半了，虽然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但不清楚在什么地方。"男爵夫人声音激动地说，"我做了个梦，它使我生出一个也许是荒唐的念头，就是您一定会关心于洛先生。要是您能让我再见到于洛先生，啊！小姐，我在世一天，一定为您向上帝祈祷一天……"

歌唱家未曾回答，两颗硕大的泪珠先在眼眶里打转。

"夫人，"她以极其谦卑的语气说道，"我不认识您的时候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可是现在，我有幸在您身上看到了美德在世上最伟大的形象，请相信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过失，我真的很后悔；所以，您放心，为了弥补过失我什么都可以做！……"

她执起男爵夫人的手，不容她抗拒，毕恭毕敬地吻了一下，甚至屈了屈膝。然后带着扮演玛蒂尔德① 一角上场时的神气，洋洋得意地站起来，打了铃。

"去，"她吩咐男仆，"骑上马，快马加鞭，去圣莫尔神庙街给我找到小比茹，把她给我带来。替她雇辆车，多付点钱给车夫，叫他快一点。一分钟也别耽搁……不然我辞了你。"

"夫人，"她回过头来，用充满敬意的口吻对男爵夫人说，"您应该原谅我。我一找到埃鲁维尔公爵做靠山，就打发男爵回到您身边，因

① 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1829)中的角色。

为我听说他为了我弄得倾家荡产。我还能怎么办呢？在戏剧这一行，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全得有后台。我们的薪水还不够一半的花销，所以只好找几个临时丈夫……我并不想缠着于洛先生，是他硬要我离开一个有钱人，一个爱慕虚荣的笨蛋。本来克勒韦尔老头一定会娶我的……”

“这事他跟我说过。”男爵夫人插了一句嘴。

“唉！您瞧，夫人！要是我只有过一个合法丈夫，今天不就是一个规矩女人了吗！”

“小姐，您有您的苦衷，”男爵夫人说，“上帝会体谅的。我呢，我来不是向您兴师问罪的，相反是要求您做个人情。”

“夫人，我供给男爵先生生活费快有三年了……”

“您！”男爵夫人嚷道，泪水涌上了眼眶。“啊！我能为您做什么？我只能祈祷……”

“我！还有埃鲁维尔公爵先生，”歌唱家又说，“他心地极好，是位真正的绅士……”

然后约瑟法把图尔老头搬家和结婚的事讲了一遍。

“这么说，小姐，”男爵夫人说，“靠了您的帮助，我丈夫没有缺吃少穿？”

“我们为此尽了力，夫人。”

“现在他在哪儿？”

“大约半年前，公爵先生告诉我，男爵把公证人那儿的八千法郎支完了——公证人只知道他叫图尔——这笔钱本该每三个月按等份支取一次的。”约瑟法回答。“我和德·埃鲁维尔先生都没有男爵的消息。我们这般人，整天忙忙碌碌，哪儿还有闲功夫跟在图尔老头后面跑。偏巧六个月来，比茹，给我绣花的女工，他的……怎么说呢？”

“他的情妇，”于洛夫人说。

“他的情妇，”约瑟法重复了一遍，“没有上这儿来。奥林珀·比茹小姐很可能已经离了婚。姘居的人离异是常有的事。”

约瑟法起身在花架上摘了几朵名贵的鲜花，扎成一个漂亮芳香的花束送给男爵夫人。应该承认，事情完全出乎男爵夫人所料。一般人把天才当作怪物，吃喝、走路、讲话都跟旁人不同，男爵夫人也与

众人想法一样，预备看到一个迷人的约瑟法，当歌唱家的约瑟法，既风趣又多情的交际花；岂料眼前竟是一位安详稳重的女子，有着因具备才华而显露的高贵，有着深知晚上才是女王的演员的谦虚。不仅如此，她还通过眼神、态度和举止向贤德女子，向圣歌中的哀痛的母亲，表示充分和深切的敬意，在她的伤口上撒满鲜花，正如意大利人用鲜花供奉圣母。

"夫人，"半小时后男仆回来说，"比茹大妈正在路上；可是小奥林珀是指望不上了。夫人的绣花女工当了太太，她结婚了……"

"跟人同居吧？……"约瑟法问道。

"不，夫人，是正式结婚。她做了一家大铺子的老板娘，丈夫在意大利人大街开着一家大时装店，已做了几百万的生意，她把自己的绣作铺留给了姐妹和母亲。现在她是葛勒努维尔夫人。那位大商人……"

"又一个克勒韦尔！"

"对，夫人。"男仆说，"他在婚约上写明给比茹小姐三万法郎年金。听说她姐姐也要嫁给一个有钱的肉铺掌柜了。"

"看来您的事情不好办了。"歌唱家对男爵夫人说，"男爵先生已经不在我原先安插他的地方。"

十分钟后，仆人通报比茹太太到了。为谨慎起见，约瑟法把男爵夫人请到小客厅里，并且拉上了门帘。她对男爵夫人说：

"您会吓着她的，如果她猜到您跟她吐露的秘密有关，就什么也不会讲了，让我来掏她的真话吧！您藏在这儿，什么都听得见。这台戏，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是常演的。"

"喂，比茹大妈，"歌唱家对一位穿着格子花呢衣裳、好似节日装束的女门房般的老妇人说，"你们这下全高兴了吧？您女儿运气真不错！"

"噢！高兴……我女儿每月给我们一百法郎，她可是出门坐车，吃饭用银餐具，成了百万富婆。奥林珀明明可以不让我再辛苦的。活了这把年纪还得干活！……难道这是对我好？"

"您把她生得那么漂亮，她不该忘恩负义，"约瑟法接着说，"可是她干吗不来看我？是我把她许配给我叔叔，使她脱离苦海的……"

“是啊，夫人，图尔老头！……可是他年纪太大，身子骨也不行了……”

“你们把他弄到哪儿去了？他还在你们家吗？……她真不该离开他，如今他有了几百万……”

“啊！老天爷啊！”比茹大妈说，“她待他不好的时候，我们正是这样对她说的，可怜的老头，他真和气！啊！她把他折腾惨了！奥林珀变坏了，夫人！”

“怎么回事？”

“夫人，请别见怪，她认识了一个被戏院雇来鼓掌的，是圣马尔索城关一个老床垫工的侄孙。这个二流子，跟所有漂亮的小伙儿一样，这么说吧，一个捧场的，是神庙街上的红人。他在那儿为新戏呐喊助威，还像他自己说的，为女戏子鸣锣开道。上午，他吃午饭；戏开场前，他吃晚饭，给自己打兴奋剂；他天生爱喝甜烧酒，爱打弹子。我对奥林珀说：‘这可不是个行当呀！’”

“可惜这是个行当。”约瑟法说。

“总而言之，奥林珀为这小子迷昏了头，夫人，跟他来往的全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天他差点跟小咖啡馆里的小偷一块儿给抓了去，是鼓掌班的头头勃罗拉先生给求的情。那小子戴着金耳环，整日游手好闲，靠那些风魔小白脸儿的女人养活！他吃光了图尔先生给我们小丫头的钱。绣作铺给搞得一塌糊涂。绣花挣来的钱，全花在弹子台上了。夫人，那小子有个漂亮妹妹，一个下三烂，那时在大学区里干着跟她哥哥一样的行当。”

“茅庐游乐场的一个轻佻女郎。”约瑟法说。

“对，夫人。”比茹大妈说，“伊达摩，那小子自称伊达摩，其实真名是夏尔丹。伊达摩猜想您叔叔比他自己说的更有钱，便设法把妹妹爱洛迪（他给她起了个艺名）送到我们这儿当了工人，没让我女儿有一点疑心；老天爷！她把铺子搅得一团糟，那些可怜的姑娘全被她带坏了，狗改不了吃屎嘛，请别见怪……她千方百计把图尔老头搞到了手，把他拐到不知哪儿去了。这下我们可麻烦了，老头丢下了一大笔债，我们至今也没有还清；不过欠债有我女儿的份，到期的票据由她去付……伊达摩替妹妹把老头弄到手后，就甩了我可怜的女儿，现在



仆人通报比茹太太到了。

跟一个杂耍剧院演小情人的女戏子在一起……所以我女儿才结了婚，您听我给您讲……”

“您可知道那个做床垫的住在哪儿？……”约瑟法问道。

“夏尔丹老头吗？这号人哪有住的地方！……他早上六点钟已经喝醉了，一个月只做一个床垫，整天待在下等小咖啡馆里打母鸡……”

“怎么，他打母鸡？……他是只高傲的公鸡吗？”

“您不懂，夫人；那是指打弹子赢的赌注，他每天赢上三四场，然后就喝……”

“喝母鸡的奶！”约瑟法说，“既然伊达摩是在大街上混的，问问我的朋友勃罗拉，兴许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夫人，因为这是半年前发生的事。伊达摩是那班该上轻罪法庭的家伙，从那儿再进默伦中央监狱，然后……哼！……”

“进草地①！”约瑟法说。

“啊！夫人什么都知道。”比茹大妈微笑着说，“要是我女儿没有认识那家伙，她呀，她现在……不过老实说，我女儿的运气还是不错的；葛勒努维尔先生爱上了她，娶她做老婆……”

“这门婚事是怎么成功的？”

“夫人，是奥林珀的绝望成全了好事。她被遗弃后，跑去找那个女戏子算账，给了她好几个大巴掌！……她丢了疼她爱她的图尔老头，简直不想再找男人了。这时葛勒努维尔先生想安慰她，他是我们的大主顾，每季度买两百条绣花丝巾；可是，不管是真是假，她说除非上区政府上教堂，别的话免谈。‘我要做规矩女人！……’她总说，‘不然就去死！’她居然不松口。最后葛勒努维尔先生答应娶她，条件是她跟我们断绝来往，我们同意了……”

“得了一笔钱吧？……”明察秋毫的约瑟法说。

“对，夫人，一万法郎，另给我父亲一笔年金，他已经不能干活了……”

“我当初拜托您女儿好好服侍图尔老头，她却把他扔进了狗屎

① 罪犯行话，指苦役犯监狱。

堆！这可不好。从此我再也不关心别人了。瞧，做好事就落得这样的结果！……要行善的效果好，显然事先得盘算盘算。奥林珀耍这种花招，也该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要是您在半个月之内找到图尔老头，我会给您一千法郎……"

"这太难了，我的好太太，不过一千法郎可是一大堆一百个苏的硬币呢！我要想法子挣这笔赏钱……"

"再见吧，比茹太太。"

歌唱家走进小客厅，发现于洛夫人完全晕过去了；虽然失去了知觉，神经性颤抖仍使她浑身打着哆嗦，正像一条游蛇被斩成几段后还在蠕动。嗅盐啊，凉水啊，常用的办法都用上了，男爵夫人才恢复了知觉，或者说恢复了痛苦的感觉。她认出了歌唱家，见身边没有旁人，便说：

"啊！小姐！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坚强些，夫人，"约瑟法坐在男爵夫人脚边的一只垫子上，吻着她的手，答道，"我们会找到他的；要是他弄了一身污泥，那就让他洗洗干净！请相信我，对有教养的人，这只是个着装问题……让我来补赎我对您的伤害吧，既然您上这儿来，足见不管您丈夫如何行事，您仍然深深爱着他……当然啰！……这可怜的人！他喜欢女人……唉！要知道，如果您有一点点我们装腔作势的本领，他或许就不那样放荡了；因为您会成为我们擅长做的人：一个男人需要的各种女人。政府真该为规矩女人办一所培训学校！可是各届政府都那么假正经！……政府受我们指挥的男人指挥！我，我同情人民！……不过现在该为您出力，不是说笑的时候……好吧！请放心，夫人，回家去吧，别操心了。我一定给您找回您的埃克托，跟三十年前一样。"

"噢！小姐，咱们去葛勒努维尔太太家吧！"男爵夫人说，"她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我今天就能见到于洛先生，我可以立即帮他摆脱贫困，摆脱耻辱……"

"夫人，对您的抬举，我永远感激不尽，所以不能让唱歌的约瑟法，埃鲁维尔公爵的情妇，跟代表美德的最美丽、最圣洁的人并肩而立。我太尊敬您了，决不肯让别人看到我在您身边。这不是女戏子的谦卑，而是我对您表示的敬意。见到您，夫人，我真后悔没有走您

的路，尽管荆棘扎得您手足流血！可有什么办法！我属于艺术，您属于美德……”

“可怜的姑娘！”处于痛苦中的男爵夫人为一种充满怜悯的奇特好感所打动，说道，“我一定为您向上帝祈祷，因为社会需要艺人，您是社会的牺牲品。等您老了再赎罪吧……您会如愿的，要是上帝肯倾听一个……”

“一个殉道者的祈祷，夫人。”约瑟法说，毕恭毕敬地吻了吻男爵夫人的裙角。

阿黛莉娜执起歌唱家的手，把她拉到身边，吻了她的额角。歌唱家快活得涨红了脸，低声下气地把阿黛莉娜一直送上了车。

“这是位女施主，”男仆对女佣说，“因为她对任何人都不这样，甚至对她的好朋友珍妮·卡迪讷夫人！”

“您等几天，夫人，”她说，“您一定会见到他，不然我就不认祖先的上帝了；要知道，一个犹太女子说这种话，就是保证一定成功。”

男爵夫人走进约瑟法家的时候，维克托兰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年纪大约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她为了见到名律师，竟把保安处长那个吓人的名字抬了出来。仆人通报：

“圣埃斯泰太太到！”

“我用了一个化名。”她一边坐下一边说。

见到这个奇丑的老妪，维克托兰不由得心里一阵哆嗦。尽管衣着华丽，可是她那张扁平的白脸上皱纹密布，青筋暴突，透着一股阴冷的杀气，令人感到恐怖。马拉[①] 倘若是个女人并活到这把年纪，就会跟圣埃斯泰一样，成为恐怖的化身。这个阴险的老妇一双发亮的小眼睛里，露出老虎的凶残和贪婪。一只狮子鼻，大鼻孔如两个椭圆形的窟窿，从里面喷出地狱之火，令人想起最凶恶的猛禽之喙。凶相毕露的低额头上，盘踞着诡计多端的精灵。脸上每一道沟沟坎坎里，乱七八糟地长着长长的胡须，显出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男子汉气概。不管谁见过这个女人，都会觉得没有一个画家画好了梅菲斯

① 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领袖。

特① 的那张脸……

“亲爱的先生，”她以保护人的口吻说道，“我已经多年不管闲事了。这次来帮您的忙，是看在我亲爱的侄儿面上，我爱他胜过爱亲生儿子……内阁会议主席为您的事跟警察署长咬了几句耳朵。和夏皮佐先生商量后，署长认为警察绝不能插手这类事。他们要我侄子全权处理，可是我侄子只能出出主意，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

“那么您就是他② 的姑母……”

“您猜着了，我挺自豪的，”她打断律师的话答道，“因为他是我的徒弟，一进门就满师的徒弟……我们研究了您的案子，作了测算。您愿不愿出三万法郎把这一切摆平？我给您了结这件事，事成之后您再付钱……”

“您认识那些人？”

“不，亲爱的先生，我正等您提供情况。人家告诉我们：有个老糊涂落在一个寡妇手里。这个二十九岁的寡妇是个骗钱的好手，从两个当家的男人那里刮走了四万法郎的年金。她马上要嫁给一个六十一岁的老头儿，好吞下八万法郎利息的一笔家产；她将使一个规矩人家破产，然后很快甩掉老丈夫，把万贯家私送给某个情人的孩子……事情就是这样。”

“一点不错！”维克托兰说。“我的岳父克勒韦尔先生……”

“从前做花粉生意，现在当区长；我就在他那个区，别人叫我努里松太太。”她接口道。

“那个女的是玛奈弗夫人。”

“我不认识她，”圣埃斯泰太太说，“可是，不出三天，我就能知道她有几件衬衣。”

“您能阻止这件婚事吗？……”律师问道。

“到什么阶段了？”

“公布了第二次结婚预告。”

“那得劫走那个女的。今天是星期天，只剩三天了，他们下星期

① 梅非斯特，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梅非斯特意为“憎恨光明的人”。

② 指雅克·柯冷，即伏脱冷，此时他已投靠警厅，成为秘密警察的头子。

三就要结婚,来不及了！不过可以给您杀了她……”

维克托兰·丁洛这个规矩人,听到冷冷吐出的这几个字,不由跳了起来。

“谋杀！……”他说,“你们怎么下手呢?”

“先生,我们替天行道已有四十年了,”她异常骄傲地回答,“在巴黎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哼！不止一个人家,而且是圣日耳曼城关的,向我道出他们的秘密！我成全、拆散了多少门亲事,撕掉了多少份遗嘱,拯救了多少人的名誉！在这儿,”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像圈养牲畜一样装着许许多多的秘密,这些秘密给我带来三万六千法郎的年金;您呢,您也将成为我的一头羔羊。要是把办法讲出来,我还成其为我吗！我只行动！亲爱的律师,以后出的事全是巧合,您丝毫不必受良心的谴责。您将像被梦游者治愈的人一样,一个月后,以为一切都是天意。”

维克托兰出了一身冷汗。这个自命不凡、大言不惭、该进苦役监的女人,比刽子手还令他心惊肉跳;她穿一身紫红色的袍子,他觉得是件血衣。

“夫人,如果事情成功必须要某个人送命,如果因此而犯罪,我就不要您这个老经验帮我活动了。”

“您真是个大孩子,先生!”圣埃斯泰太太回答,“您既想在自己眼中保持正直的形象,又希望您的敌人死掉。”

维克托兰做了个否认的手势。

“是的,”她接着说,“您要这个玛奈弗夫人吐出她嘴里的猎物！您怎么办才能叫一只老虎松开它叼着的那块牛肉呢?是不是摩挲着它的背喊:猫咪！……猫咪！……您这样是行不通的。您下令开战,可又不愿意有人受伤！好吧,既然您非要这个清白不可,我就当作礼物送给您。我在正人君子中,总看出当伪君子的料！三个月之内,有个穷教士会来向您讨四万法郎,以便重修近东沙漠中一座坍塌的修道院。要是您对事情的结局满意,就给他四万法郎！反正您还要纳大笔的税嘛！跟您将到手的钱相比,区区四万法郎算不得什么。”

她站起来,只见一双肥大的脚勉强塞在缎子鞋里,肉都挤了出来。她面带微笑行礼告辞。

“魔鬼有个姐妹呢。”维克托兰边站起来边想。

他送走了这个奇丑无比的陌生女人，她是从间谍窝里招魂招来的，正像幻梦芭蕾剧中仙女的棍子一挥，妖怪便从歌剧院舞台下面钻了出来。维克托兰在法院办完公后，去找警察署最重要的一个处的处长夏皮佐先生，想打听一下陌生女人的来历。他见夏皮佐先生一个人在办公室，便为他的帮助向他道谢。

“您给我派来的老婆子，”他说，“在犯罪方面尽可作巴黎的化身。”

夏皮佐先生把眼镜往文件上一放，惊讶地望着律师。

“如果不事先通知您，不写张引荐的字条，我决不会派任何人去见您。”他答道。

“那么是警察总监先生……”

“我想不是。”夏皮佐说，“上次维桑布尔亲王在内政大臣家吃饭，见到了总监先生，向他谈起您的处境，很不妙的处境，问他能不能从中调解，帮您个忙。总监见亲王为这件家庭纠纷而难过，也非常关心，古道热肠地找我商量过。警察署这个部门既遭人诟病，又大大有益于社会。自现任总监执掌大权以后，他一开始便决心不过问别人的家事。从原则和道义上讲他是对的；可事实上他却错了。我在警察署已干了四十五年，从一七九九年到一八一五年，警察署给许多家庭帮过大忙。一八二〇年以来，报界和立宪政府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条件。因此，我主张不再插手这类纠纷，承总监先生看得起，居然采纳了我的意见。保安处长当着我的面接到不得采取行动的命令；万一您接见的人是他派去的，我一定申斥他一顿。这种情况是要撤职的。这话讲起来轻巧：让警察去办这件事！警察！警察！可是，亲爱的律师，元帅和大臣们都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回事，只有警察自己了解自己。那些王上，拿破仑，路易十八，知道他们的警察在做什么；而我们做的事，只有富歇、勒努瓦先生、德·萨蒂讷先生[①]，以及几位有头脑的总监才清楚……如今一切都变了。我们人数减少了，武装给解除了！我看见多少人的不幸在冒头，而只要我谨慎小心，当断则

① 以上三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担任过公安部长或警察总监。

断，本来是可以阻止它们发生的！……那些限制我们权力的人，一旦像您一样遇到某些伤天害理的事，必须跟清除污泥似的清除干净时，一定会怀念我们的！在政治上，警察必须为公众的安全防范一切；可是，家庭是神圣的。我会竭尽全力去发现并阻止谋杀王上的行动！我会使一座房屋的墙壁变得透明；可是插手家庭内部的事，干涉私人的利益！……只要我在任上，那绝对不行，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新闻界，中左派议员先生！”

“我该做什么呢？”小于洛停了一会儿问道。

“嗳，您就叫做家庭！”处长说，“不用多讲了，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来帮您的忙，把警察变成干预情欲和个人利益的工具，那怎么行？……要知道，法官们认为迫害前任保安处长是违法的，而他必然遭到迫害的奥秘正在于此。比比·吕潘用警察为私人服务。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凭他掌握的手段，那家伙可以生杀予夺，无所不为……”

“可处在我的地位怎么办？”于洛问。

“噢！您这个兜售主意的人，竟向我讨主意！”夏皮佐先生回答，“得了，我的大律师，您在取笑我。”

于洛向处长告辞，没有看见官员起身送客时微微耸了耸肩膀。

“这号人还想当政治家！……”夏皮佐先生又拿起文件，自言自语道。

维克托兰回到家，一肚子的困惑，又无法跟任何人说。吃晚饭时，男爵夫人快活地向孩子们宣布，一个月之内，他们的父亲就可以和他们共享宽裕的生活，在家人中安度晚年了。

“啊！只要能见到男爵回家，我愿意拿出我的三千六百法郎年金！”李斯贝特叫道。“可是，我的好阿黛莉娜，这样高兴的事，别想得太早了！……我求求你。”

“李斯贝特说得对。”塞莱斯蒂娜说，“亲爱的妈妈，等着事情发展吧。”

男爵夫人怀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把她去看约瑟法的经过讲了一遍，觉得这些可怜的女子尽管享福，其实很不幸；她又提到做床垫的

夏尔丹，奥兰仓库管理员的父亲，以此表明她的希望不会落空。

次日清晨七点钟，李斯贝特雇了一辆马车到图尔奈河滨路，在普瓦西街的拐角处叫车子停下，对马车夫说：

“您上贝尔纳丹街七号去一趟，那是一幢有走廊没有门房的楼房。您上到五层楼，靠左手的门上写着：‘夏尔丹小姐，织补花边和开司米。’您按铃。有人出来。您说找骑士。人家回答：‘他出去了。’您说：‘我知道，去找他吧，他的女用人在河滨路的一辆马车里，想见他……’”

二十分钟后，一个约莫八十岁的老头怯生生地露了面。他须发全白，鼻子冻得通红，苍白的脸像老太婆一样皱巴巴的，他拖着步子走路，脚上穿一双粗布条编的拖鞋，背佝偻着，穿一件脱了毛的羊驼毛呢制服，没有佩戴勋章，一件女式羊毛开衫的袖口露在外边，衬衣脏得发黄。他望了望马车，认出了李斯贝特，来到了车门边。

“啊！亲爱的堂姐夫，”她说，“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爱洛迪把我的东西全搜刮光了！”于洛男爵说，“夏尔丹这家人个个是臭流氓……”

“您愿意回家吗？”

“噢！不，不，”老人说，“我想到美洲去……”

“阿黛莉娜找到了您的线索……”

“啊！能不能替我还债呀？”男爵一脸狐疑地问道，“萨玛农追着我讨债。”

“我们还没有付您过期未付的钱，您儿子还欠着十万法郎……”

“可怜的孩子！”

“您的养老金还要等七八个月才能支取……要是您愿意等，我这儿有两千法郎！”

男爵贪婪地伸出手，动作挺吓人。

“给我，李斯贝特！上帝会报答你的！给我吧！我知道去哪儿！”

“那您会告诉我吗，老妖怪？”

“会的。我可以等这八个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小天使，一个好姑娘，人很老实，还没有到学坏的年龄。”

“想想重罪法庭吧。”李斯贝特说，她相信总有一天于洛会上法

庭。

“嗳！是夏罗纳街！”于洛男爵说，“一个出什么事也闹腾不起来的街区。放心，人家永远找不到我的。李斯贝特，我改名叫托雷克老头了，假充细木工出身，小姑娘喜欢我，我再也不会让人爬到背上拔毛了。”

“毛已经拔光了！”李斯贝特望着礼服说。“堂姐夫，我送你去好吗？……”

于洛男爵登上马车，没有告别就把爱洛迪小姐扔下不管了，好像扔一本读过的小说。

路上的半个小时里，于洛男爵只顾跟李斯贝特讲阿塔拉·于迪西那个小姑娘，因为他已经逐步染上了断送老年人的可怕嗜好。到了圣安东尼城关的夏罗纳街，他拿着两千法郎，在一幢外观可疑又可怕的房子前下了车。

“再见，堂姐夫，你现在是*托雷克老头*，对吧？有事只能派人来找我，而且每次都要在不同的地方托人。”

“一言为定。噢！我真高兴！”男爵说，想到未来的新艳福，他快活得容光焕发。

“在这儿人家找不到他的。”李斯贝特心想。到了博马舍大街，她叫车子停下，换乘了公共马车回到路易大帝街。

第二天，克勒韦尔来看女儿女婿。仆人通报时，全家人已吃过了午饭，都在客厅里。塞莱斯蒂娜跑过去搂住父亲的脖子，亲亲热热的仿佛他头天刚来过，其实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登门。

“您好，父亲！”维克托兰向他伸出手，说道。

“你们好，孩子们！”自命不凡的克勒韦尔说，“男爵夫人，我向您致意。天哪！这些娃娃长得多快！要赶走我们啊！好像说：‘爷爷，我要我的位置！’伯爵夫人，您总是光彩照人，”他望着奥棠丝补了一句。——“啊！还有我们剩下的宝贝，我的贝姨，一本正经的童贞女。你们在这儿都挺好的嘛……”他跟众人一一打过招呼，大声笑着，把大胖脸上红通通的肥肉费力地扯动了一阵。

然后他带着几分鄙夷瞧了瞧女儿的客厅。



一个约莫八十岁的老头怯生生地露了面。

“亲爱的塞莱斯蒂娜，我要把索塞街的家具统统给你，放在这儿一定很合适。你的客厅需要换个样子了……啊！这个小文赛斯拉真有意思！嗳！咱们这些小家伙乖不乖呀？得有好品行才成啊！”

“对那些品行不端的人而言。”李斯贝特说。

“亲爱的李斯贝特，这种挖苦话跟我没有关系了。孩子们，我要结束多年来那种不明不白的处境；作为好家长，我来这儿傻里傻气地向你们宣布：我要结婚了。”

“您有权利结婚，”维克托兰说，“当初您同意把我亲爱的塞莱斯蒂娜许配给我时讲过一句话，现在我把它奉还给您……”

“什么话？”克勒韦尔问道。

“您说您不再婚。”律师回答，“您得承认，当时我并没有要求您做此承诺，是您自愿做的，我还提醒您不该这样束缚自己。”

“不错，我想起来了，亲爱的朋友。”克勒韦尔难为情地说，“的确，呃！……亲爱的孩子们，要是你们愿意跟克勒韦尔太太好好相处，你们绝不会后悔……维克托兰，您的体贴使我感动……谁待我好，是不会吃亏的……嗳！好好欢迎你们的后妈，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父亲，您不告诉我们谁是您的未婚妻吗？”塞莱斯蒂娜说。

“这可是戏里的秘密。”克勒韦尔说，“别玩捉迷藏了！李斯贝特一定告诉你们了……”

“亲爱的克勒韦尔先生，”洛林女子反唇相讥，“有些名字，在这儿是不提的……”

“好吧！是玛奈弗夫人！”

“克勒韦尔先生，”律师板着脸回答，“我和妻子决不出席这场婚礼，并非为了利害关系，刚才我已经直率地跟您谈过了。不错，倘若您在这样的结合中找到幸福，我会非常高兴；可是考虑到名誉和体统，我只能这样做，这是您应该明白而我又无法明说的，因为我不能再碰依然流着血的伤口……”

男爵夫人向伯爵夫人递了个眼色。奥棠丝抱起孩子说：

“走，洗澡去，文赛斯拉！——再见，克勒韦尔先生。”

男爵夫人默默地向克勒韦尔告辞。孩子被突然叫去洗澡，露出一脸惊讶，克勒韦尔见了不禁微微一笑。

“先生，”律师等只剩下李斯贝特、他妻子和岳父时，大声说道，“您娶的女人掠夺了我父亲的财物，冷酷地使他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她毁了岳父又偷女婿，使我妹妹伤心得要死……您以为有我到场，就表示我们赞成您的荒唐？我真可怜您，亲爱的克勒韦尔先生！您没有家庭观念，不懂得家庭的各个成员是荣辱与共的。情欲不可理喻。（可惜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清楚！）痴情的人既聋又瞎。您女儿塞莱斯蒂娜太孝顺，决不会对您说半句责备的话。”

“这才妙呢！”克勒韦尔试图打断这顿申斥，说道。

“塞莱斯蒂娜要是对您有半点责备，就不会做我的妻子了，”律师接着说，“可是我，趁您还没有失足掉进深渊前，我可以试图拦住您，尤其我已经向您证明我没有私心。我关心的当然不是您的财产，而是您本人。为了向您表明心迹，我可以补充一句，省得您签订婚约时放心不下：我的经济状况很好，我们一无所求……”

“还不是靠了我！”克勒韦尔脸色发青，叫道。

“靠的是塞莱斯蒂娜的财产，”律师回答，“您给女儿的嫁妆，不到她母亲留给她的钱数的一半，如果您后悔给了她钱，我们准备如数奉还……”

“您知道吗，我的女婿先生。”克勒韦尔摆好姿势，说道，“玛奈弗夫人姓了我的姓，就只该以克勒韦尔夫人的身分，为自己的行为向世人担保了。”

“对感情上的事，对越轨的情欲，这也许是绅士风度，宽宏大量；但我不知道哪个姓氏，哪条法律，哪个头衔，可以掩盖以卑鄙手段夺走我父亲三十万法郎的偷盗行为！……亲爱的岳父，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您的未婚妻配不上您，她欺骗您，发疯似的爱着我的妹夫斯坦卜克，替他还债……”

“债是我还的……”

“好，”律师又说，“我为斯坦卜克伯爵高兴，他总有一天可以把债还清了；可是她爱他，非常爱他，常常爱他……”

“爱他！……”克勒韦尔脸色大变，说道。“诽谤一个女人，是卑鄙的，下流的，小器的，粗俗的！……先生，说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

“我会拿证据给您看……”

“我等着……”

“后天，亲爱的克勒韦尔先生，我会告诉您在哪一天，几时几刻，我可以揭穿您未婚妻丢人现眼的丑事……”

“很好，那我才高兴呢。”克勒韦尔恢复了镇静，说道。“再见，孩子们。再见，李斯贝特……”

“李斯贝特，你跟着他。”塞莱斯蒂娜附在贝姨耳边说。

“嗯！您就这样走了？……”李斯贝特冲克勒韦尔叫道。

“啊！”克勒韦尔对她说，“他现在好厉害，我的女婿，他出师了。法院，议会，司法界和政界的阴险狡诈，把他调教成一条刚毅果敢的汉子。哈哈！他知道我下星期三结婚，今天是星期天，这位先生竟提出在三天之内告诉我，哪一天他将向我证明我妻子配不上我……这倒不笨……我现在回去签婚约。嗳，跟我去吧，李斯贝特，走！……他们什么也不会知道的！我原想留给塞莱斯蒂娜四万法郎年金；可是于洛刚才的行为叫我永远死了心。”

“给我十分钟，克勒韦尔老头，您在门口的马车里等我，我要找个出门的借口。”

“好！就这样……”

“朋友们，”李斯贝特回到客厅对全家人说，“我跟克勒韦尔一块儿去，今天晚上签婚约，我可以把条款告诉你们。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去看那个女人了。你们的父亲气极了，他要剥夺你们的继承权……”

“他好虚荣，不会这样做的。”律师回答，“他一直想占有普雷斯勒那块地，他会给自己留着，我了解他。不过即便他再有孩子，塞莱斯蒂娜也能分到一半遗产，法律不允许他把全部家产拿去送人……但这些问题跟我不相干，我只想着我们的名誉……去吧，贝姨，”他握着李斯贝特的手说，“注意听婚约的内容。”

二十分钟后，李斯贝特和克勒韦尔走进猎犬街的公馆，玛奈弗夫人正有点心焦地等着她吩咐办的事情的结果。久而久之，瓦莱丽发疯般的爱上了文赛斯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女人在一生中都要遭遇一回。这个平庸的艺术家，在玛奈弗夫人手里变成了十全十美的情人，她少不了他，正如过去于洛男爵少不了她。瓦莱丽把头靠在斯

坦卜克肩上，一只手拎着拖鞋，另一只手给他捏着。自克勒韦尔走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好像当代那些明文规定禁止翻印的长篇文学作品。这篇私密诗的杰作自然引得艺术家懊悔不已，他不无苦涩地说：

“唉！我结了婚真是倒霉透了！要是我像李斯贝特说的等一等，今天就可以娶你了。”

“只有波兰人才希望把一个忠诚的情妇娶做妻子！”瓦莱丽嚷道，“拿爱情换义务！拿快乐换烦恼！”

“你这个人太任性！”斯坦卜克回答，“我不是听见你跟李斯贝特提起蒙泰斯男爵，那个巴西人吗？……”

“你愿意替我把他甩掉吗？”瓦莱丽问。

“要阻止你跟他见面，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以前的雕刻家回答。

“告诉你，亲爱的，我过去敷衍他，是为了嫁给他，瞧，我什么都对你说！……我曾经答应过那个巴西人……（噢！那是早在认识你之前。她见文赛斯拉做了个手势，连忙说。）唉！他老拿这个来折磨我，我只好偷偷摸摸地结婚；如果他知道我要嫁给克勒韦尔，他这种人是会……会杀了我的！……”

“噢！这倒不用怕！……”斯坦卜克做了个不屑的手势，意思是对一个有波兰人爱着的女子来说，这种危险是不值一提的。

要知道，论勇敢，波兰人决不是吹牛，因为他们的确非常勇敢。

“可是克勒韦尔这个蠢货偏偏要大宴宾客，为了我的婚礼又表现出既省钱又摆谱儿的癖好，叫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于洛男爵被打发走后，亨利·蒙泰斯男爵继承了夜里可随时上她家来的特权。尽管她人很机灵，但还是没有找到借口跟巴西人闹翻，并要他自以为理屈。这种情况，瓦莱丽能向她心爱的男人坦白吗？她深知男爵的性格近乎野蛮，和李斯贝特十分相近，因此一想到里约热内卢的这个摩尔人①，便不免要发抖。听到车子的声音，斯坦卜克松开了他搂着的瓦莱丽，拿起一张报纸埋头读起来。瓦莱丽则专心致志地为未婚夫绣着拖鞋。

---

① 影射莎士比亚名剧《奥瑟罗》中怀疑妻子不贞的威尼斯公国大将、摩尔人奥瑟罗。

“这不是诬蔑她吗！”在房门口，李斯贝特指着眼前的情景，附在克勒韦尔的耳边说，“瞧瞧她的头发！乱了吗？照维克托兰的说法，好像您可以撞上一对在窝里调情的小斑鸠。”

“亲爱的李斯贝特，”克勒韦尔摆好姿势，回答道，“要把荡妇阿斯帕西娅造就成烈女卢克雷蒂亚[1]，只消激起她的热情！……”

“我不是总跟您说，”李斯贝特接口道，“女人们喜欢您这样的风流胖子吗？”

“要不然她也太无情无义了，”克勒韦尔又说，“我在这儿花了多少钱？只有我和葛兰杜知道！”

说着他指了指楼梯。克勒韦尔把这座公馆当成自己的家，葛兰杜在装修时曾试图与克莱雷蒂一比高低，埃鲁维尔公爵正是把约瑟法房屋的设计交给了这位名噪一时的建筑师。可是克勒韦尔对艺术一窍不通，像所有生意人一样非要把费用预先定死不可。葛兰杜受工程预算的限制，没能实现其建筑师的梦想。约瑟法公馆与猎犬街公馆的不同，在于一个个性鲜明，另一个俗不可耐。在约瑟法家你欣赏的东西，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而克勒韦尔家里闪光耀眼的东西，却随处可以买到。这两种豪华之间有一条百万金钱之河。一面独一无二的镜子值六千法郎，由厂商制造并大量生产的只值五百法郎。一盏布尔本人造的吊灯公卖价高达三千法郎；用模具翻造出来的同样吊灯，只卖一千或一千二；从考古学上讲，一件有如拉斐尔的真迹，另一件只是赝品。一幅拉斐尔的赝品，你估多少价？所以，克勒韦尔的公馆是蠢人摆阔的绝妙标本，而约瑟法的公馆是艺术家住宅最美的典范。

“咱们有仗要打了。”克勒韦尔边说边向未婚妻走去。

玛奈弗夫人打了铃。

“去请贝蒂埃先生，”她对男仆说，“请不到就别回来。”然后她搂

---

[1] 阿斯帕西娅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美女，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她私生活糜烂，常常成为公众抨击和希腊喜剧讽刺的对象。卢克雷蒂娅是传说中古罗马的烈女，她不堪暴君塔奎之子塞克斯图斯的凌辱，愤而自戕。据传此事发生于公元前五〇九年，被激怒的群众起事把塔奎家族赶出罗马，建立了罗马共和国。

着克勒韦尔说:“要是你成功了,我的小老头,我的幸福就要推迟,咱们还要举办烦人的宴会;可是,既然全家人都反对这门婚事,我的朋友,按情理就不该大操大办,尤其新娘还是个寡妇。”

“我可相反,我要摆摆路易十四时代的排场。”克勒韦尔说,他近来觉得十八世纪太小家子气。“我订购了新车;有老爷的车和太太的车,两辆漂亮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一辆豪华轿式马车,座位很漂亮,像于洛夫人一样抖啊抖的。”

“啊!我要?……你现在不做我的羊羔了?不行,不行。亲爱的,你得照我的意思办。今天晚上咱们签婚约,不要外人到场。然后,星期三,咱们正式结婚,像人家真正结婚那样,悄悄地,照我可怜母亲的说法。咱们穿得简简单单,步行去教堂,望一场小弥撒。咱们的证人是斯蒂曼、斯坦卜克、维尼翁和马索尔,全是风雅人物,好像碰巧在区政府,为了咱们临时去望一场弥撒。你请区政府的同事破例在早上九点为咱们主婚。弥撒定在十点,十一点半咱们回家吃中饭。我已经答应客人,不到晚上不离席……客人有毕西沃、你的老伙计毕罗特里·杜·蒂耶、卢斯托、韦尼赛、莱翁·德·洛拉、韦尔努,全是顶尖儿的风雅人物,他们不知道咱俩结了婚,咱们要愚弄他们一回,喝个半醉,叫李斯贝特也出席;我要她学一学结婚,毕西沃会向她求婚,让她……懂点人事。”

玛奈弗夫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的疯话,克勒韦尔听了不觉发出颇有道理的感慨:

“这样快活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道德败坏?爱闹着玩儿罢了,可说她居心不良……得了吧!”

瓦莱丽把克勒韦尔拉到自己身边,坐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问道:

“你的孩子们是怎么说我的?讲了好多坏话吧!”

“他们硬说你,这么贞洁的女人,爱着文赛斯拉,爱得不正当!”

“我想我是爱他的,我的小文赛斯拉!”她嚷起来,叫着艺术家的名字,捧着他的头,吻了一下他的额角。“可怜的孩子,无依无靠,没有财产!还要被一头胡萝卜色的长颈鹿瞧不起!我有什么办法呢,克勒韦尔?文赛斯拉是我的诗人,我光明正大地爱着他,就像爱自己

的孩子！那些贞洁女子，处处事事只看到恶。哼！难道她们不能守着个男人不干坏事吗？我呀，我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要什么，人家给什么：糖果已经不能让我动心了。可怜的女人，我真同情她们！……是谁这样贬损我呀？”

“是维克托兰。”克勒韦尔说。

“嗳！你干吗不用他妈妈的那二十万法郎，叫他这个吃法律饭的鹦鹉闭嘴呢？”

“啊！男爵夫人早溜了。”李斯贝特说。

“叫他们当心点，李斯贝特！”玛奈弗夫人皱起眉头，说道，“要么他们在自己家里好好招待我，并且上后妈和岳母家来，全得来！要么我就（请转告他们）叫他们见不得人，比男爵还不如……最终我也想做个恶人了！真的，我认为恶是收割善的长柄镰刀。”

三点钟，卡陶的继任贝蒂埃公证人宣读了婚约，他事先跟克勒韦尔商量了一会儿，因为某些条款取决于小于洛夫妇将作出的决定。克勒韦尔给未婚妻的财产计有：（一）利息为四万法郎的指定证券；（二）公馆及公馆内的全部家具；（三）三百万法郎现金。此外，凡法律允许赠与的东西，他全送给未婚妻；免得日后对她的财产再作清点；去世时若无子女，夫妇俩将把他们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互赠对方。这份婚约使克勒韦尔的财产只剩下二百万。倘若他和新妇再育子女，由于瓦莱丽享有他的财产的用益权，塞莱斯蒂娜名下的财产便缩减到五十万法郎，约相当于他目前财产的九分之一。

李斯贝特回到路易大帝街吃晚饭，一脸绝望的神情。她对婚约作了解释和评论，但发觉塞莱斯蒂娜和维克托兰对这个坏消息无动于衷。于是她说：

“孩子们，你们惹恼了你们的父亲！玛奈弗夫人发誓要你们在家里接待克勒韦尔先生的妻子，还要你们去她家。”

“决不！”于洛说。

“决不！”塞莱斯蒂娜说。

“决不！”奥棠丝嚷道。

李斯贝特突然想打掉于洛一家人的傲气。

“好像你们有什么把柄叫她抓住了！……”她回答。“我还不知

道是什么，可是我一定会知道的……她含含糊糊地提到过二十万法郎的事，跟阿黛莉娜有关。”

于洛男爵夫人慢慢倒在了她坐的长沙发上，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

“去吧，孩子们！……”男爵夫人叫道，“接待那个女人吧！克勒韦尔先生是个无耻小人！他真该受极刑……听那个女人的话吧……啊！这是个妖怪！她什么都知道！”

于洛夫人满面泪水，呜咽着讲完这几句话，在女儿和塞莱斯蒂娜的搀扶下，挣扎着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只剩下李斯贝特和维克托兰两个人的时候，她叫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难想象，律师惊得发呆，直挺挺地站着，没有听见李斯贝特的话。

“你怎么了，我的维克托兰？”

“我吓坏了！”律师说，脸上顿时有了杀气，“谁碰我母亲该谁倒霉，我什么顾忌都没有了！我恨不得像踩死一条蝰蛇那样把那个女人踩扁……啊！她竟攻击我母亲的一生和名誉！……”

“她说，亲爱的维克托兰，这话可别传出去，她说要叫你们大家见不得人，比您的父亲还不如……她狠狠责备克勒韦尔没有用那个好像把阿黛莉娜吓坏了的秘密堵住您的嘴。”

请来了一位医生，因为男爵夫人情况严重。医生开了一剂鸦片含量很高的药水，阿黛莉娜服下后便沉沉人睡了，可是全家人依然惊恐万状。次日，律师一大早动身去法院，途经警察署时，他求保安处长伏脱冷叫圣埃斯泰太太去他家一趟。

“先生，上面有命令，不许我们管您的事，可是德·圣埃斯泰太太是做生意的，她听凭您吩咐。”鼎鼎大名的处长答道。

回到了家，可怜的律师得知母亲有神经错乱的危险。毕安训大夫、拉哈比大夫和昂加尔教授进行了会诊，刚刚决定下猛药疏通头部的淤血。毕安训大夫向维克托兰详详细细地解释为何在同仁均感绝望之时，他仍抱着缓解这次发作的希望。律师正听着的当儿，男仆前来通报，说他的委托人德·圣埃斯泰太太来了。维克托兰不等毕安训

把一句话说完，就疯子般丢下他奔下楼梯。

“在这个家里，莫非有精神病传染源？”毕安训转身对拉哈比说。

医生们走了，留下一名实习医生看护于洛夫人。

“一辈子的清白啊！……”自从发病以来，病人只讲了这句话。李斯贝特一直陪在阿黛莉娜的床边，守护了一夜；两位少妇很佩服她。

律师把丑老太婆领进书房，仔细关好一扇扇门，说道：

“嗳！亲爱的圣埃斯泰太太，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嗳！亲爱的朋友，”她带着嘲讽的眼神冷冷地望着维克托兰说道，“您细细想过了？”

“您动手了吗？……”

“您愿意出五万法郎吗？……”

“愿意，”小于洛说，“事情非干不可了。您知道吗？那个女人一句话，就使我母亲的性命和理智都有了危险。所以，您干吧！”

“已经开始干了！”老太婆接口道。

“啊？……”维克托兰浑身抽搐起来。

“那么您不限制费用？”

“相反。”

“因为已经花了两万三千法郎。”

小于洛呆呆地望着圣埃斯泰太太。

“哎哟！您这位法院的俊杰，难道是个傻瓜不成？”老太婆说。“我们用这个数目买到一个老妈子的良心和一幅拉斐尔的画，不算贵啊……”

于洛愣在那儿，眼睛瞪得大大的。

“嗳！”圣埃斯泰太太接着说，“我们收买了雷娜·图萨尔小姐，玛奈弗夫人的心腹……”

“我明白了……”

“不过，您要是舍不得花钱，就直说……”

“我一定如数付钱，您干就是了。”他回答，“我母亲对我说，那些人应该受极刑……”

“现在不兴车轮刑了。”老妇人说。



圣埃斯泰太太

"您保证能成功吗?"

"您放手让我干就是了。"圣埃斯泰太太回答。"您的复仇计划正在锅里炖呢。"

她望了望钟,正好是六点。

"您的复仇计划正在穿衣服,牡蛎岩饭店的炉子已经点上火,套车的马急得踢蹄子,我的烙铁烘热了。啊!我对您的玛奈弗夫人了如指掌。总之,一切准备就绪。捕鼠器里放了小丸子,明天我将告诉您耗子有没有毒死。我相信会的!再见,我的孩子。"

"再见,太太。"

"您会英语吗?"

"会。"

"您看过用英语演的《麦克白》吗?"

"看过。"

"那好,我的孩子,你要做国王了!就是说你要继承遗产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女巫说,莎士比亚猜中了她的心思,她似乎也熟悉莎士比亚。① 她把目瞪口呆的于洛丢在了书房门口。

"别忘了紧急审理定在明天!"她以老练的诉讼人的口吻和颜悦色地说。她见来了两个人,便想装一回潘贝什伯爵夫人。②

于洛一边向这位假冒的委托人行礼,一边想:"脸皮真厚!"

蒙泰斯·德·蒙泰雅诺男爵是个花花公子,一个叫人捉摸不透的花花公子。巴黎的时髦人物,跑马场的赌客和交际花们都称赞这位外国爵爷难以形容的背心、擦得锃亮的皮靴、无与伦比的手杖、令人艳羡的马匹,以及由名副其实的奴隶、饱尝皮鞭之苦的黑人驾驭的马车。人人知道他有钱,在著名银行家杜·蒂耶那儿有七十万法郎的存款;可是大家老是看见他独来独往。倘若去看首场演出,他坐在正厅前边的单人座位上。他不出入任何沙龙,从不跟哪个轻薄女郎挽臂而行!人家无法把他的名字和社交界任何一位漂亮女子的名字联系

---

① 见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第一幕第三场,三个女巫在荒原上向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白预言他将是未来的国王。

② 拉辛的《讼棍》中善于打官司的女主角。

起来。他的消遣，是在赛马俱乐部玩惠斯特牌。因此，人家只好诽谤他的私生活，而且更加可笑的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把他叫做孔巴比斯！① 毕西沃、莱翁·德·洛拉、卢斯托、佛洛丽纳、爱洛伊丝·布里斯图小姐和拿当，有天晚上跟许多时髦男女在鼎鼎大名的卡拉比讷家吃夜宵的时候，想出了这个滑稽之极的绰号。马索尔以行政法院推事的资格，克洛德·维尼翁以前希腊文教师的资格，把罗兰②《古代史》中记载的关于孔巴比斯的著名逸事，讲给那班无知的轻薄女郎听：孔巴比斯心甘情愿当阿贝拉尔③，负责看守一位国王的妻子，这位国王统治着亚述、波斯、大夏、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老教授杜·博卡日根据昂维尔第一个绘制的古代东方地图划分的其他行省。④ 这个绰号让卡拉比讷的宾客笑了好半天，引出了许多猥亵的笑话，在本书中不便复述，以免法兰西学院不授予它蒙蒂翁奖。不过开玩笑之余，大家注意到这个名字从此跟长着一头浓密长发的英俊巴西人连在了一起。约瑟法称他为*漂亮的巴西人*，正像人家说漂亮的金龟子！卡拉比讷，即赛拉菲娜·西奈小姐（这是她的真名），在交际花中名气最响，由于姿容秀美，机智俏皮，从蒂凯小姐（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玛拉迦）手中夺走了第十三区的大权。她和银行家杜·蒂耶的关系，正像约瑟法·弥拉和埃鲁维尔公爵的关系。

就在圣埃斯泰向维克托兰预言成功的那天早上七点钟左右，卡拉比讷对杜·蒂耶说：

“你要是对我好，就请我上牡蛎岩饭店吃晚饭，并把孔巴比斯邀来；我们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情妇……我跟人打赌说有……我想赢……”

---

① 孔巴比斯，公元前三世纪叙利亚塞琉西王国国王安条克一世的宠臣，因怕抵挡不住王后的魅力而自宫。

② 夏尔·罗兰(1661—1741)，法国教育家和作家，一七二〇至一七三八年发表《古代史》十三卷。

③ 阿贝拉尔(1079—1142)，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与学生爱洛伊丝相恋，秘密结婚并生有一子。为逃避惩罚，爱洛伊丝当了修女，阿贝拉尔被施宫刑后，也进了修道院。

④ 昂维尔(1697—1782)，法国地理学家；杜·博卡日(1760—1825)，昂维尔的学生，法国地理学会创始人。

“他一直住在王子饭店，我去一趟吧，”杜·蒂耶回答，“咱们好好乐一乐。把咱们那伙好汉全请上：好汉毕西沃，好汉洛拉！总之咱们的全班人马！”

七点半钟，在欧洲所有名流都来吃过饭的馆子最华丽的客厅里，餐桌上亮闪闪的摆着全套精美的银餐具，那是为虚荣用大沓钞票付账的酒宴专门制作的。灯光倾泻而下，照得镂刻的边缘流光溢彩。侍者要不是因为年轻，准会被外省人当作外交官，那副俨然的神情，好像知道自己报酬不菲。

先到的五位客人等着其余的九位。第一个是毕西沃，给一切智力大餐调味的盐，一八四三年依然健在，拿永远新鲜的笑话当甲胄，是和美德一样罕见的奇才。接着是莱翁·德·洛拉，在世的最伟大的风景画家和海景画家，与竞争对手相比，他之出类拔萃是作品从未低于出道时的水平。交际花们平日就少不了这两位笑话大王。没有一次消夜、晚宴和聚会少得了他们俩。又名卡拉比讷的塞拉菲娜·西奈，作为东道主的情妇，自然是最先到的女士之一。她那在巴黎无与伦比的双肩，像车工车过的脖子，(没有一丝皱纹！)淘气的面孔，蓝丝线挑花织锦缎袍，(镶着大量英国花边，用来买粮食可供一村人吃一个月。)在流泻的灯光下显得光彩照人。漂亮的珍妮·卡迪讷当晚不登台演戏，身着仙女般的盛装也来了。她的容貌尽人皆知，无庸赘述。对这些女士们而言，一次聚会永远是一场服饰大赛，她们个个想替自己的百万富翁得奖，向竞争对手们说：“瞧，我配得这个奖！”

第三个女人，想必刚刚出道，几乎自惭形秽地注视着两位气派而有钱的大姐的奢华打扮。她简单地穿着蓝色镶边的白色开司米衣裙，头上插满鲜花，手艺拙劣的理发匠，无意间给那头秀丽的金黄色头发增添了稚拙的魅力。她身着连衫裙仍有些不自在，正像俗话说的，显出初次登台总免不了的羞涩。她是从瓦洛涅来的，新鲜娇嫩在巴黎无人可比，单纯天真得叫垂死的人也会动心。她的美丽，和诺曼底已向首都各剧院提供的美女不相上下。毫无瑕疵的一张脸，有着天使一般完美的线条。乳白的皮肤反射出灯光，仿佛是一面镜子。双颊细腻的颜色好像是画笔描上去的。她名叫希达莉丝。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努里松妈妈和玛奈弗夫人下的那盘棋里，她是一个不可少

的卒子。

卡拉比讷把这个十六岁的尤物带来介绍给珍妮·卡迪讷，卡迪讷说：

"我的乖乖，你的胳臂可不像你的名字①。"

希达莉丝的确有一双令众人赞赏的胳臂，肌理紧密，表面有许多细粒，但血色鲜明。

"她值多少?"珍妮·卡迪讷低声问卡拉比讷。

"一笔遗产。"

"你想把她怎么办?"

"当孔巴比斯太太呀！……"

"你干这种营生能得什么？……"

"你猜猜看!"

"一套精美的银餐具?"

"我有三套了!"

"几粒钻石?"

"我自己还卖呢……"

"一只绿毛猴?"

"不，是一幅拉斐尔的画!"

"你怎么有这种怪念头?"

"约瑟法总在我面前显摆她那些画，叫我受不了，"卡拉比讷回答，"我要弄几幅画比她的更美……"

杜·蒂耶把晚餐的主角巴西人领来了；接着来的是埃鲁维尔公爵和约瑟法。女歌唱家穿了一件简单的丝绒袍子；可是脖子上有条闪光发亮的项链，值十二万法郎，珍珠在她白茶花似的肌肤上几乎分辨不出。黑发辫上只插了一朵红茶花(像颗美人痣!)，十分抢眼；为了好玩，她每条手臂上都戴了十一只珍珠镯子。她走过来跟珍妮·卡迪讷握手，卡迪讷对她说：

"把你的手镯借给我好吗?"

---

① 希达莉丝，诗人戈蒂耶(1811 1872)、奈瓦尔(1808 1855)等咏唱过的女子。这个名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十分流行，常用来称呼不幸早夭的年轻女子。

约瑟法取下手镯，放在一只盘子里递给她的朋友。

“多有派头！”卡拉比讷说，“得是公爵夫人才行！从没见过这样的珍珠！”她转身对矮小的埃鲁维尔公爵补了一句：“公爵先生，为了打扮这个姑娘，您把大海都捞空了吧？”

女戏子只拿了一对手镯，把其余二十只又戴在女歌唱家漂亮的手臂上，亲了一下。

其他的客人有：吃白食的文人卢斯托、拉帕菲林和玛拉迦、马索尔和沃维奈、最重要的一家政治报刊的老板泰奥多尔·迦亚。埃鲁维尔公爵一副贵族气派，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但对拉帕菲林伯爵特别打了个招呼，虽无明显表示敬重或亲密的意思，却仿佛告诉众人：“我们才是一家，是同类，彼此不相上下！”这种成为贵族标识的招呼，是为了使上层资产阶级的风雅之士大失所望而想出来的。

卡拉比讷请孔巴比斯坐在她左手，埃鲁维尔公爵坐在她右手。希达莉丝的一侧是巴西人，另一侧是毕西沃。玛拉迦在公爵身边就座。

七点钟，大家开始吃牡蛎。八点，在两道菜之间，品尝了冰镇潘趣酒。这类酒筵的菜单是众所周知的。九点，十四个人喝光了四十二瓶各色葡萄酒，照例絮絮叨叨地扯个不停。已经上了餐后点心，是四月份那种不堪下咽的点心。在这种醉人的气氛中，只有诺曼底女孩有点晕，低声唱着一支圣诞歌。除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外，人人头脑都很清醒，酒客和女客全是巴黎晚餐席上的佼佼者。大家嘻嘻哈哈，眼睛尽管发亮，但依然充满智慧，而话茬儿渐渐含讥带讽，转向了轶闻趣事、内幕隐情。他们谈来谈去，始终离不开跑马和马匹，交易所的强制了结，各有所长的知名人士，以及传扬一时的丑闻。不过谈话慢慢带上了私密性，快要化整为零，变成捉对谈心了。

正在这时，卡拉比讷向莱翁·德·洛拉、毕西沃、拉帕菲林和杜·蒂耶飞了几个眼风，大家便谈起了爱情。

“有教养的医生从来不谈医学，真正的贵族从来不提先人，有才气的人也不讲自己的作品，”约瑟法说，“干吗要谈咱们的本行呢……我叫歌剧院停演是为了这个饭局，当然不是来这儿工作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别装腔作势了。”

"人家跟你谈的是真正的爱情,我的乖乖!"玛拉迦说,"那种叫人断送自己、断送父母、卖妻卖儿女、要进克利希监狱的爱情!……"

"那就谈谈吧!"女歌唱家接口道。"咱没听说过!"

咱没听说过!……这个进入了交际花语汇的巴黎顽童用语,借助这班女子的眼神和表情,在她们嘴里简直韵味无穷。

"难道我不爱您吗,约瑟法?"公爵低声说。

"您可能真的爱我,"女歌唱家微笑着附在公爵耳边说,"可是我呢,我对您的爱不是大家讲的那种爱,好像没有了所爱的男人,天地就变得漆黑一团。您讨我喜欢,对我有用,可并非必不可少;要是您明天抛弃我,我会有三个公爵来顶替您一个……"

"巴黎存在爱情吗?"莱翁·德·洛拉说,"大家挣家业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沉湎于真正的爱情?它是会把男人整个占住的,正像水碰到糖一样。要爱就得十二万分的有钱,因为爱情把一个男人变成废物,差不多跟我们这位亲爱的巴西男爵似的。我早就说过,走极端行不通!动了真情的人好比一个太监,对他来说天底下再也没有女人了!他神秘莫测,跟真正的基督徒似的,在荒僻的隐居地孑然一身!你们给我瞧瞧这位好巴西人吧!……"

全桌的人开始打量亨利·蒙泰斯·德·蒙泰雅诺,他成了全部视线的中心,害起羞来了。

"他跟牛似的在这儿吃了一个钟头,却跟牛一样不知道,他身边有巴黎最……我不说最美的,但最新鲜的女子。"

"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鱼也是,这是本店的名菜。"卡拉比讷说。

蒙泰斯·德·蒙泰雅诺男爵和蔼可亲地望着风景画家说:"好极了!我敬您一杯!"

他冲莱翁·德·洛拉点点头,举起满满一杯波尔图酒,一饮而尽。

"这么说您在恋爱?"卡拉比讷问她的邻座,认为他是为此而干杯的。

巴西男爵又叫人斟满了酒,向卡拉比讷点点头,敬了她一杯。

"祝夫人身体健康,"交际花于是说,口吻那么滑稽,逗得杜·蒂耶和毕西沃哈哈大笑。

巴西人始终板着脸，如一尊铜像。这份镇静惹恼了卡拉比讷。她非常清楚蒙泰斯爱着玛奈弗夫人，可是没有料到这个自信的男人如此坚守信义，死活不露一点口风。人们常常根据情人的态度来判断他爱的女人，根据情妇的举止来判断她爱的男人。男爵为爱上瓦莱丽又得到她的爱而洋洋得意，他的微笑在这些老练的行家眼中颇带嘲讽的意味，他看上去也的确气度不凡：虽饮了酒但面不改色，有神的眼睛射出擦亮的黄金才有的光彩，守着内心的秘密。卡拉比讷不禁暗暗想道：

"好厉害的女人！竟把你这颗心封死了！"

"他是块顽石！"毕西沃低声说。他不过想讽刺一下巴西人，没有想到卡拉比讷执意要拆毁这座堡垒。

正当卡拉比讷右边的人讲着这些表面上极其无聊的话的时候，在她左边，埃鲁维尔公爵、卢斯托、约瑟法、珍妮·卡迪讷和马索尔继续着关于爱情的讨论，探究那些罕见的现象是由情欲、固执，抑或爱情造成的。约瑟法听着这些理论大感乏味，想换个话题。

"你们谈的是你们根本不懂的事！你们当中有谁爱过一个女人，一个与自己不般配的女人，搅光了自己和子女的财产，断送了前程，玷污了过去的英名，甘冒服苦役的危险去盗用公款，害死了一个叔叔和一个哥哥，听凭人家蒙住自己的双眼，没有想到人家要开他最后一次玩笑，把他推进故意不让他看见的深渊！杜·蒂耶心里装的是钱箱，莱翁·德·洛拉装的是他的才智，毕西沃要是爱上别人会笑话自己，马索尔惦记着大臣的职位，卢斯托没有种，竟听任德·拉博德赖夫人离他而去，公爵先生太有钱，没法用倾家荡产来证明自己的爱情，沃维奈不算数，我不把放债的当人看。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爱过，我也没有，珍妮、卡拉比讷也一样……不过，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怪人，我只见过一个。"她对珍妮·卡迪讷说："那就是咱们可怜的于洛男爵，我这就张贴寻人启事，像寻找丢失的狗一样，因为我要找到他。"

"怎么！"卡拉比讷神情异样地望着约瑟法，心里想："难道努里松夫人有两幅拉斐尔的画，不然她干吗抢我的戏？"

"可怜的人！"沃维奈说，"过去他的确伟大，的确了不起。那种气派！那种风度！神气像弗朗索瓦一世！那种火暴性子！找起钱来又

多么能干，多么有天才！他无论在哪儿都要找钱，即便在巴黎城关，城门附近用尸骨堆砌的墙里，他大概也会去挖钱，他恐怕就躲在那些地方……"

"而这些，"毕西沃说，"是为了那个玛奈弗小太太！那可是个不要脸的放荡女人！"

"她要嫁给我的朋友克勒韦尔了！"杜·蒂耶补了一句。

"她发疯似的爱着我的朋友斯坦卜克！"莱翁·德·洛拉说。

这三句话，犹如向蒙泰斯当胸开了三枪。他脸色发白，痛苦万分，艰难地站了起来。

"你们都是混蛋！"他说，"你们不该把一个正派女子的名字，跟你们所有那些娼妓的名字混在一起！尤其不该拿她作为你们插科打诨的靶子。"

蒙泰斯的话，被全场一致的叫好声和鼓掌声打断了。毕西沃、莱翁·德·洛拉、沃维奈、杜·蒂耶和马索尔发出了信号。大家便跟着起哄。

"皇帝万岁！"毕西沃说。

"给他加冕吧！"沃维奈嚷道。

"为梅多尔低声学狗叫①，为巴西高声喊乌拉！"卢斯托叫着。

"啊！红脸男爵，你爱我们的瓦莱丽？"莱翁·德·洛拉说，"你的胃口不小啊！"

"他的话不大客气，但讲得妙极了！……"马索尔评论道。

"可是我的好主顾，你是人家介绍给我的，我是你的银行家，你的天真要给我带来麻烦了。"

"啊！告诉我，您是个严肃的人。"巴西人问杜·蒂耶道。

"我替大家道声谢。"毕西沃行了个礼说。

"告诉我实话！……"蒙泰斯补了一句，没有理会毕西沃。

"啊！"杜·蒂耶又说，"我荣幸地告诉你，我被邀请参加克勒韦尔

---

① 梅多尔，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53)所作史诗《疯狂的罗兰》中美丽的安杰丽卡的情人和丈夫。这位撒拉逊人的名字长期以来是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代名词，后来成为最常见的狗的名字，故有"狗叫"云云。

的婚礼。"

"啊！孔巴比斯为玛奈弗夫人打抱不平！"约瑟法说。她庄重地站起来，一脸悲壮地走到蒙泰斯面前，在他头上亲热地拍了一下，打量了他片刻，脸上露出滑稽的赞赏表情，然后摇了摇头。

"不顾一切的爱情，于洛是第一个例子，这儿是第二个，"她说，"不过他不算数，因为他是从热带来的！"

约瑟法轻轻拍着巴西人额头的时候，他又跌坐在椅子上，望了杜·蒂耶一眼，对他说：

"要是你们跟我开了一个巴黎式的玩笑，想逼我讲出我的秘密……"他眼里燃烧着巴西的太阳，环顾四座，如一条火带包住了全体宾客。

"求求您，把实话告诉我！"他满脸哀求的神色，几乎像孩子似的说道，"可是请别诽谤我爱的女人……"

"啊！"卡拉比讷附在他耳边回答，"要是瓦莱丽卑鄙地背叛、欺骗、玩弄了您，要是过一个小时去我家，我给您拿出证据的话，您怎么办？"

"我不能在这儿，当着所有这些伊阿古的面告诉您……"

卡拉比讷把伊阿古听成了丑八怪①！

"那就闭住嘴！"她微笑着说，"免得引巴黎最风趣的人发笑。您上我家来，咱们聊聊……"

蒙泰斯情绪一落千丈……

"证据！……"他结结巴巴地说，"想想看！……"

"证据多的是！"卡拉比讷答道，"猜疑就把你气得头脑发昏，我担心你会气疯的……"

"这家伙这么固执，比不久前去世的荷兰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喂！卢斯托、毕西沃、马索尔，还有其他几位，你们不是全被玛奈弗夫人邀请后天去吃午饭吗？"莱翁·德·洛拉问道。

"是呀，"杜·蒂耶回答，"我荣幸地再说一遍，男爵，万一您有意娶玛奈弗夫人的话，您就像法律草案一样被克勒韦尔一票否决了。我

---

① 伊阿古原文为 Iagos，丑八怪原文为 magots，声音相近。

的朋友和老伙伴克勒韦尔有八万利弗尔年金，您大概没有让人看出有这么多钱，不然的话，我相信人家会更喜欢您……”

蒙泰斯带着几分迷惘和笑意听着，那神情让众人感到恐怖。这时，领班侍者过来俯身在卡拉比讷的耳边说，她的一位亲戚等在客厅里有事对她说。交际花起身出去，看到了戴着黑花边面纱的努里松夫人。

“喂！我的姑娘，我要不要去你家？他上钩了吗？”

“是呀，小老妈，火药装足了，我担心要爆炸呢。”卡拉比讷答道。

一小时后，蒙泰斯、希达莉丝和卡拉比讷从牡蛎岩饭店回来，走进圣乔治街卡拉比讷的小客厅。交际花见努里松夫人坐在壁炉前的一张软座圈椅里。

“哟！我尊敬的姑妈来啦！”她说。

“是啊，我的姑娘，我是亲自来领我那一小笔利息的。你心眼好，但也会忘事，明天我有几笔账要付。一个上门兜售服饰脂粉的商贩，手头总是很紧的。你带来的是谁呀？……这位先生好像心里很不痛快……”

丑陋的努里松夫人这时已经完全变了样，看上去像个善良的老太婆。她站起来拥抱卡拉比讷，这是她拉下水从事皮肉生涯的一百多个交际花中的一个。

“他是一位没有误信人言的奥瑟罗，我荣幸地向你介绍：蒙泰斯·德·蒙泰雅诺男爵先生……”

“噢！知道知道，我常常听人谈起先生，大家叫您孔巴比斯，因为您只爱一个女人；这在巴黎就好像根本没有女人。嗳！会不会恰巧是为了您心上人的事？那位玛奈弗夫人，克勒韦尔的娘儿们……噢！亲爱的先生，别怨您命苦，您该感恩才是……那小女人不是个东西，她的品行我清楚！……”

“唉！”卡拉比讷说，努里松夫人拥抱她的时候早把一封信塞在她手里，“你不了解巴西人。他们为了感情不惜掉脑袋！……他们一旦吃了醋，醋劲儿就越来越大。先生嘴里说要赶尽杀绝，实际他决不会下手，因为他爱得好深！现在我把男爵先生带到这儿来，要给他看他惨遭不幸的证据，这些证据是我从小斯坦卜克那儿搞到的。”

蒙泰斯醉了似的，虽然听着，但仿佛事不关己。卡拉比讷脱下天鹅绒短斗篷，拿起一封复制的信念道：

> 我的猫咪，他今晚去包比诺家吃饭，十一点钟前后来歌剧院接我。我大约五点半动身，想在咱们的乐园见到你，你叫金屋饭店送晚餐来。你得穿上礼服，好送我上歌剧院。咱们有四个钟头在一块儿。你要把这张字条还给我，不是你的瓦莱丽不信任你，我连性命、财产和名誉都肯给你；可是我怕受命运捉弄。

"瞧，男爵，这就是今早送给斯坦卜克伯爵的情书，你看看地址！原件刚刚烧掉了。"

蒙泰斯把纸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认出了笔迹，忽然间冒出了一个合理的想法，足见他神经已经极不正常。他望着卡拉比讷说：

"啊！你们撕碎我的心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一定花了大价钱才有权把这封信拿到手，再用石版把它印下来吧？"

卡拉比讷见努里松夫人做了个手势，便说：

"大傻瓜！你没看见这个可怜的希达莉丝吗？……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三个月来爱你爱得茶饭不思，她伤心透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哪怕漫不经心地看她一眼。"（希达莉丝用手绢捂住眼睛装哭。）"别看她一副假正经的样子，她见自己痴迷的男人受了一个淫妇的骗，简直气疯了，"卡拉比讷继续说，"她会杀了瓦莱丽……"

"噢！这个嘛，"巴西人说，"这是我的事！"

"杀人？……你！我的孩子，"努里松大妈说，"这儿不兴这样做了。"

"噢！"蒙泰斯说，"我，我又不是这儿的人！我住在王室总管的管区，你们的法律管不着我，要是你们给我拿出证据来……"

"怎么！这封信难道不是证据？……"

"不。"巴西人说。"我不相信文字，我要亲眼瞧瞧……"

"噢！亲眼瞧瞧！"卡拉比讷说，她完全明白假姑妈又一个手势的含义，"你什么都会看到的，我亲爱的老虎，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您看看希达莉丝。"

在努里松太太的示意下，希达莉丝脉脉含情地望着巴西人。

“你会爱她吗？会让她过上安稳的日子吗？……”卡拉比讷问道。“这样漂亮的女人，得有一座公馆和一辆华丽的马车才配得上！总不能狠心让她走路吧。而且她……欠着债。你欠多少？”卡拉比讷说着在希达莉丝的胳膊上拧了一把。

“她值多少就是多少。”努里松大妈说。“只要有买主！”

“听我说！”蒙泰斯终于发现了这个女人中令人赞叹的杰作，大声说，“您会让我见到瓦莱丽吗？……”

“自然啰，还有斯坦卜克伯爵！”努里松夫人说。

老太婆已观察了巴西人十分钟，觉得这件工具起了她所需要的杀心，尤其觉得他失去了判断力，不再提防摆布他的人，于是她插嘴说：

“亲爱的巴西人，希达莉丝是我的侄女，所以此事跟我有点关系。把事情全捅出来，只需十分钟；因为是我的一个朋友租给斯坦卜克伯爵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此刻你的瓦莱丽正在房间里喝她的咖啡，一种古怪的咖啡，可她把那事称做她的咖啡。所以，巴西人，咱们把条件谈妥吧！我喜欢巴西，那是一个很热的国家。你打算把我侄女怎么办？”

“老鸵鸟！”蒙泰斯突然发现努里松大妈帽子上插着羽毛，于是说道，“你打断了我的话。要是你让我见到……见到瓦莱丽和那个艺术家在一块儿……”

“像你希望跟她在一块儿那样，”卡拉比讷说，“这说定啦。”

“那好！我要这个诺曼底姑娘，把她带到……”

“哪儿？……”卡拉比讷问道。

“巴西呀！”男爵回答，“我娶她做妻子。我叔叔留给我一块十里[①]见方的地，不得出售，所以至今还在我手里；我有一百名黑人，男的、女的、小的，全是黑人，是叔叔买来的……”

“一个黑奴贩子的侄儿！……”卡拉比讷撇了撇嘴说，“这倒要考虑考虑了。希达莉丝，我的孩子，你是亲黑人派吗？”

---

① 指古法里，一法里相当于四公里。

“嗳！别再打哈哈了，卡拉比讷。”努里松大妈说，“真见鬼！我跟先生谈正事呢。”

“要是我再弄一个法国女人，我要她整个儿属于我。”巴西人说，“告诉您，小姐，我是国王，但不是立宪政体的君王，而是一个沙皇，我的臣民全是买来的，谁也走不出我的王国。周围一百里内没有人烟，靠内陆一边住着野蛮人，与海岸隔着一片跟法国一样大的沙漠……”

“我宁可在这儿住一间顶楼！”卡拉比讷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巴西人接口道，“所以我卖掉了所有的土地和在里约热内卢的全部产业，来这儿找玛奈弗夫人。”

“可不能白跑一趟。”努里松夫人说，“凭您本人您就有被爱的权利，尤其人长得这么英俊……噢！他多英俊。”她对卡拉比讷说。

“非常英俊！比隆于莫的马车夫还英俊[①]。”交际花回答。

希达莉丝执起巴西人的手，他一本正经地挣脱了。

“我回来是为了把玛奈弗夫人抢走！”巴西人重申他的理由，“你们不知道我干吗花了三年时间才回来吧？”

“不知道，蛮子。”卡拉比讷说。

“嗳！她老跟我说她愿意一个人跟我在沙漠里生活！……”

“他不再是蛮子了，”卡拉比讷哈哈大笑，说道，“他是文明的傻瓜。”

“她老是跟我这么说，”男爵不理会交际花的嘲笑，继续说，“所以我在那一大片地产的中央盖了一幢美妙的住宅，我回法国来接瓦莱丽，与她重逢的那天夜里……”

“重逢这个词儿很得体，”卡拉比讷说，“我要记住它！”

“她要我等那个混蛋玛奈弗死了再说，我同意了，并且原谅她接受了于洛的敬意。我不知道魔鬼是否穿上了裙子，可是那女人从那时起对我百依百顺，满足了我的一切要求；总而言之，她没有引起我

---

① 见法国十九世纪作曲家A.阿达姆创作的喜歌剧《隆于莫的马车夫》(1836)，其中一段唱词是：

> 噢！噢！噢！噢！他多英俊，
> 隆于莫驿站的马车夫！

一分钟的怀疑！……"

"哟！真厉害！"卡拉比讷对努里松夫人说。

努里松夫人点了点头。

"我信任那女人的程度，"蒙泰斯说着流下了眼泪，"不亚于我爱她的程度。刚才，我差点打全桌人的嘴巴……"

"我看出来了！"卡拉比讷说。

"如果我受了骗，如果她嫁了人，如果她此刻在斯坦卜克的怀抱里，那女人真该千刀万剐，我要杀死她，像拍死一只苍蝇……"

"可是有宪兵呢，我的孩子……"努里松夫人说，那张老脸上的笑容叫人起鸡皮疙瘩。

"还有警长，还有法官，还有重罪法庭，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卡拉比讷说。

"您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亲爱的。"努里松夫人又说，她想知道巴西人的复仇计划。

"我要杀死她！"巴西人冷冷地重复一遍。"哼！你们把我叫做蛮子！……你们以为我会学你们的同胞干蠢事，去药房买毒药？……跟你们一起回来的时候，我想过了，假如瓦莱丽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该如何报仇。我的一个黑人身上带着最有效的动物性毒药，一种比植物性毒药还厉害的可怕疾病，只有在巴西才能治愈。我要叫希达莉丝染上这种病，她再传给我；然后，等到克勒韦尔夫妇血液中毒必死无疑的时候，我已经带着您的侄女过了亚速尔群岛，我要治好她的病，跟她结婚。我们这些蛮子自有我们的办法！……希达莉丝，"他望着诺曼底姑娘说，"是我需要的帮手。她欠多少债？……"

"十万法郎！"希达莉丝说。

"她话不多，可是挺会讲，"卡拉比讷低声对努里松夫人说。

"我气疯了！"巴西人跌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声音粗沉地嚷着。"我会气死的！可是我要亲眼瞧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一封石印的信！……谁能说它不是伪造的？……于洛男爵爱瓦莱丽！……"他想起约瑟法的话，说道，"可是她还活着，足见他不爱她！……我呀，要是她不整个属于我，我决不让她活着属于任何人！……"

蒙泰斯神情可怕，声音更可怕！他吼叫着，浑身扭曲着，碰到什

么砸什么，红木家具仿佛是玻璃做的。

"他砸得多带劲！"卡拉比讷望着努里松夫人说，"我的孩子，"她拍了一下巴西人，说道，"疯狂的罗兰在一首诗里还不错，可是在一套房间里就毫无诗意，而且代价太高昂了。"

"我的孩子，"努里松大妈说着站起来，走到垂头丧气的巴西人面前，"我跟你信仰相同。当我们以某种方式爱一个人，爱到死去活来的程度时，生命就得为爱情作保了。人死到临头还不毁掉一切，来个同归于尽！我敬重你，佩服你，赞同你，尤其你的办法要把我变成亲黑人派了。可是你还爱她！你会往后缩的！……"

"我！……要是她死不要脸，我……"

"得了吧，归根结底你讲得太多！"努里松大妈恢复了本来面目，接着说，"一个存心报仇，自称有办法的蛮子，不会这样行事。要想看到你爱的女人在她的乐园里，你得带上希达莉丝，一块儿走进去，只当是女佣领错了门，可是不许大吵大闹！如果你想报仇，就得装胆小鬼，好像无可奈何，由着情妇要弄。明白了没有？"努里松夫人见巴西人对这套巧妙的手段大为惊讶，说道。

"走吧，鸵鸟，"他回答，"走吧……我明白了。"

"再见，我的乖乖。"努里松夫人对卡拉比讷说。

她示意希达莉丝随蒙泰斯下楼，自己跟卡拉比讷单独再待一会儿。

"现在，我的宝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他把她勒死！那样我就糟了，咱们只需要慢慢做的买卖。噢！我相信你已把那幅拉斐尔的画赚到手了，可听说那是一幅米尼亚尔[①] 的画。放心吧。它好看多了。人家告诉我拉斐尔的画黑乎乎的，而这一幅呢，漂亮得像是吉罗德[②] 画的。"

"我只求胜过约瑟法！"卡拉比讷嚷道，"管它是米尼亚尔的，还是拉斐尔的。噢！那个女贼今晚戴了珍珠……为了得到它们情愿下地狱！"

---

① 米尼亚尔(1612—1695)，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首席宫廷画师。

② 吉罗德(1767—1824)，法国著名历史画家。

希达莉丝、蒙泰斯和努里松夫人上了一辆停在卡拉比讷家门外的出租马车。努里松夫人悄悄告诉车夫去意大利人大街的一所房子，不一会儿就能到，因为从圣乔治街出发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可是努里松夫人吩咐走勒珀勒蒂耶街，而且要慢腾腾地走，好把街上停的车辆查看一遍。

“巴西人！”努里松大妈说，“仔细认认有没有你的天使的下人和车子。”

男爵等出租马车从瓦莱丽的车前经过时，用手指了指。

“她叫下人十点钟来，自己乘了出租马车去那所房子会斯坦卜克伯爵；她在那儿吃了晚饭，再过半个钟头去歌剧院。这安排得多好啊！”努里松夫人说。“所以她才能骗了你那么久。”

巴西人没有应声。他变成了老虎，不动声色，恢复了刚才在饭桌上令人不胜钦佩的镇静。总之他很沉着，好像呈报破产后的一名破产者。

在那所倒霉房子的门口，停着一辆双马拉的小出租马车。这种马车叫做总公司，跟车行同名。

“你待在车上。”努里松夫人对蒙泰斯说，“这儿不像小咖啡馆可以随便进，等会儿我派人来请你们。”

玛奈弗夫人和文赛斯拉的乐园不大像克勒韦尔的小屋，克勒韦尔认为小屋已经没有用处，把它卖给了马克西姆·德·特拉依伯爵。这座乐园，也是许多人的乐园，只有一个房间，位于意大利人大街一所房子的五楼，正对着楼梯。这所房子的每层楼、每个楼梯平台上都有一个房间，原先是供每套公寓做厨房用的。后来整幢楼房变成了某种客栈，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租给人幽会偷情。二房东，真正的努里松夫人，在新圣马克街兜售服饰脂粉的商贩，看准了这些厨房的巨大价值，把它们改装成餐厅。每一间都有两堵厚墙，临街采光，楼梯平台上又装了两道厚实的房门，与外界完全隔绝。在里面可以边吃边谈重要的秘密，绝无被人听见的危险。为更保险起见，窗子外面有百叶窗，里面有护窗板。由于这些特点，一个房间每月租金要三百法郎。这幢藏着许多乐园、许多秘密的楼房，以两万四千法郎租给了第一位努里松夫人。她不亲自管理，不论年头好坏，扣除了女总管（第

二位努里松夫人)的薪金后,她平均每年净赚两万法郎。

租给斯坦卜克伯爵的乐园,壁上糊了擦光印花布,柔软的地毯,使你再也感觉不到脚下给蜡打得发红的丑陋地砖的冷和硬。屋里有两把漂亮椅子,一张床嵌在凹进去的地方,给桌子遮去了一半。桌上放着一顿精美晚餐的残羹剩肴,在爱神耕耘过的酒神的田野上,竖放着两个长木塞酒瓶和一个不见了泡沫的香槟酒瓶。在炉边取暖坐的矮椅旁边,摆着一把结实的软垫扶手椅,一口漂亮的巴西香木五斗橱,上面按蓬巴杜式样镶着一面镜子;这两件家具大概是瓦莱丽送来的。一盏顶灯发出半明不暗的光,餐桌和壁炉架上的蜡烛给屋里增加了一点亮度。

这幅速写,显出一八四〇年巴黎幽会之所的寒酸,也是世界各地幽会之所的写照。唉!与三千年前火神用网捉奸的场面相比①,简直是天壤之别。

希达莉丝和男爵上楼的时候,瓦莱丽正站在炉火融融的壁炉前,叫文塞斯拉替她系胸衣束带。像清秀优雅的瓦莱丽这等不胖不瘦的女人,此刻益发显得如天仙般美丽。粉红色的肌肤,色泽滋润,再无精打采的眼睛也忍不住要瞟上一眼。在极少的遮蔽下,衬裙发亮的褶裥和胸衣的凸纹条格,把身体的线条勾勒得格外鲜明,这时女人是无法抗拒的,正如一切不得不离开的东西。镜中那张幸福的笑脸,不耐烦的脚,摆弄着没有整理好的鬈发的手,充满感激的双眼,还有满足后的兴奋,如夕阳般映红了脸上最细微的地方;总之,此时她浑身上下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宝藏!……谁要是回头看一眼自己早年的过失,自然会从中认出几个这样美妙的细节,从而对于洛和克勒韦尔之流的荒唐,虽不能原谅,说不定也能理解。女人们深知自己此刻的威力,所以幽会之后总是精神焕发。

"哎哟!都两年了,你还不会给女人系带子!你也太耍波兰人的脾气了!已经十点了,我的文赛斯……拉!"瓦莱丽笑着说。

这时,一名恶女仆灵巧地用一把刀挑落了房门的搭钩——保护亚当和夏娃的全部安全装置。她猛地推开门(因为这些伊甸园的房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伏耳甘发觉其妻维纳斯与战神玛斯偷情,用网把他们捉住。

客个个迫不及待），把一幅画展中常常见到的仿加瓦尔尼[1] 的风俗画展现在众人眼前。

“请进吧，夫人！”女佣说。

希达莉丝和蒙泰斯男爵先后走了进来。

“哎哟，有人哪！……对不起，夫人。”诺曼底姑娘吓了一跳，说道。

“怎么！是瓦莱丽！”蒙泰斯嚷着，用力关上了门。

玛奈弗夫人大惊失色，遮掩不住内心的慌乱，跌坐在壁炉边的一把矮椅上。两颗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就干了。她瞧了瞧蒙泰斯，发现了那个诺曼底姑娘，呵呵地干笑了几声。被触犯的女子的自尊，消除了她衣冠不整的尴尬。她朝巴西人走来，傲气十足地望着他，两眼如兵器般闪着寒光。她在他面前站定，指着希达莉丝说：

“原来您的忠诚夹杂着这等货色！您！您对我作的许诺足以让不相信爱情的人心悦诚服！我为您做了多少事，甚至犯了罪！……您是对的，先生，比起这样年轻美貌的姑娘，我一文不值！……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她指了指文赛斯拉，他那衣冠不整的样子是个不容抵赖的铁证。“这是我的事。您这样无耻地背叛了我，我怎么还能爱您呢？您盯我的梢，买通了这个楼梯的每个梯级，买通了房主和女佣，说不定还买通了雷娜……噢！干得漂亮！如果我对一个如此卑鄙的男人还有一点感情的话，我会告诉他一些理由，让他加倍爱我！……可是，先生，我由着您去怀疑，将来您会后悔的……文赛斯拉，我的连衫裙！”

她拿过裙子穿上，照了照镜子，若无其事地穿戴停当，对巴西人瞧都不瞧，仿佛他不在场似的。

“文赛斯拉，好了吗？您先走。”

她在镜子里偷窥蒙泰斯的表情，发现他脸色苍白，以为这是软弱的迹象，再坚强的男人由于这种软弱也抵挡不住女人的诱惑。她走过去执起他的手，站得离他很近，让他闻到那股恋人们为之陶醉的可怕的香味；然后，感到他的心怦怦乱跳的时候，她便摆出一副嗔怪的

---

① 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画家。

神气，望着他说：

“您尽管去把这番探险讲给克勒韦尔先生听，我不拦着，可是他永远不会相信您的，所以我仍有权嫁给他；后天他就是我的丈夫了！……我一定会让他非常幸福！……永别了！尽量把我忘掉吧……”

“啊！瓦莱丽！”亨利·蒙泰斯把她搂在怀里叫道，“这不可能！跟我去巴西吧？”

瓦莱丽望着男爵，觉得他又变成了她的奴隶。

“啊！要是你始终爱我，亨利！再过两年，我就嫁给你；可是你此刻这张脸，我觉得阴险得很。”

“我向你发誓，这是人家把我灌醉了，几个假朋友硬把这个女人塞给我，这一切都是巧合！”蒙泰斯说。

“这么说我还可以原谅你？”她嫣然一笑，说道。

“那你还嫁人吗？”男爵焦虑万分地问。

“八万法郎的年金呢！”她带着有点滑稽的兴奋劲儿说道。“再说克勒韦尔那样爱我，他会爱得丢掉小命。”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巴西人说。

“那好！……咱们过几日再商量。”她道。

然后她得意洋洋地下了楼。

“现在我无所顾忌了。”男爵呆立片刻，思忖道，“怎么！这女人想利用她的爱情来甩掉那个草包，正像当初她算计着灭掉玛奈弗一样！……既然上帝动了怒，我就来做帮手吧！”

两天后，玛奈弗夫人脱胎换骨，改用了一位巴黎区长的光荣姓氏。在她改姓后一小时，那些曾在杜·蒂耶的饭桌上把她骂得体无完肤的宾客，已在她家入了席。舌头的这种背信弃义，在巴黎生活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小毛病。瓦莱丽很高兴在教堂见到了巴西男爵，他是克勒韦尔完完全全做了丈夫后，为了自我炫耀请来的。蒙泰斯出现在酒席上，谁也不觉得奇怪。这班风雅人士对痴情者的懦弱，对寻欢作乐的交易，早已司空见惯。斯坦卜克对他一向视为天使的女子，开始有点瞧不起了，他郁郁寡欢的样子，倒显得十分得体。波兰人好像借此表示，他跟瓦莱丽之间一切都完了。李斯贝特过来拥抱她亲爱的克勒韦尔夫人，抱歉说她不能留下吃饭，因为阿黛莉娜身体

非常糟糕。

“你放心，”她跟瓦莱丽分手时说，“他们会在家里接待你，也会上你这儿来。一听到二十万法郎这几个字，男爵夫人差点死过去。噢！这下你把他们全拿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会告诉我的吧？……”

婚后一个月，瓦莱丽和斯坦卜克已经吵了十次架。他要她解释与亨利·蒙泰斯的关系，时时翻出乐园出事时她讲的话，不但用骂人的字眼儿羞辱她，而且严密监视着她，闹得她夹在文赛斯拉的嫉妒和克勒韦尔的殷勤之间，连片刻的自由都没有了。一向替她出好主意的李斯贝特不在身边，她忍不住发了火，竟提起文赛斯拉借钱的事，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通。这唤醒了斯坦卜克的自尊心，他不再去克勒韦尔的公馆了。瓦莱丽达到了目的，她正想疏远文赛斯拉一段时间，好恢复自己的自由。克勒韦尔要下乡去包比诺伯爵家，商议引见克勒韦尔夫人的事。瓦莱丽等他出了门，才得以跟男爵约会，她希望有一整天时间向他讲清道理，使巴西人加倍爱她。雷娜收了人家不少钱，心知自己罪过不小，这天早上便试图给女主人提个醒，与陌生人相比，她自然更关心女主人；可是人家威胁过她，要是走漏风声，就把她逼疯关进疯人院，所以她战战兢兢，说道：

“太太现在那么幸福，干吗还要受那个巴西人拖累？……我，我对他可不放心！”

“说得对，雷娜！”她答道，“所以我这就把他打发走。”

“啊！太太，这下我可高兴了。那个黑炭，我真怕他！我相信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多傻呀！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倒应该替他担惊受怕呢！”

这时候李斯贝特进来了。

“我亲爱的小山羊，咱们多日不见了！”瓦莱丽说，“我非常痛苦。克勒韦尔烦死我了，文赛斯拉又不来；我们闹僵了。”

“我知道，”李斯贝特说，“我正是因为他才来的：下午五点钟光景，他正要进瓦卢瓦街一家廉价餐馆时，维克托兰遇见了他；见他饿着肚子可怜，就把他领回了路易大帝街……奥棠丝一看文赛斯拉瘦弱有病、衣冠不整的样子，便同他和解了。瞧，你这不把我出卖了！”

“太太，亨利先生来了！”随身男仆进来，贴着瓦莱丽的耳根说道。

“李斯贝特，我不陪你了，所有这些事我明天再跟你解释！……”

可是，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瓦莱丽很快再也不能对任何人作任何解释了。

维克托兰陆陆续续付给纽沁根男爵的钱，到五月底已完全赎回了于洛男爵的养老金。谁都知道每半年发放一次的养老金，需出示生存证明才能领取。由于无人知道于洛男爵的住所，抵押在沃维奈名下的到期养老金全部冻结在国库。沃维奈已经签署了解除扣押的声明书，从此就得找到养老金拥有人去取未领的款子。多亏毕安训大夫的悉心治疗，男爵夫人已经恢复了健康。好心的约瑟法来了一封信，加速了阿黛莉娜的完全康复。从这封信的拼写来看，显然经过埃鲁维尔公爵的修改。以下便是女歌唱家在四十天的积极寻访后，写给男爵夫人的信：

> 男爵夫人：
>
> 两个月前，于洛先生在贝纳尔丹街与爱洛迪·夏尔丹同居，她就是把他从比茹小姐手中抢过去的花边织补工。可是他不辞而别，丢下了他所有的东西，无人知道他的去向。我没有灰心，请了一个人继续寻找，此人说曾在布尔东大街碰到过他。
>
> 可怜的犹太女子一定会信守向女基督徒许下的诺言。但愿天使为魔鬼祈祷！在天上有时可能会有这样的事。
>
>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永远做您卑微的奴仆。
>
> 约瑟法·弥拉

于洛·德·埃尔维律师不再听人提起可怕的努里松太太，眼见丈人结了婚，新丈母娘没有闹什么不愉快，又夺回了妹夫，使他重返家园，母亲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于是他忙开了自己的政务和司法业务，卷入了巴黎生活的急流之中，在那儿一小时是要当一天用的。他在国民议会负责写一份报告，会期快要结束时，他不得不工作了一个通宵。九点前后他回到书房，等着男仆送带罩烛台的当儿，他想起了父亲。他责备自己不该把寻访的事丢给女歌唱家管，准备第二天为此事去见见夏皮佐先生。正在这时，在黄昏的微光中，他看见窗外有一张老人的脸，神色庄重，黄黄的头顶围着一圈白发。



他看见窗外有一张老人的脸，神色庄重，
黄黄的头顶围着一圈白发。

“亲爱的先生，可不可以让我进来，我是一个可怜的隐修教士，从沙漠来，为重建一座神圣的庇护所募捐。”

看到这副相貌，又听到他的声音，律师突然想起吓人的努里松太太的预言，不禁打了个哆嗦。

“把这位老人带进来。”他对男仆说。

“他会把先生的书房熏臭的，”仆役回答，“他穿了件褐色袍子，从叙利亚出发后就没换过，里面也没有衬衣……”

“把这位老人带进来。”律师又说了一遍。

老人进来了，维克托兰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这个所谓的朝圣隐修士。他看到的是名地地道道的那不勒斯僧侣，身上的袍子破破烂烂，跟那不勒斯的乞丐相差无几，脚上的凉鞋是几条破皮子绑成的，正如僧侣本人是个烂皮囊。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虽然律师仍满腹狐疑，心里却责备自己不该相信努里松夫人的巫术。

“您要多少？”

“您认为该给多少就多少。”

维克托兰从一迭埃居中拿了一枚五法郎的硬币递给陌生人。

“拿五万法郎来比，这也太少了。”沙漠来的乞丐说。

这句话打消了维克托兰的全部疑虑。

“上天的诺言兑现了吗？”律师蹙起眉头问道。

“怀疑就是侮辱，我的孩子！”隐士回答，“要是您想在办完丧事后付钱，这也是您的权利，我一周后再来。”

“丧事！”律师嚷着站了起来。

“他们上当了，”老人一边退下一边说，“在巴黎人死得快得很！”

于洛低下头正想回答，身体灵活的老人已经不见了。

“我简直不懂他的意思，”小于洛对自己说，“一周后要是没找到父亲，我倒要再问问他。努里松太太（对，她是叫这个名字）从哪儿弄来这班角色的？”

第二天，毕安训大夫允许男爵夫人下楼到花园里来。李斯贝特因患轻微的支气管病已有一个月未出房门，这天他也给她检查了一下。博学的大夫在没有观察到决定性的症状之前，不敢把他对李斯贝特的病的想法全部讲出来。他陪男爵夫人来到花园，想研究一下

在室内待了两个月之后，室外的空气对他正在治疗的神经抽搐症会有什么影响。能治愈这种神经官能症，对毕安训的才华的确是种诱惑。见这位大名医肯抽出时间坐下来跟他们待一会儿，男爵夫人和几个孩子出于礼貌陪他闲聊起来。

“您很忙，而且忙得不快活！”男爵夫人说。“整天看到不幸的事或者肉体的痛苦，那种滋味我是知道的。”

“夫人，”医生回答，“您为了慈善事业不得不面对的景象，我也很清楚；可是久而久之您会和我们一样习惯的。这是社会规律。如果职业精神不能制服人的情感，就当不了忏悔师、法官或诉讼代理人。克制不住感情，我们还怎么活？军人打仗时见到的景象，难道不比我们见到的更残酷？可是上过火线的军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我们呢，我们为治疗成功而快乐，正如您，把一个家庭从饥饿、堕落和穷困的惨状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工作，恢复社会生活，这对您是一种乐趣。可是法官、警长和诉讼代理人又何以自慰呢？一辈子都在搜索为谋私利而施展的卑鄙计谋，私利这个社会怪物只为失败遗憾，决不会幡然悔悟。社会上有一半的人一生都在观察另一半人。我有一个当诉讼代理人的老朋友，现在已经退休。他告诉我，十五年来，公证人和诉讼代理人，无论对委托人还是委托人的对方，都同样存有戒心。您的公子是律师，难道他为之辩护的人从来没有连累过他？”

“噢！那是常有的！”维克托兰微笑着说。

“痼疾的根子在哪儿呢？”男爵夫人问道。

“在于宗教信仰的缺乏，”医生回答，“还在于金钱的侵蚀，说到底就是利己主义的根深蒂固。从前，钱并不是一切，大家承认有高于它的东西，例如高尚、才干、为国效力；但如今，法律把金钱定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当作政治才能的基础！某些法官就没有被选举资格，冉－雅克·卢梭在今天也不会有被选举资格！一分再分的遗产逼得每个人一到二十岁就得为自己打算。嗳！在发家致富的需要和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之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因为法国缺乏宗教感情，尽管有些人勇气可嘉，力图复兴天主教。像我这样看透社会内幕的人，心里都这样想。”

“您很少娱乐消遣。”奥棠丝说。

“真正的医生，”毕安训答道，“热衷于科学。这种热情和有益于社会的信念，是他的精神支柱。噢！眼下我就有一件科学上的乐事，浅薄的人可能会以为我没有心肝。明天我要在医学科学院宣布一项发现。目前我正在观察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致命的，在温带气候下我们对它束手无策，因为在印度才可治愈。这种病在中世纪流行过。医生要治疗这样的病症，真是一场壮烈的斗争。十天来，我时时想着我的病人，两个病人，他们是夫妻！他们不是你们的亲戚吗，夫人，”他对塞莱斯蒂娜说，“您是克勒韦尔先生的女儿。”

“怎么！您的病人是我爸爸？……”塞莱斯蒂娜说，“他住在儒伊的猎犬街吗？”

“正是。”毕安训回答。

“得的还是致命的病？”维克托兰惊骇之下追问了一句。

“我这就去父亲家。”塞莱斯蒂娜嚷着站了起来。

“我绝对禁止您去，夫人。”毕安训平静地说，“这种病传染。”

“您不是也去吗，先生？”少妇反问道，“您认为女儿的责任不比医生更重吗？”

“夫人，医生知道如何预防传染，您有孝心，但欠思考，足见您不可能像我那样谨慎。”

塞莱斯蒂娜回房去穿衣服，准备出门。

“先生，”维克托兰对毕安训说，“您有希望救克勒韦尔夫妇一命吗？”

“我希望有，但是没把握。”毕安训回答，“我觉得这事来得有点蹊跷……这种病只有黑人和美洲部族人才会得，他们的皮肤组织与白种人的不同。可是，在黑人、棕色人、混血儿和克勒韦尔夫妇之间，我找不到任何联系。这对我们医生说来当然是极好的病例，对其他人就太可怕了。那可怜的女人据说长得很漂亮，可是她自作自受，如今变得其丑无比，没了人样！……头发牙齿都掉光了，样子像麻风病人，连自己看了都害怕；手肿了，长满暗绿色的脓疱，简直不堪入目；她搔来搔去，脱落的指甲留在创口上；总之，手脚全烂了，流着脓血。”

“为什么会烂成这样呢？”律师问道。

“噢！”毕安训说，“因为血液迅速败坏，它腐坏的速度快得吓人。

我希望攻克血液病，已请了人采血化验。等会儿我去我的朋友、著名化学家杜瓦尔教授处取化验结果，虽无希望也要试一试，有时我们就是这样与死神抗争的。”

“这是上帝的旨意！”男爵夫人声音异常激动地说，“尽管这个女人伤害了我，我在绝望的时候求过上帝惩罚她，可是天啊！我仍然祝愿您能成功，大夫先生。”

小于洛头晕目眩，望望母亲和妹妹，又望望大夫，惟恐他们猜透他的心思。他把自己当作了杀人凶手。奥棠丝呢，她觉得上帝十分公正。塞莱斯蒂娜走了出来，求丈夫陪她回娘家。

“夫人，还有您，先生，若你们定要去，必须离病人的床一尺远。这一点必须多加小心。您和您太太都别想拥抱快死的人！所以，于洛先生，您应该陪太太去，免得她违背医嘱。”

家里只剩下阿黛莉娜和奥棠丝，她们去给李斯贝特作伴。奥棠丝对瓦莱丽的刻骨之恨此刻再也按捺不住，她叫道：

“姨妈！我和我母亲报了仇了！……那个恶毒的女人一定追悔莫及，她的身子正在腐烂！”

“奥棠丝，”男爵夫人说，“你这样就不是基督徒了。你应该祈求上帝行行好，让那可怜女子生出忏悔之心。”

“你们在说什么？”贝特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们在谈瓦莱丽？”

“对，”阿黛莉娜回答，“她没救了，就要死于一种可怕的病，光听人形容这种病就会不寒而栗。”

贝姨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冷汗直冒，浑身抖得厉害，足见她对瓦莱丽的情意何等深厚。

“我去看看。”她说。

“可是大夫不准你出门呀！”

“管他呢！我要去。可怜的克勒韦尔该成什么样了，他那么爱他的妻子……”

“他也要死了。”斯坦卜克伯爵夫人接口说，“啊！我们的敌人全捏在魔鬼的手里……”

“上帝的手里！……我的女儿……”

李斯贝特穿好衣服，身披那条有名的黄开司米披肩，头戴黑丝绒

帽，脚登高帮皮鞋；她不听阿黛莉娜和奥棠丝的告诫，好像被一股暴虐的力量推着出了门。于洛夫妇到达猎犬街不久，李斯贝特也到了。她见屋里有七位医生，是毕安训请来观察这独一无二的病例的，他本人也刚刚赶到。大夫们站在客厅里讨论病症。不时有位医生去瓦莱丽或克勒韦尔的房间看看，带回一个据此快速观察得出的论据。

这些科学泰斗分成了两大派。一个人认为是投毒泄私愤，否认是中世纪见过的那种病。持此观点的只有一人；另外三人认为是淋巴液和体液败坏了。第二派，也就是毕安训那一派，认定这种病是由一个未知的致病源引起的血质变坏造成的。毕安训带来了杜瓦尔教授的化验结果。治疗方法尽管无望，而且全凭经验，但能否使用还得靠这一医学问题的解决。

李斯贝特走到离奄奄一息的瓦莱丽的病床三步远的地方，便愣住了。她女友的床头坐着圣多马－达干教堂的一名副本堂神甫，还有一位修女在照料她。这女人的五种官能中只剩下了视觉，可是宗教要在这一堆烂肉中拯救一颗灵魂。惟一接受看护瓦莱丽工作的修女，站在一段距离之外。天主教会这个神圣团体，始终抱着处处牺牲的精神，从灵肉两个方面救助这个卑鄙下贱、发出恶臭的垂死女人，慷慨地向她表示无限的宽容和仁慈。

仆人们吓坏了，拒绝进先生和太太的房间；他们心里只有自己，觉得主人罪有应得。瓦莱丽的卧室尽管窗户开着，还洒了最浓的香水，可仍然臭气熏天，谁也无法久待。只有宗教在那里守护。像瓦莱丽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教会的这两名代表为什么要待在那儿呢？因此她倾听了教士的声音。随着吃人的疾病渐渐毁了她的花容月貌，邪恶的灵魂也开始有了悔恨之意。娇弱的瓦莱丽远不如克勒韦尔经得住折磨，何况她是第一个染病的，所以必定死在前面。

“我要是没害病，一定早来照顾你了。”李斯贝特和朋友那双无神的眼睛对视了一下，终于说，“我有半个月或二十天没出房门了，可是从大夫那儿听到你的情况，我马上跑来了。”

“可怜的李斯贝特，你，你还爱着我！我看得出来。”瓦莱丽说，“听我说，我只有一两天了，不能说可以活着，只是可以想想。你不是

看见了？我已经没有身子，只是一堆烂泥……人家不许我照镜子……我这是罪有应得。啊！为了得到宽恕，我真想补赎我的所有罪孽。”

“噢！”李斯贝特说，“你要是这样说话，就表示你真的死了！”

“别阻止这个女人忏悔，让她保持基督徒的想法吧。”教士说。

“全完了！”李斯贝特怕极了，对自己说。“她的眼睛，她的嘴，我都认不出了！脸上没有一点原来的样子！脑子也糊涂了！噢！真可怕！……”

“你不知道，”瓦莱丽接着说，“什么叫死，什么叫不得不想死后的日子，想在棺材里的情形：身上有蛆，可是灵魂有什么呢？……啊！李斯贝特，我感到还有来生！……我恐惧极了，连腐烂肉体的疼痛都感觉不到！……以前我常常嘲笑一个女圣人，对克勒韦尔说上帝的惩罚就是让人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唉！我的话应验了！……李斯贝特，别拿神圣的东西打趣！你要是爱我，就学我的样儿忏悔吧！”

“我！”洛林女子说，“我看见大千世界到处都是报复，小虫子受到攻击时，为了满足报复的需要不惜丧命！这些先生，”她指着教士说，“告诉我们上帝也报复，而且他的报复永无止境！……”

教士十分温和地看了李斯贝特一眼，对她说：“夫人，您不信神。”

“可你瞧瞧我落到了什么田地！……”瓦莱丽对她说。

“你这身毒疮是怎么得的？”老姑娘问，她始终抱着乡下人的怀疑。

“噢！我接到亨利一张字条，对自己的结局便深信不疑了……是他害了我。我正想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时却要死了，而且死得惨不忍睹……李斯贝特，抛掉任何报复的念头吧！好好待那家人，我已经立了遗嘱，把法律允许我拥有的一切给了他们！走吧，我的姑娘，尽管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不怀着恐惧离开我，我还是求求你，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只剩下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时间了！……”

“她已经讲胡话了。”李斯贝特跨出房门时心里想。

人间最强烈的感情，即女人对女人的友情，也没有教会的坚韧恒久。李斯贝特被有毒疫气熏得透不过气来，离开了房间。她看见医生们仍在讨论。但是毕安训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商议的只是如何

着手实验……

“至少这将是一次极好的尸检，”一个持相反观点的医生说，“而且我们有两个对象可以做比较。”

李斯贝特陪毕安训进了屋，他来到女病人床前，好像没有发觉病人身上散发出恶臭似的。

“夫人，”他说，“我们要给您试用一种烈性药，说不定可以救您……”

“即使你们救了我，”她说，“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漂亮吗?”

“也许吧!”博学的医生说。

“您的也许是出了名的!”瓦莱丽说。“我会像那些被火毁了容的女人一样！让我把自己全部交给教会吧！现在我只能讨好上帝了！我要尽量跟他和好，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卖俏了！是的，我必须把好上帝勾到手!”

“这就是我可怜的瓦莱丽的最后一手，这才是她呀!”李斯贝特哭着说。

洛林女子觉得应该到克勒韦尔的房间去一下，看见维克托兰夫妇坐在离瘟疫患者的床三尺远的地方。

“李斯贝特，”他说，“我妻子的情况他们瞒着我，你刚见过她，她怎么样啊?”

“好些了，她自己说得救① 了!”李斯贝特用这个双关语回答，好让克勒韦尔放心。

“啊！那好，”区长接着说，“我一直担心她是因为我才得病的……一个推销化妆品的，不可能不食恶果。我常常责备自己。要是失去了她，我怎么办呀！说实话，孩子们，我真疼爱这个女人。”

克勒韦尔坐了起来，想摆好他的姿势。

“噢！爸爸，”塞莱斯蒂娜说，“您要是身体好了，我一定接待后妈，我发誓!”

“可怜的小塞莱斯蒂娜!”克勒韦尔说，“来亲亲我！……”她奔了过去，被丈夫拦住了。

---

① 在宗教用语中，“得救”有“永生”之意，此处喻指死亡。

“您不知道，先生，”律师温和地说，“您的病会传染的……”

“不错，”克勒韦尔答道，“医生们很高兴在我身上找到了中世纪的什么瘟疫，大家以为这病早绝迹了，他们在医学院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简直滑稽透了！”

“爸爸，”塞莱斯蒂娜说，“拿出勇气来，您一定会战胜病魔。”

“放心吧，孩子们，死神对巴黎的一位区长动手前，会再三考虑的！”他镇静得可笑，说道。“而且，要是我区里的人果真不幸，眼瞧着他们两次投票选出来的人被夺去性命……(嗨！瞧我说话多利索！)那好！我会收拾东西走人。我以前是旅行推销员，对出门上路已经习惯了。啊！孩子们，我才不为世俗之见左右呢。”

“爸爸，答应我，让教会的人来陪你吧。”

“绝对不行。”克勒韦尔回答，“有什么法子呢，我从小受大革命的熏陶，虽无霍尔巴赫男爵[①]的才智，却有他的气魄。现在我比以往更是摄政时期派，更是灰火枪手派、杜布瓦神甫派、德·黎塞留元帅派！见鬼！我可怜的妻子昏了头，刚才竟给我派了一个穿教士长袍的人来，给我这个贝朗瑞的仰慕者，莉塞特的朋友[②]，伏尔泰和卢梭的孩子……医生想摸我的底，看看我是否被疾病压倒了，他问我：‘您见过神甫先生了吗？……’嗳！我摆出伟大的孟德斯鸠的派头。对，我瞧了医生一眼，喏，就这样，”说着他侧着大半个身子，跟肖像中一模一样，又威严地伸出手，然后说道：

……那个奴才来了，
出示他的命令，但一无所获。[③]

他的命令是个很妙的双关语[④]，足见德·孟德斯鸠院长先生临终之际依然才华横溢，因为人家给他派去的是名耶稣会士！[⑤] ……我喜欢

---

①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和哲学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名阐释者。

② 贝朗瑞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歌曲作者，在歌中咏唱过莉塞特等女子。

③ 见拉辛悲剧《巴雅泽》(1672)第一幕第一场。

④ “他的命令”son ordre 又有“他的教派”之意。

⑤ 据伏尔泰说，孟德斯鸠在临终前把耶稣会士鲁思神甫赶出了屋，此人企图讨得他的文章，以便删去其中反宗教的段落。

这个段落，涉及他死亡而非生命的段落。啊！段落！又是一个双关语！孟德斯鸠小巷①。”

小于洛凄然望着他的岳父，心中琢磨着愚蠢和虚荣跟真正的高尚是否拥有同等的力量。驱使内心活动的原因似乎与结果毫不相干。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所展示的力量，难道跟尚瑟内兹② 傲然赴刑的力量是一样的吗？

到了周末，克勒韦尔夫人在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后入了土；隔了两天克勒韦尔也随着妻子去了。于是婚约成了一纸空文，克勒韦尔继承了瓦莱丽的财产。

克勒韦尔下葬次日，律师又见到了那个老僧侣，一言不发地接待了他。僧侣默默地伸出手，维克托兰·于洛先生默默地交给他八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是从克勒韦尔的写字台里找到的一笔钱里取出来的。小于洛夫人继承了普雷斯勒的田产和三万法郎年金的存款。克勒韦尔夫人遗赠三十万法郎给于洛男爵。身患瘰疬的斯塔尼斯拉斯成年后将得到克勒韦尔公馆和两万四千法郎年金。

巴黎有许多仰仗天主教的仁爱之心成立的高尚协会，其中之一是德·拉尚特里夫人创办的，目的是帮助自愿结合的平民男女办理世俗和宗教结婚的手续。立法者们十分重视登记局的收益，执政的资产阶级也很在意公证人的酬金，他们对四分之三的老百姓付不起立婚约的十五法郎这一情况却佯作不知。在这一点上，公证人公会不如诉讼代理人公会。巴黎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受到不少中伤，却免费为贫民办案，而公证人尚未下决心无偿为穷人立婚约。至于税务机关，恐怕非得去上上下下的政府机构大吵大闹，它才可能有所松动。登记局又聋又哑。教会也要收结婚手续费。在法国，教会狂征暴敛，尽管没有忘记救世主曾大为震怒，把做买卖的赶出神殿，它依然在教堂拿凳子椅子做无耻的交易，令外国人愤慨不已。教会之所以对其

---

① passage 意为“段落”或“小巷”。当年确有孟德斯鸠小巷，其巷尾在当今孟德斯鸠街五号。

② 尚瑟内兹(1760—1794)，保王党文人，以写讽刺歌曲著称，一七九四年被送上断头台。

税费紧抓不放,的确是因为这些税费,所谓教堂修缮费,如今已是它的一个财源,所以教会的过错恐怕还是国家的过错。上述种种情况凑到一起,又赶上只关心黑人和轻罪法庭的小犯人,而无暇顾及受苦的老实人这样一个时代,使许多安分守己的男男女女仅因缺少三十法郎而只得姘居,这三十法郎是公证人公会、登记局、区政府和教会给一对巴黎人办结婚手续的最低价。德·拉尚特里夫人创办的机构,正是要把穷困的家庭拉回宗教和合法的道路上来。它到处寻访这些夫妇,进展很顺利,因为在查明他们未登记结婚的情况之前,先一律当作穷人来救助。

于洛男爵夫人完全康复后,又开始了以前的工作。这时,可敬的德·拉尚特里夫人前来请求阿黛莉娜,要她在慈善事业之外再兼一职,就是变非法婚姻为合法。

男爵夫人先做了几次尝试,其中一次在过去被称作小波兰的阴森可怖的街区,包括岩石街、苗圃街和米罗梅尼尔街。它好像是圣马尔索城关的一个分区。要形容这个街区的情形,只消说有些房子里住着没有产业的产业家,好使刀弄剑的人和干危险营生的亡命之徒就足够了。房东既不敢向他们讨房租,也找不到肯把不交租金的房客撵走的执达吏。眼下,房地产投机正在改变巴黎这个角落的面貌,将在阿姆斯特丹街和杜鲁勒城关街之间的荒地上大兴土木。这样一来,居民的成分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镘刀在巴黎起的教化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大。投机商建造带门房的漂亮雅致的房屋,两边铺上人行道并且盖一些店铺,由于租金的缘故,那些无业游民、连家具也没有的人家和坏房客,自然不会来住。这样一来,各街区便可清除这些凶险的居民,以及奉法院之命警察才涉足的伤风败俗的场所。

一八四四年六月,拉博德广场一带的外观依旧叫人不大放心。一个漂亮的步兵若从苗圃街偶然转到这些吓人的街道,一定会惊讶地看到贵族老爷竟然与放荡不羁的流民擦肩而过。没有知识的贫民,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在这些街区过着拮据的日子,但是巴黎最后一批代书人的事业却很发达。只要你看见某个中二楼或溅满泥浆的底层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有代写书信几个大大的草体字,你便可大胆设想这个街区藏匿着许多目不识丁的人,因而也藏匿着

不幸、邪恶和罪行。无知是一切罪恶之母。犯罪首先是丧失理性。

就在男爵夫人生病期间，这个把她视为第二个上帝的街区里来了一个代写书信的人，住在太阳小巷，这个巷名是巴黎人习以为常的那种反话，因为巷子异常昏暗。人家怀疑这个代笔者是德国人，他名叫维代尔，和一个小姑娘同居。他妒意极重，只准她到圣拉扎尔街一个炉匠家里走动，这家人和所有的炉匠一样是意大利人，在巴黎已有很多年了。正当他们即将破产陷入困境之时，替德·拉尚特里夫人工作的男爵夫人救了他们。几个月的工夫，宽裕替代了贫穷，宗教进入了他们的心灵，而不久前他们还带着意大利炉匠特有的劲头诅咒过上帝。男爵夫人最初访问的对象就包括这一家。这些好人住在靠近岩石街的圣拉扎尔街，她看到屋内的景象十分高兴。楼下是店铺和工场，如今摆满了货，学徒和工人在里面忙忙碌碌，他们全是从多莫多索拉谷地来的意大利人。楼上的一个小套间是这家人住的，处处显出劳动带来的富足。男爵夫人受到的接待仿佛圣母显了灵。阿黛莉娜仔仔细细看了一刻钟，因为要等男当家回来才能了解生意情况，便开始神圣的探访工作，向炉匠家打听是否认识一些受苦受难的人。

"啊！好太太，您能把人地狱的人救出来，"意大利女子说，"这附近就有个堕落的姑娘需要拯救。"

"您跟她熟吗？"男爵夫人问道。

"她是我丈夫从前一个老板的孙女，老板姓于迪西，一七九八年[1] 大革命一爆发就来法国了。在拿破仑皇帝的朝代，于迪西老头是巴黎数一数二的炉匠；一八一九年过世了，给儿子留下一大笔家产。可是小于迪西跟一些坏女人把家产吃个精光，最后娶了她们当中最狡猾的一个，生下这个小姑娘，她刚十五岁出头。"

"她出了什么事？"男爵夫人听到这个于迪西与她丈夫的性格很相似，不觉感慨万千，忙问道。

"嗳！夫人，这个女孩叫阿塔拉，她离开父母来到这儿，跟一个至少八十岁的德国老头住在附近。那老头叫维代尔，专门给不识字的

[1] 原文如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应为一七八九年，此处不知是巴尔扎克笔误，还是为表现意大利女人的无知。

人做抄抄写写的事儿。据说他是花了一千五百法郎把女孩从她母亲手里买来的。他肯定活不了多久了,听说他可能有几千法郎的年金,所以,只要这个老风流娶了小姑娘,嗳！可怜的孩子,一个小天使,就不会走上邪路,尤其不会因为穷而变坏了。”

“谢谢您告诉我一件应该做的善事;”阿黛莉娜说,“不过行动必须谨慎。那个老头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噢！夫人,他是个好人,让那个女孩很快活,而且明白事理;您瞧,他离开了于迪西家住的街区,我想是为了把这孩子从她母亲的魔爪下救出来。当妈的嫉妒女儿,说不定还梦想利用她的美貌,让这孩子做小姐！阿塔拉想起了我们,劝她的先生住到我们家附近来;老头儿看到了我们的为人,允许她上这儿来玩;夫人,让他们结婚吧,这样就办了一件无愧于您的好事……一结婚,女孩子就自由了,不再受母亲控制;当妈的监视她,为了从她身上得到好处,想叫她当戏子,或者在逼她干的可怕营生中出人头地。”

“为什么那个老人没有娶她呢?……”

“用不着呀,”意大利女子说,“虽然维代尔老头儿不一定心眼坏,但是我相信他很狡猾,想控制住女孩子。一旦结了婚,天哪！可怜的老头,他怕遇上所有老头随时都会遇上的倒霉事……”

“您能不能派人把女孩子找来?”男爵夫人说,“我在这儿见到她,或许能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炉匠的妻子对她的大女儿做了个手势,姑娘马上出去了。十分钟后,她手拉着一个女孩儿回到家;女孩儿十五岁半,是纯粹的意大利型美女。

于迪西小姐继承了父亲的血统,白天略黄的肤色夜晚在灯光下变得洁白晶莹,一双大眼睛带有东方人的形状和光彩,浓密卷曲的睫毛犹如细小的黑羽毛,头发乌黑,仪态端庄;这种端庄的仪态是伦巴第女子与生俱来的,在星期天漫步米兰城的外国人看来,连看门人的女儿也俨然是个王后。阿塔拉以前听说过这位贵妇人,从炉匠女儿那里得知她来访的消息后,她匆匆套上一条漂亮的绸连衫裙,穿上高帮皮鞋,披了一件雅致的短斗篷。一顶饰着樱桃色丝带的软帽,把她的脸蛋儿衬得越发俏丽。女孩带着天真好奇的姿态,用眼角打量着

男爵夫人，看到她神经质地打着哆嗦，心里好生奇怪。男爵夫人一见到这个沦为烟花的绝色美女，深深叹了一口气，发誓要引她走上正路。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塔拉，夫人。”

“你会读会写吗？……”

“不会，夫人；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先生会……”

“你父母带你去过教堂吗？你有没有办过初领圣体的仪式？知不知道教理书里讲的是什么?”

“夫人，爸爸原想叫我做跟您说的差不多的事情，可是妈妈反对……”

“你母亲！……”男爵夫人叫道。“这么说她很凶，你母亲？……”

“她总打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老因为我吵架……”

“别人从来没有跟你讲过上帝吗？……”男爵夫人大声问道。女孩子瞪大了眼睛。

“啊！爸妈常常说：上帝的名字！上帝的雷电！圣上帝！①……”她憨态可掬地说。

“你从来没见过教堂吗？有没有过要进去的念头?”

“教堂？……啊！圣母院，先贤祠，父亲带我去巴黎时，我远远见到过；不过这不是常有的事。城关没有这样的教堂。”

“你们原来住在哪个城关?”

“城关是……”

“哪一个?”

“就是夏罗纳街，夫人……”

圣安东尼城关的人从来都把这个著名的街区叫做城关。他们认为这是最杰出的城关，至高无上的城关，连制造商嘴里的城关，也特指圣安东尼城关。

“别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

---

① 小姑娘只知字面意义，其实这些都是诅咒语，相当于：他妈的！天杀的！该死的！

“我做事不合妈妈的意，她就打我……”

“可是离开父母去跟一个老头同住，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吗?”

阿塔拉·于迪西神情高傲地望了男爵夫人一眼，没有答话。

“这是个十足的野姑娘！……”阿黛莉娜心想。

“噢！夫人，城关里像她这样的有好多呢!”炉匠的妻子说。

“她什么都不知道，连善恶都不分，我的天！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男爵夫人边问边伸手想把她拉过来。

怒气冲冲的阿塔拉往后退了一步。

“您是个疯婆子!”她说，“当时我父母已有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母亲想逼我干很坏的事，父亲就打了她一顿，骂她女贼！在这种情况下，维代尔先生替父母还清了债，还给了他们钱……噢！满满一袋子！……然后他把我带走了，可怜的爸爸舍不得我，哭了……可是我们必须分开！……嗳！这是坏事吗?”她问道。

“你很爱这位维代尔先生吗? ……”

“我爱不爱他? ……”她说。“我想是爱的，夫人！他每天晚上都给我讲好听的故事！……他还送给我漂亮的连衫裙、内衣、一条披肩。嗳！我给打扮得像个公主，我再也不穿木鞋了！反正，两个月来，我没挨过饿。我再也不吃土豆了！他带给我糖果，糖衣杏仁！噢！杏仁巧克力多好吃呀！……为了一袋巧克力，他叫我干什么都行！再说，我的胖老头维代尔心肠好，他那样周到、那样体贴地照顾我，我这才知道我母亲应该是怎样待我的……他马上要雇个老妈子来伺候我，不想让我下厨弄脏了手。一个月来，他开始能挣不少钱了，每天晚上，他给我带回来三法郎，我放到储钱罐里。只是他不愿意我出门，除了来这儿……真是个可爱的男人；所以他要我怎样都行……他把我叫做他的小猫咪！可母亲只叫我小畜生，或者混蛋，小偷，害人精这一类名字!”

“嗳！孩子，那你为什么不让维代尔老头做你的丈夫呢?”

“他是我丈夫呀，夫人!”姑娘一脸自豪地望着男爵夫人，脸也不红，额头纯洁，目光平静，“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小妻子，可是当一个男人的妻子真烦人！……哼！要是没有糖衣杏仁！……”

“天啊!”男爵夫人低声对自己说，“是哪个妖魔居然会玷污一个

如此单纯无知、如此圣洁的女孩儿？把这个孩子领上正路，岂不等于补赎好多的罪过！我，我当初可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她想起跟克勒韦尔的那一幕，对自己说。“她呢！她什么都不知道！”

“您认识萨马农先生吗？……”小阿塔拉神色柔和地问道。

“不认识，孩子；你问我这个干吗？”

“真的不认识？”天真的女孩说。

“阿塔拉，对夫人什么也不用怕……”炉匠的妻子说，“她是位天使！”

“因为我的胖猫怕被这个萨马农找到，他躲躲藏藏……可我真希望他能自由自在……”

“为什么呢？……”

“那他就会带我上博比诺戏院看戏！说不定上昂必居喜剧院！”

“多可爱的女孩儿！”男爵夫人拥抱着小姑娘说道。

“您很有钱是不是？……”阿塔拉玩着男爵夫人的袖口问道。

“也是也不是。”男爵夫人回答，“对你这样的好女孩，我是有钱的，只要你们肯听神甫宣讲基督徒的义务，肯走正路。”

“什么路呀？”阿塔拉说，“我的腿是很能走路的。”

“道德之路！”

阿塔拉带着狡黠讪笑的神情望着男爵夫人。

“你瞧这位太太，自从她回到教会的怀抱后多么快活！……”男爵夫人指着炉匠的妻子说。“你结婚就像动物交配一样。”

“我！”阿塔拉说，“要是维代尔老头给我的东西您也肯给的话，我倒乐意不结婚。结婚讨厌死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像你这样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对他忠实才是守妇道。”

“一直到他死？……”阿塔拉机灵地说，“那我用不了等多久了。您可不知道维代尔老头怎么咳嗽，喘气！噗！噗！”她学着老人的样子，说道。

“贞操，道德，”男爵夫人接着说，“要求代表上帝的教会，和代表法律的区政府，认可你们的婚姻。瞧这位太太，她是合法结婚的……”

“这会不会更有趣？”女孩问道。

“你一定会更快活，”男爵夫人说，“因为谁也不能责备你的婚姻。上帝会喜欢你！你问问这位太太她结婚有没有举行宗教仪式？”

阿塔拉望着炉匠的妻子。

“她比我多些什么？”她问道。“我比她漂亮。”

“对，可我是个正派女人，你呢，人家可以给你起个难听的名字……”

“如果你把天上人间的法律全踩在脚下，上帝怎么能保佑你呢？”男爵夫人说。“上帝给遵守教会戒律的人留着一个天堂，你知道吗？”

“天堂里有什么？有戏看吗？”阿塔拉问。

“噢！你能想象得出的快乐天堂都有。”男爵夫人说。“天堂里尽是长着雪白翅膀的天使。你能看到周身围着光轮的上帝，分享他的威力，时时刻刻感到快乐，而且永远快乐！……”

阿塔拉像听音乐似的听着男爵夫人讲话；阿黛莉娜见她听不懂，心想必须换一种办法，找老人谈谈。

“孩子，你回家吧，我要去跟那位维代尔先生谈谈。他是法国人吗？……”

“是阿尔萨斯人，夫人；他会很有钱的，您瞧着吧！要是您愿意还他欠那个讨厌的萨马农的债，他会把钱还给您的！因为他说再过几个月，他将有六千法郎年金，那时我们将去乡下住，很远的地方，在孚日山里……”

孚日山这几个字令男爵夫人陷入了沉思。她又见到了自己的村庄！炉匠的一声招呼才使她从痛苦的冥想中惊醒。他来向男爵夫人证明他的事业如何发达。

“再过一年，夫人，我就可以把您借给我们的款子还给您了，因为那是好上帝的钱！穷人和可怜人的钱，要是我发了财，您就在我的钱包里取钱吧，我要借您的手，把您当初对我们的救助给予其他人。”

“眼下，”男爵夫人说，“我不向您要钱，我要您帮我做件好事。我刚才见到了小于迪西，她跟一个老人同居，我想让他们按宗教仪式和法律结婚。”

“啊！维代尔老头！他是个好人，可敬的人，很会出主意。这可怜的老头两个月前来到这个街区，已经交了一些朋友。他把我的账

目誊写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他是位正直的上校，替皇上出过大力……啊！他那么爱戴拿破仑！他受过勋，可是他从来不戴勋章。他在等恢复家业，可怜的好人，他现在背着债呢！……我甚至相信他在躲债，怕执达员找上门来……"

"您告诉他，要是他肯娶那女孩子，我就替他还债……"

"啊！好，这事很快就能办成。噢，夫人，咱们去吧……只有两步路，在太阳小巷！"

男爵夫人和炉匠出了门去太阳小巷。

"这边走，夫人。"炉匠指着苗圃街说。

太阳小巷原来一头在苗圃街的街口，另一头通岩石街。小巷是新近修的，店铺里的东西很便宜。在巷子中段，男爵夫人瞥见一扇挂着绿塔夫绸帘子的窗户上方，在行人无法不知趣地朝窗内张望的高度，有代写书信四个大字，门上还写着：

事务所

承担代写请愿书、誊清账目等业务

保密，快捷

屋内颇似巴黎的公共马车候车室，让转车的旅客等候座位的地方。一道室内楼梯一定是通向中二层的套房，中二层附属于店铺，靠游廊采光。男爵夫人瞥见一张发黑的白木写字台、一些纸板盒和一把从旧货摊买来的破扶手椅。一顶鸭舌帽，一个用积满污垢的黄铜丝扎的绿塔夫绸灯罩；前者想必是出于谨慎为化装用的，后者表明老年人不难理解的视力衰退。

"他在楼上，"炉匠说，"我上去通知他，请他下来。"

男爵夫人放下面纱，坐了下来。笨重的脚步震动了小木楼梯，阿黛莉娜看见自己的丈夫，禁不住尖叫了一声。于洛男爵身穿灰色针织上衣，灰色的旧莫列顿呢长裤，脚上穿着拖鞋。

"您有什么事，夫人？"于洛殷勤地问。

阿黛莉娜站起身，抓住于洛，激动得声音走了样，说道："我终于找到你了！……"

"阿黛莉娜！……"男爵惊呆了，喊道。他关上店铺的门，大声对炉匠说："约瑟夫！您从过道走吧。"

"我的朋友，"她在极度的快乐中忘记了一切，说道，"你可以回到家里来，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儿子一年有十六万进项！你的养老金已经赎回，凭你的生存证明就可领取过期未领的一万五千法郎！瓦莱丽死了，留给你三十万法郎。嗳！人家把你的名字都忘了，你可以重返社会，首先在你儿子那儿就有你一笔财产。来吧，这样我们就幸福美满了。我找了你近三年，一心希望遇到你，家里连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噢！离开这儿，瞧你的处境多么恶劣，快离开吧！"

"我很乐意，"男爵昏头昏脑地说，"可是我能把女孩儿也带上吗？"

"埃克托，跟她分手吧！为你的阿黛莉娜这样做吧，她从来没有要你做过一丁点牺牲！我答应你给这孩子一笔嫁妆，找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并且让她受教育。不少女人给过你幸福，我一定要使她们中间的一个获得幸福，不再走邪路，不再堕落！"

"原来是你，"男爵微微一笑又说，"是你想要我结婚？……你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这就上楼穿衣服，在箱子里我有些体面衣服……"

等剩下阿黛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再次把这间简陋不堪的铺子打量了一遍，不禁泪流满面，心里想：

"他住在这儿，而我们却过着富足的日子！……可怜的人！以他那样的风雅，也算受够了惩罚！"

炉匠来向他的女恩人告辞，她请他去叫辆车来。炉匠回来后，男爵夫人求他收留小阿塔拉·于迪西，立即把她带走。

"您告诉她，"她补充说，"要是她肯听玛德莱娜本堂神甫的指导，她初领圣体那一天，我将给她三万法郎陪嫁和一个好丈夫，一个正派的年轻人！"

"我的大儿子，夫人！他今年二十二岁，他喜欢这个女孩儿！"

这时男爵下了楼，两眼有些湿润。他凑到妻子耳边说：

"你让我离开惟一像你那样爱我的女人！·那个女孩儿泪流满面，我不能这样抛弃她……"

"放心吧，埃克托！她马上要到一个正派人家去了，我担保她会

规规矩矩。”

“啊！那我就可以跟你走了。”男爵边说边领着妻子朝马车走去。

埃克托又变成了德·埃尔维男爵，他穿上了蓝呢裤、蓝呢礼服、白背心，戴着黑领带和手套。男爵夫人刚在车里坐好，阿塔拉便像游蛇一般钻了进来。

“啊！夫人，”她说，“让我陪着你们，跟你们一起走吧……噢，我一定很乖，很听话，您要我做什么都行；可是别把我跟我的恩人维代尔老头分开，他送给我那么好的东西。我又要挨打了！……”

“好了，好了，阿塔拉，”男爵说，“这位太太是我妻子，我们必须分手……”

“她！老成这样啦！”天真的女孩说，“她抖得像一片树叶！噢！那副模样！”

她讪笑着学男爵夫人发抖的样子。在小于迪西后面追赶的炉匠来到了车门边。

“把她带走！”男爵夫人说。

炉匠抱住阿塔拉，硬把她带回了家。

“朋友，谢谢你这次的牺牲！”阿黛莉娜欣喜若狂地抓住男爵的手紧紧握着，“你变化好大！一定吃了很多苦！你女儿，你儿子会多么吃惊啊！”

阿黛莉娜像久别重逢的恋人一样，千言万语，恨不得一下子讲完。十分钟后，男爵夫妇抵达路易大帝街，阿黛莉娜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男爵夫人：

德·埃尔维男爵先生把埃克托的字母掉换了一下位置，化名托雷克，在夏罗纳街住了一个月。现在他化名维代尔住在太阳小巷，自称是阿尔萨斯人，干些抄抄写写的事，跟一个名叫阿塔拉·于迪西的年轻姑娘同居。请严加防范，夫人，因为有人不知为了什么，正在积极寻找男爵。

女演员履行了诺言，男爵夫人，她永远是您的谦卑的奴仆。

约·弥

男爵归来，全家欢天喜地，他于是回心转意，又过起了家庭生活。他忘记了小阿塔拉·于迪西，因为过度的激情使他变得像孩子一样，感情变化不定。一家人虽然幸福，但是男爵的变化引得大家心绪不宁。他离开子女时还很健壮，回来时几乎成了百岁老人，弯腰驼背，容貌苍老得不成样子。塞莱斯蒂娜临时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使老人回想起女歌唱家的酒宴。家里的富丽堂皇把老人搅胡涂了。

“你们是在庆祝浪父回头啊！”他在阿黛莉娜耳边说。

“嘘！……一切都忘记了。”她回答。

“李斯贝特呢？”男爵不见老姑娘，问道。

“唉！”奥棠丝回答，“她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她不久就要去了，真让我们伤心。她想在晚饭后见见你。”

第二天早上刚出太阳，门房来通知小于洛，说保安警察包围了他的整座府邸。司法人员正在搜寻于洛男爵。商务警察跟着女门房进来，向律师出示了合乎手续的判决书，问他是否愿意为父亲还债。一个放高利贷的，名叫萨马农，手里有张一万法郎的借据，他当初大概借给德·埃尔维男爵两三千法郎。小于洛请求商务警察撤走人马，并且付了钱。

“是不是只此一笔呢？”他忐忑不安地想。

照耀家庭的幸福已经使李斯贝特极不舒服，这次大团圆更叫她受不了。她的病情急转直下，一周后毕安训说她已无希望。在长期的斗争中她屡屡获胜，但最终还是被击败了。在肺痨病人可怕的弥留之际，她守住了心中仇恨的秘密。阿黛莉娜、奥棠丝、于洛、维克托兰、斯坦卜克、塞莱斯蒂娜以及他们的子女全满面泪水地围在她的病榻旁，为失去这位家庭的守护神深感惋惜。看到这些，她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洛男爵近三年来缺少营养，如今恢复了体力，模样也跟以前差不多了。见他恢复了元气，阿黛莉娜非常开心，连神经性颤抖也轻多了。男爵从奥棠丝和维克托兰口中得知妻子吃尽了苦，对她肃然起敬。李斯贝特看在眼里，去世前一天对自己说：“她最终会幸福的！”这个感触加速了贝姨的死。出殡的时候，全家人流着泪走在最前面。

于洛男爵夫妇眼看自己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便住到了三楼，把二楼的豪华套房让给了斯坦卜克伯爵夫妇。在儿子的关照下，男爵于一八四五年年初在铁路上谋了一份差事，年薪六千法郎。加上六千法郎的养老金和克勒韦尔夫人遗赠的财产，他有了两万四千法郎的年金收入。奥棠丝在家庭不和的三年中，跟丈夫把财产分开了。于是维克托兰不再犹豫，把二十万法郎的委托遗赠存在妹妹名下，又给了奥棠丝一万二千法郎的生活费。文赛斯拉当一个阔太太的丈夫，对她不再有任何不忠的行为；可是他游手好闲，下不了决心做一件哪怕最小的作品。他又变成了空头艺术家，在沙龙里大出风头，许多收藏家来向他讨教；最后，跟所有出道时给人以假象的无能之辈一样，他成了评论家。这几对夫妇尽管住在一起，但各有各的家产。男爵夫人屡遭不幸后终于醒悟，把银钱方面的事交给儿子照管，只留下男爵的薪水供他开销，希望这点微薄的收入阻止他重蹈覆辙。然而奇怪的是，男爵似乎戒掉了女色，这是母子俩谁也没有指望遇到的幸事。他的沉静稳重，被认为是年龄的缘故，一家人终于放下了心，为埃尔维男爵又恢复了和蔼的态度和他可爱的品性感到无比高兴。他对妻子儿女关怀备至，陪他们去看戏，去交际。他重又在上流社会露面，并以优雅的风度为儿子的沙龙增添光彩。总之，这个回头的浪父令家人非常满意。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老人，身体衰朽了，但依然机智风趣，在过去的恶行中只保留了有可能变为社会美德的东西。大家自然完全放下了心。男爵夫人和孩子们把一家之主捧上了天，竟忘记了叔叔和大伯的死！对一些大事念念不忘，生活便无法继续！

维克托兰夫人得益于李斯贝特的教导，以出色的主妇才干管理着这个大家庭的家务，但也不得不雇了一个厨子。有了厨子，就必须找个打下手的姑娘。如今这些打杂姑娘野心都不小，一心偷学做饭师傅的诀窍，刚刚学会搅调味汁便去当厨娘。所以东家得经常更换打杂的姑娘。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初，塞莱斯蒂娜雇了诺曼底伊西尼地方的一个胖姑娘给厨子打下手。她身材矮小，一双发红的胳膊很结实，长相平常，蠢得像出应景的戏文，连下诺曼底姑娘通常戴的棉布帽，她也好不容易才下决心摘了下来。这姑娘长得像奶妈一样丰



于洛男爵和阿伽特·皮克塔尔
小姐在伊西尼举行了婚礼。

满，上身裹着的棉布衫好像快要撑破了。一张红扑扑的脸，外缘发黄，线条很硬，仿佛是石头刻出来的。这个名叫阿伽特的姑娘进了家门，自然谁也没有在意，其实她是外省每天向巴黎输送的那种不知廉耻的女人。阿伽特伺候过运货马车夫，新近又在城关的一家客栈做过工，所以谈吐粗俗不堪，对厨子没有多少诱惑力。她非但没有征服大师傅，让他传授了不起的烹调术，反而被他瞧不起。厨子追求的是斯坦卜克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路易丝。诺曼底姑娘受了冷落，只好怨自己命苦。每当大师傅快要做好一盘菜或一种调味汁时，总随便找个借口把她打发出去。

“我真的不走运，”她常说，“我要换人家了。”

可是，尽管两次提出辞工，她还是留下了。

一天夜里，阿黛莉娜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发现旁边床上埃克托不见了；为了老年人的方便，他俩睡在两张成对的床上。她等了一个小时，仍未见男爵回来。她害怕了，以为他出了事，或者中了风。她爬上用人睡觉的顶楼，发现阿伽特半启的房门内露出强烈的光，还听到两个人在低声讲话，她被吸引了过去。一听出是男爵的声音，她吓得站住了。原来男爵迷上了阿伽特，在这个肮脏讨嫌的丑女人故意抗拒之下，竟对她说出这句令人发指的话：

“我太太活不了多久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当男爵夫人。”

阿黛莉娜大叫一声，扔下烛台逃走了。

三天后，头天领过圣事的男爵夫人已到了弥留之际，一家人流着泪围在她身边。咽气之前，她执起丈夫的手紧紧握着，附在他耳边说：

“朋友，我只有一条命可以给你了：过一会儿你就自由了，你可以再找一个于洛男爵夫人。”

这时，大家看见从死人眼里淌出了泪水，这大概是极为罕见的。恶煞的残忍打败了天使的忍耐，在即将进入来生之际，她忍不住说出了平生仅有的一句责备话。

妻子下葬三天后，于洛男爵离开了巴黎。过了十一个月，维克托兰间接得知，一八四六年二月一日，他父亲和阿伽特·皮克塔尔小姐在伊西尼举行了婚礼。

前贸易大臣的二公子包比诺律师向于洛律师谈起这门婚事的时候，于洛律师说：

“老人可以反对子女的婚事，可是子女阻止不了返老还童的老人干荒唐事。”

（全文完）



ISBN 7-02-004565-0 定价 20.00元